

丛慕白冷笑了一下，昂头不理，转而又向鲁沂问道：“他要怎样？你说下去。”

鲁沂望着祁灵说道：“小弟看不惯他那种轻薄行为，严言申斥，他便反目出手，挥剑以对，若不是丛姊姊及时醒来，只怕此刻，翠柳谷前已是腥风血雨，惨事已成。”

丛慕白半晌之后，寒冷如冰地说道：“祁灵！我当初看错了人，想不到你原来竟是如此人面兽心……”

祁灵没有想到，会有人骂他“人面兽心”，而且骂他的人，又是他如此衷心敬佩，也是他内心感到无限歉意的人。这一句斥骂，只骂得祁灵满心冰冷，无限凄凉，说不出有多少委屈，伤心无限地叫了一声：“丛姊姊！”

丛慕白冷冷地笑了一笑，说道：“你还有脸叫我姊姊么？我若不是余在你师父与我恩师，为武林同道，今天这紫盖峰头，就是你归宿之所。”

丛慕白最后这几句话，说得严厉已极，字字如刀。

鲁沂却一旁迎合着说道：“丛姊姊！你服药初愈，何苦生此大气？如要杀掉此人，泄姊姊之愤，小弟自应代劳，绝不令姊姊失望。”

丛慕白注视着祁灵半晌，摇摇头说道：“不必！我已经说过，今天我饶他一次。”

转而又向祁灵说道：“告诉你，自今以后，你休要再碰上我，从此敌友关系分明，休怪我对你手下无情。”

说完了这几句话，转身向鲁沂说道：“鲁弟弟！我们走！”

鲁沂对祁灵笑了一笑，这一笑之际，仿佛有无限的得意，这才掉身和丛慕白双双拔空而起，直奔峰左，转眼踪迹俱无，人影不见。

祁灵站在那里，目送他们二人如此飘然而去，凝然而立，半晌不知所以然。

不知道站在这里过了多久，突然，有人一声高叫：“祁兄弟！你是怎么了？”

祁灵被这一下声如霹雳的高叫，震得耳朵里嗡嗡乱音，但是也是震得心神一凛，眼神一收，迴眸来时，不知何时已经是弦月清光，疏星点点，天色湛蓝，月光银白，分明是入夜很久的时分。

月光下，对面站着一个人，光秃秃的头，油光光的脸，光毛板的皮衣，矮登登，胖呵呵的老头子，那正是名震武林，神乎其技的关外神偷，妙手空空古长青古老儿。

妙手空空笑嘻嘻地站在祁灵对面，呵呵地说道：“我老古说的南岳再见，想不到你老弟，竟是那么失魂落魄的样子，叫你两三声，你都毫无所知，要不是我老古还有几分嗓音，只怕这时候，你老弟还是神游太虚幻境呢！老兄弟！你到底是怎么啦？”

妙手空空一见面就哗哗啦啦的就是一阵连珠似的，说了一大阵，祁灵站住那里，心头百味齐集，已经不知怎么说明白才好，如今一听妙手空空如此一问，把一个满心悲愤，无限委屈的武林小侠祁灵，顿时引起一阵抑止不住的激动，刚叫得一声：“老哥哥！”

就忍不住撇掉手中的七星紫虹桃花剑，扑到妙手空空的身上，痛哭失声，把一个老练江湖，久历风险的古长青，也弄得张口结舌，手足无措起来。

在武林之中，讲究的是：“男儿流血不流泪”，像祁灵这样纵横武林，侠肝义胆的少年豪侠，居然会如此痛哭失声，自然使这位名震关外的神偷，感到意外，而为之愕然了。

妙手空空毕竟是久经世故的老江湖，虽然他对于祁灵如此痛哭失声，感到惊愕，但是，他此时却不闻不问，让祁灵伏在身上，尽情地哭了一阵，直到祁灵发泄内心的悲愤和委屈之后，才伸手扶起祁灵。

月光下，但见祁灵涕眼婆娑，满脸怨决，祁灵伸手展袖，揩干了眼涕之后，才凄然地问道：“老哥哥！你怎么现在才来啊！”

祁灵之意，如果妙手空空如果能早来一步，说不定当场对祁灵的委屈，能稍作说明和辩护，至少不让丛慕白误会乃至于糟踏他到如此地步。

妙手空空一听祁灵怪他，却忍不住呵呵笑道：“老兄弟！我老古来得不迟啊！不过方才顺手做了一宗买卖，耽搁了一点时间，要不然也会来得早些。老兄弟！你究竟为了何事，如此值得伤心落涕？”

祁灵想到自己方才痛哭失声的情形，不禁为之脸上一红，羞愧顿生，呐呐说不成话，妙手空空点点头说道：“老兄弟！若遇到武林强敌，即使流血横尸，相信你老兄也不会无端流涕，依我老古看来，你是上了女人的当，是么？”

妙手空空两道骨碌碌的眼神，真似看透了祁灵心底。一语道破，祁灵越发的羞愧无已，当时长叹了一口气，黯然地说道：“小弟不怕老哥哥耻笑，这一段事情，真是小弟生平仅遇，令人不知所以，心神憔悴，说出来，老哥哥一定会讪笑小弟无能……”

于是，祁灵便将自己进入紫盖峰的经过，如何遇见鲁沂，如何读到紫盖隐儒的留示，又如何与鲁沂动手，丛慕白如何突然醒来，如何痛斥自己……

从头到尾，一字不遗地叙述了一遍。

祁灵一面在说，一面在留神妙手空空的神情，可是，妙手空空从头到尾就没有一点嘻笑的态度，几乎是全神贯注，留心倾听。有时候，还闭上眼睛，仿佛在细细地揣摩祁灵所说的话中的意味。

祁灵一口气说完了这一段事的经过，便向妙手空空说道：“老哥哥！小弟生平待人以诚……”

妙手空空伸手拦住祁灵说下去，忽然睁开眼睛，望着祁灵，皱着一双眉头，问道：“老兄弟！你对于此事，事后冷静想来，可有心得么？”

祁灵沉吟了一会，说道：“这个姓鲁的与小弟生平不识，为何如此谗言陷人？而丛慕白深明大义，为人娴为何突变如是？这两点实在是可疑。但是，当时小弟受人误解，心神已乱，想不出一个头绪来，老哥哥对于此事，可有高见么？”

妙手空空摇摇头，放开声音，呵呵的笑道：“老兄弟！你大约是心头积愤太多，没有用心仔细揣摩，我老古虽然不能说出他们究竟预谋为了何事，但是，我们把方才那一段经过，仔细推敲，就不难发现有许多可疑之处，老兄弟！我们把这些可疑之处，慢慢集拢，稍加分析，这情形就不难有了一个大概。”

妙手空空瞑目沉了一会，掏出腰际的旱烟袋，打着火石，点头草绳，叭叭地吸了几口，吐云吞雾自行其乐一番，然后说道：“丛慕白这小妞，自我老古在幕阜山陆天成庄上，发现她以后，虽没有看清面目，但是，那一身功力留给我老古印象极深！老兄弟！说一句你不高兴的话，这小妞目前这一身武功，绝不在你之下，说不定还要高出你一筹。”

祁灵听了暗暗点头，从黄盖湖畔认识穆仁起，就发觉她的武功，确实要比自己稍高一筹，至少应变的功夫要较自己高明。

妙手空空接着说道：“像丛慕白这等功力，岂能在看到紫益隐儒留字之后，会晕头失足，坠下悬岩？太不合乎情理，除非是她有意自绝。但是，有意自绝之人，敢能为鲁沂这娃儿半空中救住？这简直是荒诞不稽之谈。何况紫盖隐儒这一纸留书，并没有值得丛慕白伤心到投岩自绝的事，这件事大大地可疑。”

祁灵连忙说道：“若依老哥哥之意，这句话是鲁沂有意撒谎？既是鲁沂撒谎，为何丛慕白不予拆穿？难道丛慕白也串通说谎么？如果是她串通说谎，用意为何？”

妙手空空叭叭地吸着旱烟，一面不住地摇头，说道：“老兄弟！你不要慌！我们先打出可疑之点，然后再来推论其他。”

祁灵点点头，不再疑问。

妙手空空接着说道：“丛慕白不仅功力高强，而且我们也深知她精谳医道，她岂能一晕竟躺在地上许久时间？如果照你老弟方才说的情形看来，鲁沂拍她两掌，分明是解开丛慕白穴道，使她及时醒来，而看到你持剑逼人，蛮不讲理的狠劲。但是，可疑之点又在此地。”

妙手空空望着祁灵，祁灵此时也点头说道：“是了！论功力，鲁沂应不及丛慕白，如何能上手点中丛慕白的穴道？这是可疑之处。”

妙手空空呵呵笑道：“老兄弟！只要你心灵不为情字所蒙，你会比我老古发现更多的可疑之点。”

祁灵刚刚褪红的脸，此刻又是红云满颊。

妙手空空接着说道：“这一点有两件事可以证明，其一、鲁沂是存心有阴谋，其二，丛慕白这妞儿大有将计就计的模样，他们不是串通的，而是各行其事。”

祁灵此时也叹道：“这又是黄雀在后的故技了，那……”

妙手空空没等祁灵说完，便接口说道：“老兄弟！我们暂不定他们究竟为什么，且先多找可疑之处。”

祁灵想一下，说道：“鲁沂的阴谋，想必为丛慕白识破，才会将计就计，如此说来，她对我发地样恶言厉色的斥责，也是故意做给鲁沂看的了？”

妙手空空说道：“方才老兄弟怪我来得太迟，我说临时顺手做了宗买卖，这宗买卖可做对了，我赶到南岳来的时候，在山中迎面碰上一男一女，展开身形，向山下直奔，这女的似曾相识地看了我老古一眼，那男的却是兴高采烈，一路上姊姊叫个不停。”

祁灵一听，心里一阵酸意，抢着说道：“那就是丛慕白和鲁沂他们二人。”

妙手空空笑道：“方才老兄弟说明事实经过，我已经知道是他们，可是在当时我不知道，我只觉得这男的有些故作亲昵，令人生厌，我临时决定，给他一点霉头。”

祁灵闻言，喜于形色，连忙说道：“老哥哥是否从他的知上，取来了什么东西么？”

妙手空空呵呵笑道：“要是论功力，我老古可挡不得他们之间任何一人，可是若论偷的功夫，谁让我是妙手空空，这名字是白叫着玩的吗？”

说着一面从皮袄底下解东西，一面又接着说道：“我们交身而过，我老古从那姓鲁娃儿身上，解下这件东西，相信只要你老兄弟一看，就能知道来龙去脉。”

衣襟一翻，从里面取出来的，竟是一柄通体黝黑的铁剑。

竟然又是一柄黝黑的铁剑！不用多看，祁灵一上眼，便能认出，这是万巧剑客门下所特的兵刃，至此祁灵恍然，这鲁沂为何始终不撤剑出手，原因为何了。

想到这里祁灵恨不得立即起程追到黄山天都峰，将前后的帐，来一次总算。虽然明白了鲁沂为何许人，但是，事情却没有明白，甚至于反而又有糊涂的现象。

祁灵望着妙手空空说道：“这柄剑说明了鲁沂是万巧剑客的门下。”

妙手空空笑道：“是啊！九九归一，搅来搅去，还是归结到鲁半班的身上。”

祁灵说道：“鲁沂果然是鲁半班的门下，或者是子侄之辈，但是他如何知道我要来南岳？他如何知道利用丛慕白？他骗丛慕白的用意，仅是对付我么？仅仅为了间接伤害我么？”

妙手空空摇手止住了祁灵这一连串的疑问，笑呵呵地说道：“老兄弟！不要性急，事情只要层层追查，不难有个水落石出的时候，你大概是一听到丛慕白和那姓鲁的小子，同道而去，又是气愤填膺。”

祁灵摇头说道：“这件事，令人真是难以下手，可惜的是紫盖隐儒不在在翠柳谷中，否则，她老前辈当能够止住丛慕白，不让她出走，待我说明其间的误会，这件事真相就大白了。鲁沂的阴谋，也就无法得逞。”

妙手空空笑道：“有紫盖隐儒在此地，这件事不就无由而生了么？”

祁灵也觉得好笑，自己是否为了丛慕白姑娘的离去，变得心神有些不集中？紫盖隐儒要是留在此地，丛慕白一段事，就自然不会发生。

妙手空空接着说道：“你说鲁沂阴谋得逞，倒不如说鲁沂中了丛慕白这小妞的圈套。”

祁灵不由得站起身来，他想到北岳秀士背上的毒梭，想到自己在黄盖湖畔的毒梭，想到万巧剑客的毒辣可怕，不禁为丛慕白捏了一把冷汗，脱口说道：“老哥哥！你凭什么断定她是有预谋的呢？”

妙手空空呵呵的笑道：“老实说，紫盖隐儒她根本没有离开这紫盖峰。”

祁灵这回的确是怔住了，紫盖隐儒如果真的没有离开南岳，那一切事情，诚如妙手空空所说的，都是事先有预谋。但是，何以知道紫盖隐儒没有离开南岳？方才鲁沂与丛慕白所说的话，纵使都是假的，难道那一张留字，也不是紫盖隐儒所写的么？

祁灵想着，便不禁将眼光转到身旁那一幅绢布上。

妙手空空呵呵笑道：“那幅字，我已经看到了，就是从那幅字上，我才发觉紫盖隐儒没有离开南岳。”

祁灵抢着说道：“老哥哥以为这幅绢布上所写的字，是假的么？”

妙手空空笑道：“老兄弟！你不必惊讶！待我老古说穿之后，相信你也断定这幅绢布上面所写的字，都是假的。”

妙手空空说着话，望着祁灵那懊丧失意的眼神，微笑着说道：“老兄弟！你休要埋怨自己不够聪明，而生惭愧之意，我老古你老弟多吃几年饭，这些地方，就不是天份高低的问题了。”

祁灵摇头道：“老哥哥！小弟不是惭愧自己没有识破，而是在想，这幅绢布既是假的，究竟是谁的意思？是紫盖隐儒老前辈自己所设计的，抑或是丛慕白所设计？或者是鲁沂的诡计？弄假的人不同，其后果考虑的程度，也就大有不同了。”

妙手空空也摇头说道：“这个虽是真情，却是无法推论得出。”

祁灵从地上拾起那幅绢布，抖手面前，妙手空空伸着旱烟袋说道：“老兄弟！首先你可以从字迹上去判别。”

祁灵这次特别留神看着每一个字，只见每一个字都是笔走龙蛇，功力非常，不过祁灵幼读诗书，原是一个饱学之士，对于书法一道，极入根底，此时仔细凝神一看，立即有了大概的辨别。

祁灵掉过头来对妙手空空说道：“老哥哥！这些字应该是紫盖隐儒前辈所写的。”

妙手空空点头说道：“老哥哥先听你的意见。”

祁灵不慌不忙地指点头绢布，说道：“这些字虽然笔走龙蛇，龙飞凤舞，但是在笔锋运走之间，尚留有一份娟秀之气。老哥哥！你知道紫……”

妙手空空含笑伸手拦住祁灵说下去，笑呵呵地说道：“我知道，紫盖隐儒是武林前辈中，少有的愧煞须眉的高人，但是，这娟秀之气，应该是说内力不够，表现于字里行间。”

祁灵惊道：“那么老哥哥的意见，是承认这字的笔锋，是出自秀气，然又有不同的论断？”

妙手空空笑道：“老兄弟！这就是你不够细心的地方！紫盖隐儒武林之高入，内力潜修，何止在一甲子以上，这等高人所写的字，岂有腕力不足之弊？这一点，是当初弄假的人，所绝没有想到，而是最能有力认定这绢布上的字，不是紫盖隐儒所写。”

妙手空空一口气说到此地，忽又指着那幅绢布，说道：“字既非紫盖隐儒所写，则其中一切情形，必然是出自虚，而是不容置疑。如此，老古才断言，此盖隐儒没有离开南岳。”

祁灵此刻仿佛成了一事无知的稚童，明白一件事，紧着又有更多的事，使他糊涂。

祁灵在想：“这是有预谋的圈套，但是这圈套的用意为何？为了对付鲁沂么？他们如何知道鲁沂是何许人物？黄山都峰，万巧剑客的门下，绝不会轻易露出自己的身份。这份事，愈来愈令人难以揣摩。”

忽然，祁灵站起身来说道：“老哥哥！小弟想来一件契机，以小弟之见，从慕白当初在幕阜山……”

刚说到此地，祁灵突然顿住话头，霍地旋身，妙手空空一把拉住他，却仰头哈哈大笑说道：“老兄弟！你的意见，都无非是凭空猜测，未几然就是对的，现在你不要胡乱揣测，自有高人来说明真相。”

说着站起身来，指了一指衣襟，伸手抓住祁灵说道：“老兄弟！我老古要先走一步了。”

祁灵没有说话，一把紧拉着妙手空空，眼光里透出无比的惊讶。

妙手空空笑道：“老兄弟！你放心！以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多了，此时我老古不走，再逼得我尴尬难堪么？”

说完了话，再见都没有说，一溜烟，疾驰下山，倾刻就消失了踪影。

紧接着，祁灵昂然迈步，慢慢地步向翠柳谷内。

十五

祁灵从北岳恒山起程，心里就牵念着丛慕白姑娘，感觉到对她有无限的内疚，辜负伊人一番深情真意，已是不该，竟还在心里污辱过丛慕白师徒的关系，更是祁灵引为终身难以弥补的憾事。所以，祁灵之渴望见到丛慕白渴望当面痛斥自己罪行，而稍减内心之不安，几乎是无时或释。

九月深秋，浓霜多厉，尤其是在高耸入云的南岳紫盖峰上，翠柳早已衰黄褪落，只剩下千缕垂丝，无边飞线，在月色迷蒙之下，令人有一种凄凉的美感。

正是祁灵全神贯注，一步一步向前探进之时，忽然，一阵清澈如三秋深潭，明亮如中天皓月的声音，说道：“翠柳谷禁制业已撤除，祁灵无须多虑。”

时隔数月，这声音入耳依然是如此熟悉，如此温婉动人，祁灵当时双脚一提，急展身形，一路行云流水，并且口称谢意说道：“多谢老前辈指点！”

话音刚一落，人已抵达翠柳谷一座突出的岩石之前，深深施礼，说道：“武林晚辈祁灵，拜见老前辈！并愿领责，以求应得之罪。”

岩石上，正是站着神情潇洒，负手而立的紫盖隐儒许冰如，她微微含笑，颌首说道：“起来！”

祁灵站起身来，仰首看时，紫盖隐儒脸上没有一丝儿不愉之色，这才不由地心里逐增了一阵愧怍，正待躬身谢罪时，紫盖隐儒却含笑说道：“别后时光祁灵功进不少，神光内蕴，气清神闲，分明是三花已盖顶，五菊渐朝元，难得呀！祁灵！是否有何奇遇？”

紫盖隐儒见面没有追问当日不辞而别的原因，不指责他愤然而去的失礼，没有问他此行之意，已使祁灵感到如沐春风，温暖无比，尤其紫盖隐儒又将当日称他为“祁娃娃”，改变成直呼其名，更使祁灵感到受宠若惊。

当时祁灵毕恭毕敬，垂手恭身，正待答话。紫盖隐儒挥手笑道：“祁灵你不必拘礼，还汝本性，归向自然，岂不更为真切么？”

祁灵不晓得这位武林前辈，为何如此和蔼和纵容自己，但是，这时他也就自然地放松心情，仰首说道：“不瞒老前辈说，晚辈侥幸于不久之前，得获一滴千年灵芝玉液，想必因此而大有助于内功修为。”

紫盖隐儒点点头，继而又含笑说道：“回春圣手他虽然心存济世救人，但是对地珍贵圣药，却不无端轻易给人，他为何无由无故擅自赠人一滴千年灵芝玉液？难道你是受了何等毒伤，因此而因祸得福么？”

紫盖隐儒这几句话，说得祁灵为之一震，紫盖隐儒对于他的事，知道得不少，难道是从慕白她对紫盖隐儒所说的么？

祁灵心里如此闪电一转，连忙说道：“晚辈不幸而中了一枚毒器，回春圣手老前辈，才以一滴玉液相赠。”

紫盖隐儒有惊讶地“啊”了一声，接着又点点头说道：“是了！必是你中了万巧剑客门下的毒器，慕白她省去了这一点，没有对我说明白。”

祁灵也几乎惊呼出声，临到口边的一声“啊哟”，又缩了回去，心里想道：“原来是从慕白把所有的经过，都已经告诉了紫盖隐儒。”

紫盖隐儒没有理会祁灵的惊讶，接着又摇摇头说道：“慕白此去，若能获得两滴千年玉液在身，则是安如磐石，可是如今却是艇而走险，只怕一旦被识破，危险就难免了。”

祁灵这时禁不住大失失色，说道：“老前辈！丛姊姊她随鲁沂前去，的

确是有预谋的么？难道她已经知道了……”

紫盖隐儒点点头，接着说道：“她不但知道鲁沂是万巧剑客鲁半班的儿子，而且，她还知道这万巧剑客，极有可能就是当年血染三峡，无辜剑毙全家的血海仇人，就是这位诡秘无边，毒辣无比的万巧剑客所为。”

祁灵的确是为这几句话，感到惊讶已极，万巧剑客的事，是回春圣手在黄盖湖畔说出来的，而且回春圣手特别说明，知道万巧剑客其人的，当前武林，是少之又少，而他只不过是在一个偶然机会听到这个名字。最主要的万巧剑客在数十年前，是籍籍无名的小卒，而几十年来，又隐姓埋名，所以没有人知道，丛慕白如何知道得如此详细？甚至于连自己当初在黄盖湖畔的一点推测，她都知道，这件事太过奇了。

紫盖隐儒叹息着说道：“她不知道万巧剑客的住址，几乎费尽心机，才找到鲁沂这条可以利用的线索，才决心深入虎穴，铤而走险。”

祁灵立时不禁脱口说道：“万巧剑客为人机智百出，辣毒无比，手下人个个都是心狠手辣，丛姊姊此去单身一人，危险之情不言而喻，老前辈为何……”

紫盖隐儒又轻轻的叹息道：“我不能阻止慕白为她全家报仇雪恨的决心，过去十余年，我一直避而不谈此事，一则我确实不知仇人为谁，再则我怕她分心。如今她既然知道了仇人，我能力阻止，亦于心不忍，事实上慕白功力较之以前，有极大进益，只要小心不求急功，先探虚实，或许不致有事。”

对了！说到此地，祁灵想起方才那一连串的疑问：

丛慕白如何引得鲁沂入圈套？

她是如何知道万巧剑客鲁半班的一切？

丛慕白的武功是否为千面狐狸靳一原所授？……

这许多新旧疑问，堆积在祁灵心头，但是，祁灵不敢出口相问，这回丛慕白此去，必然是随鲁沂前往黄山天都峰探听虚实，危险是随时可以发生的，而黄山天都峰只有祁灵知道，他只在考虑，是否要将这个地址告诉紫盖隐儒？以及他应该如何着手接应丛慕白？

因此，祁灵已经无暇探听闷在心里的疑问，只是深锁双眉，苦思对策。

倒是紫盖隐儒恢复了潇洒自如的神态，含笑说道：“慕白此次虽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但绝不致莽然从事，而鲁沂在万巧剑客熏陶之下，机警细心，也断不致轻易引导慕白，逞至他们的老巢。故目前一切情形，尚无须多急，我相信你对于慕白的设计经过，必是纳闷已久，不妨待我说明，也好作为你思考之依样。”

说着便飘然转身，直穿翠柳谷，向昔日祁灵和银须虬叟所住的地方，掠身而去。祁灵一路思潮起伏，随在紫盖隐儒身后，抵达当初银虬叟居住的那一间石屋，月光透门而入，室内微见光亮，一切依旧，只是人事全非，祁灵不由地轻轻叹息了一声。

紫盖隐儒就当中一个草蒲上坐下之后，微有感慨地说道：“沧海桑田，世道的变化，原是未可料定，慕白此次出外不到两月光景，其间的变化，却是历经曲折……”

“塞翁失马，焉知祸福？”这两句话用来说明丛慕白这一段时间的经过，倒是入木三分，极为实在。”

事情应该从丛慕白姑娘离开南岳，追踪到华山枫林山庄，和祁灵在解剑桥畔，几句冷言，一丝冷淡神态，使姑娘柔肠百折、伤情欲绝处说起。

丛慕白姑娘在华山枫林山庄前，解剑碑旁的小桥栏杆，听到祁灵那种极为恭谨而又却是冷漠无情说话之后，把她满怀热情化为冰冷，伤心欲绝地掉头而去。

离开枫林庄之后，丛姑娘真是有茫茫人海，无处容身之感，恨不能当时立即伏剑自刎，谢绝人寰。但是，她想到自己一身血仇未报，如此横死九泉，无颜见逝去的父母，也无颜以对抚育她的恩师。她想找一个地方，尽情痛哭一场，以发抒心头仇垒。但是，徒哭又该如何？

“情”之一字，其对人，真是力大无穷，世人之对于“情关”之难过，自古皆然。多少人为“情”而殉身，或者丧志灰心，终生潦倒，大凡能勘破情关的人，其必有超人之智慧，与不同凡音的定力。

丛慕白秉性虽柔，但是遇挫即转为刚强，在一阵狂奔之后，也不知道在峦起伏之间，跑了多远，终于在一棵松下，疲惫地休息下来，此时已是微月当空，空山寂寂。丛慕白先在那里仰望星空，背沾冷露，忽然间有一种极冷静的念头，顿上心头，她暗自忖道：“祁灵的为人，并非浅薄无知，狂妄自大，他为何突然如此绝情？其中必然有其原因，当我愤然临去之时，他不是还在高呼，有所说明么？”

想到此地，丛姑娘又止不住自己摇摇头，想道：“只可惜我当时气愤填膺，无暇想到这一点。如今，自然也不好再去责问了。唉！自古多情空余恨，设若我当初只当他是一个普通的人，对他未动真情，何至到达如今这种伤心境地？”

姑娘想着，在一阵自我叹息之余，又止不住脸上飞来一阵红晕。

想到今后行止，无颜迳回衡山，不愿再返南岳，姑娘芳心一动，抚着腰间的长剑，自语说道：“既然他不肯帮助我找寻仇家报却亲仇，我为何不自己独自寻访？父母亲仇，原不应暇手于人，应该凭着自己一身武功和腰间三尺剑，遍访天下。让我访到仇家，了却心愿，剩下余年，再也不惹这瞬间纠缠，而引起无边的烦恼。”

丛慕白这一阵思前想后，心境反倒为之渐渐豁然，虽然他对祁灵减淡了不少恨意，但是却由此加浓她淡漠人间一切的心情，当时立即站起身来，仰天长叹一口气，一顿脚间，仿佛摆脱了一切烦恼，昂然走向她遍访天下的途程。

因为她没有预计的路线，便沿着山峦起伏，东山峡境而奔去。

这天，她到达安虞府的西边山镇梅城，远眺一山，高插入云，宛如擎天一柱，极为壮观，丛姑娘自幼随紫盖隐儒深山而居，对于名山奇峰，也不知道经过多少。但是，却很少看到像这座山如此峭陡单直，挺拔惊人。一打听之下，才知道这是大别山的奇峰，名曰天柱。

丛姑娘暗暗点心头里想道：“真不愧是天柱二字，路过此间，不能不去登临一番，虽不敢在此山有所发现，至少可以饱览天柱奇峰的山色。”

丛姑娘在梅城稍作休歇，便独自一人，攀登天柱山，及至山麓，仍不乏樵子山僧，往来山径之上。好在姑娘早已易钗为弁，一介书生打扮，倒也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及至深山，人迹便绝，顿时使有人遗世独立之感。

天柱山是大别山脉或巨入皖以后，一个奇峰突出，上耸入云，孤峰独立，真不愧是天柱二字，唯自法山以上，俱是白石绵延，被盖全峰，远远望去，宛如一片晶莹白雪，帮有“天柱晴雪”之称，而被列为梅城潜山十景之首，而蔚为奇观。

丛慕白虽然经历过许多名山奇峰，但是，何曾见过这等白石峥嵘，而寸草不生的现象？一时兴起，疾展身形，鹊起兔落，左闪右挪，就像是白雪丛峰当中，飞跃着一个巨大的鹰隼，为这白石峰，增添不少景色。

丛慕白如此一阵疾奔之后，渐渐抵达山峰之巅，形势愈来愈险，壁陡如削，足滑似油，就连丛慕白这身有极俊功力的人，也只有小心翼翼，缓步而上。可是，这时候的天柱山，较之山下眺望，又有了不同，也不尽然都是如雪的白石，间或有疏疏朗朗的匍匐矮松，极饶趣味，也极为奇特地生长在这白石之间，而且如线的飞泉，宛如倒悬银丝飞溅在白石隙中，为这白石峥嵘的山峰间，增添了不少生气。

丛慕白这时候，已然略有倦意，便倚着一棵矮松，稍作休憩。

正是丛慕白观党迪人间少见的奇峰奇景之时，忽然仿佛眼睛一花，就在丛慕白身前不远，隔着一道宽大不及丈的断壑，对面一块孤石上，站着一位须发如雪，浑身长袍如火的老人。

这个老人的出现，真的使丛慕白怀疑自己的眼睛，在这白石一片，阳光灿烂的天柱山，有了差误。但是，就在这一瞬间，她已经镇静下自己的心，但是，等到丛慕白立起身来，再稍一凝神打量的时候，她更惊异不置了。

这位白发红袍的老人，站在那一块突出的岩石上，倒负着双手，却是紧闭着眼睛，站在那里，宛如是一尊石像，一动不动。

如此深山，如此险境，连丛慕白这样身具武功的人，都要步步留神，时时小心。这位老人却如此毫不为意，紧闭着双眼，站在断壑孤石的边缘，这种胆气，已经说明他是一个不凡的人物。

丛慕白暗暗想道：“这位老人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难道是为我而来的么？”

丛慕白心里在疑惑，正欲越身过去相见。忽然，一点乌星，从远处劲射而至，这点乌星来得太快，等到丛慕白看清楚是一只黑猩猩的时候，它已经扑向那位白发红袍的老人的身边。

那白发红袍老人是站在突出孤石的边缘，脚下本是万丈绝壑，这头黑猩猩来势如此疾猛，一撞之下，那老人飞坠绝壑之下，哪里还有活命？丛慕白一时情急，也无暇多作思虑，当时立即大喝一声：“孽畜胆敢伤人！”

人随声起，脚下猛蹬，身形平去，式化“猛龙过江”，去势如矢，也朝老人所立的孤石上扑去。

两人相隔不及三丈，中间是隔着一片阔不及丈的断壑，在丛慕白如此几乎是全力猛扑，疾掠而发的情形下，虽然比那头黑猩猩起步稍晚一步，却争得个同时到达。

丛慕白唯恐伤了那位白发红袍老人，在她人未到达孤石边缘，猛地一提真气，右手疾挽回胸，一记大力掌法，式走“五丁开山”，提足八成内力，猛推而出。

丛慕白当时没有看清楚这位白发老人，曾否有躲闪的意思，也无暇顾到这位老人有否抵御能力，她当时只是一个感觉：“这个黑猩猩来得太突然，救人要紧。”

如果，再稍感有一点时间给丛慕白思虑，说不定她就不会擅自伸手了。因为，这位白发红袍能够如此无声无息地，站在天柱山巅断峰壑边缘，岂能对于一只猩猩的来袭，如此浑然无觉么？

丛慕白没有时间她多作一瞬间的思虑，所以当时人在半空，便提足八成

内功，推出一掌大力掌式，而且其中还夹杂着有紫盖掌力。

其实这是丛慕白救人心切，犯了武林动手发抛之大忌。人未落实，神未定，气未敛，对方功力深浅不明，如此悬空出手，只要对方功力稍过于自己，便要毫无挽救余地败落下来。

虽然扑来的对方是一只身材不高的猩猩，但是万一有了意外，丛慕白的脚下，就是万丈深壑，失足下去，只怕尸骨无存。

就在丛慕白如此一掌推出，功式未及推出七成，掌力便已着实。当时只觉得一震，丛慕白一觉察情形不对，没等来得及收势偏身，落进孤石上，紧接着就慢一阵极强大的反击，力道如涌，来势如潮，丛慕白右臂一麻，身形凭空被震退五、六丈，而且此时真气已尽，无法再提真气上拔，顿时就像断线风筝一样，滴溜溜地直向绝壑深处栽落下去。

丛慕白大惊之余，心头一冷，当时闪电一转：“这番完了！”

这个念头还没有转完，突然只觉有一股力量，从绝壑下面直冲而上，正好托住丛慕白下落的身形。丛慕白虽然真气已尽，止不住向下坠落，但是像她这种功力，只要稍有藉力之处，便可以缓气行功，登萍尚可渡水，踏雪已是无迹，何况从上而下的这股力量，来得相当的大。

丛慕白当时背脊微一着力，丹田真气，早已调匀，全力一伸双臂，力演一式“摘星赶月”，便藉着下面来的那股力量，反弹上拔，再度凌云，正好此时一手搭住那一块孤石的边沿，顺势“鲤鱼打挺”稳当地站在石上。

等到这一招死里逃主，翻上了石面，丛慕白不由地倒抽一口冷气，只见那位白发红袍的老人，神情丝毫未变的站在那里，在他的身后，一边一个站着两只小黑猩猩。

丛慕白暗自捏着冷汗，为自己抱着冤屈暗想道：“原来这黑猩猩是他养的，我要是死在绝壑之下，那才冤枉呢。”

但是，接着又想道：“方才我虽然是凌空发掌，劲道不实，但是，一掌之下，至少也得数百斤力量，而且其间还夹着有紫盖掌力，一只小猩猩，竟然能毫无困难的，将我反震下壑，这只猩猩不但已经通灵，而且功力竟在自己之上，这岂不是奇谈么？”

丛慕白还在那里怔怔地暗想，那白发红袍突然张开大嘴，声如宏钟地呵呵笑道：“女娃娃！近二十年来，你是看到老夫的一个人，又难得你有这般好心，老夫不能让你白到一趟飞来峰，这是缘！这是缘！女娃娃！你叫什么？”

丛慕白此时惊恐之情，难以抑止，这白发红袍何以一眼便能看出她是“女娃娃”？而且丛慕白第一眼看见他起，就没有见过这老人睁过眼睛，这老人究竟是何人？他所说的缘分，所指为何？

丛慕白一时怔在那里，忘记了答话。

紫盖隐儒缓缓地叙述到此地，也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道：“说来也真是她的缘份，竟然遇到了这个机会。”

祁灵接着说道：“这位白须白发，身着红袍的老人，是否就十年前，为害武林，而后洗手归隐，双眼已瞎的千面狐狸靳一原么？”

紫盖隐儒脸上透出一点惊讶之意，但是，稍停即平复如初，微微点点头，说道：“正是他。祁灵你对于这个掌故，为何知道得如此清楚？是你师父告诉你的么？”

祁灵红着脸摇摇头，说道：“是晚辈在上塔镇，听到回春圣手和妙手空

空两位武林前辈，彼此的推测。”

紫盖隐儒含笑点点头说道：“这两个人见多识广，这就难怪了。”

祁灵接着说道：“据他们所知道的事实，千面狐狸靳一原由于收徒不慎，自毁双眼，遁迹深，早已灰心功利名声，为什么会和丛姊姊一见之下，便要破例授之武功？”

紫盖隐儒微微叹了一口气，说道：“这是难以据理说明的，只能说这是缘份，天下有很多事，是无法以常理推论的，像靳一原早年为了门人，而自用毒药毁去双眼，应该对这收徒传艺之事，绝口不谈，可是他却在慕白乍一碰面之时，便决心传授他的武功、医道和易容之术，而且几乎是倾囊相授，用尽各种助长其成的办法，使慕白在短短一个月时间之内，功力突飞猛进。你说，这除了用缘份二字来说明外，尚有何种理由，足以说明？”

紫盖隐儒说到此地，闭目静默了一会，又缓缓地說道：“千面狐狸靳一原的武功，虽然算不得武林独步，但是他的医道，却是在武林中算得前无古人，此人熟脉案，博识药经，慕白在这方面的收益，远较武功为多，特别是她本身，服用靳一原不少自制灵丹，已经撞破生死玄关，打通任督二脉。三花益顶，五菊朝元，那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

祁灵暗暗吃惊地啊了一声，心里暗想道：“怪不得丛姊姊她的武功，突飞猛进如此之快。”

祁灵想到这里，又不禁有了一点奇异的想 法：“武林之中，一个继承衣钵的得意门人，是不能轻易让别人掠夺而去的。紫盖隐儒对于这件事，竟然不以为意。”

心里有了这种想法，眼神就难免要流露出惊奇。

紫盖隐儒望着祁灵，点点头说道：“你会奇怪靳一原为何会如此为别人门下传功授艺，这一点，至今我也不明，不过，靳一原仅仅传功授艺，并不承认师徒名分，就这情形看来，靳一原绝非一时激于旧性复发，我行我素，而是经过了慎重的考虑，所作的决定。”

祁灵也感到这一点，值得奇怪的，当时他又说道：“千面狐狸靳一原，他知道丛慕白的师承么？”

紫盖隐儒微笑说道：“靳一原眼瞎心明，慕白一举一动之间，他便知道是出自天山门派，倒是慕白她一顺口之间，把自己的身世，也都说了，如果我推论不错，靳一原在见面之初，诚如他所说，彼此有缘，又喜爱慕白存心良善，天资不恶，赠送一两招功夫，如此而已，及至后来，几乎是倾囊相赠，不要师徒名份，如果说有原因，那就是因为慕白的一段身世。”

祁灵惊道：“靳一原基于这一点道义的同情，人道的激发，便会如此倾囊相授么？”

紫盖隐儒微笑说道：“祁灵！如果易地而处，你会如此做么？”

祁灵摇摇头，坦诚地说道：“江湖上不平之事，当然伸手要管，为他里奔波，为他披星戴月，乃至于出生入死，这都是常情。但是，若基于这一点抱不平，便将自己数十年性命交修的各种绝学，倾囊相授于一个素不相识，而又彼此无关的人，晚辈无法做到！”

紫盖隐儒点头含笑道：“善哉！祁灵！你坦诚如此，自然句句合乎实情，如此推及别人，自然也难能做到这一点，我亦以认定靳一原是基于这点原因，慨然传授慕白武功，是相信他除了同情和仗义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

祁灵一时领会不了这句话的意思，愕了一会，接着问道：“老前辈之意，

除了同情和仗义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因素，晚辈愚蒙，老前辈可否指点明白？”

紫盖隐儒微微地嘘了一口气，缓缓地说道：“慕白在天柱山飞来峰下，随靳一原习艺的详情，毋庸多说。但是，在她离开飞来峰之时，靳一原一句话，对慕白尔后的行为，有了极大的影响。”

说着，紫盖隐儒的两只眼睛，神光迸射地，注视着祁灵，祁灵不知怎地，突然有一种难以形容的不安，慢慢地低下头来。

紫盖隐儒静止了一会，接着说道：“靳一原在慕白临走之前，赠言几句，他说，对于一个人未知真切之前，慢下定论。否则，你把一个坏人，当作好人，后患无穷，追悔莫及。当然，靳一原另一个意思，也就是如果把一个好人，当作坏人，那也是后悔终生的。”

祁灵不由自主地点点头，他若有所感，也顿有所悟，他想到丛慕白姑娘为何在黄盖湖畔，以及在幕阜山麓，对他的态度，有如此转变，显然有了谅解之意。最可惜的，祁灵却一直未能将自己藏在心底的话，找一个倾诉的机会。

紫盖隐儒接着说道：“慕白离开天柱山飞来峰以后的情形，毋须我再说明。”

祁灵点头说道：“从黄盖湖，到长安驿，以及到幕阜山麓，晚辈身受丛姊姊援助良多。但是，晚辈仍不明白，她何以知道万巧剑客鲁半班的秘密。”

紫盖隐儒点头说道：“万巧剑客鲁半班的确是少为人知，但是，有道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天道如此，岂是人力所能挽回，否则为非作歹之人，只要行踪秘密，不就可以逍遥法外了么？”

祁灵点点头，暗中欺心，神目如电，天道好还，岂是人们所能蒙蔽的？

紫盖隐儒接着说道：“慕白从幕阜山麓，到上塔镇，断断续续所听所闻，也就不难知道一个大概了。”

祁灵大惊说道：“丛姊姊她到过上塔镇么？”

上塔镇，那是祁灵和回春圣手离开幕阜山以后，互质疑问的地方，还有妙手空空也在一起。如此说来，丛慕白不但到了上塔镇，祁灵他们不知道，连听了他们的谈话，祁灵他们也毫无所悉，这岂不是令人脸红的事么？

紫盖隐儒看出了祁灵惊诧之意，当时微笑说道：“慕白既然得千面狐狸靳一原的传授，这易容之术，举世无双，你们不能发觉，应在情理之中，至于听到你们的谈话，那是她弄了一点机巧。”

祁灵已经禁不住涨红着脸说道：“深夜无人，二十丈以内，飞花落叶，晚辈自忖尚能听得清楚。丛姊姊不知用何等身法，能避过在座三个人的耳目。”

紫盖隐儒微笑道：“若在二十丈以外呢？”

说着，指向里面一间房里，墙角里放着一个茶杯粗细的竹筒子，长不到五寸，摩弄得异常光润。

紫盖隐儒说道：“这截竹筒子是重叠大小的一套，拉开约有三丈多长，修理得极薄，深陷之广，居高临下，以这套东西，凑在耳上，二十丈外，也就不难听到了。”

这真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祁哪里会知道这区区一截竹筒子，里面还藏有许多节，还可以用来听的呢？

既然丛慕白听到了他们的谈话，这万巧剑客鲁半班的事，自然会知道了，

再将他们所说的暗中结怨各大门派的事，互相映照，丛姑娘何等聪明，虽然不能断言这身家血仇，是落在万巧剑客的身上，至少这是丛姑娘茫茫人海，毫无头绪的摸索以来，最有力的一条线索了。

祁灵追寻丛慕白姑娘，主要是解释旧日误会，先求心安，毋成薄幸。但是，最主要的用意，是要告知丛姑娘，万巧剑客鲁半班的来龙去脉，没有料到姑娘竟在他未到达南岳之先，未去天柱山之前，竟自先获得万巧剑客鲁半班的下落。更而单身冒险，独蹈虎穴，令祁灵当时为此事佩服又担心。

事情至此，已经算是真相大白了。但是，祁灵心里唯一感到微有不安的，他不明白丛慕白所设计的圈套，休以让他背上一个无情无义，毫无信守的薄幸人。

祁灵不好意思多问，紫盖隐儒是长辈，而且又是丛慕白的师传，祁灵怎好将这件事提出来询问，尽管祁灵问话的用意，是在明了鲁沂为何来到南岳，丛慕白为何巧设圈套。但是，其间涉及到他本人，丛慕白就很难张口了。

倒是紫盖隐儒笑着说道：“慕阜山陆天成的庄上，慕白不仅安排了千年灵芝，也操纵了那位被你三言两语逼走的阴谋怪客。”

祁灵毕竟是聪明人，一点即透，当时便恍然说道：“鲁沂一定是在丛姊姊的跟踪之下，露出了马脚。”

紫盖隐儒点点头说道：“万巧剑客手下人，有一点长处是任何门派所不及的，那便是守口如瓶。慕白虽然小心翼翼，竭尽自己暗暗跟踪。但是，只知道其中有一人要来南岳。”

祁灵接着说道：“那是因为南岳有一块玉环，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宝物，上次来人锻羽而归，这次顺便察看究竟。”

紫盖隐儒说道：“慕白知道紫盖峰翠柳谷，等闲不能闯进，料到对我的安危，无须顾虑，所以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可是，等她从上塔镇听到你们的谈话之后，她连夜赶回南岳。”

祁灵没等到紫盖隐儒说完，便抢着说道：“丛姊姊报仇心切，自是情理之常。应当从长计议，何必挺而走险，万巧剑客为人阴险奸诈，丛姊如此单身前去，何异是自蹈虎穴？”

紫盖隐儒释然微笑，说道：“万巧剑客行踪诡秘，对他的虚实，毫不知情，这报仇二字，谈何容易？慕白决心独闯虎穴，也不过是在探听虚实而已，谅来她不会鲁莽做于事无补的妄动。祁灵！你也应该知道，失去这一条线索，只怕一时无法知道万巧剑客的住址，空自等待，要到何时？”

紫盖隐儒这几句话，祁灵听了之后，脸不由红了起来了。不用说，丛慕白偷听了许久，当然知道祁灵对于万巧剑客的地址，为了不失信于那位鲁姑娘，而守口如瓶，而且祁灵心里还有着歉疚，设若当初祁灵对回春圣手和妙手空空，说出了黄山天都峰地址，丛慕白说不定就不会如此甘冒危险。

当时，祁灵红着脸，呐呐地说道：“丛姊姊如果不这样性急，万巧剑客的地址，迟早总会有下落的。”

紫盖隐儒仿佛没有注意祁灵如此忐忑不安的神情，只淡淡地说道：“万事俱有定数，丝毫勉强不得，慕白此去如果深陷不幸，那只能算是她命该如此。丛门的血仇，能有别人代报，丛氏满门在九泉之下，当也一消心头积愤。所以，我对于慕白此去安危，并没重压心头。”

祁灵一听紫盖隐儒言下之意，竟有束手不管之意，不由地大吃一惊，紫盖隐儒论功力，是当前三大奇人之一，论关系，与丛慕白情属师徒，她如今

竟要袖手不管，于公于私都说不过去。但是，这几句话的确是出自紫盖隐儒之口，祁灵自然要为之惶然大惊，继而感到有着无比的失望。他望着紫盖隐儒，说道：“许老前辈！祁灵如有口不择言，失礼过妄之处，尚请老前辈原谅。以祁灵浅见，丛姊姊矢志为报亲仇，其心可对天日，任何人都应该对之义伸援手，而视为责无旁贷之事，老前辈为当代高人之身，只怕难服天下人之口。”

紫盖隐儒眼神突然变得慈祥无限地对祁灵身上注视了一会，忽又有些黯然的说道：“慕白此去安危不可预卜，但是，我之所以不愿意伸手营救，助她一臂之力，那是因为，我宁可让慕白功未成时，丧命人后，而不愿意她在功成仇报之后，以锦绣年华，付于悲哀冷寞的岁月，人生自古谁无死？何若以有生之年，活受情感折磨，耶耶终生？所以……”

紫盖隐儒说到此处，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站起身来，走到门口，对着门外的冷月残星，仰面说道：“所以，慕白此去，我不拦阻于先，也不相助于后，她能功成全身而回，自属至善，万一志未竟而先死，报仇之事，我固不能袖手，同时我也要为她早能解脱，而要暗为庆幸。”

祁灵对于紫盖隐儒这一番话，听得有些模糊，似乎是说丛姑娘日后岁月，将是无限凄凉，无边寂寞，与其凄凄惨惨，悲悲切切地过一生，何如轰轰烈烈，慷慨慷慨地喋血横尸？

祁灵不懂，丛慕白难道还有什么其他的隐情暗痛，竟到了“生不如死”的地步？

紫盖隐儒长长叹了一口气之后，挥手说道：“祁灵！你去吧！”

紫盖隐儒态度的冷漠，使祁灵顿生反感，使几乎忘记了此行的另一个目的，当时落地一躬，谨声如故地说道：“祁灵要向老前辈告辞。”

祁灵刚一走出门外，就听到紫盖隐儒说到：“祁灵如此匆匆起程，是否又是一次拂袖含怒而去？”

祁灵闻言脚下一慢，立即回声说道：“晚辈不敢！”

紫盖隐儒说道：“既然如此，祁灵匆匆而去，必有所为，你意将何往？”

祁灵朗声应道：“晚辈此行前往万巧剑客处，探视丛姊姊的安危，当然一己之力，为丛姊姊稍尽绵薄，因为事不宜迟，故而急赶路程。”

紫盖隐儒站在身后说道：“能有把握凭你一人之力，使你丛姊姊无伤么？”

祁灵应声说道：“尽力而为，至多不过是死而后已。”

说到这里，祁灵忽然想起师父神州丐道，两个月的限期，但是如今救人如救火，何况丛慕白对他一再有活命之恩，祁灵不能稍有一丝延宕，否则他内心将会终生卸恨，所以，他只能托紫盖隐儒转一口信给自己恩师，而不能到泰山面谒恩师了。

当时祁灵转身走进屋内，抬头一见，祁灵怔住了，只见紫盖隐儒站在那里，两眼珠泪晶莹，含眶欲滴。

这一个情况的转变，使祁灵心头为之一落，他仿佛知道自己做错了一件事。当时，站在那里，期期艾艾地叫了一声：“老前辈！”

紫盖隐儒点点头，含着眼泪微微的一笑，然后展袖拭去，复又缓缓地说道：“祁灵！慕白这孩子一定是瞒了我许多事。告诉我，慕白和你已经误会冰释，毫无芥蒂了么？”

祁灵这时候一切都明白了，他对紫盖隐儒不仅倍增敬意，更对于她那一

份纯真的情感，无论是对丛慕白的，还是对北岳秀土的，都是其深如海，其沉如铁。这还用得着说么？紫盖隐儒一生凄清孤独，真情早已死在北岳秀土身边，这种苦啮岁月的生活，她不愿丛慕白重蹈她的覆辙。所以，她宁愿丛慕白死在报仇途中，不老死在凄凉的岁月里，知徒莫过于师傅，紫盖隐儒知道丛慕白对祁灵，已是一缕真情早寄，如她对北岳秀土一样。未来的下场，还不是和她如出一辙么？

祁灵当时感动得一股酸气，直冲鼻孔，他极力忍住，低声说道：“一切都是晚辈之错，其中误会，晚辈在北岳恒山之时，即已全然明了，今日此来，一则向老前辈和丛姊姊谢罪……”

紫盖隐儒一听到“北岳恒山”四字，眼睛里突现光芒，但是，立即就回到黯然，淡淡地说道：“你能了解慕白的一片痴情，我已经愿足，尚有何罪可言。”

祁灵抢着说道：“二则，晚辈尚负有一件重大使命，几乎忘却。”

紫盖隐儒微微皱着双眉，缓缓地说道：“你如此专程前来，是令师神州丐道的差遣么？”

祁灵躬身应是，紫盖隐儒这才将两道眉峰，逐地散开，含笑说道：“是了！上次你到紫盖隐儒翠柳谷，没有学完紫盖掌法，便拂袖而去，未能达成师命，这次想学这一趟紫盖掌力是么？”

一提到上次祁灵不辞而别的事，祁灵就禁不住臊得满脸通红，羞愧无地。此刻，祁灵按住羞愧，仰着头，朗声说道：“晚辈虽然是奉师命，兼程来南岳，却不是为了再学紫盖掌力，上次自己错失机缘，至今悔恨无边，除非丛姊姊能够谅解，老前辈也不以祁灵往事为忤，否则，这紫盖掌力，算是与我无缘了。”

紫盖隐儒不觉一双眼神，又透着古怪之意，望着祁灵，一语不发。

祁灵此时羞愧之意已尽，沉着异常，不慌不忙地对紫盖隐儒说道：“晚辈此次奉师命前来南岳，只是向老前辈叙述一段武林往事。”

紫盖隐儒点点头，不由又微微皱起两道眉峰，望着祁灵半晌，说道：“这一段武林往事，如此专程前来说与我听，是因为我与此事有关么？”

祁灵不慌不忙，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只是异常沉静地应声说道：“家师命晚辈前来之意，只是请紫盖隐儒老前辈评评这件武林往事的是非曲直。”

紫盖隐儒突然缓缓地站起身来，慢慢地走向门外。

祁灵当时倒是为之一怔，坐在那里没敢立即上去，紫盖隐儒刚刚走到屋外，负手仰天而立。良久，才轻轻地说了一声：“你说吧！”

祁灵一眼瞥见紫盖隐儒满脸黯然，无限幽伤之意味，当时心里一动，立即说道：“据说昔日有一位武功高绝的武林高人，在深山随师习艺数十年，然后仗剑江湖，立行正道，旨在扫除人间妖孽，存心铲尽世上不平。”

紫盖隐儒轻轻地“嗯”了一声，说道：“后来呢？”

祁灵此时已然定下心情，越发说来生动活泼，如见其人，他说道：“人非生而知之者，人非生而即是圣贤，这位高人幼长深山，素禀师训，在人情世故是只是一块玉，何知人间险恶，更别论世道崎岖？一时之不慎，偶而一次小有失足。”

紫盖隐儒“哼”了一声，便没有讲话。

祁灵接着说道：“有道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紫盖隐儒突然接着说道：“过而能改，才善莫大焉，若是挥恶而固执，

一失足就足以遗恨千古。”

祁灵毫不以为意地，依然朗声说道：“是的！晚辈要叙说的这位曾经一度失足不慎的武林高人，他也是浮沉在茫茫苦海之中，不曾稍一回首，但是，他是情有可原的。”

紫盖隐儒听到这里，脚下已渐渐向前移动，祁灵仍旧是坐在屋里，朗声说道：“一个身手超绝的武林高手，却不幸误中别人暗器，永远受制于人，因此所行所为，只能听人摆布，在情理上言，这人的一切所做所为，与他本人无关。”

紫盖隐儒突然立定身形，转而向祁灵叱道：“住嘴！祁灵！你胆敢在我面前玩弄花样？”

祁灵此时站起身来，朗声说道：“请问老前辈！像这种人，我们应该助其一臂之力，赋予道义同情，使其能摆脱狠毒的约束，还其自由之身，为武林正道，保存一份力量抑或是鄙弃之……”

紫盖隐儒不等祁灵说完，便厉声叱道：“好个大胆的！你敢不听我的话么？”

言犹未尽了，紫盖隐儒身快如风，祁灵还没有看清楚人影，只觉得一闪之际，祁灵的腰间软穴，已经遭挨了一下重重的点击，立即全身软瘫，劲道俱无。

紫盖隐儒为当前武林三大奇人之一，和祁灵的师父神州丐道齐名，这一份功力，尚不是祁灵所能比拟，固是不庸待言。但是，如果说是祁灵就如此毫无闪避之力，束手挨打，也还不致如此。

祁灵虽然当时暗暗惊觉紫盖隐儒的功力，果然不比寻常，宇内二书生的盛名，名不虚传。但是，同时也成心不还手不躲闪，凭紫盖隐儒点闭软穴。

紫盖隐儒点中祁灵软穴之后，冷冷地说道：“祁灵！我已经许多年不曾与人破脸动手。但是，我最恨巧言令色，为虎作帐的人，你方才的行为，是辱神州丐道的令举，有辱你自己的品德，让你在此反省一些时候，稍示薄惩。”

说着飘然而去。但是，随即国志面，指着祁灵说道：“念你系受欺骗蠢惑，给你反省机会，否则如此妄言欺蒙长者，惩罚当不止于此。”

说着话，便转身而去。

祁灵瘫痪在草团之上，毫不为意地说道：“许老前辈！如今不让晚辈说完来意，晚辈虽死亦难心服，何能有所自省？”

言犹未尽了，紫盖隐儒忽又现身门口，冷笑一声说道：“你还想巧言置辩么？”

祁灵说道：“晚辈素秉师训，但不知何为巧言，更不知狡辩，但知事实不容误解。”

紫盖隐儒哼了一声，点头说道：“好！我让你说完你想说的话。”

说着伸手上前，抓住祁灵前胸，拧身一跃，疾掠出门，但见她若无其事地抓住祁灵，直向紫盖峰顶，疾驰而去。

一路上，悠然起落，虽在深夜四周寂静之时，毫无声息，直如一朵浮云，随着疾起的山风，飘飘忽忽地，向峰顶飞去。

如此闪电奔驰，约莫走了半盏茶的光景，忆尼登临紫盖峰之极顶，仰首天空，弦月色已近，疏星伸手可摘，俯瞰峰下，但见茫茫云海，起伏飘摇，此等景致，人间少见。祁灵此时哪里还有心思去欣赏南岳绝峰的夜景？心里只在暗暗地盘算着，紫盖隐儒究竟如何处置于他。

紫盖隐儒将祁灵放置在一块四临无地的岩石上，指着他说道：“祁灵！你触犯了我的忌讳，我隐居南岳，誓言不谈往事，你胆敢为北岳秀士姚雪峰来作说客，而且执迷不悟，你知道后果么？”

祁灵应声说道：“我知道后果，那是祁灵身丧紫盖峰，老前辈你将抱憾终身，后悔无穷。”

紫盖隐儒站在祁灵对面，忽然沉默半晌，良久，抬起头来说道：“祁灵！不许你东拐西弯，故作机灵，你将来意直接说明。但是

祁灵朗声说道：“与长辈言，本不应故作玄虚，有失礼数。但是，老前辈对我缓缓说来尚不能相容，听完内情。晚辈如若直言无隐岂非更易触怒老前辈么？老前辈一怒之下，祁灵丧命并无可惜之处，若因此而让这段隐情，无法表露，祁灵虽死，亦不能弥补此事之失。”

祁灵如此侃侃而言，紫盖隐儒显然态度上有了极大的转变，稍有不安地站在那里，时而远眺前方，时而仰首夜空，半晌，才叹气说道：“祁灵！我听过姚雪峰自己表白过自己，那是谎言，我不知道你到底受了他多大的胁迫，竟到如此顽强地步。”

祁灵朗声说道：“晚辈确是受了胁迫而来……”

话音未落，紫盖隐儒忍不住轻轻地，却又失望无限地“啊”了一声。

祁灵却紧接着说道：“晚辈是受了自己情感的胁迫，不忍见武林之中，一对高人，由于误会，而造成冰炭之不相容。”

紫盖隐儒一听到“一对高人”之时，浑身止不住微微一颤，往事顿袭心头，止不住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只轻轻地说道：“祁灵！你有多大年龄，能知道的毕竟太少了。”

祁灵一听紫盖隐儒的口气，知道紫盖隐儒北岳秀士数十年的成见，已经为自己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而渐渐为之动摇变化了。

当时祁灵便说道：“祁灵武林末学后进，所知确是太少。但是，今日祁灵胆敢当老前辈之面，朗声说是。北岳秀士姚老前辈不是坏人，老前辈应该比晚辈知道得更清楚。”

紫盖隐儒突然又变色恨声说道：“我当然知道得清楚，我虽然久隐深山，他的所作所为，十数年来，瞒不了我。”

祁灵说道：“那是受了别人胁迫。”

紫盖隐儒冷笑说道：“大丈夫宁死不屈。”

祁灵说道：“老前辈！如果死而无补于事，何妨忍辱一时。”

紫盖隐儒忽然提高声音说道：“当今之世，北岳秀士虽然不是独步武林，至少没有人能胁迫他，而予取予求，任意驱使。”

祁灵一点也不放松的说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正大光明的拼斗，姚老前辈无惧任何人。但是，卑劣阴险的算计，则任何人难以预防。”

紫盖隐儒渐渐又平静下语气，问道：“他中了何种暗器？”

祁灵说道：“无名毒梭！当今之世，无药可救。”

紫盖隐儒此时忽又紧张地问道：“是何人能使这无名毒梭，中之于他的身上？”

祁灵应声接道：“万巧剑客鲁半班。”

紫盖隐儒这才惊诧无比地啊了一声，站在那里惶然若失，仿佛方寸已乱，莫可如何，忽然右臂一伸，弹指吐劲，解开祁灵穴道，轻轻地说道：“祁灵！我们回头再谈……”

刚只说完一句话，便一个转身，掀起青衫，叱道：“何人如此暗中窃听，有失风度。”

说着话，手中已经多了一把青铜长剑，抱剑腾身，直向脚下不远的地方扑去过去。

祁灵正待站起身来，前去察看个明白，只见紫盖隐儒又停下身形，左手反手一收长剑，含笑说道：“我道是谁，有如此能耐，来到紫盖峰上，令人无觉，原来是大名鼎鼎的丐道人。”

紧接着就是一阵呵呵的笑声，有一条人影一闪，来人已经现身在紫盖隐儒之前。

祁灵一听这极为熟识的笑声，不需要再听紫盖隐儒的说话，便知道是恩师神州丐道来了紫盖峰上。

果然，神州丐道一阵笑呵呵之后，便说道：“我道人的小徒，说话脸难以详尽之处，腾下来细节，还是让你们二书生，对面详谈。当面锣，对面鼓，才不致有遗漏或误解之处。”

紫盖隐儒微微一红脸色，缓缓地说道：“丐道人会介意我方才对令徒无情之处么？”

神州丐道呵呵的笑道：“你紫盖隐儒当我丐道人是如此不明事理么？”

说着话，忽又收敛了笑声，说道：“秀士如非身有毒创，而解药又断，他会前来南岳，当面请罪，并非我道人多口……”

紫盖隐儒微笑说道：“丐道人！你还当我是争夺虚礼，作小女儿态么？我只是放心不下从慕白这孩子的下落，铤而走险，万一不慎，后援无人。”

神州丐道正颜说道：“天山双侠，恢复神仙眷属，并肩仗剑武林，还有何事比这更为重要？何况目前武林正是多事之秋，贤伉俪双双出道，武林之福，至于其他的事，我道人闲不了，我那小徒儿也闲不了，你请便罢。”

神州丐道索性连贤伉俪都说出来了，当着身着青衫的紫盖隐儒，倒是一件令人发出会心微笑的事。但是，神州丐道是正色而言，紫盖隐儒也是点首而听。最后，紫盖隐儒长叹一声，自言自语说道：“十年黄粱，人生如梦……”

说了这两句，忽又回头对祁灵看了一眼，祁灵因见恩师和紫盖隐儒谈话，自己身为晚辈，一时不便上前行礼，只是远远地站着。

紫盖隐儒看了祁灵之后，又向神州丐道说道：“许冰如生平做事，从未如此不分青红皂白，迁怒于人，令徒方才……”

神州丐道又张开嘴，呵呵笑道：“易位而处，我道人亦会如此，何必为此些小事，牵挂于心？其实，祁灵将来尚要有求于人之处太多，还怕讨不到你的一份好处。”

紫盖隐儒歉然地一笑，趁着夜色未明，飘然落峰而去，神州丐道扬着手说道：“秀士面前，代我师徒二人致意。”

且说神州丐道目送紫盖隐儒飘然去后，一转过身，祁灵扑上前行礼“恩师！”神州丐道拉起祁灵，抚摸着他的头，笑嘻嘻地说道：“你这两件事，都做到了，总算没有让我道人失望。”

祁灵惊道：“师父！你老人家都知道了么？”

神州丐道笑着说道：“紫盖隐儒的事，方才不就是结果么？至于千年灵芝的事，我看你气色不同，分明已到了内功极致之象，不是服了千年灵芝，焉能如此？你自己尚有千年灵芝玉液可服，北岳秀士之事，你岂能忘记？”

祁灵这才知道，恩师是凭推测而来，但是这推测之言，却是如同眼见。

祁灵将遇上回春圣手的事，略略说了一遍，神州丐道连忙摇着头说道：“目前我已经没有时间多问你这些话了，丛慕白那娃儿单身独闯，紫盖隐儒临行不放心，我已经答应下来，这应该是你的事。”

祁灵连忙躬身说道：“弟子即刻前往。”

神州丐道说道：“你不要言行太随便，我这次不放心你的衡山之行，没想到遇到古老偷儿，已经约略地知道了大概，你要想凭你的力量，除掉万巧剑客这个魔头，那是奢望。”

祁灵叫道：“师父！”

神州丐道呵呵笑道：“师父还会长他人志气，减自己威风么？目前你确是不能有此奢望。不过，你的气色很好！纵有凶险，也能逢凶化吉，小心去吧！我道人对你而言，还有两件心事未了。”

祁灵也不知道恩师对他究竟有哪两件心事未了，不敢多问，也不能多问，他想到丛慕白随着鲁沂前往黄山天都峰，知道时间愈长，危险愈大，为了急取一时一刻的时间，祁灵只有和恩师才见面就分离，就趁着天色未明，拜别下山。

但是，他匆匆地离开恩师神州丐道，心里又有着一份难言的孺慕之情，与依依之意，恩师对他情逾父子，恩同再造，可是，师徒之间，相聚一起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少得令祁灵时常萦绕于心，倍增怀念。所以，每一次离开神州丐道，祁灵都有一份黯然伤情之意味。

另一方面，祁灵在心灵深处，无法不时刻地惦记着丛慕白姑娘，这位对他有着深情与重恩的姑娘，在祁灵的心中重量与日俱增，增加到已经不是歉疚与感恩，而是产生自内心的一丝情愫。但是，在这一丝情愫日缠愈紧之时，隐约中，还有一位楚楚可见的人影，摇摇在记忆之中……

剪不断，理还乱。祁灵此刻的心情，千头万绪，起伏不停，直到朝阳乍涌，遍山金黄祁灵才长长地吸了一口气，清澄杂念，疾奔下山。祁灵他没有想到，就因为他这样一阵思虑之际，慢了一段行程，几乎断送了关外神偷妙手空空古长青的性命。

妙手空空古长青自从在紫盖峰，发现翠柳谷内有人之后，他便断定是那位假言离去的紫盖隐儒。老偷儿知道祁灵还有一桩要案，自己夹在中间，自有若干不便。而且，妙手虽然成名关外多年，比起紫盖隐儒，还不能扯上一个平辈，至少紫盖隐儒超过他不少年龄。

老偷儿怪心眼儿多，他便真势溜走了，就在他离开南岳，未到衡山县城之前，碰上神州丐道。老偷儿一五一十地将祁灵的遭遇说了个大概，便急急忙忙的走了。老偷儿虽然游戏风尘，心限却是精细得很，他记挂着那位铤而走险的丛慕白姑娘。

万巧剑客本人如何，老偷儿是素昧平生，但是，老偷儿见过万巧剑客手下的几个人，那都是可以称得上诈诡百出，阴狠毒辣。就拿鲁沂这小子来说，眼睛转动之间，诡计百出，令这种人上圈套，一个不小心，就会反上进他人的圈套。

老偷儿看准了鲁沂是迷于丛慕白的美貌端庄秀丽娴淑，也或许真的中了丛姑娘的圈套，但是，时间一长，难保破绽不漏。丛慕白虽然是以一个姑娘之身，有利于自己的计谋施展，又何尝不是因为她是一个姑娘，而平添更多的危险？

妙手空空已经对祁老弟的心事，了若指掌，对于这位丛小姐儿也是深知

不小，在他们两个互通灵犀，而未能相诉心愿之前，容不得有任何波折，老偷儿为人热心，特别对于一见投缘祁灵老弟，老偷儿还能不将他的事放在心上么？

老偷便匆匆地别了神州古道，他便沿着官塘古道，向前疾赶，他心里在暗自思忖：“丛慕白这小妞不是呆痴之人，她随着鲁沂，主要是寻找万巧剑客的下落，除非事不得已，否则她应该逼着鲁沂，多走官冲大道。”

妙手空空虽然苦于不知道万巧剑客的住地，所以不敢确定鲁沂究竟向何方而去，但是，老偷儿毕竟是老江湖，他刚入衡山县城，就打听如此这般的两个人。一经听说果然有这样两个人过去，老偷儿便安心笃定，沿着大道追赶。

妙手空空古长青的算计不能谓之不精，用心不能谓之不深，但是，百密难免一疏，他忘记了一件事，他忘记了自己身上带了柄惹人上眼的铁剑，而这柄剑正是他和鲁沂交肩擦过的时候，巧施妙手空空，而带过来的。

他没有想到，机警如鲁沂这等人，他之来到南岳，岂能单人独放？老实说，即使鲁沂不需帮手，万巧剑客鲁半班还要有一个人准备在万一时杀以灭口呢，何况鲁沂在万巧剑客面前的地位？

尽管鲁沂与丛慕白拼骑而行，在此之前，也不知道有几拨人，返回黄山报讯，因为不仅是引一个陌生人前往黄山，是万巧剑客所不许可，就是和一个陌生人互相往来，都是绝对禁止之列。鲁沂这情形，大大违反了万巧剑客的禁，要是换过别人，想必早就尸骨化灰，死于无形。但是，鲁沂身份不同，暗中同行之人，不敢造次，只好快马传讯，急报黄山。

在鲁沂和丛慕白之后，也不知道还有几拨人，随在后面，或几里，或数十里，乃至一百里以内，在察看着可疑的人，他们不是保护鲁沂，他们相信鲁沂足以自保，他们是察看有否他人，暗中跟从，来追查下落。

这是妙手空空古长青没有想到的，也是他无法想到的。

妙手空空如此改在夜里追踪，立即引了这些眼线的注意，他们就利用白天快马，沿途紧跟追赶，好不容易跟上了妙手空空，使他们更为吃惊的，那是发现了妙手空空的铁剑，而且，持有这柄铁剑的人，地位极为不低。

这不仅是他黄山的规矩，武林之中，也都是如此，随身的兵刃，不能随意失落，何况这是代表黄山标记的一柄铁剑呢？这些人一急，便派人日夜前，追赶鲁沂，另一方面，就越发的盯紧了妙手空空古长青。

这天夜里，妙手空空发觉有人盯上了，老偷儿一生闯荡江湖，也不知道见过多少大风大浪，哪里还会把这些事放在心上，本来他还想将这些人戏弄一番。但是，想到自己追人要紧，没有心和这些人闲逗。

当时脚下一紧，行云流水，落乐劲风，飘然起落之间，使出了老偷儿炉火纯青的轻功，看来状似悠闲，实则去势如矢，老偷儿如此脚下显出功夫，不消片刻，立即将后面的人甩落到不知何去。

妙手空空正自唾了一口口水，暗笑这些人不自量力，空惹他疾驰一阵，突然，身后一阵嘶嘶之声，破空而起。

老偷儿心里一动，立即一旋回身，只见一线红光，冲天耸起，约莫上升到八、九丈高，还带着一阵类似竹哨之声响在这寂静的夜空。

妙手空空知道目前的情形，前后有了呼应，今天晚上要想平静无事，已经是不行了。老偷儿当时一想，满心不快地，索性就在路旁一块大石上，坐下来，看着究竟是那路角色，不认清对象，找错了人。

妙手空空刚一坐下来，果然，在身前不远，也亮起了一支冲天火箭，带着一线蓝光，冲起七、八丈高，也带着鸣地竹哨作音。

老偷儿一时怒声未消又起，暗自笑道：“贼崽子！你这是关公面前耍大刀，我老偷儿要不耍弄耍弄你，消不了这口冤气。”

当时一个翻身，四伸八叉地睡在大石上，顷刻鼾声大作，熟睡如雷。

不到片刻功夫，只听见大道上的东西两头，都响起了衣袂生风的声音，敢情来的人还不止一两个，而且都还有着一身轻功。

这些人一走近妙手空空所睡的石头附近，顿时停下脚步，打量着妙手空空那副睡相，听着他那如雷的鼾声，大家都意外地怔了一下，彼此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便有人发话喝道：“老头儿！别装傻子，起来爷们有话问体。”

妙手空空鼾声忽止，突然一个翻身，这些人都不自主退后几步，全部亮开架式，以防不测，没想到妙手空空这个身翻了以后，嘴里咿咧地呓语一阵，伸手就将腰间大酒葫芦取出来喝了一阵，嘴里又咧呀不清地说道：“我醉欲眠君且去！”

刚说完这句话，接着又是鼾声呼呼，熟睡沉沉。

就在这时候，大家又不约而同地慢慢移动上前，其中就有人叱道：“老头儿！你要再装死不理人，就休怪爷们手下无情了。”

说着话，其中就有一个人一伸右右臂，疾舒手拿，朝妙手空空右肩抓去，口里并且叱喝着道：“老家伙！你给爷们起来吧！”

这人刚一触及妙手空空的肩头，立即就察觉到情形不对，五根指头，就像抓着败絮一样，丝毫着不上力道，这人大吃一惊，立即收掌退步。但是，那里还来得及呢？当时只觉得手腕一紧，脉门早让别人扣住。

妙手空空一个翻身，呲牙咧嘴地说道：“吵人清梦！你是哪个臭爷们！你滚吧！”

那人脉门被扣，半身劲道早失，哪里还有力量反抗？当时只觉得一股潜力，猛弹而起，偌大的身子，就如一堆衣包，甩起好几尺高，然后又像是一堆死肉，直贯下来，叭地一声，震得灰尘四起，那小子只摔得“哎哟”一声，顿时摔闭过了气。

妙手空空一伸手，像摔小鸡样的，摔倒了一个，剩下的人一看，知道对方扎手，当时各自一撤腰间铁剑，呛啷啷一阵乱响，人影四闪，都向妙手空空围来。

妙手空空坐在大石头上，仿佛没有看到他们似的，只是不住揉着胸口，口里不住在说道：“哎呀！哎唷唷！可真糟了，从来不跟人打架，一打了架就岔了气，这会子胸口直发闷，八成是要吐！吐！呕！”

他是说吐就吐，只见他将嘴一张，哇地一声，顿时一股酒味冲人，在迷蒙的月色之中便见一股水光似箭，直向周围扫去，紧接一阵哎唷之声，不绝于耳，周围那些持剑前扑的人，都被这一阵突如其来的酒雨，淋射个满脸满头，就好像天下突然落下大冰雹，打得疼痛难忍，叫苦连天。

就在这些人抱头叫痛的时候只所得妙手空空一阵呵呵大笑，笑着骂道：“你们这些不长眠的贼崽子，找人麻烦也得先看看对手，要是搁着当年，不让你们跪下来认罪，你们就休想走开一步。今天，少给你们惩罚。”

说着话，妙手空空身形一闪，一转瞬间，周围的人手中的铁剑，都不翼而飞。

妙手空空巧施妙技，如此转身一掠，得手之后，顿时呵呵笑道：“我说

是谁家小崽子们不长眼睛，原来是有一些混帐的来头。”

老偷儿在呵呵笑着说话，胆子里可就有了打算，原来一手掠过这几把铁剑，剑一到手，就发现份量形式，都异于寻常，老偷儿是何等角色，不要仔细打量虽然在迷蒙的月色之下，只一打眼之间，便辨出这些人使用的长剑，与他取自鲁沂的那柄铁剑，一模一样，份量沉，三棱两刃，至少在形式上看去，是一样的。

妙手空空心里顿时明白了，自己不知道在何处疏忽，漏出了破绽，让他们发觉到了跟了上来。

在这种情形下，不允许妙手空空有一点多余思考的时间，在场的几个人，虽然都被妙手空空一举手之间，耍弄得丑态百出，手足无措，但是，妙手空空他自己知道，那是由于先声夺人，攻其不备，而且妙手空空都是露了几手他的特长，这算不得是真正的硬拼硬斗。

有道是：双拳难敌四手，好汉不敌人多。妙手空空的功力，毫无疑问的要高出来人许多，但是，果真的来人一拥而上，死缠死拼，妙手空空单身一人，未说然就能占到便宜，尤其当妙手空空一闪身之际，掠过这许多铁剑之后，发觉到来人都是万巧剑客的手下，心里更多了一分顾忌，万巧剑客下的人的畏毒暗器，妙手空空已经数闻其名，万一众人双手齐发，毒器如雨而至，妙手空空虽然名传关外，技震武林，也只怕万一其中一着，则后果难堪。

因此，在妙手空空双手抱着堆铁剑，笑呵呵地阴损他们一顿之后，眼睛一转，便又朗声笑道：“凭着你们这几把锈剑，也要张牙舞爪，气势凌人，真是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

说着话，双手一松，把那一把铁剑，放在地上，随手又抓起一柄，颠了一颠，说道：“这些烂剑，还给你们。”

周围那些人，已经被妙手空空一连串的手法，弄得头晕目眩，气势早衰，站在那里一时拿不定主意，进退维谷，无可奈何，这时候一听妙手空空说要铁剑还给他们，这些人不由地心里一震，不约而同地退后两步，不知道妙手空空又要施展什么招式，来作弄他们。

正是这些人惶然不知所措的向后移动脚步的时候，妙手空空忽又笑声一收，瞪着眼睛问道：“怎么？你们还不服气么？我老人家说，你们是烂剑，你们还不相信么？”

说着双手拿着铁剑，随意一折，好好的一把铁剑，顿时变成了一大铁环。

妙手空空随手一扔，顺手又拿起一把铁剑，一折一弯，又是一个铁环丢在地上，如此双手不停，一转瞬间，原是一堆铁剑，此刻已经变成了一大堆铁环。

妙手空空撒下最后一柄铁剑之后，拿起腰间的酒葫芦，咕噜噜地对着嘴猛喝了几口，藉以调匀真气，暗自行功，稍作调息。

然后，他才呵呵笑道：“此后少拿这些破铜烂铁，再来丢人现丑，无端滋事。”

说着话，他又自顾自地掉转身去，坐在大石头上，自言自语地说道：“酒后黄粱一梦，人生一大享受，你们这些贼崽子，休要再来烦人，不知死活。”

自言自语地说到最后，双眼竟然阖起，放头便睡，简直把周围站的那些人视若无物，根本没有摆在心上。妙手空空这一连串的行动，周围这些人，心都寒了，气电馁了。凭方才那一折剑为环的功夫，每个人再忖都经不起人家一举手，大家面面相觑，半晌拿不了主意。

妙手空空躺在石头上，状似熟睡，实则心里不住地寻思，自己与万巧剑客从无直接过节，为何如此派人穷追。

妙手空空机灵一辈子，他偏偏此时此刻忘记了身上那柄特别形状的铁剑，是个惹祸的根源。

妙手空空暗自思忖一回，决心起身撇下这些人，仍旧顺路追赶，他心里只在担心着丛慕白姑娘的安危，也不知道此刻下落如何。

正是他翻身而起，准备讽刺两句话，便展开轻功，顺道而去的时候，远远地一声状似幽篁细竹的尖锐哨声，悠然而至。

这一声哨音一起，原来站在那里发呆的几个人，霎时候，就像浑身一震，心神一清，每个人都一闪身形，分列两边，让开了一条道路，肃然而立，像是迎接某个重要的人物来临。

妙手空空不愧是机灵透顶，老谋深算的人物，他首先发觉这些人没有离开，接着又发现这一声哨音，所引起这些人的兴奋和紧张，心里立即恍然大悟，不用说，此刻来人正是鲁沂，而自己的问题，就是发生在那一柄铁剑身上。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妙手空空虽然面对着即将临来的一场避免不了的拼斗，而且这场拼斗，又将是险恶异常，但是，这位关外神偷，并未因而稍生畏意，只是依然坐在石头上，暗自行功，恢复疲劳。并且双眼凝神注视着来路，看看来的究竟是不是鲁沂。

月色蒙蒙为浮云所掩，星光也微弱无光，这条古道附近，越发的显得寂静与阴暗，只有那一声的细竹幽篁的哨音，仍旧在一声一声，悠悠忽忽地吹着，增加了这阴暗深夜的凄凉与可怖。

顷列间，哨音遂止，只见来路人影急闪；随后又有马蹄震地，直向这边来。

来路人影疾闪，身法极其高明地凌空三折，轻妙已极的“云龙三现”，来到近处，身形逐渐一缓，悠然而落，站在排列人行当中，面对着妙手空空古长青。

妙手空空虽然不识鲁沂，但是，在南岳群山之中，顺手带走他的铁剑，及至祁灵一说，他已经记住了鲁沂的面貌，如今人落当面，妙手空空只在一瞥之间，便已确认了对方正是和丛慕白姑娘同行而去的鲁沂。

鲁沂刚一落定身形，便发现妙手空空，当时心里一怔：“敢情就是他在南岳崇山之中，偷走了我的铁剑，这老儿能在我背上带走铁剑，这份功力倒是罕见。”

鲁沂心神一凛，当时脸色一沉，说道：“你偷走小爷的剑，还在此地装疑作呆，想再欺蒙过去么？”

鲁沂说了这几句话，脸上不自觉地飞上一层红晕，铁剑分明原先在背自己身上，如何落到别人手里，还浑然不觉？当着这么多自己人在两旁，难道鲁沂要满脸羞惭了。

妙手空空闻言，响亮地打了一个哈哈，笑呵呵地说道：“我道是为了什么重大的事，如此凶神恶煞般地仗众行凶，原来不过是为了这柄锈剑，年轻人闯道江湖，应该处处小心谨慎，时时神敛心收，否则你自己六阳之首，一旦轻易遗失掉了，还不知道原因何在呢！”

妙手空空如此一本正经地教训了鲁沂一顿，然后从身上取下那柄铁剑，望着鲁沂笑呵呵地说道：“我老古这点教训，你小娃儿能谨记在心，保你一生受用无穷，要不然你娃儿还是赶紧回到家里去，在外面丢人现眼事小，丢掉性命，那才后悔莫及呀！”

说实在话，黄山天都峰万巧剑客暗谋中原武林，已达二十年左右，对于中原各大门派，无不了若指掌，否则这少林、华山两派，也不致如此轻遭算计。但是，此刻鲁沂对于眼前这位一身光板皮衣，光头红脸的怪老头子，实在摸不清底细。

要不是鲁沂的铁剑的无缘无故，无声无息地落在妙手空空手里，使鲁沂在心理上，先有了一份惊意，因而稍存三分谨慎从事，恐怕早就出手辣着，来一个一钉以灭。

其实，鲁沂还是不够深沉老练，否则，他应该知道偷巧与真实功力，实有不同，妙手空空能够偷走鲁沂身上的背剑，而使他毫无所觉，这偷的功夫，自然是炉火纯青，当前独步，但是，老偷儿的功力，未尽然就比鲁沂高出一筹，何况鲁沂还有一身毒器，更何况鲁沂的周围，还有许多手下人。

鲁沂当时微微一挑眉峰，不理睬妙手空空的说话，依然说道：“你是谁？”

妙手空空顿时敞声大笑，说道：“你不知道我老古的来龙去脉，回去问问你的长辈去吧。”

说着一抖手，那柄铁剑疾出如箭，直奔鲁沂而去。

铁剑一经出手，妙手空空便指着鲁沂说道：“娃儿！记着这次教训，回去苦练几年，再出来走动江湖我老古可没有闲工夫，陪你在此聊天。”

说着话，转身步履稳健，昂然就向古道上走去。

妙手空空这样一走动，鲁沂刚把脸色一沉，立即就有四、五个人，一闪身四路包抄，扑上前去，把妙手空空团团围住，拦住了他的去路。

妙手空空停下身来，一瞪眼，朗声说道：“你们方才是的苦头，还没有吃够么？”

这几个人似乎已经没有了方才那份怯意，围住妙手空空，一步不放松，鲁沂却是好整以暇地指着妙手空空道：“老儿！你要回答小爷一个问题。”

妙手空空呵呵笑了一阵，当时脸色也是一沉，摇着头说道：“小娃娃！你这样问话，自忖我老古会回答你么？”

鲁沂冷笑着说道：“老儿！你不回答小爷这个问题，休想离开此地一步。”

妙手空空神色自若，摇晃着脑袋说道：“五湖四海，任我老古这游，三山五岳，任我老古随心所至，小娃娃！你也配讲这等话么？”

鲁沂冷冷地笑了一下，说道：“你这老儿，为什么会知道小爷姓鲁？”

此语一出，妙手空空大吃一惊，这时候才想到自己方才疏漏了这一点，这小子分明已经动疑，在所难免的了。

妙手空空一见情势逐变，心里立即闪电一转，重新作了打算，他毫不为意地看了鲁沂一眼，没有立即回答，却自伸手从腰间取出旱烟袋，慢慢地摸索着，装满一袋烟丝，再慢条斯理地打着火绳，一口一口地抽起来。

妙手空空如此慢条斯理地抽烟，是有他的同意，这根紫红溜滑的旱烟袋，是妙手空空随身的兵刃，如今既然情势变化到非拼不可，这根独门兵器，不能不亮出来。再则，他要藉着抽烟的时间，在思考如何回答鲁沂的话？即使免不了是一场硬拼苦斗，也要避免说出真情，以免影响到丛慕白姑娘安危。

妙手空空如此半晌不作理会，鲁沂走上前两步，冷笑道：“你想不回答这个问题么？你是否强作镇静？”

妙手空空没等到鲁沂说完，便仰天朝天，纵声大笑。

鲁沂真不愧是沉着阴险之人，对于妙手空空如此不作回答，而纵声大笑，一点也不为之动容，只是冷冷地看着妙手空空，直等他笑完之后，才冷冷地问道：“笑完了么？有什么好笑？再不回答我的问题，小爷就要让你后悔终生。”

妙手空空又嗤嗤地冷笑一声，才说道：“我笑你娃娃浅薄幼稚，说我老古强作镇静，殊不知你娃娃才是自作紧张，我老古知道你娃娃姓鲁，这有什么值得奇坚惊惶？中原武林、西塞八荒，我老古知道的事太多了，人间秘闻，武林掌故，哪一件能躲得过我老古的耳目？你娃娃如果不信，不妨此番回去，问问万巧剑客鲁半班，问问我老古这个万博天君的头衔，是轻易得来的么？你娃娃还有什么不解之处？索性一起来，让你知道天地之大，而你所见闻之事是小得那样可怜。”

妙手空空这一顿侃，而且又是如此一本天上经，果然把鲁沂听得拿不定主意。

眼前这个老怪物，听他口气竟与黄山天都峰有旧，否则他不能如此随口道出万巧剑客鲁半班的名号，因为知道万巧剑客的人，当前武林，实在是太少了，少得几乎是绝无仅有。

妙手空空一见鲁沂如此一沉吟，判定是走的时机到了，手中两尺长的旱烟袋，随手一挥，巧施一招“挥袖逐客”，迎风烟火顿起，呼地一声向右侧三人挥去。

这三个人没有料到妙手空空居然突击一招，一时措手不及，眼前又是烟薰耳目，那里还来得及还手应招？各自一撒身，退倒五尺。

三个人刚一避开这陡然一招，妙手空空呵呵的笑道：“鲁娃儿！你这不

礼貌的行为，咱们日后找你的长辈理论。”

说着话，暗中一吸丹田真气，上身丝毫不动，脚步足踵顿使阴劲，双膝一挺之间嗖地一声，冲天上拔，凌空硬起三丈六、七，旱烟袋顺势在半空一捧弧形，烟火带走一团红光，妙手空空的身形，就在这红光一闪之后，远落无踪。

鲁沂挥手止住手下人，目送妙手空空远走之后，暗自摇摇头，复又匆匆奔上古道，往来路而去。

这荒凉古道边，一场一触即发的拼斗，此刻已经变为寂静无声，残月无光，疏星乏力，东边已经泛出于鱼肚白，曙光乍现，深秋古道，又是一片浓霜如雪，触目无边。

这时候，从古道的另一头，出现一骑如箭，狂奔而来，马背上稳伏一人，满脸焦急之色，不时在马背上昂身抬头，身前远眺，仿佛在追寻某一件重要的事物，久久无讯，而陷于心急如焚的情况之中。

这匹马想必是千中之一的骏骑，此时直跑得四蹄翻飞，头尾一线，转眼跑到道旁一片树林边缘，马上人突然一拴丝缰，双蹬着力，那匹飞奔如矢的奔马，在如此一顿这下，双扬前蹄，人立而起，唏咧咧一声长嘶，顿时落地地屹立不动。

马上的人还没有飘身离蹬，就听到树林里传来一声呵呵笑声，有人朗声说道：“老兄弟！你怎么到现在才来呀！”

树林里人声未落，马背上的人，早已甩蹬离马，抢上前去，叫道：“老哥哥！祁灵看到你沿途留的讯号，连夜快马加鞭，一路留神，没敢有一点耽搁。怎么？已经误了事么？”

树林里走出来的，正是关外神偷妙手空空古长青，古老偷儿走上前，向祁灵摇着手笑着说道：“老兄弟！你不要急，我是说，如果你要是早到一步，说不定要省掉多少力气，也可以省去我老古一番惊涛骇浪，现在事过境迁，说也无益，我们再从长计议吧！”

祁灵当时一惊，连忙说道：“老哥哥已经追上了鲁沂他们么？”

妙手空空笑道：“不是我追上他，是他倒找回来，找上了我老古。老兄弟！若不是我老古三寸不烂之舌，在这荒凉古道上，我老古少不了要吃一场大亏。”

妙手空空说完这句话，便察觉到祁灵微有诧异之色，接着便又说道：“老兄弟！并不是我老古危言耸听，若论单拼独斗，对付鲁沂那小子，撑个千儿八百招，还不是难事，胜未尽然，输亦未见利。可是要搁上十几个人，再加上暗箭难防，我这妙手空空，就是变成千手罗汉，也怕万一挨上两下。”

于是，妙手空空便将晚间的经过，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祁灵当时颇有歉意地说道：“小弟若是早来一步，和老哥哥并肩对敌，说不定还可以有点收获。”

妙手空空笑道：“可笑鲁沂那小子也是银样枪头，经不过我老古三句话一吓，变成呆瓜样的，让我大摇大摆而去。”

祁灵忽然急着插嘴问道：“老哥哥！你没有看到丛慕白姑娘么？”

妙手空空摇摇头，说道：“那小妞儿没有跟来，不过，老兄弟也无须焦急，那小妞儿人是聪明绝顶，她能够让鲁沂那小子上圈套，她自己自然会小心谨慎。”

祁灵一跺脚，咳了一声说道：“事情都是怪小弟不好，如果我能识破穆

仁当初的真面目……”

下面的话，祁灵咽了回去。“他的意思，当初如果认出穆仁就是从慕白，如果能将这万巧剑客的传说，和黄山天都峰的地址，告诉了丛姑娘，那自然就不会有今天这种令人牵肠挂肚的事发生。

妙手空空饶是如何聪明机灵，也想不到祁灵会牵想这一段心情，当时便说道：“事到如今，它有何用？老兄弟如今追上来，是否有何打算？”

祁灵望着妙手空空，当时沉声说道：“老哥哥，如今你往何处？”

妙手空空乍一听，不由地一愣，心里想道：“这话不是等于白问么！我老古从南岳衡山辛辛苦苦地追到此地，还不是为了追踪鲁沂，打听丛慕白的下落，如今既然我们见了面，自然还是要联手合力，再追下去，你这一问，是什么存心？”

祁灵红涨着脸，老实地说道：“不瞒老哥哥说，小弟方才问老哥哥何往之意，便是想劝老哥哥暂时不与小弟同往，因为……”

妙手空空呵呵大笑道：“因为，因为什么？因为你老弟不能失信于那位鲁姑娘，是么？”

说罢呵呵大笑，祁灵越发被笑得面红耳赤，尴尬万分地说道：“因为……因为小弟的确对那位鲁姑娘有过诺言。老哥哥！你是知道人无信不立，我不能让她说我无信，说我胆怯。”

妙手空空点点头说道：“老弟不骄不傲，为人忠厚，我老古所以心折而攀交，正是由于此。”

祁灵说道：“老哥哥何必夸奖，徒使小弟汗颜？”

妙手空空摇摇头，笑着说道：“……但是，这忠厚绝不是对敌之道，对敌人一分宽厚，即是对自己一分残酷。老弟聪明机灵，玲珑心窍，自是高人一筹，但是有时心存仁厚，就难免为情感所蒙蔽。老弟！你千万不要忘记，对于万巧剑客鲁半班，在他的剑下，直接间接，不知道有多少无辜之人流血，此人心计之毒，阴谋之深，是当今所仅见，老弟事到临头之时，要稍收一分忠厚，是为至要。”

祁灵听完了妙手空空这一段音韵铿锵的话，知道这位老哥哥，怕自己会被那位鲁姑娘所蠢惑，或疏忽了小节，乃至至于疏忽了此行的目的。

祁灵当时感动地说道：“老哥哥良言，小弟不才自当谨记在心，时作警惕。”

妙手空空点点头，接着又说道：“丛慕白那小妞儿，一身是胆，令人可嘉，紫盖隐儒尚且能放心她冒险，她必然有几分所持，老弟此去，固然是为救她为第一要务，但是，不必勉强，万巧剑客阴谋武林如此之久，其防节之严，自是不在话下，并不是故意挫老弟锐气，要凭老弟一人之力，清理武林这宗公案，容或有力有不逮之处。老弟此去，应以探求虚实为主，当然能救出丛小妞儿，则是更好，否则，且等群策群力，才是上策。”

祁灵没有想到，平时嬉笑惯了的妙手空空，一旦正经起来，连说话的语气都变了，而且他所说的话，与恩师临别叮咛，竟不谋而合，自然祁灵吸人点头称是的份儿。

妙手空空接着又笑起来说道：“这最后一件事，我老古要老实地告诉老弟，万巧剑客的地方，我老古迟早会去的，不过老弟尽可放心，我老古绝不会令老弟感到为难，失去信守。老弟！时不我予，你先请吧。”

祁灵不晓得妙手空空那最后几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是目前确是时镜急

迫，不容多留，当时便行礼告别，牵过马匹，跃身而上。

正在祁灵准备扬鞭而去的瞬间，妙手空空忽然又纵步上前，拉住祁灵的缰绳，两只眼睛瞪住这匹浑身黝黑，只有项下一块白毛的骏马，口里连声说道：“好马！好马！老弟你是从何处买来这匹千里良驹？”

祁灵坐在马上，脸上顿有得意地说道：“老哥哥眼力真行，这匹马名叫‘泼墨银珠’，是一匹千里良驹，小弟下得南岳之后，发现老哥哥沿途留的讯号，便急于赶路，准备买一匹马，驰骋赶来，恰巧……”

妙手空空没等到祁灵说完，便抢着说道：“恰巧有一位又矮又胖的胡老儿，牵了这匹马，来卖给你，是不是？”

祁灵止不住惊讶地叫道：“老哥哥！你……你怎么知道……”

妙手空空呵呵大笑连声说道：“好了！好了！老兄弟你去吧！我老古绝对不会随后跟踪，误你的信用，再见。”

说着话，伸手一拍那匹“泼墨银珠”的后臀，那马长嘶一声，顿时绝尘而去，祁灵耳畔风声呼呼，仍旧听到妙手空空呵呵得意的笑声。

祁灵伏在马上，一面任凭马儿狂奔，一面又禁不住暗暗想着，妙手空空怎么会知道这匹马是一个矮胖老头子卖给他的呢？

祁灵估计，两三日之间，凭着这匹良驹，登山涉水，穿州过县，大约就能抵达黄山天都峰。所以，他也逢站打头，遇店歇脚，尽量地蓄精养锐，准备到达黄山之时，面对强敌。

经过两天行程，遥望一山高插入云，险峻异常，祁灵打听之下，知道是天柱山，心里暗自忖道：“要不是此行事急，我倒要攀上天柱山，去拜访一下千面狐狸靳一原，看看这位昔日名震江湖的大魔头，究竟有何种特殊本领，瞎了双眼，还是如此厉害，如今急事在身，只好改日再来了。”

当下撇过天柱山，策马过九姑岭，穿过大官湖，渡过长江，渐渐进入山地。

祁灵原订是两三日之间，赶到黄山，如今两日已过，尚有不少里程，心内一急，便纵马疾驰，扬鞭急赶。

其实这匹“泼墨银珠”那里还用得着祁灵扬鞭策赶，没有等得祁灵身影刚起，稍掠破空，立即一声长嘶，放开四蹄，狂奔而去。这时候，祁灵才领教了这匹神驹的脚力，追风赶日，闪电流垦，每一窜之间，都在两丈开外，祁灵骑在背上，简直就有点腾云驾雾的感觉。

祁灵一面伏紧马背，按住鞍头，一面心里又止不住暗暗思忖：“这件事，多少透着有些蹊跷，依照这匹马此时的脚程看来，那真是可以书行千里见日，夜走八百不明，这样千里马，简直就是神驹，这位老头，为何如此便宜，就卖给我？而且，妙手空空当量见这马，便知道是一位白胡子矮胖老头儿所卖，这岂不是更透着奇怪么？难道这又是一个有意安排么？这个安排是谁呢？”

实在令祁灵无法想得透，只好闷在心里。

此时“泼墨银珠”毫无停下来的意思，一味沿路驰骋如飞，祁灵也不勒缰叫停，索性放缰任驰奔跑。

忽然，一路山地崎岖，峻岭逐起，重峦叠翠，上出云霄，起伏岗峦，绵延无限，祁灵当时心里一动，立即出声叱喝，手勒丝缰，“泼墨银珠”唏咧咧一声长嘶，四蹄齐收，逐然而停，就凭这一下功夫，越发使祁灵觉得这是一匹神驹异种。

祁灵下得马背，伸手一摸马身，但见汗出如泼，遍体热气腾腾，祁灵虽

不是善骑者，但是对于骑马的一般常识，多少稍知一二。像这种疾驰许久的马匹，不能如此急遽停顿，应该慢慢地溜走一会。

但是，眼前就是黄山，祁灵也深知此时此地，已经身入险境，一点一滴的时间，都应该小心谨慎，全神对敌，那里还有时间溜马？当时便下卸马鞍，抚着马头，说道：“马儿！我此去生死祸福，未知预卜，你还是自行离去吧。”

那“泼墨银珠”仿佛懂得祁灵的话，顿足长嘶，复又低头挨擦了一会，忽地一个转身，放开四蹄，疾奔而去，不稍片刻，便远逸无踪。

祁灵目送这匹千里神驹自行远去之后，心里也有说不出的滋味，宝剑名驹，谁不喜爱？可是此刻祁灵却纵之而去，而后复又暗自唏嘘，内心情绪的复杂，当可想见。祁灵站在那里怅望良久，满心都是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情绪，“难道我忽然变得这样丧气么？要不，为什么我有一种悲壮的心情，纵千里马而去？”

嗟叹良久，无限惋惜。祁灵是第一次实临黄山，天都峰位于何处，一时为之茫然，但见奇峰棋布，不知何往何从？偏偏此时此地，看不到一个山居樵夫，或过往行人，只好缓缓地沿着一条小径，向前信步定去。

山行六、七里，迎面一峰矗立，云雾迷蒙，不见真面目，祁灵正在思虑，是否展开身形，凭自己一身出色轻功，遍寻诸峰，以访端倪，忽然前面云封雾镇的山谷深处，悠悠然一人荷锄而来。

深山予人以寂寞无边的感觉，乍一见人，欣喜自生。祁灵立即加快脚步，迎将上去，前行数步，忽见那人停了脚步，扬手挥臂，像是向祁灵打招呼，祁灵正待挥手以应，突然嗖地一声，从道旁凭空窜出一条花纹斑斑的怪蛇，昂首吐信，来势如矢，直向祁灵袭来。

祁灵一惊之余，立即旋身旁闪，脚步未定，右手疾挥一招“割袍断义”，撩起一掌阳刚之劲，直朝那条怪蛇劈去。劈空掌力，端视作用者之内力深浅而定，祁灵如此顺手一挥，斜劈一掌之际，岂止力道刚猛，而且凌厉如剑，但见劲风起处，那条飞窜而来的怪蛇，迎个正着，只听得“克嚓”一声，一个又扁又大的蛇头，被劈得成为一阵血雨，四下飞溅，腥不可闻。

祁灵这一掌劈出之后，心里立即一动，出行偶遇毒蛇，原是不足为怪的事。但是，这条蛇此时此刻，来得太突然，突然得令人祁灵不自主地想到，眼前这个山峰，就是天都峰，也正是万巧剑客盘踞之地，而这条毒索，只不过是天都峰上的人，给来者一个下马威而已。

祁灵警觉一生，心神自敛，立即功行全身，劲贯双臂，随时准备迎接不意而出的袭击。可是，祁灵如此全神贯注，如临大敌，而这山峰之前，除了那一条劈得稀烂的怪蛇，连一个飞鸟叫的声音都没有。寂静，无比的寂静，再抬头时，方才那个扬手挥臂的人，此刻也是踪迹俱杳，不知所终。

祁灵一经这条毒蛇的出现，便认定是天都峰上的人，已经开始挑战，迟疑之意，一扫而空，豪气倍生，精神顿奋，当时撇下这一条怪蛇不顾，昂然直向山峰走去。

行不数步，突然又听到路旁草内，传来吱吱嚓嚓的声音，祁灵刚一停下脚步，立即瞥见左边从草乱石之中，游行似箭，五条斑纹一如方才的毒蛇，鼓腮吐信，一齐向祁灵攻来。

祁灵豪然嗤笑一声说道：“如此野心勃勃的万巧剑客，只是一个驱蛇送死的人么。”

祁灵不愿多理会这些东西，一拂衣袖，一式轻功绝技“八步赶蟾”，脚

下微一跳动，疾起三丈八、九，宛如凌空御风，衣袂飘然，直向前面落去。

祁灵的心灵，暗自认为：就在这些寂静无声周围，一定藏着有万巧剑客的手下，所以特意展露了这一手美妙精绝的轻功，兼具了挑战、示威和震慑的用意，凌空一拔，高达三丈八、九，虽然不是祁灵的绝技，至少衡诸当前要，已是极难一见，如果周围藏有人等，目睹这一招“八步赶蟾”，至少对于那些不值得一顾的下三流手段，可以暂时藏拙了。

祁灵这种想法，未必说然就能如意。

就在一口真气将泄，悠然下落之际，忽然，从山径两旁，弹然飞起七、八条奇形怪状的毒蛇，一齐都向祁灵飞去。

毒蛇会飞？这是亘古未闻的奇事，不用说，这是有人力掷而出，这些奇形怪状的毒蛇，一经沾上身，无疑是令人煞费手脚，无比麻烦。

祁灵此时偏巧又是悠然下坠之际，而毒蛇周围飞来，高约十丈有余，那正好和祁灵下落的身形，迎个正着。祁灵倒是没有想到这一着，仓忙中无法提气行功，何况毒蛇从四面飞来，祁灵要想挥掌驱蛇，也颇为不易，当时只好一沉丹田之气，力打千斤坠，陨星下落，抢先一瞬，闪过飞来的怪蛇，直坠地上。

就在祁灵双脚微一沾地，刚缓一口气，忽然脚下一软，咕呼一声，仿佛是触动滚板之流的机关，脚下露出一个大地窖，祁灵一个没防备，身形逐落，下坠地窖之中，而且一阵鼻腥味，直冲头痛。祁灵这一惊非同小可，双掌下翻，几乎是尽全力向下双推一掌劈空掌力，同时缩肩蹬腿，就在这掌风一激，全力一蹬之下，硬生生地把业已下坠的身形，就在这掌风一激，全力一蹬之下，硬生生地把业已下坠的身形，反冲向上。

祁灵这时候不容有一丝怠慢，好不容易凭空遏止下降的身形，右手疾如闪电，三指一搭地窖边缘，这才藉一点之力，“嗖”地拔空而起，脱离了地窖。

但是，人刚一露出身形，周围嘶嘶之声不绝，何止七、八十条大小长短不一的毒蛇，一齐向祁灵攻到。

这一连串的蛇，使祁灵连喘一口气的功夫都没有，这都是由于刚一起步时的大意，一步之差，如今竟被逼得手忙脚乱，窘态毕露，最令人难堪，到如今，除了刚开始所看到的一个人之外，没有见到第二个人影。

这一下可真把祁灵气极横心：窜出地窖，右手尚未离开地窖边沿，左手立即带出七星紫虹桃花剑，就借着右手三指柱的边道，平身横旋，一式车轮大转，起紫芒如带，啸声顿作，随着这一旋之间，血肉横飞，腥风四起，七、八十条毒蛇，伤在剑锋之下大半。剩下来的，也都畏缩而坠落于山径两旁的乱石丛草之中。

祁灵这才一松右手，挺胸吸腹，回收双腿，落于地上。

这一回，祁灵可学到了乖，尽管双脚落地，但是，凝神提气，脚不落实，巧使登萍渡水，踏雪无痕的轻功，轻飘飘地站在那里。

然后，再用七星紫虹桃花剑向地上探实以后，才落实停身，朗声发话说道：“在下祁灵声程应约而来，黄山天都峰为何以此恶作剧、作为待客之道？”言犹来了，只听到路旁有人一阵嘿嘿冷笑，草丛暗处，露出一人。

这人一身黑衣，宽袍大袖，肩头露出一把剑柄，两臂缠着两条怪蛇，站在那里，望着祁灵冷嘿嘿地笑着，不作一声。

祁灵发时微一点头问道：“尊驾何人！黄山天都峰若是如此待客，在下

立即回程就走。”

祁灵本来已经是气得双睛冒火，恨不能立即手刃来人，以消方才那样阴害人之气。但是，这人未露身，先是一阵冷笑，使祁灵心里一振，闪电一转，暗自忖道：“我为何如此气愤难忍呢？此行的目的，既不在硬拼实斗，我何必破脸相对？”

这一个念头一转，才按下一口闷气，缓和着语气，如此问话。可是，对面那人却不因为祁灵如此问话，而稍有改变态度，当时冷冰冰地问道：“黄山天都峰迎宾待之道，就是如此。过不了我这一关蛇林蛇池，任凭何人，算不得天都峰的客人。”

祁灵俏皮地露出一丝微笑，问道：“如此说来，我算不算过了你这一关呢？能否算是天都峰的客人呢？”

那人倒是脸上笑容收敛，点点头道：“你倒是能够进到这一步仅有的一人。”

祁灵笑着说道：“如此说来，我已经是天都峰的客人，那就烦尊驾引导……”

那人牙怪笑了一声，说道：“我这一关你还没有过完算哪门子客人。”

这“客人”两字刚一出口，只见他右手一抖，呼地一下，缠在右臂上那条怪蛇，笔直如轮，顿时鼓腮吐信，直向祁灵攻来。

祁灵和这人相距也不过是一丈二、三之地，这条蛇一抖出手，竟有两丈多长，快如闪电，直袭祁灵面门。

祁灵一时没防到他这突然一着，急切中人向后一仰，让开迎面一攻，右手掉过七星紫虹桃花剑，随着后仰则旋的身形，向上一撩，独演一招“拨云见日”，疾削怪蛇七寸。

那人冷笑一声，右手微微一收，那条蛇竟然极其灵活地一缩蛇头，反扭一闪，顺着祁灵的剑势，张嘴就咬右手。

祁灵知道此时不下杀手，纠缠下去，身陷蛇林之中，情势于己不利。七星紫虹桃花剑回旋反掠，横劈蛇身，自己身形早已挺立而起，没等到那蛇再作进攻，软剑闪起紫芒，嗖、嗖两剑，连走两招凌厉攻势，削蛇头，劈蛇腰。

这两招呵成一气，既快且猛，右臂内力早贯剑梢，紫芒为之在盛，饶是那蛇如何灵活，也在这两招凌厉剑法之下，闪躲不及，触及剑锋，嚓的一声，两丈多长的毒蛇，只剩一丈七、八，一颗蛇头，早被七星紫虹桃花剑，削飞数尺。

祁灵知道此人断不会善罢于休，而自己所立的地方，又不知道何处是蛇池地窖，不敢轻易移动。

所以，决心来一个先下手为强，右手两招攻罢，左手早就从腰间掏出四、五枚金垦飞钹，暗藏手中。

当时一俟毒蛇断首落地，立即断喝一声：“在下要过关，怨不得下手过狠了。”

说着话，左手一扬，一点金垦，闪着光芒，直向那人左臂飞去。

祁灵早就留神注意，看到那条蛇头，正藏在那人左臂弯内，所以，金星飞钹出手，便直取左臂臂弯之处。

那人眼见右手毒蛇，业已身首异处，心里略一慌张，金星耀眼，飞钹又临身前，当时他一偏身，左手毒蛇又是一抖而出，就在这条蛇毒昂首伸腰，向前扑出的瞬间，祁灵左手又起，一连四点金星，挟着劲风四缕。旋转破空，

闪电而至。

那人知道自己稍迟一步，业已上当，那里还甯得他收回毒蛇，再出坏着？只听嘶嘶数声，金星飞铍宛如一顿乱刀，将那条蛇头，削得血肉横飞，切成稀烂。

前后不出三招，把那人仗以逞凶的两条毒蛇，葬在地上，使他感到惊宅、恐惧、愤怒兼而有之，当时站在那里，半晌说不上话来。

祁灵依然微笑地说道：“在下算过了这一关么？”

那人两眼凶光顿起，瞪住祁灵，祁灵也是目不转睛，含着微笑，看着那人。这一对视之下，那人慢慢地软弱下来，叹了一口气说道：“我这两条乌风铁背，普通刀剑休想动它分毫，想不到竟然都伤在你手里，我这一关算是你过了。”

祁灵微笑道：“如此就请尊驾引导入山了。”

那人忽又恨声说道：“你休要得意，天都峰步步都是死地，随时都是死机，天都峰从来没有客人，也从来不欢迎客人，你过我这一关，你未必过得了旁人的关卡。”

祁灵闻言心里暗暗一惊，暗自忖道：“如果这人说的真话，这天都峰确是危机重重。”

当时不动声色地问道：“这就奇怪了，黄山天都峰既然从不欢迎宾客，为何又邀约在下前来？”

那人一见祁灵如此一本正经地说着，似乎也透着一丝奇怪，接着问道：“你真是有人邀约前来的么？”

祁灵朗声应道：“自然！否则我千里迢迢，来到群山环抱的黄山天都峰，所为何来？”

那人沉吟了一会，问道：“你是何人邀约你前来。”

祁灵毫不思虑，脱口应道：“鲁姑娘！”

这“鲁姑娘”三字一出祁灵之口，那人不由地一惊，瞪大眼睛，说道：“你……你信口雌黄，小心黄山天都峰的人，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祁灵是何等精明的人，察颜观色，立即看出这位鲁姑娘在黄山天都峰，是位极不平凡的人等，而且极为厉害，他越发觉得自己这一条路是走对了，当时纵声哈哈大笑，朗声说道：“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天下还有人会千里迢迢跑到黄山，冒充应邀作客的么？漫说你黄山天都峰，不欢迎宾客，就是一般人家，也不能相容如此不请自来的不速之客，你说么？尊驾不必代我担心，请你转告鲁姑娘，就说祁灵特来赴约，以实践黄盖湖畔的诺言。”

那人一听祁灵如此侃侃道来，而且说出相约的地步，想必此事不假，当时神情立即一变，脸上露出一丝尴尬笑容，说道：“阁下不曾先说明，早知道是我们姑娘约来宾客，当不致以此蛇林蛇池相阻于外。”

祁灵微笑摆手，说道：“既是黄山天都峰接待客人的规矩如此，在下又何须例外。”

那人欲言还休地站在那里，不知道应该如何应话才是。祁灵知道这人对于鲁姑娘极为畏惧，方才说他两句，已经够他心惊肉跳的，所以也就不为己甚，微笑着说道：“如果尊驾这一关算是通过，就请引导在下，去拜见鲁姑娘如何？”

那人此时完全是前倨后恭，拱手说道：“用不着我引导，少时自有人来接引尊驾。”

说完话，便仰起头来，呜呜地叫了一声，这呜呜之声，回音极远，少时便听到一声其清脆，而又悠越嘹亮的铃声，音自右侧云封雾锁的山峰。

那人回头对祁灵说道：“此去一路不大好走，但是，姑娘已经派人前来接引，一切都是坦途，不过……”

说到此处，那人尴尬地笑了一下，说道：“一切尚望多予包涵了。”

说着一转身，又隐然不见，祁灵没有理会这人的说话，只朝那一块铃声出处，留神望去。

不一会，只云雾深处，人影连闪，两条白色人影，翩然有如惊鸿舞翅，白鹤飞翔，衣袂迎风飞舞，飘飘若仙，直向祁灵这边奔来。

片刻时间，这两条人影，已经身停式敛，站在祁灵当面，素衣云裳，托得极为秀美的脸庞，看年龄不过十六、七岁，还是稚气未脱的小姑娘。

祁灵一见两个人眼睛里微有诧异之色，便立即抱拳拱手说道：“小生祁灵，系在月前于黄盖肖畔，与鲁姑娘有一事相约，前来贵地，敢请两位姑娘代为回话，就说祁灵应约求见。”

这两个小姑娘对祁灵仔细打量一番之后，见他剑眉星目，面如冠玉，黄气勃勃，复又温文儒雅，早就把方才乍来时那一种惊诧之心，消失掉了，此时一听祁灵如此一说，两个人相对会心微微一笑，立即对祁灵笑着说道：“原来是祁相公，请随小婢前去，姑娘站在水莲村前相迎呢。”

说着便回身前行，走在前面引路。

这两个小姑娘想必是成心试验一下祁灵的功力，就在这一转身，起步之际，两人双双飘身而起，草上飞的陆地飞腾轻功，一经展开，起落之间，都在两丈左右。一起身，便将祁灵甩开三、四丈远。祁灵岂有不知道她们的用意？当时微微一笑，展开身形，紧随在两位姑娘身后，相隔看三、四丈远，一步一趋，直向右侧山，疾驰而去。

这两位白衣小姑娘所引导的道路，虽不是平坦康庄，却也有路可循，并无崎岖之感，更没有像方才那人所说的那样，步步都是死域，处处都是危机。

越是这样，祁灵心里反而激起无比的警觉。如果不是所传有误，这万巧剑客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能够将青山翠谷，布置成千重危机，万分险境，却能令人视之不见，听之无闻，此人分明已夺天地之造化，穷宇内之奥妙。

祁灵如此心神一分之际，脚下不由自主的一慢，忽然远处传来银铃样的嘻笑之声。抬头看时，原来走在前面引路的两位素衣小姑娘，已经在祁灵如此一分神的瞬间，越上一个突出的巨石，把祁灵甩开八九丈远，站在那里轻声嘻笑。

左边那位姑娘红着脸说道：“祁相公！请你在此稍候，我们去禀知姑娘，出来相迎。”

说罢，两人都像惊鸿一瞥，矫若飞燕，衣袂翻飞地直向这一块其大无比的巨石后面飘落疾奔而去。

深山得日较迟，而归阳却早，方才还是满山金黄，夕阳如火，转眼就是暮霭苍茫，疏星乍露。

祁灵站在这一个巨石上，向石后看去，地势急转直下，想不到在天都峰下，竟还有这样一块广阔平坦世外桃源。

这一块平坦的土地，形成一个深谷，一眼望去，方圆不过百余丈，就在正面不远，密种许多葱茏翠柏，若在白天，想必绿意极深，可是此刻但见阴影一片，看不见这许多翠柏丛中，又中如何一种境界。但是，从这些葱茏翠

柏之中，此刻亮起了几盏摇晃的灯火，时隐时现，或明或灭。

在这柏树后面，相隔太远，祁灵看不清楚，但是，盈耳俱是隐隐如雷的轰声，想必是垂帘瀑布，高倾入谷，要是白天，亲临其境，溅玉飞珠，匹炼倒悬，如万马之奔腾，若深谷之鸣琴，想必又是一番风趣。

巨石之下，以至那一丛翠柏之前，俱是波光潋滟，水色一片，虽在夜幕乍垂，星光初露之际，仍可以看出水中摇摆着不少绿荷红莲，虽然是疏疏落落，与倒映在水中的星光点点，相映成趣，奇景一绝。

祁灵这才知道“水莲村”三字的由来，夜色昏沉，未能一览全貌，但是，仅仅目光所及，已觉得这是一个极妙的仙境，这就是当初在黄盖湖畔，狠施无名毒梭、复又相约三月、面戴人皮面具的鲁姑娘的住处么？能住在这种水莲仙境的人，意境心情，应该超人一等，可是偏偏是万巧剑客的同伙，不论她是鲁半班的何人，她已经与这个如仙妙境，不相尽合。

祁灵就在这一阵惊奇与思虑之间，他得到一点似是而非的意念，他觉得黄山天都峰的一切，看来都不能以常理来衡量是非的。

这时候，眼前情景遂然一变，在那一丛苍苍的翠柏深处，忽然亮起两盏高挑红灯，缓缓向这边走过来，在高挑红灯之后，隐约看到有一条人影，一袭雪白长裙，随在灯后，慢慢而行。

祁灵深深一失手，说道：“黄盖湖畔，冒昧一约，今日特来踵前拜候只是……”

祁灵正要说出其所以突然提早而来，请鲁姑娘幸勿介意，鲁姑娘忽然挥手说道：“我必须以昔日相约之面容，相迎阁下，既经见面，理应还我朴真，以免有嫌相欺不敬。”

说着话，伸手向脸上一抹，满头青丝，也随之柔然下落，顿时长发披肩，乌云黑缎，已经现出仪态万千，等到鲁姑娘手一放，祁灵在灯光下一看，惊怔住了，站在那里，半晌没有说出话来。

就在鲁姑娘举后一抹的瞬间，在两边强烈的灯光下，在两盏高挑红灯的照明下，站着一位绝色的美人。

太美了！美得令人不敢逼视，令人忘记这大千世界，还有其他的事物存在。

一头乌黑发亮的长头发，柔软似湖面波纹样的，散披在肩上，银杏般的脸，像白玉似的泛着白色润泽，如果用吹弹得破来形容，那真是入木三分，毫不过甚其词。窄而修长的两道眉，一双令人不敢逼视，乃至透人心腑的大眼睛，亮晶晶的象三秋九月深山寒潭，如此清澈到底，微挺的鼻子，嘴角微微下垂，若把鲁姑娘脸上五官，分别放在别人脸上，那不过只是美而已，如今一齐生长在她的脸上，又是配得如此适当与均匀，那已经不是用“美”之一词，可以概括，而必须用绝色二字。

在黄盖湖畔，祁灵的七星紫虹桃花剑，余锋所及，挑破了鲁姑娘的人皮面具，他就发觉了鲁姑娘是一位貌美的姑娘，然而他断没有想到，竟是这样一位人间的绝色，世上无双的姑娘。

祁灵不是那种不知礼数、轻狂好色的登徒子，但是，绝色突然当前，也禁不住引起心醉神驰。他没有一点任何非分逾礼之想，但是

爱美亦人性之本也，祁灵也为之呆住了，甚至于祁灵在暗自后悔：“如若当初在黄盖湖畔，七星紫虹桃花剑一个不慎，以丝毫之差，伤及姑娘脸上肌肤，那岂不是暴殄天和，煮鹤焚琴的事么？”

祁灵如此呆呆地站在那里，分神驰想，鲁姑娘止不住微微一笑，轻吐鹂音，说道：“祁相公远道而来，是为嘉宾，鲁颖特来迎候。”

这几句话，特别是在这晚上，真是好像是深潭投石珠玉其落，悦耳已极，祁灵当时为之心神一震，他也发觉到自己的失态，赶紧一敛心神，垂目拱手说道：“多谢鲁姑娘不以小生鲁莽相视，亲自远迎，至衷感激。”

说了这几句客气话以后，祁灵已经一再沉敛心神，定静如常，当即接着向鲁姑娘抱拳说道：“小生虽然将约期提前些时日，不无冒昧之嫌，但此行来意，与订约之初，别无二致，鲁姑娘请你示知场所，趁着深夜人静之前，斗个千余招，尚可及时分个高下。”

鲁姑娘将一双明澈朗朗如星样的大眼，朝祁灵身上打量一遍之后，微微地笑道：“祁相公神清气爽，内蕴光华，如果鲁颖上言之不谬，祁相公已经是三花将盖顶，五菊渐朝元，不仅毫无中毒模样，而且内力修为，较之上次又不知精进几许，真是可喜可贺。”

祁灵暗暗吃惊，觉得这位鲁姑娘真是目光如电，明察秋毫，竟能在一瞥之下，把自己的情形，说得分毫不差。

鲁颖姑娘接着说道：“黄山天都峰的无名毒梭，除了本门解药，只有千年灵芝玉液，万年三叶芝始可以解毒，祁相公福泽无边，获此灵物，怪不得黄山之行，乍见面对，便如此昂然自恃，力求硬拼千招，以雪前恨，是么？”

祁灵没想到鲁颖姑娘会如此一说，反而显得祁灵心肠狭窄，度量不够宽宏，当时脸上微微一红，说道：“当初黄盖湖畔，小生即曾预言，要以无毒之身，前来黄山赴约，如今也不过是未落意外而已。鲁姑娘……”

鲁颖莞尔一笑：说道：“祁相公远来，若不稍歇，便力拼高下，你虽不以为意，而外人闻言，鲁颖难免有趁隙之嫌，水莲村从不接待外客，鲁颖今日当以扫径待客之诚，相迎祁相公你这位千里寻来火拼高下的对手如何？”

说罢微微一闪身，让开道路，前齿微露，美态顿生，那两位小婢，早就闪身转过前面，高挑着纱灯，准备引路。

祁灵一见鲁颖言出真诚，而且自己也确是诚心前来，利用她这点关系，探听虚实。当时便拱手示谢，不再辞让。大踏步上前，随着两个白衣婢，正准备迈步，鲁颖忽然又出声说道：“黄山天都峰，禁制遍设，而且都是巧夺天工，水莲村隶属黄山，自然不能免俗。水塘汊埂到处，错综复杂，祁相公既是夜间至此，宜应多加留神。”

说着话，挥手向二婢说道：“撤去灯光。”

祁灵一时解不开鲁颖姑娘说话的用意，明明是说水塘汊埂，错综复杂，又为何要撤去灯光，难道有心考验目力么？

祁灵是满心疑窦，只见两个白衣小婢，各自左右一分，高挑红纱灯，一晃而灭，紧接着两旁紧射而照的灯光，也在这一瞬间，逐归熄灭，本是一片光明，遽然间变得漆黑一片，尤其经过一番灯光照明之后，这一灭之间，越发的看不清东西，辨不明白方向。

祁灵当时把刚入黄山的警觉，顿时恢复，立即功行全身，潜神一志，准备在这一段目力失灵的时候，全仗着耳朵的听闻，以防万一。

正是祁灵行功劲达之际，身后响起鲁颖的声音，仿佛就是紧俟在身后，轻声鹂语，入耳动听。祁灵心神赶紧一敛，只听得鲁颖说道：“二婢所引导之路径，均系日常惯行者所走的路张，祁相公乍来，又值夜间，自然不能与

熟悉者相比，如有闪失，这千招的拼斗，岂不是欲寻对手而不得其人了么？所以，鲁颖要请祁相公走另一条别径。你看！”

祁灵感觉到有一阵幽兰之香，从耳畔向前指去，顺着方向朝前看去，只见一片漆黑之中，有几十点微弱黯淡的萤光，曲折迂迴地分布在水塘之上，直通于对面翠柏丛中。

鲁颖此刻走上前一步，和祁灵站个并肩而立，指点着那些微弱的萤光，含着笑意说道：“每一根火萤光椿，相距约在三丈左右，起落之间，落足停身，相信对于祁相公而言，不是难事。”

祁灵闻言回过头来，对鲁颖姑娘望了一眼，鲁姑娘立即微微一笑，接着说道：“鲁颖若以三丈距离落足停身之事，来难于祁相公，岂不是貽笑大方之家么？既不能获信于祁相公，鲁颖愿作前导。”

说罢人在暗中一闪，衣袖飘动，悠然向前落去，霎时间只见首一个萤火略一暗灭，复又明亮如前，紧接着一个一个暗下去，亮起来。

祁灵当时也毫不迟疑，腾身上拔，照准第一个萤火落去，人在落足之先，低头留神看下去，原来是一根石椿柱，钉在水塘之中，石上不知道涂了什么东西，在黑夜之间，反映生光。

祁灵从岩石上飘身下落，停在第一根石椿之后，他没有立即腾身再起，充足眼神，朝四周看去。但见十数丈之内，俱是水塘，除了疏落的绿荷红莲之外，那里有一个汉埂穿插其间？显然与鲁颖方才所说的“汉埂到处，错综复杂”这八个字，不尽相符。

祁灵想不出要领，只暗自惴惴不安，觉得天都峰上的一切，不仅不可以一般常情来衡量，更不可以一般等闲视之。但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祁灵在倍增警觉之余，更平添无限豪气，脚下一使劲，不再稍停，一路照准那些火萤光石椿，巧展蜻蜓三点水，微沾即起，乍落复行，不消片刻时间，眼前萤光石椿消失，水塘踪影俱无，只有苍林翠柏，拦住去路。

白衣二婢，不知何时又赶到前面，站在柏树丛林之前，侍立迎接，此时树林之中，灯光俱起，光亮一片。祁灵随在二婢身后，穿林而入，但觉清香盈鼻，醉人心脾，既入林深许久，才发现这葱茏翠柏之中，有着好几幢极其精致的房屋。

白衣小婢将祁灵引到一间灯火辉煌的屋前，鲁颖姑娘已经迎出屋外。

屋内壁灯数盏，木椅数张，清茶两杯，香炉一座，除此之外，便是清烟袅袅，幽香满室，这间房屋所给予祁灵的印象，是宁静、简朴、安祥与和平。

宾主落座之后，祁灵拱手说道：“祁灵此次前来赴约，一则告慰姑娘，毋庸再借解药；再则要以千招之数，领教姑娘黄山绝艺，何承姑娘如此盛意款待，视为宾客，祁灵受宠若惊，谨此先行致谢。”

鲁颖姑娘闻言微微一笑，宛如蔷薇初放，百合盛开，圣洁端庄，而又甜美无比，祁灵当时不禁心里咚地一跳，赶紧收住眼神，不敢对视。

鲁颖一笑之后，轻轻地说道：“祁相公果然是为这两件事，来到黄山的么？”

祁灵心里为之大惊，闪电一转，暗自忖道：“难道我在言词之间，有了破绽么？”

当时依然神色不变地，应声说道：“黄山天都峰除去与鲁姑娘千招之约，尚有何人与祁灵有一面之交？”

鲁颖点点螭首，含着微笑，说道：“祁相公说得极是，黄山天都峰，亦

无友人，不是路人，就是仇敌，祁相公此来，除了与鲁颖有千招之约，自然不会再有他人。但是……”

鲁颖姑娘说到此地，两道眼神瞪住祁灵，接着说道：“鲁颖与祁相公订约日期，尚有月余，祁相公提早而来……”

祁灵抢着说道：“鲁姑娘是相疑于小生，抑或是怪罪于小生未曾遵期前来？果如是，祁灵就此告罪，并就向鲁姑娘告辞，且待月后，再踵黄山，履践前约。”

说罢立即一躬落地，长身即起，便要向门外走去。

鲁颖对于祁灵的遽然离去，毫不以为意，只是轻轻地笑道：“祁相公既然专程前来，又何必如此匆匆而去？”

祁灵本已走到门口，闻言回身，向鲁颖说道：“不能取得主人信任，祁灵便无颜坐立此间。”

鲁颖姑娘依然微笑说道：“易地而处，相信祁相公也会有此一问。”

说着话，站起身来脸上颜色一正，笑容遽收，面向祁灵狠心说道：“祁兄能容鲁颖略进一言否？”

由“祁相公”一变而为“祁兄”，听在祁灵耳朵里，为之一震。而且，鲁颖脸色更重，想必更有重要言语相告，当时祁灵也转过身来，走上前两步，拱手说道：“姑娘有何言教，祁灵自尖铄耳敬聆。”

鲁颖举手示意，让祁灵重又回到座位上，这才缓缓地說道：“方才鲁颖已经说过，黄山天都峰自十数年以来，几乎是遗世独立，与人隔绝，所以天都峰向无宾客临门，亦无友人来往。鲁颖邀约祁兄来以天都峰，不仅触犯泄露地址之禁令，尤其邀约外人来此，更是断不允许。”

鲁颖一口气说到此地，缓缓地低垂螭首，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然后抬起头来，神情黯淡，眼有泪光。接着又说道：“其实欲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家兄所作所为，纵然今日无人知道，也会泄露于他日，而且我敢断言，一定会在他一切准备完善之前，而开武林早已通知。所以，我才胆取决定邀请祁兄前来……”

祁灵抢着说道：“令兄莫非就是万巧剑客鲁半班么？”

鲁颖点点头：说道：“祁兄对于一目大师五块玉环的事，都已经知道，对于黄山天都峰应该知道得不少。黄山所竭力防范之事，又有何用？还不是照样有人知道么？因此，才触动我邀约祁兄来此之意。但是，祁兄以神州丐道之门人身份，不能以真诚对人，鲁颖何敢再有所言？祁兄以为然否？”

祁灵闻言悚然，正色说道：“鲁姑娘既以胆相照，祁灵自不敢以谎言相欺，此次远来黄山，以应姑娘之约，确是事实。但是，顺道前来探听一人。”

鲁颖闻言一惊，连忙说道：“黄山天都峰任何人对外均毫无牵连，祁兄前来探听者，其人为谁？”

祁灵说道：“正如姑娘方才所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黄山天都峰虽然向来以杀人灭口，以防外泄，更无论与外界略有牵连。但是，那又有何用？在下与姑娘，不也是在这种情形限制之下，订约千招么？”

鲁颖法时脸上微微一红，摇摇头说道：“我是例外，那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祁灵微微一笑接着说道：“姑娘能够例外，旁人又何尝不能例外？”

鲁颖却认真地说道：“祁兄此话，听来不无道理。但是，以我居住黄山十余年，生长于斯，所了解的情形而言，这种例外，除我之外，不作第二人

想。其一，如今黄山，芸芸众生，除了我忧心忡忡，焦虑来日，有谁会作杞人之忧？我不相信黄山还有第二处水莲村，还有第二个鲁颖，能有如此大胆，敢冒凌迟之罪，私下结识外人。”

祁灵收起笑容，也认真地说道：“鲁姑娘！玲珑心窍，体察入微。但是，姑娘可曾想到，黄山派出之人，虽然不敢私自结交外人，能否防止外人暗中探得虚实，明察身分，而进入追查呢？”

鲁颖轻轻地“啊”了一声，摇头叹道：“果然是有人不慎多言，而让祁兄知道了底细，而追到黄山么？”

祁灵点点头。

鲁颖长叹一声说道：“祁兄神州丐道门人，你说此话无法令人不信。但是，黄山向来不放单行，一语外泄，同行之人立即毫不留情下手灭口，所以我又难以尽信，祁兄！你说此人是谁？”

祁灵深有工戒意地说道：“他是鲁沂。”

鲁颖闻言禁不住星眼圆睁，花容变色，望着祁灵半晌，复又颓然叹道：“如何！我就料到，终有一日，在家兄所谋未曾如愿以偿之前，便会引起武林群起而攻而毁之一旦。果然如今不出所料，而泄露秘密的，竟是他亲生之子。”

祁灵一听说鲁沂是万巧剑客鲁半班的儿子，心里为之一动，立即想到另一个问题，连忙抢着问道：“鲁沂既是令兄之子，这泄露秘密之事，一旦发觉，能否幸免这凌迟之罪？”

鲁颖摇头回答道：“其他的禁令，尚可宽容，唯独这一项，任何人不能丝毫列外。”

祁灵抢着问道：“如果带一个人来到黄山呢？”

鲁颖毫不思索地说道：“同行之人，也立即处死。”

祁灵望着鲁颖姑娘，缓缓地问道：“譬如祁灵今日应邀前来天都峰，又当如何处置？”

鲁颖忽然微微一笑说道：“你不是来到天都峰，而是来到天都峰的水莲村，虽然此地也是禁地，虽然我也要受制于禁令，但是，我有理由……”

祁灵抢着说道：“你的理由可以抵消令兄禁令的尊严么？”

鲁颖微笑道：“当然！否则我岂不是请君入瓮，有意害人害己么？”

祁灵点点头，紧跟着问道：“姑娘这一套理由，力能抵制令兄禁令的尊严，不知可否用于旁人？”

鲁颖说道：“不仅不能用于旁人，连我自己下次都不能用。”

祁灵觉得颇有意思，不禁笑着问道：“祁灵可否有幸一闻鲁姑娘这一套威力无边，而又下不为例的理由？”

鲁颖叹了一口气说道：“我这套理由，多少也含着冒险之意。但是，我自自用心，虽死而无怨。”

祁灵一再听到鲁颖说是“自有用心”，不知她这个“用心”，是针对什么而言。而且听她所言，虽然鲁颖有一套理由，足以抵制天都峰的禁令，但是还是含有冒险的意味。祁灵自然会知道，在黄山天都峰所说的“冒险”，那是足以粉身碎骨，甚至其惨无比的。鲁颖为什么甘愿冒着这份危险，来存有这份用心？这是值得人注意的一件事。

祁灵准备向鲁颖询问的时候，忽然，就在这间屋里，响起一声极其清脆的铃声。

这一声铃声，响得大突然，不由地使祁灵为之暗暗一惊。留神看时，原来在屋的一角，装了一个小小的银铃，想必是外面有人牵动，才发现了声音。

祁灵自从进入黄山天峰之时起，便处处留心，时时注意。这一声突如其来的铃声，自然立即引起心里警觉。回头再看鲁颖，如花的娇艳，此刻泛起了一丝苍白之意，只见她缓缓地站起身来，面向外轻声叱道：“有事进来快说。”

说着话，只见外面进来一位白衣小婢，垂手回话说道：“山上传来讯号。”

鲁颖突然脸上严霜满布，冷然说道：“你忘了我们水莲村的规矩么？”

那白衣小婢惶然说道：“婢子知道！但是，山上接连两次传来紧急的讯号，婢子不能置之不理，特来回姑娘的话。因为……”

鲁颖嗯了一声，止住那白衣小婢的说话，接着又冷冷地问：“讯号说些什么？”

白衣小婢赶紧上前一步，鲁颖却一挥手说道：“你尽管说。”

祁灵一见当时情形，知道那白衣小婢，是碍于他在旁边，不便说出。当时便站起身来说道：“鲁姑娘！可容祁灵暂时告退么？”

鲁颖忽又绽颜微微一笑，摇头说道：“鬼丫头不知究理，故作神秘，其实祁兄不但不用回避，而且此事与祁兄有关。”

祁灵“哦”了一声，恍然大悟，想必是因为自己身入黄山，已经被万巧剑客鲁半班知晓，方才的讯号，已经查问下来。

鲁颖接着说道：“此事是在我意料之中，不过想不到如此之快。祁兄不必惶然，我自有应对之策。”

当时鲁颖又回头去，对那位白衣小婢说道：“是谁走漏了消息？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们，到了时间，我自然会以讯号通知山上的么？”

白衣小婢满脸惶然之色，连忙应道：“想必是把守蛇林蛇池的那个……”

鲁颖冷冷地哼了一声，自言自语地说道：“好大的胆量，敢作我的奸细。”

说着一挥手向白衣小婢说道：“用讯号回答山上，按方才我所交代的话，回答上面。”

那白衣小婢如逢大赦一样，匆匆应是，急急而去。祁灵冷眼看在一旁，觉得这位鲁姑娘容貌是人间少有，绝世之颜。但是，其御下之严，也是极为少见，难道生长在天都峰上的人，都有一份冷酷的性情么？”

祁灵默默地站在一旁，看着鲁颖如何处理这件事。

鲁颖挥退了白衣小婢，半晌没有说话，仿佛凝神在听一件事情，如此沉默一会，这才向祁灵说道：“祁兄想必已经知道，方才小婢前来回话的意思了。”

祁灵点点头说道：“自然是令兄追查起我的来历了，要不然就是追究你触犯禁令的原因。”

鲁颖微笑点头说道：“家兄不但要追究我触犯禁令的原因，更要我拘捕你，一同前去听候发落。”

祁灵闻言一震，自然而然地退后一步，望着鲁颖，忽而又笑道：“鲁姑娘是否要遵守令兄这个命令呢？”

鲁姑娘盈盈地上前一步，微笑说道：“祁兄！如果换过你，此时应该怎么处置才是？”

祁灵闻言，豪气大盛，霍然朗声大笑说道：“如果姑娘邀约祁灵到此，

只是为了骗我入计，希望予以灭口，自然应该下手设法擒住祁灵，到令兄处请功。”

鲁颖毫不以祁灵这种言词而微有介意，倒是认真地点点头说道：“祁灵说得不错，到目前为止，能知道黄山天都峰的人，除去你尚找不出第二位，至少我所了解的情形，确是如此。如果能捉住祁兄，天都峰的秘密，至少目前泄露不出去。”

祁灵昂然笑道：“如此鲁姑娘还不下手，等待什么？祁灵只身到此，纵有万夫之勇，也敌不过天都峰人多。”

祁灵自然不会如此束手被擒，但是，祁灵这份豪气，鲁颖为之暗暗点头。但是，她站在那里，丝毫未动，只是一双晶莹大眼，望着祁灵，嘴角含着微笑意，一时没有作任何答话。

祁灵更进一步地冷讽着说道：“鲁姑娘！你还不动手，难道是要等祁灵自行捆绑，随你上山么？”

鲁颖这才一收笑，正色向祁灵说道：“祁灵兄！你是否已经知道，在方才那一瞬间，我已经命手下小婢用讯号回答了山上么？”

祁灵摸不透鲁姑娘突然说这句话的意思，他本想再说一句：“你通知山上说是来人已经困在此间，只须举手之劳，便可以手到功成，是么？”但是，他看到鲁颖正起脸色讲话，突然令人有一份严肃而又圣洁纯真的感觉，他便不由自主地，把这句话，咽了回去，当时只木然地摇摇头。

鲁颖接着说道：“祁灵兄！你怎么不猜测我发出讯号的内容，是擒住了你，或者是困住了你呢？”

祁灵越发摸不清楚鲁姑娘究竟是何用意，不由地稍有尴尬地依然是摇摇头。

鲁颖接着说道：“既然祁兄不愿意轻予猜测，是否愿意知道鲁颖方才发所讯号内容呢？”

饶是祁灵如何机灵聪颖，也不知道鲁姑娘这一连串的问题则何存心？祁灵不敢妄自猜测，是对他有利。但是，如果鲁颖对他要予以加害或擒拿，为何迟迟不动手，而且一直也没有动手的模样呢。

揣不透，就是一个谜，而这个谜自然是祁灵所愿意揭穿的。当时便向鲁颖点点头，说道：“鲁姑娘如果愿意将这讯号的内容，说与祁灵一听，祁灵自当洗耳恭聆。”

祁灵如此一说，鲁颖不觉又绽开笑容，微微一笑。鲁颖的笑容，那真是如花之初放，美之至极祁灵这次正是面对着姑娘，而且两眼又注视着姑娘，如此一笑之下，祁灵不禁心神一震，脸上也不禁无由地为之一红。

鲁颖便含着微笑的余容，留在嘴角，轻轻地说道：“我在讯号中说：生平少见之敌手，约来比武千招，不出水莲村，不上天都峰，请兄遵守诺言。”

祁灵意外地“哦”了一声，接着问道：“鲁姑娘！你是拒绝了令兄的命令？那，令兄对你的诺言是什么？”

鲁颖说道：“不干涉水莲村内之事，只要不涉及天都峰的秘密。”

祁灵不禁问道：“如此说来，鲁姑娘确是为了千招之约了，祁灵方才以小人之心……”

鲁颖摇头说道：“那是不相干的，如果当时换作是我，也会如此想法。不过，除了千招之约，主要的我还自有用心。”

这是祁灵第三次听到鲁颖说到“自有用心”，对于这四个字，祁灵真是

纳闷万分。祁灵是一个正人君子，谦恭厚道，绝不会以一种邪僻的心情，来任意揣测这四个字，所以，面对着鲁颖这样一位天仙化人的姑娘，任何一些邪僻念头，也无由而起。当时祁灵毫不思虑地脱口问道：“鲁姑娘！究竟有何用心，祁灵不揣冒昧，可否请问一声？”

鲁颖点头说道：“此事与祁兄有关，如何不能相告？不过，目前之势，我们仍旧先要履行过千招之约，才能谈及其他。”

祁灵刚一愕然，鲁颖接着说道：“祁兄忘了我方才命小婢回答山上讯号内容么？”

祁灵这才为之恍然，脸上一露笑容，刚要说话，鲁颖又拦住他说道：“祁兄想必对鲁颖所以要先作千招较量，已有所了解，但是，相信祁兄尚未了解全情。祁兄你既然知道家兄名号，你是否知道万巧剑客鲁半班的来由么？”

祁灵觉得鲁颖姑娘今天晚上说话，在没有说明底蕴以前，每每都是莫测高，令人费解，就如同此刻突然间祁灵是否知道，万巧剑客鲁半班的名号来由，令人惑然不解。

祁灵摇摇头，说道：“不瞒鲁姑娘！对于令兄之名，也是不久以前偶然听到，以后历次遭遇黄山天都峰的手下人等，才拼凑起这些事实，推论出令兄的企图。至于令兄名号来由，祁灵毫无所知。”

鲁颖婉然一笑，柔柔地说道：“祁灵兄真厚道人也，对于我毫无猜忌之心，心中之话，和盘托出，令人感动。”

鲁颖如此一说明，祁灵倒不禁为之脸上一红，他自己也在奇怪，为什么自己会如此口没遮拦地，对鲁颖说了这些应该保守一点的话呢？

祁灵有些茫然，可是，鲁颖却又支吾开，说道：“家兄不仅一身武功，兼得各家之长，在当前武林，能与之相敌者，尚属可数几人，除非激动公愤，联手对付，要以个人之功力，击败家兄手中一剑，颇不是易事。”

祁灵轻轻地“啊”了一声。

鲁颖接着说道：“所以他号称剑客，但是他更精医道，尤其擅长精巧手艺，心窍玲珑，自觉为比美鲁班，而独步当今。”

祁灵这才明白“万巧剑客鲁半班”的来由，但是，鲁颖她要在此时此地说明这个名号的来由，是为了何事？难道这与实现千招之约，有何至要的关键么？

祁灵脸上有不解这色，鲁颖自然会看得出，当时伸手朝门外了指，说道：“祁兄！你从这屋内朝外看去。”

十七

在天都峰水莲村，翠柏丛中，荷塘畔的净室茅庐之中，鲁颖姑娘三复斯言，说出她邀约祁灵是别有用心。这“别有用心”所指为何？鲁颖虽然当时没有说出，但是在祁灵的心里，仿佛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他感到鲁颖姑娘既然如此约他前来，想必恶意不多。

这一瞬间的感觉上改变，祁灵似乎也说不上来有何理由，事实上，往往有许多心灵上的感受，不是一般道理所能论知的。

所以，当鲁颖隔窗遥指之际，祁灵消除了一切防范的心情，站在鲁颖身侧，朝上望去。这间净室的窗片，正是盘竹缕花，别饶风味。隔窗看去但见窗外仍旧是蒙蒙一片，难辨西东。他不知道鲁颖要他看的是什么？

正是祁灵微有不解之际，鲁颖微微回视，含笑说道：“家兄一身巧艺，誉如巧夺天工，当不为过。水莲村虽然看不见天都峰上的一切，但是，天都峰对于水莲村内若干动静，虽不能称之为若指掌，却也历历在目。”

祁灵闻言大骇，不觉说道：“武林之中，但闻练有天耳通的神功。数十丈之内，蚊蚋之声可辨。这还只是耳间未曾实见，是否有此一说，尚在未可尽信之间。难道令兄竟练就比天耳通更为精奥的神功，能够相隔数里，而暗中神特么？”

鲁颖微微一笑轻盈走上前去，随手施下窗帘，掩住室内灯光，不会外泄。然后摇头笑道：“数里这外，暗中视物，非视仙莫能如此，家兄岂能有如此能耐？其中巧妙，容再详叙，此刻时间仓促，不容多谈，不过我可以告诉祁兄此时此地，我们不仅无慎于家兄的窥视，更他能亲眼所睹。”

祁灵听到鲁颖说道：“千招未必，但是，力斗数百招，便可尽释所疑。然后祁兄且在水莲村安居数日，鲁颖自白用心。”

祁灵严谨地点头说道：“鲁姑娘用心良苦，必有极重大之事，相告于祁灵。萍水相逢，何承姑娘如此开诚相视，祁灵至为感佩。正如姑娘所言，时不我与，不容延宕，以免生变。祁灵就此与鲁姑娘，各自长剑在手，虚应故事，然后祁灵再洗耳恭听。”

鲁颖摇头说道：“挥剑举手之间，断不可虚应故事，家兄机智过人，真假岂有分不止之理。如此反而弄巧成拙，画虎不成。祁灵兄尽管使出掌剑真实功夫，鲁颖但求力保，支撑下来，料无妨碍，祁兄毋须在这上面担心。”

祁灵闻言脸上不觉微微一红，顿使他想起黄盖湖畔的往事，自己曾以一着机先之失，几乎被鲁颖姑娘逼落湖底，一时只好搭讪着说道：“令兄如果坚持不信，亲来水莲村察问又当如何？”

鲁颖抢着说道：“我们兄妹之间，有这项口头之约，他不来水莲村，至少在这一次。”

鲁颖说完话，脸上无由无故地泛起一阵红霞，螭首不觉微微低垂，顿有娇羞不胜之状。但是顷刻间，又恢复了原状，抬起头来，两只晶莹大眼，此刻竟又闪着泪光，若有无限悲愤之意，委婉地说道：“鲁颖不顾一切忌讳，争取得家兄这项协定，又不顾一切后果，邀约祁兄前来天都峰。用心之苦，无法畅言，且等稍后再谈。祁兄请。”

祁灵对于鲁颖如此情绪变化无常，忽而娇羞无限，忽而泪跟盈眶，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当时他竟不禁联想起住在北岳的须少蓝姑娘，和此刻不知是否业已抵达黄山的丛慕白姑娘，难道这位鲁颖姑娘与万巧剑客鲁半

班之间，也有一段难言的隐痛么？难道鲁颖与鲁半班之间，兄妹关系容有置疑之处么？

刚一走出净室，鲁颖用手向右一指，说道：“此处林木边缘，视界辽阔，若要人家看到我们动手过招，自然要选一处令人易于看到之地。”

说到此地，鲁颖高叱一声：“掌灯！”

叱声未了，顿时数十盏高挑纱灯，同时亮起，围成一个圆圈，空出一块约莫有十丈方圆的地方，这想必就是鲁颖所谓“容易让别人看到的地方。”

祁灵毫不迟疑地，飘然拧身一掠，从许多高挑纱灯之间，穿身而过，落在当中，顺手亮出七星紫虹桃花剑，气停山岳，抱元守一，等待着鲁颖的进场，便要展开一场似真似假，非真非假的拼斗。

武林之中，尽管许多对掌过招，毫无一点恩怨掺杂其间，甚至纯粹为了印证武学，但是，颜面攸关，当仁不让，谁也不肯轻易输上一招半式，所以，祁灵这次与鲁颖的辟场比划，虽然双方都已言明当面，只是为了掩饰天都峰上万巧剑客鲁半班的耳目，实地里，祁灵却是全神贯注。小心翼翼地面对这场似真似假的拼斗。虽然祁灵并不是要存心找回黄盖湖畔的面子，至少，他是准备全心全力地来领教这位万巧剑客鲁半班之妹，究竟真才实学如何。这未必不是探听虚实的一种方式。

就在祁灵横挑桃花剑，亮开门户的时候，鲁颖飘然跟进这数十盏高挑纱灯的圈内，左手倒背着铁剑，右手突然向下延伸，虚空一按地面，只见她右手一按即起之际，周围的纱灯“呼”地一阵，分从四周向中间聚集而来。

祁灵心神不禁为之微微一分，七星紫虹桃花剑一交左手右手横掌内圈，正待翻掌而起，挥出一掌劈空劲道。正是他工功待发未发，心微有勃然之意之时，四周高挑纱灯，业已停止不动，依然竖立在四周，只不过是原来十丈方圆之场地，如今围成三丈不到，缩小了一倍有余。

在三丈方圆的周围，高挂着数十盏纱灯，光亮倍增，直同白昼。

鲁颖收回右掌，望着祁灵，面带微笑说道：“祁灵兄请勿以鲁颖故意卖弄，而有所见责，若要表现逼真，必须处处以天都峰一贯行径相对，方可减人疑窦。天都峰虽然从不与外人交往，但是平素自诩称绝武林，独步当今的，便是这些巧夺天工的技巧设置。祁兄是一外来人，炫耀这些技巧、设置，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所以，我若不卖弄炫耀，便要启人疑室。”

祁灵缓缓放下右手，不自觉地地点头说道：“鲁姑娘心细如发，顾虑周全，令人好生敬佩。祁灵斗胆请问姑娘，水莲村这些技巧设置，都是令兄的杰作么？”

鲁颖含笑说道：“水莲村这点粗陋设置，算得了什么？也不过是家兄略加指点，手下人所仿造的而已。比天都峰那种步步都是危机，时时都成死域的情形，水莲村只能算是小巫之见大巫，不值得一提。”

祁灵皱着眉头问道：“如此说来天都峰上的众人，如何行走其间？”

鲁颖忽然说道：“你我如此柱剑相对而谈，哪象是订约千招互拼之人？我知道你要问的问题太多，此时我却无法一一回答。”

说着话左腕霍然一翻，铁剑一交右手，随势就荡开剑式，展开身形，口中并且说道：“祁兄留神。”

鲁颖刚一荡开剑式，左手剑廖一领眼神，右手铁剑，振腕抖花，顿时剑影重重，似刺还削，一招极其正宗的剑法“闻指落花”，展身、攻招、恍神、探意，无一不是中规中矩，极具威力地疾攻祁灵前胸“七坎”以下各大穴。

祁灵自然不敢怠慢，吸气缩胸，脚下流水行云，不着痕迹地悠然闪身，避招卸势，而且间不容缓地贴身抢进，左手七星紫虹桃花剑稳抱不动，右手巧施大力指法，两指如钳，径夹姑娘剑身。

祁灵心里多少还是畏惧姑娘剑之上，那些难以防范的无名毒梭，所以上手一招，便出手想要力取铁剑，而且祁灵还暗藏了一着绝计，趁着右手指取剑之际，左手桃花剑回肘袭入。即使右手钳不到铁剑，左手的七星紫虹桃花剑，也要削个正着。

祁灵如此深谋取剑的用心，显然是出乎鲁姑娘意料之外。长剑上手一招递式已，一时招老无功，不易在千钧一发之际，闪电收回，眼见得这柄铁剑，不是沾在祁灵右手，落个互拼真力夺剑；便是挨上七星紫虹桃花剑，落个应声而断。

鲁姑娘一身功力原不在祁灵之下，只是心存大意，才招致如此窘境。但是她毕竟是使剑高手，岂能如此上手一招，便再蹈黄盖湖畔的覆辙？

就在这瞬即逝的时机，鲁颖的右手铁剑原式不收，手腕一使险劲，铁剑宛如脱弩之矢，冲天直起，径自脱离了祁灵左剑右指的范围。鲁颖人却一滑而起，折身一式“海浪掏沙”，美妙无比地，只见她白裳微起，人从祁灵身旁，一掠而过，迎着那柄冲天而起，复又陨星坠地的铁剑落个正着。

鲁颖一把接住铁剑，没有旋回身形铁剑反身下撩下探，轻灵已极地以攻为守，化过祁灵攻来的两剑。立即娇躯微转，口中娇叱道：“三丈方圆，活动不大，挥剑游斗，不易看出真假。”

祁灵一怔，但是他毕竟是机灵之人，虽然一瞬之间，没有会意出鲁颖的用意，可是手中的七星紫虹桃花剑却已经一变剑式，左右插花，上削下扎，剑幕重重，招招不实，看得人眼花缭乱，实际上没有一招是真正递到部位，也没有一招是递到两成劲道。

鲁颖人在对面，一支铁剑更是使得剑花朵朵，剑啸连连，但是，她也和祁灵一样，没有一招是招满送到。

鲁颖一面把手中铁剑使得的丽缤纷，一面口中赞道：“祁灵兄！你果然机灵聪颖，一点即透。”

祁灵手中七星紫虹桃花剑剑呼呼两剑，两式“铁树银花”一连使出，顿时紫芒大盛，使得周围纱灯为之失色，一面口中说道：“鲁姑娘休要廖奖？姑娘究竟是何存心，祁灵至今未了了然，方才姑娘不是说过，虚应故事易露破绽么？此刻为何……”

鲁颖铁剑避开迎头紫芒，飞快地挥出一招“江流千里”，身形飞快地旋动，口中说道：“如今搞挑纱灯蜗集周围，反而遮挡住不少，如此游斗，远处无法分开真假，就在这样双剑并举，剑锋四掠的情形下，任何言谈，都无法传人第三者的耳中。”

祁灵刚闪身避开迎面一剑，七星紫虹桃花剑剑兜圈又起，口中轻轻地“哦”了一声。

鲁颖接着说道：“你方才问到天都峰的何事？”

祁灵腾身一点，拔起两丈多高，凌空一扫之后，飘然而下，七星紫虹桃花剑剑疾划圆弧，一式“天外飞虹”，几乎将两条人影罩住，口中说道：“天都峰既是步步危机，自己人如何行走？难道也是步步小心，时时吊胆么？”

鲁颖轻轻地“嗯”了一声，铁剑疾走一招“落英缤纷，洒开一圈剑雨，口中接着说道：“天都峰步步危机，能够知道其中全盘奥妙者，只有家兄一

人，平时众人各守其位，各司其事。超出自己司守的范围，一如外人一样，动掣得咎，随时都有陷入死境。”

鲁颖人在说这几句话当中，手中铁剑一连攻出三招，连环三式，严密无比。

祁灵显然为鲁颖这几句话所分神，一时落得缚手缚脚，险象环生。好不容易左闪右挪，避开攻势，这才反攻一招，“云山出岳”。

抢进圈内，口中问道：“姑娘此话可否有未到之处？既然山上众人也是不能轻出自己司守之地一步，日常行动，岂不都受拘束么？”

鲁颖铁剑上下翻飞，身形矫若游龙，在三丈方圆的范围内，人随剑走，剑随人行，口中应了一声说道：“你问得极是，我应该说明一点，在平时，只要各种机关禁制，没有发动之前，天都峰一如平常山岳，安然无碍，任何人都可以畅行其间。我方才所说的那种情形，系指一旦发生事故之时。”

祁灵忽然一收七星紫虹桃花剑，退到一旁，略含惊意地问道：“鲁姑娘！你身为万巧剑客之妹，这天都峰全盘情形是否知晓。”

鲁颖也收回铁剑，望了一下山峰的远处，说道：“你我相拼已不下两百招，稍作休息，亦是情理之中。”

说着话，缓缓地走上前两步，微微地摇头说道：“方才我说过，天都峰上除了家兄本人，没有任何人能够知道全盘的机关禁制的设置情形，我也不能例外。”

祁灵顿生失望之意，望着鲁颖，轻轻地“哦”了一声。

鲁颖不动声色地说道：“但是，家兄有一幅图样，是记载全盘机关禁制的设置情形，若有人能得到这幅图样，再加上武功卓越，天都峰上，便可以如入无人之境。”

祁灵一听之下，大感意外，不觉两眼顿射疑惑之色，半晌才摇头说道：“鲁姑娘！请恕祁灵大胆直言，如果不是你言中有诈，便是你用心欠明。姑娘与万巧剑客情属手足，意属同胞，你为何将这等机密之言，告诉一个平素不熟之人。姑娘如能易地相处，当能体察此刻启疑之心。”

鲁颖慢慢地横起铁剑，晶莹大眼睛望着远处，极其沉重地说道：“鲁颖与家兄之间，不止是同胞手足，而且还有师徒情份，鲁颖一身功力，都是家兄亲自传授，按常理而言，我若如此吃里扒外，断为天理人情之难容。但是……”

鲁颖说到此处，满脸黯然神伤，低头半晌无语。

良久，鲁颖才抬起头来，向祁灵说道：“家兄近十数年来，所行所为……”

刚一说到此处，突然一顿，两眼神光迸射，对着山峰远处，一看之后，复又向祁灵说道：“祁兄相疑于我，合乎情理之中。但是鲁颖此刻无法详言，只能告诉祁兄，鲁颖所言忠切，俱是事实。至于鲁颖为何要背叛家兄，稍后祁兄自然知道。”

言犹未了，就听到不远处有人朗声传话：“奉万巧令牌，紧急求见姑娘。”

鲁颖右手朝地上一按一推之际，数十盏高挑纱灯，一齐转向来人发话的位置照去。只见一个中年黑衣汉子，双手捧着一封书简，上面插着一个小巧玲珑的小令箭，恭恭敬敬地站在八丈开外的地方。

祁灵这时才看出鲁颖姑娘，满面秋霜，不怒而威，令人不寒而惊，站在那里缓缓地說道：“留话来即可。水莲村不容轻进。”

那人躬身应是，紧接着说道：“万巧令牌传话，请姑娘拆阅书简，按书

简上所言行事。”

鲁颖勃然说道：“胡说！天都峰上任何书简，都不能命水莲村照书行事，你连这点规矩都不明白，还怎么能担任这趟差事？”

那人一听鲁颖如此一说，灯光下顿时脸无人色，躬身说道：“小的奉万巧令牌所差之时确如此命小的传话。姑娘看过书简，想必自有分晓。”

鲁颖“嗯”了一声，刚一挥动在手，立即一阵衣袂生风，从黑影中闪出一人，直扑那人面前，祁灵看到正是鲁颖身旁的白衣小婢。

白衣小婢走到那人面前。取过书简，验过万巧令牌。便飘然回到鲁颖面前，递上书简。对面那人接回万巧令牌之后一如释重负一般，躬身后掠，直奔山峰隐暗不见。

祁灵目视这一连串的事情，心里忽然有一种奇异的想法，当时微微地向后退了一步，右手依然紧握着七星紫虹桃花剑，望着鲁颖轻轻地说了一声，接着说道：“鲁姑娘！请原谅祁灵不识礼数，我要请问姑娘，这封万巧令牌紧急送来的书简，是否为令兄万巧剑客之手笔？”

鲁颖闻言微微一愣，随即嫣然一笑，点点头说道：“祁兄明察秋毫，所猜极是。”

祁灵笑道：“如此祁灵索性要放肆一回，我要猜测这封书简的内容，不知鲁姑娘可容祁灵一猜。”

鲁颖点点头笑道：“这封书简来得突然，我兄妹之间，虽然极少往还，但是，间或有事，家兄也偶来水莲村彼此面谈。像这待持万巧令牌传递书简，尚属首次。既然祁兄要猜测信的内容，鲁颖索性也

不拆这书信简，我也稍作猜测，然后当面开拆，互作对照如何？”

祁灵闻言一怔，不觉说道：“鲁姑娘你真的不知道令兄传递书简的用意么？”

鲁颖一正脸色说道：“祁兄！你至今尚在怀疑鲁颖是存心叵测，要危害于你，而我们兄妹之间早已勾结好的么？”

祁灵心事，被鲁颖一语道破，不由地脸上一红，面对着鲁颖这天仙化人而薄有怒气的时候，他又讷讷不能成言了。

鲁颖接着说道：“不怕祁兄生气，鲁颖大胆狂言，如若鲁颖要成心算计于阁下，还要如此假意周旋么？当初无须祁兄进入水莲村，便要阁下束手被擒。即是此刻鲁颖一挥手之间，祁兄只怕也难逃阶下之囚的命运。”

祁灵闻言勃然大怒，七星紫虹桃花剑上挑直起，扬眉昂首，正待说话。鲁颖摆手说道：“我绝无轻侮祁兄之意。双拳难敌四手，好汉也是怕暗算。在天都峰上，没有和你硬拼硬斗，祁兄纵有惊人之功，也徒唤奈何。”

祁灵豪气又减，朗声叫道：“鲁姑娘……”

鲁颖这才露出一丝笑容，轻轻地说道：“祁兄！请原谅鲁颖如此冒犯，涉嫌不敬！为了证明鲁颖并无勾结陷害之心，言词之间，也就不免稍有得罪，但是，祁兄当能相信，鲁颖句句言出由衷。”

祁灵此时也觉得自己也确是有些过分紧张，而易起疑窦。当时鲁颖如此侃侃而言，反而一时无话可说。

鲁颖眼看着祁灵一脸窘意，不觉又嫣然一笑，说道：“鲁颖一时为证心迹，口不择言，祁兄幸勿介意。你我这一段争执，原为这封书简而起如今我当面拆开这封书简，公开内容，以消祁兄心头之疑，以平祁兄胸间之气，如何？”

祁灵此时倒是不好意思看这封书筒的内容，当时拱手说道：“为了避免别人生疑，祁灵此时不便过目。”

鲁颖略一思忖，将书筒放进腰间，说道：“这样也好！客待鲁颖说明一切之后，再看这封书筒不迟。”

谁知道就因为这刻时间的耽搁，几乎断送一对良缘，也几乎将祁灵毁之于黄山天都峰下。

这一场似真似假的拼斗，由于这一封书筒突如其来，而形成中断，这千招之约，是否就如此了事？祁灵尚未决定，忽然山上号角大鸣，到处火光闪动，隐约之中，人影到处闪动。祁灵觉心里一惊，回头看鲁颖时，鲁姑娘也正露出惊诧之色，转头向身后不远，叱声问道：“小云去察问一下，山上出了何事？”

说着转面又向祁灵说道：“若无重大事件发生，不致如此深夜，全山齐动，祁兄请勿惊，稍待自有分晓。”

祁灵心里忽然有一种想，不觉脱口说道：“莫非天都峰另有外客到此，引起全山齐动。”

鲁颖脸色沉重地说道：“天都峰十数年来从无外人撞进。”

祁灵有意地说道：“啸傲风云的游客，伐柯为生的樵夫，追蹙虎豹的猎人，难道都能够裹足不前么？若是无意之中撞来，那倒挥之不尽，而禁之不绝的，天都峰只怕难得落到如此安静。如果明目张胆地禁止行人，岂不是铁于引起武林人等的多心，越发终朝多事，难能安静？鲁姑娘方才所说的十数年从无外客，倒是令人莫测高深，难知所以。”

鲁颖抬起头来，看了祁灵一眼，微笑着说道：“说穿其中奥秘，毫无可怪之处。此时无暇多说，回头祁兄自然明白。”

祁灵接着说道：“如此说来此刻黄山天都峰，全山齐动，如临大敌，不是有外人到此，又何必如此。”

鲁颖眼睛凝神望着前面，只轻轻地说道：“世事尽在意料中者，毕竟不多，黄山天都峰不惜运用一切方法，保持其中遗世独立，与外界断绝往来，谁又有料到今日此时，会有天翻地覆的骚动呢？”

鲁颖姑娘这几句话，说来确是无限感慨。物极必反，天理循环，像万巧剑客鲁半班这等深谋远虑，险阴毒辣，十数年来虽然未曾露面江湖，但是在暗中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丧在他的手下，冥冥之中，能让他如此称心如意，阴谋得逞么？正如鲁颖所说，谁又能料到方才的无边安静，顷刻就会变得天翻地覆、亦乱非常呢？”

从鲁颖这两句无意之中的感慨，祁灵仿佛看到了这位玲珑心窍、狠毒心肠的万巧剑客鲁半班，凄凉的下场与应得的报应。

此刻，山中雾气忽浓，冷露加重，黎明前的黑暗，无疑是告诉人们，曙光将临，深夜已逝。祁灵静静地站在一旁，借着高挑着纱灯的光亮，看着那位白衣素裳，人间绝色的鲁颖姑娘，站在那里，像是一尊塑像，庄严肃穆圣洁美丽，但是，却也给人有一种寂寞的感觉。

忽然一阵衣袂的飘风，灯光闪动，一位白衣小婢，飘然落在鲁颖面前。

鲁颖眉头一皱，轻轻说道：“为何去得如此之久？”

那白衣小婢也轻轻地回道：“少庄主回来了。”

祁灵一听，不由心里一动，暗自闪电一转，忖道：“少庄主不就是鲁沂么？”

心里如此一动，立即凝神贯注，仔细地听下去。只见鲁颖一双秀眉越发地深锁起来，问道：“少庄主回来，为何如此全山齐动，如临大敌？”

那白衣小婢接着说道：“少庄主带回来一位外人。”

此言甫出，祁灵与鲁颖异口同声地不约而同惊呼了一声。在祁灵的心里，自然知道这同来之人，便是丛慕白姑娘。如今他既然知道天都峰的情形，是如此险境处处，丛慕白姑娘果真深入其间，其危险情形，不难想像。

鲁颖惊讶地是鲁沂居然敢冒此禁例，带人入山，真是令人意外。她当然也奇怪祁灵为何也如此惊讶，当时觉回过头去，看了祁灵一眼。

祁灵虽然定力不差，但是，事到如此，他也忍不住要插嘴问道：“天都峰既然严禁任何人擅自入山，你们少庄主胆敢触犯这项禁令么？”

那白衣小婢只看了祁灵一眼，没有出声回答。鲁颖倒是点点头，向白衣小婢问道：“同行而来的何等样人？庄主如何处理了这件事？”

白衣小婢这才回答说道：“听说是一位极其美貌的姑娘。”

鲁颖一听这句话，便若有所思，而又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回头望了祁灵一眼。这一眼看来似乎有着意味深长，情感奇妙的韵味。但是，这只是一瞬间情形，顷刻鲁颖仍然是沉静依旧，仪态依然的白衣小婢点点头，毫不经心地问道：“是一位姑娘么？”

祁灵此时内心急灼之情，不言而喻，当时又禁住插嘴问道：“不知贵庄主究竟是如何处理这件事，譬如说，鲁少庄主，还有那位姑娘。”

白衣小婢没有理祁灵，只是对鲁颖说道：“庄主震怒之下，将少庄主和那位自投罗网的姑娘，双双囚禁在‘巧悬千斤闸’和‘力托天王塔’两间死监里。”

白衣小婢言犹未了，祁灵抢上一步，口不择言地急切问道：“什么叫做‘巧悬千斤闸’和‘力托天王塔’？他……们在何处？”

白衣小婢奇怪地看了祁灵一眼，身躯微闪，早就回到鲁颖姑娘身后。祁灵还待上前时，一抬头只见鲁颖一双晶莹大眼，冷冷的两道眼光，瞪住祁灵，宛如两支冷箭，透人肺腑，祁灵不觉为之一颤，脚下顿住，怔在那里。

鲁颖慢慢地脸上冷云开霁，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对祁灵说道：“家兄为了整治背叛他的人，尤其是对于身具武功的人，设计了两桩刑具，这就是方才小云这婢子所说的‘巧悬千斤闸’和‘力托天王塔’。受刑的人，任凭他力道千斤，金刚不坏之躯，也挡不住缓缓而沉的较，绞动机关下压合榨的力道。那位姑娘我不知道她是否身具武功，以及功力如何。不过，以鲁沂的功力而言至多能支撑一两个时辰，便要榨得力尽精疲，成为肉酱。”

祁灵站在一旁，凝神一志地听着鲁颖的说明，听到后来，止不住浑身微微的颤动，两支眼睛迸射出神光。站在那里半晌不曾说话。

鲁颖姑娘复又收敛起那一丝似有如无的笑容，沉重地说道：“祁兄来到黄山除去千招之约，另外便是与鲁沂叙旧，可惜鲁沂刚一回到黄山，便遭受到拘禁，叙旧不成，反要成为永诀，是苍天有意作弄人么？”

祁灵突然跨上一步，右手伸爪便抓，抓向鲁颖姑娘左腕。但是，出手未及半途，便又忽然垂手长叹，接着说道：“鲁姑娘！祁灵此刻有事相求，不知姑娘能否应允？”

鲁颖点点头说道：“在这以前，祁兄有何相求，只要鲁颖力之所及，无不竭力以赴，以报祁兄千里迢迢前来赴约之意，但是，如今鲁颖也有一项请求于祁兄。”

祁灵一听鲁颖口风一变，不由地脱口说道：“鲁姑娘有何指教，祁灵自然无不敬聆。”

鲁颖沉静如常地说道：“鲁颖请求祁兄即刻离开天都峰水莲村，即刻离开。”

鲁姑娘说到最后这“即刻离开”四个字几乎是一字一句，落地有声。

这一个突然的变化，使得祁灵一愣，若依照祁灵的个性，宁断不弯，宁玉碎不瓦全，当时不需要鲁颖再说第二句话，便立即掉头挥袖而去。可是如今不同，祁灵有两种心情，使他按住已然抑住的一口气。

其一，祁灵已经从鲁颖的断续谈话中，知道鲁姑娘满怀心事，郁郁难言。她是黄山天都峰污泥中的一朵白莲，她是黄山天都峰成败的关键，无论多大的立场，就个人的情感而言，像鲁颖这种人，是应该援之以手，乃至于是应该掌握为锁天都峰、败鲁半班的有利契机。祁灵不应该小不忍，而有乱大谋。

其二，丛慕白姑娘如今身陷虎穴，生命垂危，若要解她，鲁颖只能伸手相援，无论她采取任何方式，以她在天都峰与万巧剑客的关系，以她生长在天都峰十余年，都较为容易。否则，若凭祁灵如此单身一人，难望有绝对把握。万一丛慕白姑娘因此身丧天都峰，祁灵将永生难安于心。

所以祁灵当时听了鲁颖如此突然冷峻无比地断然下了逐客令，脸上一红，依然站在那里不动，缓缓地说道：“鲁姑娘！除去千招之约，姑娘尚有用心，已经不容祁灵稍尽绵薄之力么？姑娘是否别有误解……”

鲁颖脸上微微地扯动了一下，晶莹大眼已经微有湿润之意，但是只一瞬间，姑娘便一咬牙，脸色沉说道：“是的！我还自有用心，但是，我太相信自己一眼之间的相人术。我应该告诉你如果换过我平日对待天都峰上请人的脾气，水莲村此刻早已腥风血雨，但是祁兄既是我应约而来，在我未送你出村之前，仍旧是水莲村的宾客，现在我请你走！”

祁灵此时知道事情已无法可挽回，他也就豪然地说道：“鲁姑娘如此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本无可，不知尚能以理相告否？”

鲁颖一双晶莹大眼，并射神光，沉声问道：“祁兄来到黄山，确是为应约而来么？确是认识鲁沂而来么？还是另有其他……”

祁灵这时候不由气馁，委婉地说道：“原来姑娘为了此事，若容祁灵说明，姑娘必然能谅解于祁灵。”

鲁颖这才忍不住冷笑出声，严峻地说道：“天下能有被人容忍的谎言么？谎言若能解释，还有何事不可解释？天下从此是非不明，黑白不分了。”

姑娘说到此地，语气一转而为冷讽嘲弄，说道：“如果此刻换是我，早就仗剑而去。让花救美，当有丈夫气概，如此畏首畏尾，如何能算一个丈夫？”

祁灵此刻已经全然明了，鲁颖之所以突然怒下逐客令，那是因为她极其聪明地推想祁灵真正来意。尤其她推想的来意，是为了一个极美丽的姑娘，以至于鲁颖自己认为，所谓的“千招之约”，也不过是成了他上黄山的借口。这是一件事实，但是，也是一个误会，因此，祁灵是很难说明的，何况此时鲁颖已是怒气填膺，甚至冷言尖损也断难容祁灵解说下去。

祁灵此刻忽然没有了一点怒气，他觉得鲁颖姑娘有她发怒的理由，他丝毫不怪她。但是，他感到有一点可惜，那便是，鲁颖姑娘约他前来的一点真正的用心，没有真正地从鲁颖的口中说出来。他相信这是一件极其严肃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件关系重大的问题。这是一件可惜的事，而且是非常值得可惜的事。

如今可惜也只是可惜而已，祁灵不能再有一点停留说话的余地，霍然一抱拳，一拱双手，朗声说道：“此事日后自有水落石出之时，祁灵此刻遵命退出，鲁姑娘请多为人间正义保重。”

祁灵说完这最后一句话，旋身一转，抬臂一振之际，在蒙蒙曙光之中，一闪眼便失去踪影。

鲁颖心中自言自语，轻轻地说着祁灵临去之时，所说的一句话：“多为人间正义珍重！”如此喃喃两遍，忽然抬手叫道：“祁兄！……”

可是，眼前只剩几十盏高挑灯，和那逐渐散去的晨雾。天都峰的顶山，已经露出金色阳光，却不见了祁灵的人影。站在鲁颖身后的白衣小婢，低低地说道：“姑娘！祁相公已经去远了！”

鲁颖暗然若有所失，凝然而立，半晌而言，良久，忽然转身对白衣小婢说道：“回去准备我的兵刃。”

鲁颖姑娘一支剑在手，还有什么兵刃要准备？以及她准备兵刃意将如何？暂时搁下不表，且说从水莲村从容而去的祁灵。

祁灵和鲁颖相约过招之处，正是水莲村的边缘，如此祁灵接连几步之间，便轻而易举地奔出水莲村，回到那一块巨石之上。

此时，朝阳乍露，雾气已消。山中朝气迎人，沁人心脾，祁灵一夜未睡，此刻一阵奔腾，倒是毫无倦意，反而觉得神清气爽。

但是，使祁灵感到惊诧的一望之下，但见峰势险峻，怪石玲珑，看不到一间房屋，见不到一个人。

祁灵记得鲁颖说过，天都峰虽然看不见一个人，却是步步危机；天都峰看不到一间房屋，却是寸寸死域。但是如今看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若不是昨天经过蛇林蛇池之惊险，以及水莲村内，鲁颖的当面说明，祁灵断不能相信，这样景色不凡的黄山天都峰，竟是如此有过于刀山地狱。

祁灵站在巨石上，心里却止不住惦念着丛慕白姑娘的下落。他虽然不敢确定那位白衣小婢所说的话，是否属实，但是，万一是真，丛姑娘的性命，便是危在顷刻。

一想到丛慕白命垂危，祁灵便不能有丝毫耽搁。他虽然知道天都峰是步步危机，说不定巨石之下，便是陷井。但是，他不能置丛慕白姑娘的生死，于不闻不问。同时，祁灵自忖一身功力，自从服用一滴千年灵芝玉液之后，较前倍增，天都峰纵然是刀山地狱，仗着一身功力，和恩师所传与的七星紫虹桃花剑，也要闯他一闯。

当时，略一思忖，调息一回，暗自功行全身，凝神一志，霍然从巨石之上，一长身，微蹬双足，直向山上奔去。

祁灵一经展开身形，便施展绝顶轻功，像是点水蜻蜓，微沾即起，一点即腾，去势宛如脱弩之矢，身形又如闪电流星，一口气疾奔而上，离开了那巨石在三四十丈远，毫无任何一点动静。

这样一来使祁灵又不禁踌躇不安起来。鲁颖姑娘所说的步步危机，每一寸地都是死域，这些话，难道都是吓人之言不成？为何此刻毫无动静？照如此情形看来，连找丛慕白姑娘下落，都无从下手。

祁灵如此一犹豫之际，脚下一缓，不由地停下身形正在四下打量之时，忽然，咔嚓一声，响自左右。祁灵心神一凛，暗叫一声“不好！”立即一提气，昂首上升，凌空拔起一式“直搏扶摇”，冲天而上，直冲三丈有余。就在祁灵如此拔空而起，振臂腾空之际。只听见脚底下一阵嘶嘶之声，不绝地

耳。

趁着真气未泄，余力未衰，微一俯首下看，只见两边铺匐石间的罗汉松，此时松针尽脱，俱皆化作万缕飞针，蓬射而出，在脚底下化作一蓬针雨，交叉而过，落于无形。幸好这阵针雨，只是一阵而尽，祁灵也好泄气停身，落到地面。

祁灵眼看到两旁分明是几棵松树，却想不到都是安排的暗器埋伏，天都峰的厉害，已经略见一斑。但是，祁灵也断然相信，天都峰的危险，不止于如此，正是思忖如何寻找到万巧剑客鲁半班的位置，否则空耗在此地，虽然这些暗器机关，不一定能伤到自己，却是于事无补。

祁灵站在原地，不再前进，当时一提丹田真气，脱口舌绽春南边，朗声叫道：“天都峰上既是有人能自武林高手，何不请出来一见，难道就只会如此弄些小伎俩来暗算于人么？”

这一声喊叫，顿时引得满山回应，历久不歇。就在祁灵喊叫之声，尚有余音袅袅之际，突然有一声极其轻微的冷笑，嘿嘿地传出来。

可是等到祁灵留神察看时，却又没有人的踪影。祁灵心里想道：“只要有人出现总比这样满山乱闯要好些。”

当时暗暗地左手探怀，取出几枚金星飞钹，扣在掌心。便又朗声说道：“既然天都峰上的人，都只能藏而不见，在下只好败兴而归了。”

说着话，一转身果真地迈步朝峰下走去。就在祁灵刚一迈步之间，忽然又是一声嘿嘿冷笑，有人寒冷如冰地说道：“既然来到天都峰，还想下去么？”

祁灵猛地一扭身，断喝一声：“休要躲躲藏藏，还不与我出来？”

就在他这一扭身之际，左手随势一扬，运足八成腕劲，撒出扣在掌心的金星飞钹。顿时只见满天金星乱闪，破空之声大作，照准着方才那人讲话的方向，蓬罩而去。

祁灵这一着果然奏效，好几枚金星飞钹，挟着无比的威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呼啸而至。顿时只见人影一闪，一式“孤鹤冲天”，从一棵树后，拔空而起，闪过一阵金星飞钹紧接着一阵哈哈大笑，飘然而落，和祁灵相对而立冷呵呵地说道：“祁小娃娃！别来无恙，想不到你居然会送死上门，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找寻。你来得正巧，免得老夫天涯海角，去寻找于你。”

这人随着飘然下落的身形，半空中如此哈哈一笑，这份功力虽然是借巧使劲，算不了惊人的功夫。但是，这人脱口就叫出祁灵的姓氏，而且说明要天涯海角去找他，使得祁灵霍然一惊。

祁灵赶紧一敛心神，定睛看去，只见眼前站的是一位身穿黑色长袍的老人。这位黑衣老者一落到祁灵眼里，顿时想起不是别人，就是在幕阜山陆天成庄上，为了争夺千年灵芝，击败少林寺高僧本因老和尚，后来被祁灵三言两语，逼之无言含恨而去的人。

这就难怪这位黑衣老者要“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了，当初在幕阜山麓陆天成的庄上，当着三山五岳的好手，被祁灵两句话，说得铩羽而归，这一份旧恨，如何叫他能忘记？

祁灵一见是这位黑衣老者，当时心里微微一动，但是，依然不动声色地哈哈大笑道：“我道是谁？原来是祁灵的赌友！”这倒是人生何处不相逢。我以为当初你赌输之后，一气之下，便自绝人寰，想不到又在这天都峰上相见。怎么？还有兴趣赌一赌么？”

那黑衣老者一听祁灵如此重提往事，顿时两眼煞气迸射，脸色一沉，厉声说道：“小娃儿！你死到临头，尚在逞口舌之能。小娃娃！你记得在金钩老陆的庄上，老夫曾经说过，你娃娃这份胆色，尚属罕见。如今身落死地，尚能如此神色自若，倒是难得。就看你娃娃这份胆色上，老夫再给你一个逞弄口舌的机会，使你死而无怨。”

祁灵此时已经拿定主意，笑吟吟地说道：“老朋友！你果然气派不凡，如果你不在那些卑污低劣的手段上打主意，倒还不失为一位武林道上的高人。”

祁灵说到此地，忽又一正脸色，对黑衣老者说道：“既然老朋友你认定祁灵只有束手待毙的份儿，就请你此刻动手，且着后果如何好否？”

这几句话，果然将这位黑衣老者，说得游疑不定。他也禁不住在暗自忖道：“这小子既然胆敢独上黄山，确如他所言，必有所恃。他所恃的为何？难道他居然能破除天都峰漫山遍野的暗伏毒器么？虽然他从水莲村来，水莲村里的人，也无此能耐和胆量，何况我明明看到，他是和水莲村决然分手的。

越是认为举手可得的事，越是令人容易生疑。老辣深沉的这位黑衣老者，也不免为祁灵这种满不在乎的神态，引得他疑窦丛生。犹疑不定地站在那里，打不定主意。

祁灵忽而又一转笑脸，轻松地说道：“如果老朋友能够暂时放下致人于死的念头，祁灵只有两件事请教，如何！”

黑衣老者眼神一变，冷冷地嘿了一下，说道：“娃娃！你休要作玄虚，有话尽量说，老夫已经话说在先要让你说个痛快。”

祁灵抚掌笑道：“老朋友豪气干云，祁灵心服。其实这两个问题，其中一个说来也只是旧调重弹，无甚可奇之处。我首先要请问老朋友尊姓大名。”

黑衣老者依然略一沉吟，仿佛是习惯性地，一提到姓名，他便自然而然眼神四下一扫，内心惊觉顿生。

但是，诚如祁灵所说此时此地，祁灵已经落在他的掌握中，自然没有顾忌可言，轻过这一阵沉吟之后，黑衣老者冷冷地说道：“老夫姓鲁名子清，在黄山天都峰还有一个外号，人称毒手报应。”

祁灵一听黑衣老者自己报出“毒手报应”鲁子清的名号，立即含笑道：“老朋友答得慷慨，那剩下来的一个问题，更是简单。”

祁灵笑道：“当初在幕阜山麓，老朋友与祁灵赌的是机智。祁灵占先一招，赢得上风。此次当然不能再赌。这次我们换个方式，赌一赌彼此的剑术如何？”

毒手报应鲁子清一听祁灵要赌剑术，心头大畅，连忙说道：“如此祁娃娃亮出剑，我们就此赌个高下。”

祁灵不容他有思考的余地，紧接问道：“你究竟在几招之内，能够将我这个不成材的新人击败？四百招？三百招？两百？还是一百招？”

鲁子清这时候已经猜测祁灵的用意他自己深自后悔，心里暗暗地忖道：“我明明知道这娃儿鬼心眼多，不易纠缠，偏偏要上他的当。”

转而又一想，道：“其实也没有什么，此时此地，我鲁子清还会斗不过一个娃娃么？”

正是他在一再思忖之际，祁灵已经如连珠箭发，一连串地紧逼着问着数字。鲁子清一经心定，当时脱口就说道：“什么？凭你这样一个徒凭口舌之能的小娃儿，也能在老夫剑下走两百招么？五十招之内，你除了撒手黄泉之

外，就只有撒剑伏地认输一途。”

祁灵这时大笑出声，朗声说道：“各位！你们都听见了，我这位老朋友要在五十招之内。叫我撒剑认输。”

本来毒手报应就出五十招，还是心存顾忌，认为祁灵身手不凡，在击剑术上，想必不错。所以才宽留余地，说了一个“五十招之内”。没有想到祁灵竟把“五十招之内”几个字，特别朗声复诵，环顾左右。毒手报应这时候才真正地一怔，知道自己一误再误了。

在毒手报应与祁灵周围，都是岩石矮松，朵陈罗列，没有半个人影。祁灵在如此朗声复诵之后，忽地一折身，从地上拾起一块石头，手掌微一使劲，裂成许多小块。立即随手一抖，顿时一阵雨，挟着极大的劲道，呼啸而去，飞向四周那些石头矮松。

祁灵这一掌细石子，几乎运足了自己九成腕力，扬掌之际，何异于劲弓硬箭，大有穿石折树之势。

随着这一阵石雨飞室，忽然间只见人影乱闪，从四周窜出许多人，状至尴尬狼狈地露出身来，站在那里。

祁灵没有等到毒手报应说明，便立即抢着说道：“在下请各位出来，没有别事，只请各位替我作个见证。这位鲁老朋友他亲口说的要在五十招之内，叫我撒手黄泉。”

说着立即抬头向毒手报应鲁子清说道：“现在我们赌的方法有了，我们就拿五十招为准。五十招之内，我输了，一切听凭处理在下不但毫无怨言，而且不作丝毫挣扎。不过！如果是我赢了这场赌搏，老朋友！你又当如何？”

毒手报应鲁子清这时候才知道这位年轻的娃娃，是一个确实实不好对付的厉害人物，一举一动莫不是早有安排，就等着自己坠入圈套之中。不过，毒手报应环下周围，只见站着不少天都峰上的各等人物，若论实际情势，祁灵就好比是笼中之鸟，随时待宰割。任凭他有如何了得，也难逃出天都峰的掌握。但是，祁灵却要在此时此地逼着和他赌搏，却使他感到有一点犹疑起来。

当着这许多都是手下人等，若不与祁灵赌，简直就是认输低头，纵使运用天都的埋伏暗器，将祁灵碎尸万段，也无法洗刷掉他这一份耻辱，鲁子清在天都峰的地位，不容许他自己当着手下人等，丢这样一次人。

想着，毒手报应不住嘴角露出一丝笑意，向祁灵说道：“祁娃娃！既是赌博，就应该分个宾主，老夫是在主位，自然要让你娃娃自己挑选，你如果赌赢了，你想要些什么？”

祁灵眼见时机已经不可再延，当时也一收笑容，正声说道：“如果祁灵赢了这场赌，第一、我要老朋友承诺，在你有能力之内，不使卑劣手腕，仗多为胜，采取报复手段。第二、我要老朋友答复我，‘巧悬千斤闸’和‘力托天王塔’位于何处？”

毒手报应鲁子清一听祁灵说到“巧悬千斤闸”和“力托天王塔”，不觉为之一震。当时厉声说道：“祁娃娃！你是怎么知道这两个名称？你与鲁沂和那个女娃娃，有什么关系？娃娃！你说清楚之后，好让老夫转告庄主，正好整顿家规。至于你，老夫可以特别通融，收留你在天都峰免除你眼前的死难，如何？”

祁灵当时轻松地打了一个哈哈，笑着说道：“我祁灵是怎么知道这两个名称？与鲁沂他们有什么关系？与我们眼前这场赌搏，毫没有关系。至于你

天都峰的家规，与我们这场赌博，更是风马无关。我祁灵既没有这种荣幸，能加入你们黄山天都峰的一伙，也未全然就畏惧了眼前的死难。”

说至此地，祁灵顿住朗声说道：“左右四周，都是老朋友你的属下，人要说一声这场赌博取消，什么赌注我都自然无须提出，也就毋须你如此进退维谷，左右为难。其实……”

祁灵一拖长腔，声调一变，故作笑决，轻松地说道：“如果老朋友能有把握在五十招之内，取胜祁灵，即使祁灵要和阁下赌项上人头，又有何惧？”

这两句话，真是说得尖刻已极。任凭毒手报应鲁子清如何深沉老练，此时此地也容不得他于有迟疑和思虑。

当时鲁了清一振手中铁剑，缓缓地收向胸前，浑身黑袍霍然为之一阵飘动，极其稳健沉着，气停山岳，手中剑指眉心，斜斜向外，开式一招“一柱朝天”，站在那里不动，口中说道：“祁娃娃！我们就来赌一赌这五十招分高下。”

祁灵眼见鲁子清亮式自然，极其正宗的一式“一柱朝天”，已经看出这老家伙的不凡，当时他也不慢怠慢，这种兵刃相见，可比不得口头取巧，要凭真本事硬功夫。这时候，他收敛起笑容，从身上取出七星紫虹桃花剑，刷地一声，应声而出，紫巍巍，亮闪闪地挺立在胸前。

七星紫虹桃花剑如此一挺而现，毒手报应鲁子清当时心神一震，不由地脱口“哦”了一声，稍一犹疑之际，眉间煞气顿现，毒意立生。冷嘿嘿地笑了一声说道：“我道是谁，敢有如此狂妄的胆量，原来你娃娃是神州地道的徒弟。这次前来黄山是你师父指使你来的，还是你娃娃自己的主意？”

祁灵抖了一抖宛如灵蛇的七星紫虹桃花剑，朗声说道：“若是我恩师他老人家知道你们这一帮是住在天都峰，还能允许你们为害到今天么？”

鲁子清大笑说道：“娃娃！你能知道天多高，地多厚？就算你那邈邈老鬼师父，能到达天都峰他的下场和你娃娃也不会有差别。”

祁灵勃然大怒，七星紫虹桃花剑一指，叱道：“若不看在你我有五十招之约，你这样任决侮骂祁灵恩师，我就叫你现丑当场。”

鲁子清大笑说道：“娃娃！你休要如此大言不惭，神州地道什么时候才有徒弟，你当天下人都不知道么？算你随师习艺，充其量不过一年之间，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剑术，使你如此目中无人？早知道你是邈邈老鬼的徒弟，五十招之赌约，太过于把你娃娃抬高估计。”

祁灵一听心里怒气俱无，忍不住在心里暗自笑道：“你老儿如此轻敌，只怕不需要五十招，倒下去的不是我祁灵！”

当时祁灵佯作冷笑说道：“老朋友！话休要说满了，既然你认为祁灵不值得你三两剑的攻击，你何妨就把招数改一改？”

毒手报应鲁子清虽然如此说法，他对于祁灵仍有一分戒心。虽然说祁灵是随神州地道不久，但是，他敢于找上天都峰，祁灵能这样盲目冲动，神州地道不能如此没有一点估计，所以他一定有所依恃。

鲁子清心里盘算，脸上却不动声色，铁剑原式不动，口中说道：“毋须再改，要你娃娃在五十招之内，了解什么是剑术，什么是武功？”

话音刚落，毒手报应人向左边微微一滑，突然闪电欺身，手中铁剑疾如流星一点，直取祁灵右太阳。

这样上手一招“笑指边隆”，使得诡诈无比。身法快，剑招出手也快，但是，最重要还是招式似是而非，令人心有疑惑，不知道应该如何还手才对。

高手击剑，取决于瞬息之间，如果一招攻来，还要犹疑思考，不仅坐失先机，而且也是危在呼吸之间。

祁灵一见鲁子清出手这招“笑指边陲”，来势既快且奇，既有上冲之势，仿佛是“笑指天南”的招式，又有下斩之势，仿佛是“边陲落日”的招式。祁灵当时不由地心里一惊，当时已容不得他再有思考时间，幸好他惊而不乱，七星紫虹桃花剑在左臂不动，脚下移宫换位，轻灵如出岫之云，飘然远去五尺开外。

两个高手论剑，断不会一剑之下，便分高低，所以最主要的还是剑式的变化，如何招架还手，争取先机。因此，每每有高手过招，招式未及一成，便疾收遂变，就是这种道理，否则招老无功，便反给人反击的机会。同样地，对手若不能洞察先机，不能预察对方招式的变化，那更是无限危险，不尽败迹。

祁灵所以宁可远远闪开，不敢轻而出手。但是，心里对于毒手报应鲁子清剑术，有了新的估计。

祁灵原先之所以要单挑赌剑，那是因为祁灵用了一点小聪明。他一听鲁子清报出“毒手报应”的绰号，便知道这老儿在掌上的功夫，必有独到之处。而且天都峰的人，都是剧毒在身，幕阜山麓本因老和尚就是一个例子。所以，他要仗着七星紫虹桃花剑，独挑赌剑。可是，此时一见鲁子清上手一招，便知道自己这个聪明失误了。鲁子清这剑上的功夫，决不是在幕阜山麓游斗本因老和尚之时可比，不仅是功力深厚，而且招式诡秘，令人有头晕目眩之感。

祁灵闪开五尺之后，心里打定主意先不还手，仗着师门轻功，先躲闪几剑，再说，至少应该在开始的几剑当中，先了解了解鲁子清的剑路。

可是，当祁灵刚一闪开，毒手报应鲁子清那一招“笑指边陲”，招式未满即收，铁剑就势一划圆弧，疾收入怀，抱在左臂，冷嘿嘿地笑了一声，望着祁灵说道：“怎么？不敢出手么？神州丐道的徒弟，不应该如此胆怯。”

祁灵毫不为意，只微微地含笑道：“五十招赌约，虽然是老朋友你所订定，而要绝对公平以决。但是老朋友毕竟较祁灵为长，祁灵素重师训，对年长者，即使敌对之人，也得稍让三剑，以表敬老之意。”

毒手报应何等老奸巨滑，岂不知道祁灵是借故掩饰之词？当时冷冷地嘿了一声，木然无情地说道：“祁娃娃！难得你有敬老之心，老夫倒是生受了。”

说着话，左臂铁剑立即交到右手，复又略一沉吟，指着祁灵说道：“祁娃娃！你有敬老之意，老夫也不能占尽便宜。你让老夫三剑占先，老夫也要减少三剑之赌注。娃娃！你数着吧！你能数到四十七招，算你赢了这场赌博。”

这“赌博”，字刚一出口，只见鲁子清身形晃动，黑衣飘拂，顿时剑啸大作，剑幕重重，一连攻出三招。

祁灵几乎是弄巧成拙，他原本观察毒手报应的剑路，可是此刻怀里空自抱着一柄削金断玉的宝剑，却只有闪躲腾挪份儿，束手缚脚，甚而手足失措，险象环生，危机也随之百出。

毒手报应鲁子清连攻三招，全是一气呵成，“剖蚌取珠”，“横断雪领”，“愤探九幽”，这三招都是极少见到的冷门招式，再加上鲁子清身形快速，腕力奇劲，变化之间更是诡秘非常，令人莫测高深。

尤其令祁灵感到颇有惊惶之决的，就是这三招剑式，不仅是三招脉络一贯，呵成一气，而且每招暗茂三式，连环使出绵绵不绝。这一招九式，罩了祁灵周身各大穴道，幻起漫天剑影，劲风四溢。

祁灵此刻全神贯注，身形顿缩，随着那绵绵不断的剑招，上下跳跃，左右腾挪，好不容易在三招九式的连绵剑法当中，处处以丝毫之差险及毫厘地擦剑而过。直到最后那一招“愤探九幽”一跃到鲁子清面前，朗声说道：“老朋友！祁灵三招让老，心意已到，我们的赌博，就此开始了。”

言犹未了，七星紫虹桃花剑掠起一阵紫芒，旋风扑雪，迅雷轰顶，声到人到，人到剑临，带着一丝嘶嘶之声，直向毒手报应扑去。

七星紫虹桃花剑一出手，便是凌厉无比的一招“江城落梅子满枝”，这一招是神州丐道从“刮披风”的剑法上蜕变而来，看去剑式凌乱，实则繁星万点，落英缤纷。就像落尽枝头花蕊，剩下满树子宝，点点星星，错落不尽，万点琳琅。

祁灵这一招开始，便以牙还牙，连环使出，脚下又配以武要有名的“醉跌八仙”，踉踉跄跄，歪歪斜斜，与这一顿乱剑，配合得恰到好处。

这正是祁灵的聪明处，天都峰的剑术，既然以奇怪为主，祁灵便以奇怪相对，而且仗着手中七星紫虹桃花剑是一柄宝剑，剑锋所及，不攻人身，专找手上的铁剑，这样一来，毒手报应在迎招还手之余，就多了一分顾忌，无形之中，将剑上的功夫，削减几分。

祁灵一见自己运用方法成功，精神大振，自己在招式上抢回了主动，举手挥剑之间，与起步进身之时，束缚尽除，禁忌大开。于是一面在全力抢攻，一面口里还在高声的叫喝着：第五招，第六招，第七招……毒手报应周旋在七星紫虹桃花剑之中，失去主动本来已经与当初赌约未尽相合，因为当初是讲毒手报应攻祁灵五十招，如今一变而为处处挨揍，虽然七星紫虹桃花剑还未能够使毒手报应捉襟见肘时，露出窘态，显出败象，至少这是值得毒手报应为羞惭的事。

但是，此刻的鲁子清，倒反而不像当初那样神躁气浮，却是镇静异常，在祁灵的速抢疾攻之中，避、闪、卸、缠，人和铁剑，似乎合而为一，尽量不让祁灵逼近身体三尺之内，而且，嘴角还露着一丝冷冷的微笑。

这情形大出祁灵意外，照目前情形看来，当着许多手下人的面前，反被祁灵一再连番抢攻，毒手报应鲁子清至少有一份老羞成怒的表情，为何反而安详如此，像是胸有成竹？这情形大有可疑之处。

祁灵突然大喝一声。

“第三十七招。”

这一声无疑是告诉鲁子清，你所订的四十招七赌约，如今挨我祁灵攻了三十七招，剩下十招，你还有何打算？

祁灵满以为鲁子清一振而起全力抢攻，铁剑也必定是精华百出，使出杀手锏，来赌赢这一句，所以，祁灵一经叫出第三十七招几个字，立即使出十成功力，准备对付这位极不弱的险毒的天都峰好手，最后的绝着。

正是祁灵提足全神，要力抢最后十招之际，忽然只听得一声：“慢着！”顿时人影一矮，一式“涧水低流”，毒手报应鲁子清黑衣扑地，悠然脱出祁灵七星紫虹范围，倒退八尺。一挺身，双足微收，屹然站立在对面，指着祁灵说道：“祁娃娃，我的赌博到此为止。”

祁灵当时一怔，立即应声说道：“老朋友！就依你最后决定的数字，还有十招啊！”

可是，祁灵万万没有想到，毒手报应却站在那里，缓缓地收起手中的铁剑，望着祁灵说道：“剩下的十招不必再比了，老夫认输了这一局赌注。”

此话一出，祁灵真是有些如坠五里雾中，莫名其妙。像毒手报应这种人，他会如此心甘情愿地认输，已经是不可思议之事，祁灵一直在想，天都峰不比幕阜山麓那一场赌博，那一场赌博，鲁子清碍于当场人多，只有逼得饮恨而退，承认败局，可是此时此地在天都峰。祁灵表单影只，毒手报应居然会有如此君子风度么？尤其还是在赌局未完，还没有到达完全决定的时候。

精明聪敏如祁灵者，也为毒手报应鲁子清坦然认败，感到无比的愕然，他站在那里，半晌说不上话来。

黑衣老者鲁子清收起铁剑，站在那里，非常自然地说道：“怎么？祁娃娃！你觉得这一局赢得有些意外是么？”

说着这老家伙仰天一阵呵呵大笑，忽又收住笑声，走上前两步，说道：“其实你娃娃上次在幕阜山麓金钩老陆那里，运用一点鬼聪明，何尝不是赢得意外？赢得意外有什么关系？只要老夫认输，你赢得还有什么话可说？你说是么？祁娃娃！”

祁灵在这一怔的瞬间，恢复了原有的镇静，他虽然想不透这老家伙的存心究竟如何？但是，他可以断定这位号称毒手报应的老家伙，绝无好意。不过，祁灵来到天都峰就存着探虎穴的心理，这老家伙存心不善，也不过多加一点小心，多准备一份意外而已。祁灵想到这里，自然豪气倍生，昂然说道：“老朋友！你果然君子风度，祁灵心服无地。”

毒手报应鲁子清依旧那份似笑不笑的神情，说道：“祁娃娃！正如你说的，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你们这些年轻人，论机智，论功力，都不是老夫这等年纪，所能够对付，输得一点不冤，老夫自然心服，你方才说的两个说明，一个保证，你要说明什么，保证什么，说出来，老夫输给你的等于还债，我还能赖债么？”

鲁子清越是如此慷慨，越是使祁灵奇怪难安。祁灵沉住气说道：“老朋友！你说明一下什么叫做‘巧悬千斤闸’，什么叫做‘力托天王塔’？这是你们天都峰的什么一种刑罚？”

毒手报应鲁子清呵呵笑道：“老夫忘了，你娃娃方才已经说过一遍。不过这两件东西说起来颇费口舌，而且空口说来，未民说然使你娃娃就能知道，这样也罢，让老夫带你去当面看看，你自然就能一目了然。不过……”

老儿说到此处，又故作神秘一笑，说道：“我知道你娃娃与方才关到‘巧悬千斤闸’里的女娃娃，有点关连，你到时候，可不能任意施救。我们赌博，可没有列入这一项赌注，你说是么？”

祁灵此刻真想不透毒手报应的存心，究竟搞的什么鬼。他竟然明知道祁灵与丛慕白有关连，却又任令祁灵去看，若说其是没有诡计，会有这等事发生在阴险诡诈的天都峰么？

毒手报应仿佛没有在意祁灵的沉吟，接着说道：“如果老夫这样做，可以算数，不再用我多费口舌的话，那剩下下来的一个保证是什么？赶快一并说出来，老夫输要输得痛快。”

祁灵一正脸色，点点头说道：“我要老朋友你保证，我在停留在天都峰今天子夜为止你老朋友可以随时找祁灵硬拼硬斗，而不用暗算于人。”

毒手报应一听祁灵如此一说，笑着说道：“既然老夫已经输给你娃娃这场赌博，一切都听从你的。既不会硬拼硬斗，也不至于使我来暗算于你。”

祁灵坦然一收七星紫虹桃花剑，朗声说道：“丈夫一言，如白染皂，老

朋友！我们是赌博，要有赌博者的气概，输了认命，下次翻本。你说是么？”

毒手报应鲁子清此时一变而为吃吃地笑道：“祁娃娃！你有了一点胆怯，是不是？如果你要不相信老夫，那只好由你，这一次赌注大概你就不要了。”

祁灵明知与这种人谈信用，简直与虎谋皮，但是祁灵有他的打算。

祁灵的用意只是探视一下丛慕白姑娘目前的遭遇，能救则拼全力施救，不能救也要纵丛姑娘递一点消息，叫她为了报雪亲仇，要多加忍耐，然后自己伏着鲁子清的保证，离开天都峰，远走趟北岳，搬来北岳秀士和紫盖隐儒一对夫妇，来商量破敌之策。

祁灵如此盘算之后，便笑着向毒手报应说道：“我祁灵单身独人在此，不容我不作万全之想。”

说着话霍然一闪身，以闪电之势，贴近鲁子清的身边，点头笑道：“老朋友！现在我们去‘巧悬千斤闸’和‘力托天王塔’。”

毒手报应鲁子清当时嘴角露出一丝笑意，挥手向四周的人说道：“你们站在这里干什么？回去！”

这些被祁灵逼出现身的人，一直没有敢任意离开，就等着毒手报应的吩咐，这时候一见鲁子清挥手命去，这才应声而退，顷刻不见。

毒手报应这才昂然上前并且回头向祁灵说道：“天都峰不甚好走，老夫在前面带路。”

这鲁老儿如此坦然无隐，而且昂然无备地走在前面，确实不像有任何阴谋的迹象，但是祁灵仍旧是小心翼翼，紧紧随在鲁子清身后，以一步之差，一步一趋。

一路上，毒手报应谈笑风生，说着当初千年灵芝之事，铙羽而归，如今竟又输以祁灵手里。最后老家伙索性说道：“老夫生平极少如此服人，祁娃娃！你真是老夫的克星，回回你都是巧取巧胜，要是搁在廿年前，老夫一定会设尽方法，使你折服，使你归顺。”

祁灵口中漫然应着，眼睛却在四下留神，一方面他在察看周围的情形，看看有什么特别之处：一方面他还要防止着毒手报应的弄鬼。

这路所行之地，坎坷崎岖，但是，除去巨石矮松，挂泉飞瀑之外，看不出有任何异样之处。

但是祁灵忽然心里有一种惶然的感觉，毒手报应愈是如此谈笑风生，祁灵愈是感到危机的严重。周围环境愈是如此安静，祁灵愈是感到险境已临，饶是祁灵如何豪气万丈，胆色无双。此时也不禁伸手摸把七星紫虹剑把，紧跟着毒手报应，脚不停地向更高更深的天都峰上走去。

祁灵单身独闯黄山天都峰，他何尝不知道天都峰是虎穴龙潭，若要凭他一个人的力量，前来深蹈其间，是一大险事，但是，受人点滴之恩，当报涌泉，丛慕白姑娘对祁灵确曾屡施援手，而且丛慕白之所以失陷黄山，未尝与祁灵没有关连，所以，为了追寻丛慕白，祁灵不惜千里迢迢，前来黄山，及至黄山之后听到丛慕白失陷的消息，祁灵又不惜放弃鲁颖这一条极佳的线索，愤然离开水莲村，直闯天都峰，深入腹地。当他智取毒手报应鲁子清，随着他前往察看“巧悬千斤闸”的究竟，祁灵何尝不知道这毒手报应是何等老奸巨滑之人，他这样突然表示认输心服，其中断然有阴险的存心。

时已将近正午，山中阳光一片，满眼金黄，但是，秋意已深，骄了无力，仍有一丝寒意，再加此缓缓的步履之声，踢踏其间，越发增添了心里的寒意。

祁灵正待发话问个究竟，忽然前面毒手报应鲁子清脚步一停，站在这道山涧边旁，裹足不前。

祁灵站在鲁子清身后，留神看去，这一道山涧不到三四尺，远处水声轰隆，想必是源头未远，就是瀑布。

山涧对面有一大片青石，光滑地寸草不生，苔藓不长，在青石左边，有一堵悬岩，似乎是岌岌可危，摇摇欲坠，除此之外，看不出在这周围，有什么特别惹眼之处。

祁灵留心观察了一下，对身前的毒手报应鲁子清说道：“老朋友你停足不前，难道是已经到了‘巧悬千斤闸’的所在么？”毒手报应微一回头，冷冷地一笑点点头说道：“祁娃娃！你说的话，虽不近，亦不远矣。”

祁灵闻言脸色一沉，朗声说道：“老朋友！你休要如此顾左右而言他，你不要忘了，引导我观看‘巧悬千斤闸’，是你输的赌注，你若是输不起，可以直言，毋须如此巧言令色。”

毒手报应呵呵笑道：“老夫一言九鼎，岂能失信你这样小娃娃的面前？喏！你向前看去。”

说着顺手一指，指着前面那一片青石，说道：“隔溪而望，前面就是你娃娃所你要看的‘巧悬千斤闸’，与此地相隔不出数丈，岂不是虽不近，亦不远矣？”

祁灵望着隔溪那一片青石，实在找不出有何奇特之处，当时鼻孔内哼一声，正欲出言相责，忽然只见毒手报应咧嘴长啸一声，声如裂帛，群山呼应，就在这一声啸声未了，余音未绝之时，就从祁灵身后不远地方，呼地一声，一团黑黝黝的东西，弹然而起呼啸而过。

祁灵一惊之余，不自觉地右手把紧七星紫虹桃花剑，人向前紧贴一步，逼近毒手报应身后。只要鲁子清此时此际，稍有一点动静，七星紫虹桃花剑立即绝招倾出，不让他活着走出五步之外。

可是毒手报应却是毫不为动，只是望着地一团黑黝黝的东西，正以流星赶月之势，直落向隔溪那一片青石的边缘，祁灵站在身后，自然也是毫不眨眼盯着对面。

那一团黑黝黝的东西，落到青石边缘有瞬间，只听得“蓬”的一声，像是一声火炮爆发，平地焦雷，回声四起，紧接着这一声震天动地爆炸，顿时浓烟卷地而起，就如风起云涌一般，波涛万状，滚滚如潮，不消片刻功夫，隔溪对岸，立即浓烟一片，五里雾起，状若混沌初开，景物丝毫不见。

在这一片浓烟滚滚当中，有一个烟圈，带起一根烟柱，冲天而起，至少也在四丈多高，凝而不散。

祁灵一见浓烟卷地而起，当时心里顿即感觉到：“天都峰弄毒著称，这烟定然有毒。”

这一个念头闪电一转之际，右手比闪电还快，七星紫虹桃花剑立即出剑鞘，虚指着毒手报应身后命门，沉声说道：“老朋友！你太不够朋友……”

毒手报应毫不以为意地呵呵笑道：“娃娃！老夫不够朋友的话，你到不了此，娃娃！你难道没有听过‘狼烟’这句话么？”

狼烟！祁灵是知道的。昔人举烽火报警，就是用狼烟，冲天而起，凝而不散，但是，此时此地放狼烟做什么？

祁灵如此稍一迟缓，毒手报应头都不回，依然是冷呵呵地笑道：“祁娃娃！休要如此沉不住气，叫人家看了笑话你娃娃没有见过世面，且把那柄桃花剑收起来。邈邈道人传你那柄桃花剑，虽称天下第一，第一未必是实，但是容易引人眼红，却是真情，你如此动掣亮剑，引起人因谋剑而动手，老夫可拦不住了。”

祁灵对于毒手报应鲁子清此时一反方才那种情形，言词之间，不是冷讥，就是热讽，流露着尖刻的揶揄，感到困惑，而不是感到愤怒，当时七星紫虹桃花剑依然在手，严峻地说道：“多谢你的关怀，不过，这不在你我赌注之列，老朋友！你赌输的只是……”

毒手报应抢着笑道：“只是输给你‘巧悬千斤闸’，是不是？”

说着话，又一阵呵呵冷笑，摇头说道：“娃娃！老夫叫你不要性急，少时对面云消雾散，自然有你看的。”

祁灵不觉又凝神向对面看去，果然，那一阵如幕的浓烟，不但没有扩大到这边来，而且还渐渐地散了，稀了，薄了。

祁灵的眼力是超人的，隔着这一层薄薄的烟雾，他已经看到对面依稀可辨的景物，一上眼使祁灵吃惊的，就在这不到一盏茶的时间，浓烟之后，对面已经不是青石一片，而是成了起伏不平的怪石罗列。

毒手报应这才回头，对祁灵笑道：“娃娃！你看清楚没有？那就是你要看的‘巧悬千斤闸’，你看是不是悬得很妙？可否够得上一个‘巧’字？”

在这一段说话时间里，对面的烟幕，已经淡若晨雾，渐渐地飞散，祁灵看到对面一个怪石之上，架着一个何止千斤的巨石，最令人叫绝的那个千年巨石之上，有一个状似牛角的尖角石，尖角石上正套着一根绳子，这根绳子远远地拖着根铁棒，这根铁棒此刻正挡在一堆乱石里。

这根绳子不知是什么编成的，看样子颇为紧固，紧紧地拉住那个千斤巨石，不动分毫。

祁灵看了这一切以后，既不明白何谓千斤闸，这巧又不知巧在何处。最使祁灵感到奇怪的，还是那一阵浓烟之后一片青石，往何处去了？为何为得这种形状？这是幻术么？还是奇门遁甲之烟的阵势变化？

毒手报应瞥了祁灵一眼，忽然又呵呵笑道：“是了！隔了河涧，无法看出巧妙，要看清楚，只有到近前去。”

祁灵立即心神一振，朗声说道：“对了，‘巧悬千斤闸’既然没有看清楚，老朋友！你的赌注没有赔清。”

毒手报应鲁子清忽然摇头不语，脸色变得沉重若有其事地沉吟半晌，说道：“祁娃娃！不是老夫不赔清这笔赌帐，而是为你设想，娃娃！得意不可

忘形，老夫劝你对于这‘巧悬千斤闸’，就这样远观一番，也就是了，何必一定要去看得那么仔细？”

祁灵奇怪地看了毒手报应一眼，问道：“看得仔细与否，是我赢家的事，老朋友！你是输家，你只有照赔赌注，别的事与你无关。”

毒手报应说道：“娃娃！你休要不识好歹，隔溪对岸，不是老夫所辖，你的安危，我就无法保证。因为我答应你娃娃，要保证不使阴险手段对付于你，可是一旦过了河涧，老夫冰无能为力的。”

祁灵一听之下心里一动，暗自忖道：“鲁颖也曾说过，天都峰除了万巧剑客本人，一旦发生事故，各人只有牢守本位，不能任决到别的地方去。因为别的地方，那些机关埋伏，也是一窍不知，听这老儿之言对面不是他的辖区，此语倒是符合。”

祁灵还在沉吟不言，毒手报应忽然又一转眼睛说道：“方才我借重天狼烟，请对方尚开禁制，已经是颇不容易，再要过去，连老夫都是身入险境，何况‘巧悬千斤闸’里面，还关着一位不速之客呢？”

祁灵忽然一震，张口问道：“老朋友！你说的那位不速这客，是否就是和你们少庄主一齐回来的……”

毒手报应紧接着点头说道：“是的！是一位姑娘。”

祁灵突然朗声叫道：“不行！你今天如果承认输了这个赌注，你就应该带我过去，看个明白。”

毒手报应也勃然作色说道：“祁娃娃！你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老夫不带你过去，是为你设想。”

祁灵此时一心只想着丛慕白处境如何，心急如焚，习武之人，不定不静，灵智自然大夫，所以祁灵只想到，只要自己贴近毒手报应，纵有一切意外，至少毒手报应可以作一个缓冲从容之人，而没有想到其他。

当时祁灵坚持着说道：“只要你带我过去看清楚，其他一切，与你无关。”

说到这里，祁灵缓下语气，平和地说道：“老朋友！祁灵一言为定，我只要稍看一眼就走，绝不令你作难，即使我祁灵要再来时，也要等到这次离开之后，祁灵言尽于此，老朋友如果输不起，祁灵就不向你索取这笔赌债如何？”

毒手报应沉思半晌，才迟缓地抬起头来，望了祁灵一眼，这一眼，充满了无以言喻的奇特眼光，一瞥即逝，可是，也看得祁灵心里一阵震动。

可是还没有等到祁灵再作多想毒手报应鲁子清朗声说道：“既然你娃娃自愿如此，老夫少不得要干扰禁令，带你前去看一片，谁叫老夫赌输了呢？老夫输得心服，只好不顾一切了。”

说着飘然悠悠起身，缓缓地提气点足，沿途腾身，向溪水对岸掠身过去。

祁灵虽然急于要看看丛慕白的处境，但是，这一点警觉依然存在，他紧紧地跟在毒手报应之后，贴近不出一步之间飘身过涧，直向那一块千斤巨石旁过落去。

毒手报应刚一过溪，便回头向祁灵说道：“此处禁制不熟，老夫也只有寸步小心，你娃娃要看准了我的步伐和足迹，否则……”

祁灵倒是认真地点点头，他觉得这个外号阴险，行为刁猾的鲁子清，此刻突然变得细心照顾，甚而关切入微，难道他真的输得心服了么？

毒手报应前面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走着，祁灵一步一趋，寸步不离，虽然走得慢，片刻之间，已经走到那一块千斤巨石的旁边。

毒手报应仿佛松了口气，向身前指着说道：“娃娃！这就是你要看的‘巧悬千斤闸’。”

祁灵顺着他手势着去在千斤巨石之下，正对着一个地洞，黑洞洞地不知道多深，洞口光滑异常，黑黝黝地似石非石，似铁非铁，而洞口的大小，看去正好与千斤巨石相同。

毒手报应说道：“巨石用绳子栓住，那头系一根铁棒，挡在乱石之间，但是，那些乱石，每一个时辰就要移动位置一次，在移动之时，铁棒便趁隙而动千斤石也就随之下坠，但是，每动一次，铁棒只能移一尺，这样慢慢地，千斤石也就一点一点地坠下洞内。”

祁灵不觉脱口“呀”了一声。

毒手报应说道：“千斤巨石闸落时间不定，完全看那根铁棒在乱石堆里，每次在变动之中移动情形如何而定，快的也得一周天，慢的拖上十天半个月，亦不意外。”

祁灵这时候对于这个“巧悬千斤闸”，倒感觉不出它“巧”在何处，而是感觉到设计这千斤闸的人，用心太狠，这千斤石闸，一点一点地向下坠，关在里面的人，慢慢地让“死”威胁着自己，这种心理折磨，太过残酷。

一想到“太残酷”，祁灵忍不住横步上前，探身对那深不见底的石洞，看了眼，正待转身回头，再察看那根系在绳索后端的铁棒，究竟如何移动之时，忽然，脚下轰隆一响，身形一虚，向下就坠。

祁灵大吃一惊，暗叫：“不好！”赶紧一提丹田真气，右手疾翻，向下劈出一掌，左手随即向旁边抓去。

这两个动作，都非常快，右手劈空，一振之间反弹之力不小，加上丹田真气上提，硬把下落的身形迟然停住，可是右手一出掌，只听得呛啷一阵乱响，七星紫虹桃花剑竟在仓忙之间，坠落而下，这样一来祁灵心里止不住一慌，偏巧左手一搭，光滑秃秃，丝毫使不上劲，虽然止住下落的身形却无法现借劲上升。

说时迟，那时快，头顶上一阵震天价响轰隆隆，突然眼前一黑，趾嚟轰隆一声，嘎然而止，这一瞬间，祁灵抬头一瞥，见是一块千斤石闸，迎头盖住，只留下洞口周围一线光亮。

不用说，这是祁灵在一横身之际，陷入了另一个“巧悬千斤闸”内，祁灵一招失手，真叫他万念俱灰，真气不泄，顿时就像陨星下坠，直落而下，虽然祁灵在下坠的途中，已曾出手摸索，指望能找到一点足以借力停身之物，然而触手之处，俱是光滑无比，而且人在坠落中途，真气早泄，不能功行力达，纵使能有可攀之处，也是陡然。

祁灵这一阵陨星下落，也不过只是一瞬间后，稍时“蓬”地一震，直落到底，这正是祁灵功力已失这时，一震之下，攒得祁灵眼冒金星，血气翻腾。

经过一阵调息，借着顶上那一线天光，打量周围，方圆不及三尺，仅够容身之地，而且周围一如上面所看到的一样，光滑无痕，触手冰凉。

这时候，只听到上面一阵极其得意呵呵笑声，那正是刁猾阴险的老狐狸毒手报应道：“祁娃娃！你不是一向以机智来要挟于人么？作法自弊，如今你怨得谁来？方才我一再拦你不要过溪，你却不听忠言。老夫只不过是履行诺言，还清赌债，如此而已。”

祁灵在下面呖了口，说道：“鲁子清！你以为凭这种卑劣的手段，便可以得意逞能么？告诉你，天都峰迟早会扫荡成为平地，让你们这群恶徒，自

食其果。”

毒手报应呵呵笑道：“那只有廿年后，等待你娃娃下世再来吧。”

言犹未了，只听得咔嚓一声，地洞里仿佛微微一震，毒手报应又伸首洞口，朝下说道：“祁娃娃！你听到没有？那边乱石已移动了一次，你又接近死期一刻，你慢慢地等着吧，等着那千斤石闸，压落当头的滋味，不过……”

说着毒手报应又冷嘿嘿地笑了声，极其尖刻地说道：“娃娃！你休要打歪主意，五丈深的石洞，浇上一层松脂石腊，你上来不得，你乖乖地等着和你隔壁的同伴，在九泉之下，做一个同命鸳鸯。”

接着一阵呵呵大笑，渐渐由近而远，终于归向沉寂。

祁灵此时的心情，正可以用“怒火如焚，暴躁如雷”八个字来形容真切，祁灵生平极少妄动无名之火，掀起暴戾之气，但是此刻如火之燎原，一时不可以收拾。

但是，祁灵毕竟是秉赋不同凡响、根基深厚的人，几经暴怒之余，渐渐又冷静下来，事到如今，中人奸计，徒怒于事何补？其实追根究源，还是由于自己不慎所致，在千斤石闸未坠下来之前，自然不能束手待毙，仍旧是要想办法，谋求脱险。

一经冷静，灵智复明，索性跌佳上来，调息运行，澄清内念，因守心神，而后谋他法，祁灵如此坐行功，不片刻便返虚入浑，物我两忘，进入妙境。

少在经过几许时间，祁灵倏然醒来，睁开眼睛一看，黑黝黝的洞内，此刻却看得秋毫可见，微尘可数，祁灵哪里知道，他这次的调息行功，是由于人在生死边缘，摒祛杂念，万欲皆我，行功调息的结果，将原先将用的千年灵芝玉液效能，无形之中，发挥到极致，所以祁灵一睁眼睛，眼力倍增，更觉神清气爽。

祁灵站起身来，刚一旋身周围打量，一睛便看到身旁不远，插着自己的七星紫虹桃花剑，祁灵这才想起，方才在失足坠落之时，七星紫虹桃花剑失手先落，不料竟插在洞内。

这柄七星紫虹桃花剑从五丈多高的洞口，直落下竟然直没三内深达两尺有余，使三尺七八的七星紫虹桃花剑如今只剩下一尺多长，露在石上。

这柄被武林喻为天下第一剑的七星紫虹桃花剑，一经落在祁灵的眼里，当时神情大振，顿时有如虎添翼之感，尤其重要的，由于这柄七星紫虹的出现，使七星紫虹桃花剑触动灵机，心头为之光明一现。

祁灵一蹲身，伸手微微使力，轻轻一拔宝剑，只听得“铮”的一声，三尺七八的七星紫虹桃花剑，应手而起，只一微微抖动之间，紫芒顿现，削金断玉的宝物，自然不会稍有损坏，完整如初，直挺挺、颤巍巍地，横在胸前。

正在这时候，只听得头顶上又是咔嚓轰隆一声，光线又弱一分，分明是千斤巨石又隆下了几寸。祁灵心里一动，旋即忖道：“如今时间可贵，事不宜迟，我还想些什么？说不定毒手报应鲁子清那老家伙，想起我有一柄宝剑，便也会联想起这个漏洞，到时候再下其他毒手，我便欲防无备了。”

依照祁灵的估计，每掘一级石阶，用以借力腾身，纵使石洞深达五丈，也只需五阶，掘成，便可到达尽头，倒是压在档顶的那一块千斤巨石，应该小心谨慎，勿使他失误而陷落，再从旁边挖掘一个缺口，游身出去。

这不是个艰难的事，以七星紫虹桃花剑之利，以祁灵的劲道，饶是松脂石腊如何，坚硬逾铁，也不过只要一盏热茶的光景，祁灵便可以脱险而出。

可是，当祁灵掘动石洞，刚刚挥动数剑，心里忽然想起另外一件大事，

顿时停下手中宝剑，不再向上凿掘。

究竟祁灵临时想起了一件什么事情，使他放弃了脱身“巧悬千斤闸”打算？暂进搁下不表，且说那一对天山高手，武林情侣，神仙眷属，多舛鸳鸯的紫盖隐儒许冰如和北岳秀士姚雪峰，如何破镜重圆，重归旧好。

述古观今，诸多镜鉴。记得唐明皇杨玉环，在七夕之夜，两个人相拥在长生殿上的时候，互许誓愿，海誓山盟。“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甚至于互誓来生，再作鸳鸯。以明皇之尊，与其对杨玉环的坚贞不渝的爱情，一生一世，永为连理，当无疑义，谁有此能耐，能拆散他们这一对恩爱鸳鸯？但是结果如何，马嵬坡前，香消玉殒，唐明皇也只有暗弹相思之泪，遥想那“山在虚无缥缈间”了。

笔者之所以叙述这一段故事，是用以说明，白头佳偶，每每易遭天疾，就象北岳秀士姚雪峰和紫盖隐儒许冰如，这一对神仙眷属一样，天山佳偶神仙羨煞，可是偏偏命途多舛，风波迭起，鸳鸯几乎变成怨偶。

等到历尽沧桑，真相大白之后，无论是紫盖隐儒如何深厚定力，也禁不住珠泪暗弹，十余年的爱极为怨，思久为恨，如今都化解为一腔珠泪，洒湿青衫。

所以，当时紫盖隐儒飘身疾掠，别过神州丐道之后，几乎是心境空灵，毫无牵挂，展开全身功力，从紫盖峰上，振臂当翅，破云排雾，起落如飞，来抒散她满怀说不出是悲是喜的情绪。

紫盖隐儒许冰如论年龄，已经是逾古稀，但是，她一则青春永驻，二则是久抑真情，当她一经揭开心底之谜，洗刷了她心目中最尊敬的人污点，于是，思念之情，渴望之意，蓬然而生。（当许冰如若不尊敬她的师兄姚雪峰，又何致变成神仙眷属？）尤其她还记挂着北岳秀士身上毒创，未知后果如何？

所以一经下得南岳之后，立即购买一匹良驹，兼程即赴北岳恒山。

如此纵贯中原，远达边陲的地境的途程，何止是千里迢迢，关山远隔？但是，在紫盖隐儒的急欲一见心情之下，真是急如星火，去意如箭，何需数日之间，便到达了这座五岳当中，以险峻荒漠著称的北岳。

深秋初冬之分，关内飞霜，塞外早已飘雪，遥望粉白一片，瑶瑶玉琢粉铸，天无二色，地无二人，如此一人一骑，驰骋在北岳之麓，何异是一幅动人的雪景，单骑孤客，独走天涯的画面。

这幅动人单骑走雪的景色有人欣赏否？有！早就有一人，居高临上，看得清清楚楚，只不过紫盖隐儒人到北岳地界，戒心早除，没有注意罢了。

紫盖隐儒许冰如抵达北岳之麓，纵走坐骑，飘然一身，展开绝顶轻功，直奔生花谷而来。

不来此地，已经久矣，但是紫盖隐儒仍然是以驾轻就熟的身法，起落不停，沿途雪花不惊，地不留痕，转眼生花谷不远在望，忽然，眼前不远，人影数闪，衣带生风，紫盖隐儒一惊而觉，立即停下身来，凝神注目，向前看去。

这一眼看去，紫盖隐儒顿时心头一阵热血沸腾，万念如涌，身不由主地微微晃了一下，怔在那里，说不上话来。

对面站在那里的，正是相隔数十年，如今急奔千里，急于一见的北岳秀士姚雪峰，在他的身后，还站着须少蓝姑娘，雪地辉映，光芒耀眼，北岳秀士除了略见清瘦之外，神采倒是依然如故，尤其是两只眼睛，深情无限地望着紫盖隐儒，闪着动人的光辉，一如当年习艺天山，双双朝夕相处之时，那

样令人心动神浮。

两个人互相对视一眼，这一瞬间，十数年的悠悠岁月，无尽的相思，都已经倾诉无遗，他们都是深领情之三昧，而且也都饱经世故的武林高人，纵有无限言语，也无须效小儿女作态，绵绵倾诉过去的一切。说是误解也好，说他是自遭天忌也好，都没有解释的必要，就在这一瞬对立而视之际，那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无言”较之“有言”，其意境又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了。

但是，这无言相对，也只能用在这相见一瞬之间，终于，北岳秀士缓步上前，对着紫盖隐儒深深一揖，沉声说道：“冰如！想不到你竟惠然而来。”

紫盖隐儒微微一闪身，脸上顿有一丝薄薄的红意，低声微微地说道：“其实，你应该想到的，因为真金不怕火炼，日久自然水落石出。”

北岳秀士脸上闪过一抹痛苦的表情，低沉地说道：“世事真真假假，即使今当事人也难分清，伪善日久，与真善何异？而为恶日久，又与真恶相差无几？十余年来，我朝夕盼望能有此日，然而，在我以为那是奢望啊！十余年来我不敢说是债恶如山，至少……”

紫盖隐儒微微昂起头来，接着说道：“雪峰！人之善恶，在乎存心起点那瞬间，你我今日，当不致专谈皮相之言，即使这一切是真，又何妨昨死今生，回头苦海？”

北岳秀士刹时间，一双眼泪顿落胸前，嘴唇微微地颤抖着，半晌说不出话来。倒是紫盖隐儒温婉点头，微然一笑道：“北岳风厉雪寒，较之紫盖峰前，有截然不同之风光，雪峰不延我入如椽岩，款以热茶，烤似炉火，而让我在此迎风被雪，衣不胜寒么？”

说是“衣不胜寒”，那是笑话，像紫盖隐儒那样一身轻飘飘的长衫，换过旁人，早就冻僵在寒风凛冽，大雪飞舞的北岳恒山，还能如此谈笑自如，神色自若么？倒是她这样极其自然的两句笑话，为北岳秀士激动的心睛，得以平复。

当时北岳秀士吐一口气，含着微笑，对紫盖隐儒笑道：“冰如！你责的甚是，谷外寒风凛冽，谷内尚不失为春暖，你我尽在此间，冒风迎雪，如何不去如椽岩？”

说道转身向少蓝姑娘唤道：“蓝儿上前去见过……”

须少蓝姑娘十数年来，这是第一次见到这位同门师叔，事实上她也是在最近期间，知道这位与师父结同心，葛鲍双修，而又一度不满恩师所为，飘灰分手离去的师叔，是一位有出世之姿，有惊世武功，有圣洁心灵，有坚贞意志的巾帼奇人，可以说是心仪已久，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凡俗，相对之下，令人俗念俱消。

所以当时没等到恩师说出来，便飘身上前，宛如梨花萎地，说道：“蓝儿叩见师叔！”

紫盖隐儒伸手牵起须少蓝，含笑对姑娘身上打量一遍，点头说道：“禀赋奇佳，根基甚厚，只是……”

说着用手轻轻拭指着须姑娘的前额和眉间，接着说道：“杀孽太重，应该多体上天好生之德。”

须少蓝姑娘闻言，浑身一颤，宛如当头棒喝，立即凛声应是。

北岳秀士在一旁，说道：“蓝儿身世极为可怜，血仇在身，难免有所影响。”

紫盖隐儒点头说道：“天嫉奇才，每有折磨，是琢磨成器，抑或是玉碎不全，端束自己持志立身，蓝儿一身杀孽，和慕白相差无几，但是未来结局，未尽相同，不能不作惕励。”

北岳秀士和须少蓝姑娘都为之默然。

三人缓然齐步，慢慢向生花谷内走去，果然，生花谷依然百花争妍，绿叶如潮，与谷外相较确是温暖如春，迥然两个世界。

紫盖隐儒叹道：“生花谷地势极佳，北岳灵气，尽萃于斯，如能终老此间，不闻世事诚人间天上，平生之乐。只是……”

说到此让紫盖隐儒突然站住脚，向北岳秀士问道：“背上毒创如何？此刻但见你光彩焕发，神光内蕴，为何没有一点中毒模样？”

北岳秀士笑道：“冰如明察秋毫，日前回春圣手逮雨田专程至此，一颗千年灵芝丹药，不仅去毒生肌，更增益不少内力，说到此处，我想到方才冰如说道‘终老此间，不闻世事’，只怕目前我没有此等清福，遁迹于山林之间。”

紫盖隐儒闻言忽然停下脚步，望着北岳秀士说道：“雪峰！饶人一步后福无穷，一梭之仇，并不像伤及父母，而不共戴天，你难道还要还为一梭之恨，再出山林，搅人是非么？”

北岳秀士微微一笑说道：“冰如！你不是说要到如椽岩能得一杯热茶，一炉炭火么？此事回头再说吧。”

三个人在生花谷内分花拂叶，飘然直如椽岩，沿径登临石屋，须少蓝早就忙着沏好两杯香茗，摆在面前，至于炉之火。在温暖如春的石室之内，那是多余，何紫盖隐儒本来就是一句戏言。

北岳秀士坐在一旁，正颜说道：“一梭之仇，自然犯不着牺牲宁静岁月，换取一时报复的快感，但是，受人之惠若不清偿，终生难安。”

紫盖隐儒点点头说道：“是了！我忘记理当酬报的人情，字内二书生，无端受惠于人，自然这不是虚名的问题，论情论理，都应该如此。雪峰！你所指的是祁灵这孩子，是么？”

北岳秀士叹了一口气，说道：“长江后浪推前浪，后生可畏，斯言不谬，祁灵这孩子确是玲珑心窍，且又古道热肠，冰如！我们这次破镜……”

紫盖隐儒不由脸上微微一红，顿时拦住不让说出“重圆”两个字，接口说道：“祁灵只可惜一点，胆比天大，太过机灵，如此只怕容易轻蹈危险，如果我猜得有几分道理，就在我启程北上恒山之日，他已经是寻找万巧剑客鲁半班的下落去了。”

这“万巧剑客鲁半班”几个字，乍一出口，北岳秀士为之一震，当时喃喃地说了一句：“万巧剑客鲁半班……”

紫盖隐儒不由惊讶地说道：“雪峰！受制十余年，沉冤莫白，难道你还不知道是万巧剑客鲁半班的所为么？”

北岳秀士欲拦阻时，已是无奈，只有苦笑地点点头，说道：“若不是日前回春圣手逮雨田，来到北岳恒山，详细地说明此间经过，我何尝知道鲁半班其人？”

言犹未了，忽然须少蓝姑娘扑上前，哭道：“师父！你为何一直瞒着蓝儿，不让知晓，难道你不让蓝儿能有手刃亲仇之日，永远让蓝儿去母丧，沉冤九泉么？”

紫盖隐儒顿时一惊，随即又叹了一口气说道：“方才我说过，天嫉奇才，

每遭磨折，想不到蓝儿和慕白，不仅同一命运，而其仇家更是同为一入，你道是冥冥之中，是预有安排的么？”

说着又转头向北岳秀士说道：“是雪峰有意隐瞒不让兰儿知道的吗！”北岳秀士长叹一口气说道：“十余年来，我虽然不断寻找当所赐我一梭之人，报复一梭之仇事小，蓝儿一身不共戴天之恨，自然不容沉没，而使存歿难安，但是，一旦回春圣手逮雨田告诉一切之后，我又决定不让蓝儿知道内情。”

须少蓝姑娘哭着抬起头来，说道：“师父！你难道改变了初衷，不让蓝儿报仇雪恨了么？如此十余年恩师对蓝儿抚育教养之恩，又有何意义？”

北岳秀士用手抚着须少蓝的双肩，扶她站立起来，含着苦笑说道：“蓝儿！你起来听为师的说给你听。”

须少蓝姑娘满以为委屈地站在一旁，望着北岳秀士，眼眶里含着晶莹欲滴的泪水。

北岳秀士苦笑着向紫盖隐儒说道：“十余年岁月悠悠忍耐而过，又何必计较于一时？”

须少蓝姑娘翘着嘴说道：“师父！十余年岁月，是因为找不到仇人为谁，所以才忍耐而过。”

北岳秀士略带责备的口吻，说道：“当着师叔在此，你也敢如此放肆么？”

紫盖隐儒微笑了一笑，点点说道：“蓝儿！你师父抚育你十余年，还不是为了你身有血海深仇，希望你能够亲手报得，以安令堂在天之灵，岂有知道仇人之后，反而不让你前去快意思仇的道理？蓝儿！你说么？”

须少蓝姑娘含泪带怯地站在一旁，轻轻地说道：“蓝儿错了！”

北岳秀士苦笑道：“蓝儿！你这番为亲报仇的心，为师自然深切了解，但是，你要知道，画虎不成的后果，如果不谨慎从事，十余年的忍耐，废之一日，岂非更是对不起你的母亲于九泉之下么？”

这一番话，更是说得蓝姑娘螭首低垂，珠泪暗滴。

紫盖隐儒伸手牵着须少蓝姑娘，慈祥地说道：“蓝儿！你不必太过伤心，且听你师父说明用心，也好作你而后立身处世的教训。”

这一种母性慈祥，自然地流露，给予须少蓝姑娘一种难以言喻的温暖与安全，同样的一袭青衫，同样的举止潇洒，英俊倜傥，这种母性的流露，绝不是北岳秀士姚雪峰所可以偶一为之。

须少蓝姑娘乖巧地依偎在紫盖隐儒的身旁，大眼睛流露着期待的眼神，望着北岳秀士，默默地不作一声。

北岳秀士眼望着这一幅动人的画幅，不觉脱口说道：“冰如！蓝儿会被你宠坏的！”

紫盖隐儒不作可否地望着须少蓝姑娘笑了一笑，说道：“雪峰！你不告诉蓝儿有关于万巧剑客的事，除了怕画虎不成反类犬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打算么？”

北岳秀士脸色渐渐阴沉下来，极其沉重地说道：“此人谋我十余年前，挟制我十余年于兹，一直到日前，方才知道他是万巧剑客鲁半班，这等计谋之深，存心之阴毒，不仅我们自叹不如，就是衡诸当前武林，又有几人能与之抗衡？蓝儿若要莽然从事，岂非自寻烦恼么？”

紫盖隐儒点点头，脸上露出颇为以为然的颜色。

北岳秀士接着说道：“据回春圣手逮雨田说，万巧剑客鲁半班不仅深具阴谋诡计，而且精通各种技艺，自此不难想到，他所居住之处，埋伏万般，

毒器遍地，一枝无名毒梭已经令我负创十余年，挽过蓝儿，后果何堪想象？”

紫盖隐儒轻轻地拍着须少蓝姑娘的香肩，含意深长地点点头。复又向北岳秀士说道：“理由职责，还有你另外的存心呢？”

北岳秀士叹道：“万巧剑客胆敢与武林所有门派为敌，又能十余年来玩各门派于掌之上，连人多势众人材辈出的少林一派，亦照样。被其作弄得几乎动摇根本，这人的野心也见一斑，因此，我们只有徐徐图之。”

须少蓝姑娘一听这“徐徐图之”四个字，顿时急得叫道“师父！你……”

北岳秀士摇手说道：“蓝儿休要着急，我所谓徐徐图之，并非拖延怯懦，而是为了等待两个有利的机会，才能铲除武林此一公敌，为武林消灭一次浩劫。”

紫盖隐儒点头道：“你要等待武林各派，联力而出么？”北岳秀士说道：“那不是等待，回春圣手遯雨田此次匆匆而去就是为了奔走各大门派之间，凭他的人缘，使大家同仇敌忾，必无问题，蓝儿！你应该知道，万巧剑客鲁半班不是只身除敌，又何如让大家都能为之意思仇，而尽己力？”

紫盖隐儒微微含笑，说道：“雪峰！宇内二书生然是名振宇内，并未褪色，你能如此一变谦虚而不自傲，你变了！十余年身受无名毒创痛苦，你已变了啊！”

北岳秀士笑摇头，接着说道：“另一件事，我要等待祁灵前来，方才冰如说他此刻已经前往万巧剑客之处我不相信按照情理，他会赶来此地。”

紫盖隐儒一时倒是没有会意过来，微有愕然之意。

北岳秀士接着说道：“因为，截至目前为止，只有祁灵他一人知道万巧剑客鲁半班的住址，只有他才真地体验到鲁半班是一个不易对付的人，因为他先后不下数次和鲁半班的手下相遇，如果回春圣手遯雨田说得不错，他会在神州巧道的指使下，谋求众志成城，共商大计，他自然会先来北岳一趟。”

紫盖隐儒沉思了一会，摇头说道：“雪峰！你按照雨田所说的情形，确是推论得有理，只怕如今事情已经有了变化，祁灵确已经深入鲁半班老巢去了。”

北岳秀士闻言一惊，连忙说道：“果如此言，那太意外了，祁灵他岂不知万巧剑客之事，断不是匹夫之勇可以为功的么？”如此徒逞匹夫之勇……”

说道不忍再责怪下去，只好叹一口气，废然闭口不言。

紫盖隐儒便将祁灵入南岳的经过说了一遍。

最后说道：“我不该职此匆匆就道，更不应该让慕白盲然就为弄计成功，祁灵心悬慕白，竭力追踪必然无疑，只是神州巧道是否会拦阻呢？”

对于这项问题想得最严重的，是坐在一旁默默列言的须少蓝姑娘，不知道是一种什么理由使她对祁灵的关怀，超过了一切，是由于当初的内疚？抑或是由于惺惺相惜？自从祁灵北岳离去之日起，须姑娘几乎时时该该都在惦念着这位和蔼可亲，武功出众的亲朋好友，所以，紫盖隐儒当时一说出祁灵的行踪，便自然引起须姑娘的注意。

北岳秀士的通盘打算，长远的计划，自然是老谋深算之举，但是，他何尝想到祁灵会独自去撩拨万巧剑客鲁半班？

紫盖隐儒明了其中的内情较深，即使没有她临去前的叮嘱，她相信祁灵也会随之追踪丛慕白的下落，那是由于祁灵对丛慕白的一种内疚，一种难以表达的情愫，所以紫盖隐儒确定地说道：“祁灵去到万巧剑客所住处，断然无论，现在的猜测，只是他究竟为神州巧道所派遣？抑或是自己请求而往。”

于是紫盖隐儒便把紫盖隐儒前往南岳的经过，以及慕白姑娘设计的经过，约略地叙述了一遍。

北岳秀士听过之后，长叹一声说道：“冰如！并非你我数十年离别，而在今日看见之时，便论及长短，这件事你的处理有些不妥了，如果我猜测不错，慕白和祁灵，恐怕现在都已经双双坠入万巧剑客毒计之中。”

紫盖隐儒脸上微微一红，露出一丝微笑，略有尴尬之意，但是，却没有开口争辩，只是注视着北岳秀士，仿佛要听他说个明白。

北岳秀士也微微苦笑一下，接着说道：“冰如！你已经十余年不曾走动江湖，而我却相反，这几年以来，一直是躬身江湖，闯荡中原，所以你不明白如今的江湖上已经有‘今不如昔’的情形，功力其次，各人专在阴谋诡计上下工夫，而其中尤其以这位万巧剑客为甚。”

紫盖隐儒收起笑容，轻微地说道：“我虽然未尽完全明白万巧剑客的为人，但是，耳闻若干，也略知一二；祁灵和慕白，如果真的进入了万巧剑客的住地，危险是有，但是……”

良久，紫盖隐儒抬起头来，望着北岳秀士说话道：“雪峰！你已经动摇你的计划了……”

北岳秀士点点头说道：“是的！我放弃了原先打算，因为祁灵……”

紫盖隐儒摇着头说道，“祁灵只是使你放弃原先打算原因一种，最主要的是因为蓝儿。”

北岳秀士上微微一惊，立即抢着轻轻叫道：“冰如你是说……”

紫盖隐儒含着一丝凄凉的微笑，摇头说道：“雪峰，用不着惊讶，我所以能够一言中的，并不是我善于察颜观色，最主要的是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雪峰！你应该知道，我有一个徒儿，而慕白的身世，和蓝儿是如出一辙。”

北岳秀士这才深深地点着头，望着紫盖隐儒，欲语还休。

紫盖隐儒接着说道：“方才你已经说过，十余年的抚养，徒儿的亲仇，已经和我们有切骨之痛，一旦听见仇人下落，还能阻止住徒儿的一番报仇的用心么？”

北岳秀士点头接着说道：“冰如！我已经懂得你的意思。”

紫盖隐儒却摇头接着说道：“你没有办法能懂得我和慕白之间的情感，母性的爱，不是你能想象得到的。”

说到这里紫盖隐儒不觉脸上微微一红，但是瞬即消失，接着说道：“因此，慕白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条足以追寻下落的线索，我不忍心晓之以利害，而予以阻拦，就如同你方才也同意放弃长远计划，而要开始寻仇报复的心理一样。”

北岳秀士不觉站起身来，上前轻轻地握住紫盖隐儒双手，含笑说道：“冰如！我错怪了你。”

紫盖隐儒轻轻地摆脱北岳秀士的双手，红着脸说道：“你也没错怪我，那是因为你和慕白和祁灵，也有一番关切的情份，其实，在那当时，我除了不忍压制慕白的一番报仇之心意，也有一点用意。”

北岳秀士笑道：“是啊！我忘记你是心细如发、极富机智的人，你断然不会冒然从事。”

紫盖隐儒含着笑意，接受了北岳秀士的称赞，接着说道：“我所以能让慕白冒险设计于前，又让祁灵冒险于后，那是因为我看他们二人，脸上气色

不坏，必然有惊无险，而且，神州丐道也断然不会袖手旁观让祁灵作无谓的身陷险境，他必然也有安排。”

北岳秀士点头说道：“神州丐道为人放荡不羁，游戏人间，但是，对于他这位独一无二的徒儿他岂能让他毫无把握的冒险？他一定有妥善安排。冰如！你从南岳到此，开山阻隔，千里之遥，不知道走了几日？”

紫盖隐儒脸上不觉又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红意，低声说道：“开山虽远，难阻来意似箭，前后算来，不出数日。”

北岳秀士击掌说道：“如果万巧剑客住处不在南岳附近，慕白和那位姓鲁的娃娃，至少也得数日行万一祁灵途中能够追赶及时，说不定慕白和祁灵不会进入鲁半班的住处，而又另起波折。”

紫盖隐儒说道：“慕白若能中途遇上祁灵，倒是天如人愿，只怕事情未全然有如此凑巧，倒要弄得惊险重重。”

北岳秀士立即说道：“冰如！我有一言未卜，冰如能否赞同。”

紫盖隐儒笑道：“你要即刻起程，南下中原，追查个水落石出，是么？”

北岳秀士也含笑说道：“冰如！你我十余年阔别，今日重逢看见，理应叙叙别后，互诉离情，我不应在此刻提起南下中原的意见。可是……”

紫盖隐儒莞尔一笑，态度极其自然说道：“雪峰！你我如今尚作小儿女之态么？”

北岳秀士振身而起，说道：“如此事不宜迟，即刻起程，以你我功力而言，专拣无人的地区，兼程疾奔，相信不出两三日，要使得千里江山一日还。”

紫盖隐儒应声笑道：“好一个‘千里江山一日还’，但是，我要请问，我们进入中原之后，将如何寻找祁灵和慕白的行踪？如此茫茫人海，盲目摸索，即使能够有一天得到他们行踪下落，只怕为时已经过晚。”

北岳秀士笑道：“冰如！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南下北岳，挺进中原，我们何需寻找祁灵和慕白？这两个无名后辈，如此茫茫人海，何异大海捞针？我们要的是神州丐道，你我宇内二书生，双双出动寻找神州一丐道，虽不至轰动江硝，却也要传遍武林，我不寻找丐道人，丐道人也要追踪而来，冰如！你说对么？”

紫盖隐儒点点头，觉得北岳秀士所说确是不无道理。

宇内二书生说要起程，作千里之行，自然没有任何牵挂，说走就走，紫盖隐儒一踏出石室，忽然停身转面向北岳秀士问道：“我们此去中原，蓝儿携带她前去么？”

北岳秀士闻言一愣，怔了一会，就道：“蓝儿身有不共戴天之仇，此次南入中原，远行千里，与她至关切，她自然要去的，冰如之决，蓝儿有何不可前去之原因么？”

紫盖隐儒沉吟了一会，正颜说道：“让得方才我说到慕白和祁灵的时候，曾经说过，他二人气色颇佳，有惊无险，所以我才胆敢让他放胆设计，铤而走险，可是方才我见蓝儿……”

北岳秀士抢着说道：“冰如你熟知相法，你看究竟如何？”

紫盖隐儒慢慢地说道：“相之一示，本是诸多原因之巧合，徒然熟知相法，也未尽然能料事如神，而避凶趋吉，所以看相特别着重于机缘二字，否则信口开河，岂不是成了江湖术士，骗人度日者之流么？”

北岳秀士仍然急着说道：“蓝儿是否有何欠佳之相？冰如！你当直言无隐，你对蓝儿，和我对蓝儿之间，还有何深浅之分别不成？”

紫盖隐儒点头说道：“诚如你所言，我对蓝儿一见如故，相信我对她的情份，比你毫无逊色之处。所以我才有一份出乎自然的关心。”

说到这里，紫盖隐儒抬起头来，望着北岳秀士说道：“要相法全凭机缘巧合，未尽然足以为凭，但是，人之气色却足以说明本人境况之好坏，这确不是玄虚之谈，蓝儿气色欠佳，眉端带煞，印堂发暗，应该是一动不如一静，蹈光养晦，在生花谷静修一段时日，对她才百利而无一害。”

北岳秀士慢慢低下头，沉吟半晌，才缓缓叹了一口气。说道：“冰如！你生平谨言慎行，自然一字一句出自肺腑，我只有拘谨领受，但是，蓝儿自幼为我所骄纵，当此报复亲仇紧要关头，不携她前去，只怕……”

紫盖隐儒点头说道：“我明白你此时的心理，你对蓝儿骄纵未必是真，宠爱恐或有之，不忍令此时此地，勒令她独守北岳，而让你出面为她寻找仇人是情理中的事，不过，如果对蓝儿晓之以理，喻之以大义，亲仇虽然要紧，师命亦不可违抗，何况此次寻找线索，并非就是和万巧剑客拼个高低死活，暂忍一时，留得百年之身，报仇之事，来日正方长，雪峰以为然否？”

北岳秀士深深颌首说道：“冰如在此独候，我去谷内蓝儿住处稍作说明，即行起程。”说着屋前翻身一折，长衫飘拂处，带起左右一阵花香，但见一条人影，仿佛悠然脚不沾地，只在花丛叶际，接连几个翻腾，草木不惊，去势如矢。紫盖隐儒看在眼里，暗暗点头说道：“身被毒创十余年，功力未退，且有精进，倒亏他……”

正是紫盖隐儒眼送北岳秀士远去的一瞬之间，忽然一声长啸，声如袭帛，破空而起，上薄九霄，只震得生花谷内，草木籁落，回音不绝。

这一声惊人的长啸乍起，紫盖隐儒骇然为之一惊，她知道这是北岳秀士怒惊之余，情不自禁迸发而出，究竟何事使他如此勃然大怒？难道须少蓝姑娘居然敢有违背之行动不成？

紫盖隐儒一经想到这里，身不由己地飘然而起，反身直掠，朝着方才北岳秀士所去的方向，劲射而去。

谁知道紫盖隐儒疾掠而起之际，眼看衣影一翻，北岳秀士就象流星赶月一样，弹然而回，两个人迎面一对，各自吐气出声，疾收身势，遽然下坠，沉桩落地，紫盖隐儒还没有落定身形，只听得“咕咚”一声，北岳秀士早已落桩而下，两双脚竟深深地陷下地内一尺多深。

紫盖隐儒不觉皱起眉头，缓着语气说道：“雪峰！何事能使你震怒如此？是蓝儿不愿意接受留守之命而有所触怒你么？那也无须如此妄动无名，气愤如是啊！”

北岳秀士望着紫盖隐儒如此委婉问来，不觉黯然长叹一声，说道：“冰如！我如今是既怒且愧，不能自己啊！”

说着一扬右手，对紫盖隐儒说道：“冰如！你且看这个。”

紫盖隐儒一看他手中拿着一幅白绢，上面字迹斑斑，还没有拿到手便失声问道：“怎么？是蓝儿留下来的么？”

伸手接过一看，果然，是一封留书，虽然临行仓忙神情焦急，但是字迹仍不失为端正不苟，可见须姑娘临去之前，决心之深与立间意之坚。

上面写着：蓝儿留收百拜于

恩师座前，敬叩尊安，并请宽恕蓝儿不辞而去之罪。

常言道是：父亲之仇，不共戴天。又曰：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蓝儿虑此两者之间，必有所选择其一，然以母仇待报，已十又数载，无日不耿耿于

心，暗中泣涕，自觉九泉之下，母亦难安，故一旦闻知仇人是谁，不得不稍捺师恩，而先报母仇矣。

恩师抚育教诲，十余载如一日，蓝儿如此不别而行，于情于理，万难合一，然恩师若能下念蓝儿一点愚孝，当能稍缓怒意，则蓝儿幸甚！

愿念上天有限，使蓝儿手刃仇人，得偿宿愿，虽死于非命，亦心满意足，所唯一遗憾者，未能报答师恩于万一也，若幸能生还，当以余生，终生奉侍恩师，稍减罪行，否则只有来生结草衔环耳。

蓝书不胜孺慕依依之情，不能自己矣！并向师叔请叩金安，蓝儿再拜。

这封信写得情真意切，而且极其悲壮，在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滋味，但是，看在紫盖隐儒的眼里，顿时觉得有一种不祥之兆，觉得这字里行间，充满了一股生离死别的意味，不觉得一股酸味，直冲眼眶，正如紫盖隐儒方才自己所说的，她和须少蓝姑娘，真是一见如故，深印于心，如今面对着这封留书，就难怪要怆然而至泪下了。

良久，紫盖隐儒才抬起头来，望着对面的北岳秀士，只见他此时已经是黯然无声，站在那里，眺望着远处彤云密布，雪意正浓的天穹，有一种说不出的失意和伤情。

紫盖隐儒将这幅留书缓缓地叠起，说道：“雪峰！是我错了！我将永远背负着这一份难忘的内疚！”

北岳秀士愕然低头，忽又恍然露出一丝苦笑，摇头说道：“冰如！你休要如此引疚自责，以宽我心，我方才说过，过去的十余年，我时时想找出当年暗算我一梭，并且杀死蓝儿生母，其人究竟为谁，何当不是存心随时报复？只不过是受制于人，毫无所获，今日乍一听到万巧剑客其人，意还不让蓝儿及时知道报仇的心意，情急之余，愤而出趟，是我促成的，尚有何言？不过……”

北岳秀士说到此处，竟也忍不住两颗眼泪，潸然双落，戚然说道：“蓝儿昔日随我乱闯江湖，心比天高，傲视一切，如今愤而出走，只怕不是善事，双眉带煞，印堂发暗，我怕她……”

紫盖隐儒沉声说道：“相之一字，未可尽信，气色二字，亦随时日可以变化，雪峰又何必拘于这两句话而耿耿于怀，你我此刻即时起程，倘若能追上蓝儿，岂非更好？即使追不上兰儿，有你我二人，涉足江湖，任何风吹草动，还能漠然无知么？”

北岳秀士此时也实在失去了主意，人间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难得紫盖隐儒能够远徙南岳，惠然而来，破镜重圆，重修旧好，诚人间一大乐事也，殊不知此时此地须少蓝姑娘竟又留书出走，为这份难得的欢欣，竟然又添些许黯然神伤，与衷心难安的情绪。

事不关心则已，关心则乱。其实像须少蓝这等功力，外带一柄利物神兵，再炼青虹，闯荡人工湖，足以自保而无可挂怀之理，但是，北岳秀士对于这位蓝儿，太过关心，惟恐她稍有错失，才有如此悔恨交加，灵智俱失，否则，像北岳秀士这等高人，岂能如此不会看开一些事理而耿耿于怀？

紫盖隐儒如此说来，北岳秀士才为之精神一振，立即说道：“冰如！对啊！神州一丐道，宇内二书生，找人、寻仇，在我等说来，即使四海茫茫，天地苍苍又待如何？岂能难倒我等？”

须少蓝姑娘既然不知道万巧剑客有住处，离得恒山，如此茫茫人海，将从何处找起？虽然一腔积愤，满心热血，为了报复母仇，值得同情。但是，

如此茫然离开恒山，独身远别北岳秀士，仍是一大错误。若论姑娘一身功力，闯荡江湖固可，若要凭以报仇雪恨，断非如此容易。

至于须少蓝姑娘离开北岳秀士生花谷之后，究竟何往？此处暂时搁下，且说那一对武林中神仙眷属，宇内二书生，北岳秀士和紫盖隐儒，双双离开恒山，飘然就道，直下中原。宇内二书生的功力，在当今武林，能与之匹敌对，不相上下的人，已经为数不多，内力精修，已经到了三花盖顶，五菊朝元的地步，若不是北岳秀士当年身受毒梭之害，影响所及，无法使功力更精一层。否则，十余年的精益求精，只怕早已到了“金刚不坏”的地步。而紫盖隐儒却在这十余年当中，淡薄武林逐追高下，退隐山林，在这灵性的内修方面，进益甚大，在武功方面，正好和北岳秀士一个不相上下。

这对高人下得北岳，自平型入关，正好赶上日暮黄昏，夜色已近，沿途荒凉风沙满目，在白日尚且罕见人烟，如今既已入夜，更是只剩下无限凄凉。

这两位宇内有名的书生，及时展开至于精绝之境的陆地飞腾赶路轻功，既不凌空飞跃，又滑起落摔身，两个人脚下行云流水，去势疾如奔马，快若风扫浮云，趁着夜色，前赶兼程。

按说“陆地飞腾”，本是轻功中之十者。但是，如今用在宇内二书生的身上，倒是名副其实的陆地“飞腾”，他们两人，即惦记着丛慕白和祁灵的下落，又担心着须少蓝的何往何从，所以只希望早日抵达南岳山附近，寻访神州巧道的行踪，从这位武林第一怪人的身上，得知一点凶吉真假。

两人彼此默然作一声，让风声在耳边作响，让星星在顶上转移变动，让山川树木在面前变作过眼云烟，转眼即逝。

这一整夜的全力奔腾，直到曙光乍露，黎明已至，北岳秀士才缓下身形，回头四周，不觉脱口叫道：“太岳山！”

紫盖隐儒对于边陲地境，知之不多，一听北岳秀士失声叫，便停下身来，向着北岳秀士说道：“一夜奔驰，究竟走了多少里程？”

北岳秀士苦笑道：“如此全力疾奔，一夜之间，也不过数百里，依然未出山西境地。”

紫盖隐儒倒是安祥地笑道：“夜奔数百里，已尽全力，衡诸当前武林，任何高人，也不过如此，除蛎具有飞仙剑客之流，瞬间千里，朝游东海，暮宿苍梧，凭虚御风，驾剑遨游，才能指愿之间，便能远到南岳，你我焉能如此？”

北岳秀士不由地笑了起来，说道：“若照如此行程，只怕三五日之内，不能达到南岳一带，何况我们还要寻找巧道人呢？如此一来，岂非耽误时日，贻误机先，设若慕白和祁灵二人果真遇险，倒是令人措手不及了。”

紫盖隐儒点头说道：“如此全力奔行，偶尔为之，未觉不可，如果狂奔千里，血肉之躯如何能支持得了？此刻要不是你我，换过别人，恐怕早已经瘫痪一堆，力竭精疲，雪峰！你知道附近有何通衢大镇？”

北岳秀士摇指西边，说道：“此去不远，便是赵城。”

紫盖隐儒点头说道：“边陲良马易求，你我何妨到赵城选购两匹千里良驹代步，也胜似如此竭力狂奔，兼而开始寻找神州巧道，及早宣扬，只要消息传开，还愁巧道人不闻风而来么？”

北岳秀士点点头说道：“此去赵城不过数十里，顿饭时间即回，冰如在此候我便是。”

北岳秀士说着话，便要展开身形向西边奔去，忽然唏咧咧一阵战马长嘶，

在这清晨定静的荒野，听来分外清晰入耳。

北岳秀士轻轻地说了声：“好马！”

紫盖隐儒却毫不思索地，脱口说道：“还不止一匹！”

北岳秀士微微皱起双眉，轻轻地说道：“好马必有善骑者，在这西北边陲，何来武林中高手？”

言下之意，北岳秀士是指北岳附近，由于北岳秀士在此，等闲人不敢无事深入西北边陲，自打麻烦，虽然北岳秀士并非凶神恶煞，即使当初受制于万巧剑客之时，也没有轻易为难于武林同道。

不过，人的名声，树的阴影，北岳秀士名列宇内二书生，谁还敢在山西境内惹事生非，如此无事自然不来。

此时此地，还是山西境内，来了几匹好马，假若马上是骑着武林高手，是冲着北岳秀士而来？来是另有他事？紫盖隐儒却不同意北岳秀士的想法，她微笑着说道：“马行道上，有何为奇？何见得就是武林高手？因为你是正需马匹，才及时有如此想法！”

北岳秀士朗声笑道：“冰如！若论这江湖一道，你就稍逊于我了，此马是千里良驹，马上之人，也必是一流高手，否则，怀璧其罪，恐怕无法容他如此骑马从容驰骋。”

北岳秀士因为紫盖隐儒一直心情似有欠佳之势，难得此时颇有欢颜，便趁势承意一番，当时便笑着说道：“冰如！我们索性赌一赌，看看骑马而来的人，究竟是什么样人。”

紫盖隐儒微笑不语，用手向她们来路尽头一指，黄土平原，但见滚滚黄尘，如波涛汹涌而来。

紫盖隐儒失声叹道：“方才一声长嘶，至少在百丈之外，声传百丈，像是千里良驹，但看此刻黄尘滚滚，宛如旋风一般，难得一见的好马。”

紫盖隐儒如此赞叹未了，北岳秀士忽然惊讶地“咦”了一声，指着前面说道：“冰如！你看那滚滚黄尘之中的怪事否？”

紫盖隐儒闻言凝神注目，也不觉随之惊讶地“咦”了一声，自言自语地说道：“怪事！真是怪事，两匹千里良驹，为何没有人骑？”

北岳秀士凝神良久，忽又朗声大笑，回顾紫盖隐儒笑道：“冰如！我输了！这两匹千里良驹不但是鞍上没有高手，甚而连人也没有，可见得料事不能太过肯定，意要以防万一。”

紫盖隐儒并不因为赢了这场赌注，感到高兴，反而皱起眉头，轻轻地说道：“这事透着有些奇怪呀！如此荒凉古道，出现两匹千里良驹，已经是要引为怪事，如今这两匹马竟还空鞍头，无人骑乘，这不是更怪么？其中必有缘故。”

十九

北岳秀士还没有来得及回答，这两匹马已经转眼来近，虽然卷起一阵黄尘，却仍然看得出那是一黑一白，生得极为神骏的好马，因为还隔得较远，看不太仔细，但是，可以看到它那种四蹄腾空，昂首振鬃的神情，的确是异种奇骥，万中选一的良驹。

北岳秀士和紫盖隐儒都停止了说话，两个人都凝神紧盯着眼前疾奔而来的两匹马。

这种沉默，不到一会功夫，那两匹黑白千里驹已经来到面前不远不到十丈的地方，正在疾奔狂驰的两匹马，看到面前站着人，忽然同时双双扬起前蹄，又是一声唏咧咧的长嘶，双蹄落处，遂然而停，站在那里昂首顿足，顾盼神情，却没有离去之意！

北岳秀士注视了一会，突然回头对紫盖隐儒说道：“冰如！这两匹马，不但是千里良驹，而且是久经训练，性已通灵的龙种，你看，左边一匹黑马浑身有泼墨，只有项下那一小块雪白银毛，如果我猜得不错，这匹马应该叫做‘泼墨藏珠’，是一匹万金难买龙种。”

紫盖隐儒也点点头道：“右边这匹白马，浑身雪白，也只有项下堆乌黑的毛，这马应该叫做‘雪盖灵芝’，也是万中选一，百年难逢。”

北岳秀士意味深长地说道：“冰如！你看这两匹马站在那里，昂然不动，看来是别人送马给我们来了。”

紫盖隐儒沉吟了一会，微微摇摇头说道：“我们自北岳起程，至今不过一夜之间就会落入旁人眼中，而成心予以作弄么？”

北岳秀士也沉吟了一会顺顾紫盖隐儒说道：“自从十余年前，误中诡计，暗挨一梭，这万巧剑客鲁半班的诡计心机我要叹为今无可替代的劲敌，说不定昨天蓝儿只身离开北岳，正好遇上万巧剑客遣人前来打探虚实，碰个正着，我们的行踪，就难免要告人而泄露了。”

紫盖隐儒只自顾的摇摇头，似乎没有同意北岳秀士的说法。

北岳秀士艰难地笑了一笑，说道：“万巧剑客想不到我有千年灵芝丹，还想要挟大有可能，而昨夜我们疾驰之时，全心赶路，身外一切都置之不顾，如果有人立意跟踪，只要相隔稍远，我们哪里能够发现呢？所以才有今日如此戏弄……”

紫盖隐儒此时忍不住抬起头来望着北岳秀士，缓缓地说道：“万巧剑客鲁半班其人，我只闻其名，未曾实际相遇，但是，我也深知这等人的所作所为，是不可以常理衡量，因此，我们启程之日时逢他们派人前来之时，事有可信，但是，他使两匹马前来相引，有何作用？”

北岳秀士朗声笑道：“冰如！有道是蛇咬一口，三年怕见绳索，我这胆色豪气，已经不复当年了，似乎有些风声鹤叫之嫌，不仅冰如会觉得奇怪，就是我自己也觉得如何一变而为如此多疑而胆怯？”

说到这里，北岳秀士一顿，复又正色说道：“然则，这两匹黑白神驹，驰遐此地，又是为何而来？岂非令人费解么？”

紫盖隐儒略一打量四周，忽然迈步上前，直向对面那两匹黑白神驹走去。

北岳秀士不觉脱口叫道：“冰如！小心……”

紫盖隐儒回头微微一笑说道：“宇内二书主，奈何竟畏惧两匹马？”

北岳秀士脸上一红，说道：“遇事谨防万一，马不可怕，应防备其中暗

藏诡计。”

紫盖隐儒未作一言，只缓缓向前走去，那两匹黑白神驹，本是不住地昂首顿足，顿露不耐之意，此时一见紫盖隐儒走上前来，反而静静地停在那里，一动不动。

紫盖隐儒走到近前，伸手拉过丝缰，抚摸着那匹白马的颈项，那匹白马真是怪事，就如同遇到旧主人一般，伸过头来，轻轻地在紫盖隐儒手臂上摩擦着，状极柔驯，惹人喜爱。

紫盖隐儒一面留神在马身上仔细观察一遍，丝毫看不出任何一点足以招致怀疑的地方，不由地摇头，向北岳秀士说道：“这的确是一件不可以常理衡量的怪事。”

紫盖隐儒这句话还没有说完，更怪的事又来了，站在一旁的黑马，却于此时，轻迈四蹄，向北岳秀士走去，一如那匹白马一样，状至柔驯，而且摩挲挨擦之间，极为亲切。

北岳秀士忽然大笑道：“冰如！却之不葆，受之有愧，既然有人送来，我们要是不受，只怕还要落人讥笑，此马既是千里驹，此去南岳，为我减少不少日，请啊！冰如！”

紫盖隐儒当时心里想：“无论如何这两匹马来得太突然，不过管他来意如何骑上跑他一程倒是无可厚非之处。如果真是万巧剑客的诡计我们不但不能稍有畏惧，使宇内二书生的名声，沉沦不复，更要明知故骑，看他诡计，岂奈我何？如果这两匹马是别位武林同道的，在如此情形之下骑它一程，谅也不甚为过。”

当时回头对北岳秀士微微一笑身形飘然而起，落于马背，那匹白马，本来是柔驯无比的地站在那里，紫盖隐儒一经飘落到背上，倏地个转身四蹄顿起，嗖地一声，宛如中脱弩之矢，向前一窜，远远两三丈，狂奔而去。

北岳秀士一见连忙叫道：“冰如小心！”

当时也立即飘身上马，那匹黑马也及时双扬前蹄，猛然一个回身，向前急驰而去。

这两匹神驹，一白一黑，一前一后，相隔数丈，扬起两股黄尘，向前如飞跑去，这时候真可谓是“追风赶月，闪电流星”，转眼之间，跑了数里之遥。

北岳秀士和紫盖隐儒两人，都有同样的心理，毫不阻止，只是稳稳地坐在马背上，看看前面究竟有何花样。

如此一味狂奔，将到一盏热茶的光景，也不知道究竟跑了多少路，丝毫没有异样情况发生。北岳秀士在后面，笑着说道：“难道这真是两匹无主神驹，天赐脚力么？”

紫盖隐儒轻轻地哼了一声，还没有来得及作答，忽然听到远远的身后，也响起了一阵急促的马蹄之声。

在这样双马齐奔，蹄声震地的情形之下，稍远的声音不易听见，可是宇内二书生是何等功力？只要稍一凝神，数十丈之内，飞花落叶，都难逃耳目，何况此时两人都是全神贯注，小心提防之际，身后的蹄声，焉有听不出来之理？

当时，北岳秀士微微一笑，向前面说道：“冰如！真的来了！”

言犹未了，忽然隐约之间，听到低回的啸声。

这一声低啸，刚刚一落，正在疾驰的两匹神驹，倏地各自一扬双蹄，唏

咧咧地昂首一声长嘶，像是与身后那一声长啸，彼此呼应。

北岳秀士本是戒备在心，一见胯下骏马，突然长嘶而起，他立即微微一点双脚，长袖一拂之间，凌空拔起三丈多高飘悠悠地远落在五丈开外。

紫盖隐儒却是左手一扯丝缰，胯下力道一沉，将这匹扬蹄长嘶的白马，硬生生地一个回旋，转个面朝来路。

两个人如此飘身下马，回身转面，一齐朝身后来路看去，只见来路不远，有一匹浑身火杂杂的红色瘦马，正驮着一个白发苍苍的矮胖老人，缓缓地往这边而来。

这匹红马虽然浑身没有一根杂毛，可是比起这两匹马来，只显得它消瘦不堪，而且踢踢踏踏地走来，显得有气无力。

马背那位白发矮胖老者，此刻是将整个身子驮在鞍上，哪里象是骑马，简直就是猴在马背上，显得如此狼狈不堪！

北岳秀士忍不住冷笑道：“冰如！你我不曾出现江湖，江湖上的好手，都脸生了。”

紫盖隐儒这时候也翻身下马，站在那里，等那匹红马走到近前，这才含笑说道：“这两匹马是尊驾所有么？”

那矮胖老头忽然呵呵笑道：“二位相公既然不知道是谁的坐骑，你们为何要骑乘驰骋一番？”

紫盖隐儒依然笑道：“如此说来这两匹龙种神驹，是尊驾所有了。”

矮胖老者呵呵笑道：“好说！好说！老儿生平一无所有，唯一的财产，就是这三匹马……”

紫盖隐儒没等他说完，便递过丝缰，说道：“如此我二人深以为歉，擅自乘骑尊驾之物，幸勿见怪。”

那矮胖老者缩手不接丝缰，摇着头笑道：“相公！你是说笑话，天下竟有这等便宜事，白骑了我的两匹马，跑了几十里路，如今竟如此一了百了，小老儿可不愿意哟！”

紫盖隐儒微笑说道：“如此尊驾意下如何？我二人愿意洗耳恭听，只要不悖人情，不背天理我们遵办不误。”

那矮胖老者笑呵呵地伸出两个指头，说道：“小老儿只有两个条件！”

宇内二书生与神州一丐道能在武林中齐名，岂是偶然？当年二人并肩仗剑，闯荡江湖之时，多少高手折服在二人剑掌之下？会过多少成名武林的人物？但是，如今面对着这样一位又矮又胖的白发老人，竟不知来路。

但是，尽管如此，宇内二书生的眼睛，岂有看不出好歹之理，任凭白发矮胖老者如何装模作样，他二人一上眼，立即看出这位矮登登，胖敦敦的老头，是一个身具绝顶功力的高手。

紫盖隐儒神情潇洒，含着微微笑容，双手后背，站在矮胖老儿对面，微微一点头，说道：“尊驾既然有两个条件，何妨就言之当面？方才我曾说过，只要不背天理不悖人情之事，无不应允。”

那匹白马经紫盖隐儒松开丝缰之后，对着那矮胖老儿咧嘴低嘶了一声，却掉转头自顾走到那匹黑马身边闲散地啃道旁细草，那矮胖老儿却笑呵呵地指着白马说道：“相公！你知道小老儿这三匹马的名号么？”

紫盖隐儒此时见这矮胖老儿，虽然显得有些刁钻古怪，但是却看不出有什么存心不良的恶意，所以，当时也耐着性子，含着微笑说道：“千里名驹，理应该有名号，只是在下少走江湖，见识不广，未曾听闻尊驾这三匹龙种神

驹名号为何，不过在下当可着情揣理，冒昧一猜。”

北岳秀士此时也缓缓走上前两步，和紫盖隐儒站个并肩而立，微微地皱着两道剑眉，缓缓的语气，沉重的音调，说道：“尊驾方才言道，有两个条件，对我们提出，作为擅自骑乘尊驾马匹之酬，尊驾既有条件，何不提出？我们尚要兼程赶路，无暇与尊驾在此多作理论，如果尊驾不以萍水相逢见外，他日相见，再尽情畅叙如何？”

北岳秀士这几句话，虽然说得语气颇为婉转，但是，言下之意，不愿多作交谈。

那白发白须又矮又胖的老儿，眯起一对肉泡眼，笑嘻嘻地对北岳秀士点点头说道：“相公既有要事，小老儿也不敢胡缠，相公要听条件，小老儿也会立即说明。不过……”

他说着话又转向紫盖隐儒点点头说道：“方才我和这位相公提到这三匹马的名号，也不是全然无关，只要二位相公能说出三匹马的名号，至少也是识马商人，有道是：世间千里马常有，而识得千里马的伯乐，却不常有，小老儿自认生平无一所能，唯能识马，两位若是小老儿的知音，这两个条件，至少可以取消一条。”

紫盖隐儒一听这矮胖老儿如此说得一本正经，却又极饶风趣，当时不禁回头笑顾北岳秀士，轻轻地说道：“既然如此，我们何妨先听听这位朋友的条件。”

矮胖老儿笑眯眯地说道：“有道是：相识满天下，知音有几人？小老儿倒是极愿二位相公是知音人，不过，这两个条件，却是微不足道，恐怕不足以作为二位相公猜中马名的酬劳，虽则如此，小老儿仍然要提出来，尚请两位休要见笑。”

那矮胖老儿仍旧是慎重而笑眯眯地，伸出右手两个手指，说道：“小老儿这三匹马，除了那匹火红色的瘦家伙之外这两匹马小老儿都是靠它出租拿点租金过活，两位相公既然骑乘了这一段里程，请两位付这么多租金，作为第一个条件如何？”

这个条件，是出乎这一对天山情侣宇内书生意料之外，如果将索取租金也算为条件，这个条件也太不够高明，而使人觉得俗得不耐。

北岳秀士和紫盖隐儒仍旧没有讲话，静静地站在那里，没有任何表情地望着这位矮胖老儿。

矮胖老儿摇动那两个手指，说道：“租金是十足成色纹银二万两，小老儿做买卖，向来是言不二价，童叟无欺，而且是至亲好友，赊欠免言。”

矮胖老儿说出二万两纹银，和他那一股十分买卖味，确是使北岳秀士和紫盖隐儒为之一惊，他们吃惊的不是二万两纹银的高价，而是这矮胖老儿的神情，此时此刻，说这种话，做这表情，分明是存心挑衅，哪里是要什么租金？

然而宇内二书生毕竟是修养已够的高人，虽然对方挑衅，之意，已经明显异常，他们二人仍然毫不为动，北岳秀士含着微笑，点头问道：“这第二个条件，内容如何？可否请尊驾一并告知。”

矮胖老儿忽然脸上颜色为之一震，笑呵呵地说道：“我们还是一桩一桩的来解决吧！现在就请你们两位相公说说小老儿这三匹马的名号，小老儿准备这二万两纹银，全部奉送。”

北岳秀士当时嘴唇微微一动，但是，立即又停止说话，转过头来和紫盖

隐儒交换个诧异的眼色。

论当时的情况，论宇内二书生急于要到南岳的心理，论宇内二书生的功力，当时都可以一走了之，因为彼此素昧平生，宇内二书生当然不愿意破颜动手相拼，但是，要决心一走谁能阻拦这两位高人？

宇内二书生所以不走，原因其一：他们自觉理亏。不管是否对方有意算计，私自乘骑他的马匹，确是事实，因此，不得到一个解决，两个人不愿如此离去。其二：这个矮胖老儿看去不仅武功不凡，而且不似恶人也没有恶意，他为何如此虚心挑衅？费人思量。其三：他既然提出二万两纹银的勒索条件，又如何以三匹马的名号相交换？难道这三匹马的名号，有何等关键在其中么？

这三个理由，足够使宇内二书生放着急事暂时搁置，而在这里听这位突如其来老头子胡缠。

紫盖隐儒和北岳秀士对视一眼之后，这才缓缓地说道：“三匹马名，换取二万两纹银，堪称高价，在下见识不多，输了这场交易事小，恐怕要貶笑尊驾。”

矮胖老儿没有说话，只笑眯眯地望着宇内二书生，又一变而为慈祥和无边，而且还带着一丝敬佩之意的眼神中闪动。

紫盖隐儒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指着那匹白马，说道：“纯白如雪，项下一撮黑斑，名驹龙这万中难得其一，千载难得一逢，此马如换过在下当名之为‘雪盖灵芝’，不知当否？”

矮胖老儿脸上的笑意愈加的浓了，点点头，只赞了一声：“好一个‘雪盖灵芝’。不仅气势不凡，而且雅得很。”

北岳秀士笑顾紫盖隐儒一眼，转而又向矮胖老儿说道：“黑亮如缎，项下白斑一点，势如游龙行空，神骏当今一绝，此马如换过在下，当名之为‘泼墨藏珠’，尊驾以为当否？”

矮胖老儿长笑点头，连声说道：“妙！妙极了！‘雪盖灵芝’，‘泼墨藏珠’，这一‘盖’一‘藏’较之原名，有画龙点睛之妙，古人有谓‘一字千金’之说，小老儿今日要做一次前无古人，出价‘一字万金’，就凭这‘盖藏’二字，方才二万两纹银的租金，算是一笔勾销。”

紫盖隐儒接声说道：“尊驾如此慷慨，我们倒是受之有愧了。”

北岳秀士也接着说道：“如此请问尊驾这第二个条件，可否于此时相告？”

矮胖老儿笑呵呵地说道：“这第二个条件么？在小老儿未曾说明之前，先要请教两位相公，两位如此行色匆匆，是前往中原何处？如不以小老儿此问冒昧，请两位相公秉直相告如何？”

紫盖隐儒当时毫不思索地，应声说道：“我们南下中原，前往南岳一行。”

矮胖老儿笑呵呵地说道：“关山阻隔，千里迢迢，这一程旅途，餐风露宿，辛苦二字，势所难免，如果两位相公不相见弃，请两位骑乘小老儿这两匹千里名驹，飞越关山如何？”

北岳秀士一惊之余，立即扬声笑道：“不瞒尊驾说，在下二人，身无分文，两袖清风，如此驰骋千里，我们如何付得起这一笔租金？”

紫盖隐儒也接着笑道：“无功受禄，内心难安，即使尊驾免费送乘一趟，我们亦难以接受。”

矮胖老儿这回可笑红了一张胖脸，眯着眼睛摇着头说道：“两位相公休

要以为是小老儿白白相赠，也休要以为这是小老儿向两位搅这一笔生意，而是小老儿向两位相公索取的报酬之一。”

宇内二书生一听之下，双双为之愕然。

矮胖老儿得意地接着说道：“两位相公白白乘骑小老儿这两匹千里名驹，我所索取的第一个条件，是白银二万两，方才已经以两字之价，一字万金，折合干净，第二个条件，便是要请两位相公，照料这两匹名驹，直到南岳之处。所以既非租债，亦非赠与，两位既不必谢，亦不必为之心不能安。”

这几句听来滑稽唐突的话，一经说出，宇内二书生立即明白这矮老儿是有意而来，当然这有意而来，绝不是坏意，但是，奇怪的是宇内二书生的行止，为何都落在这矮胖老儿意料之中？而且自始至终这种没有恶意的相戏，未必不是对宇内二书生一种难堪的揶揄。神州一丐道，宇内二书生，武林之中，无不敬不畏之，何曾遭此戏耍？

紫盖隐儒还没有说话，非岳秀士却已收起笑容，沉声说道：“既然尊驾不租不借，而是以条件相约束，如果在下不愿受此约束，又当如何？”

紫盖隐儒也抢着说道：“尊驾大名，可否先行见告？”

矮胖老闻言，仰起头来，一阵呵呵大笑，笑声历久不绝，北岳秀士渐渐按捺不住，只得厉声喝叱，忽然身后去路，有人远远地叫道：“白老儿，你这份怪脾气，几时才能改过来。”

言犹未了，北岳秀士霍的一个转身，向身后去路看去，叫道：“是邈邈老道！”

果然，只见迎面那条路上，来人势如鹰隼，腾空起落，展袖翻飞，从二三十丈远的路上，只稍一转瞬间，便已落身迎前，北岳秀士和神州丐道何止数次相聚，数次对敌，如今在北岳生花谷内，尽释前嫌之后，两个人的了解，愈发的深了，但是，北岳秀士何曾见过神州丐道这种全力飞腾的施展轻功？不用说，想是神州丐道此刻真是急了。

神州丐道一经停下身形，紫盖隐儒含着微笑，向他点点头说道：“丐道友！我们正是要遍走中原，寻找于你，想不到今日邈逢此间，这叫做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神州丐道撇着眉，苦笑了一下说道：“秀士休要心存忿怒，隐儒体要故作掩饰，待我道人为天山双侠稍作引见，介以解今日误会。”那矮胖老儿却于此时依然笑声呵呵，冲着神州丐道说道：“你这个邈邈的牛鼻子，来得可不凑巧哇，早来一刻，老头子尚不致引起两位相公动气，迟来一刻，老头子会领教了天山绝艺，也不空走此行，你不迟不早，好象成心看准了时刻，叫人过不去呀！”

神州丐道骂道：“白老儿！秀士和隐儒，都已经修养到炉火纯青，不会妄动无名，否则今天这一场拼斗岂不是师出无名、完全是你老儿一手挑起来的么？”

北岳秀士和紫盖隐儒，此刻都站在一旁，心里纳闷：“丐道人的友人，几曾听过这样一个矮胖老儿？而且冲着神州丐道和我们宇内二书生的友谊，也不应该如此专程前来挑衅啊！”

这时候只听到那矮胖老儿说道：“邈邈鼻子！你不要尽让我老头子干受斥贬啊！武林之中，不是常有人说：不打不相识么？冲着你牛鼻子一引见，消完了两位相公的气，我们该上路了。”

神州丐道笑道骂道：“蹉跎大漠半辈子，还是这种老不羞，今天若不臊

臊你，往后你老儿在中原地带，也不知道要惹多少麻烦呢。”

说着向北岳秀士说道：“夫人极少走动江湖，不熟悉江湖上人物，是为实情，你秀士纵横江湖如许岁月，难道对于大漠情形，竟毫无所知么？”

紫盖隐儒对于这“夫人”两个字，不由地引起一阵脸红，但是，象神州丐道这种游戏人间的武林怪人，要他正经面孔称呼什么才恰当呢？所以，当时脸上飞上一层红晕之后，便又释然地，对神州丐道笑道：“其实丐道友也有言之不确之处，冰如虽然近年来归隐山林，但是早年也是闯荡江湖，邀游宇内，而且我二人正是来自边塞，要越过大漠，才能到达中原，但是，极有可能是由于我二人当初疏于注意，以至于对这位……”

紫盖隐儒说到此处稍一停顿，那矮胖老儿立即笑呵呵地拱手说道：“不敢当！小老儿名唤金沙伯乐白完元。”

神州丐道大笑说道：“是了！二位正是来自天山，应该经过金沙大漠，想是当年缘坚一面，而后二位又少回天山，所以才如此既不闻名，又不相识。”

北岳秀士微微笑道：“这次白老兄想是专程前来，只是在下尚有不明之处。……”

神州丐道招手止住北岳秀士说下去，笑道说道：“秀士！你我时间珍贵，先请你们贤伉俪各乘一骑，我道人和白老儿同乘一骑，边行边谈，既释心中之疑，又不误了日程如何？”

北岳秀士和紫盖隐儒点头微微一笑各自飘身上马，那一黑一白两匹神驹，竟然通晓人事，不等他们二人的催赶，早已撒开四蹄，直向去路如飞驰去。

任凭这两匹千坦克神驹如何追风闪电，却撇不开身后的蹄声，北岳秀士马背旋身，回头看时，那匹骨瘦如柴，浑身火赤的瘦马，上面骑着一胖一瘦，一道一俗两人，却追个寸步不离，头尾相接。

神州丐道这时候在马背上，向着北岳秀士笑嘻嘻地道：“秀士！让我道人先告诉你一个消息，祁灵这娃儿现在正是身陷虎穴，下落不明。”

北岳秀士一听，不禁大吃一惊，他不相信这件事是真的，因为祁灵是神州丐道唯一的衣钵传人，师徒情深，岂有听到徒儿失陷，生死不明，倒是如此笑嘻嘻地着无其事么？神州丐道虽然为人嘻笑成性，也不至如此不合人情。

北岳秀士正是如此一怔之际，神州丐道又笑嘻嘻地说道：“不仅是祁灵这娃儿已经身陷险境，就是丛慕白这娃儿，如今也是身卧虎穴，人落龙潭，下落也是不明。”

神州丐道这一句话没说完，只见紫盖隐儒猛地一使臂力，手一拉丝缰，将那匹正是跑得四蹄腾空的“雪盖灵芝”，勒得双扬前蹄，唏咧咧一声长嘶，停了下来，当时一回身急声问道：“丐道友！你说慕白现在已经身陷虎穴，生死不明么？”

神州下道和金沙伯乐合骑的这匹赤红神驹，却没有稍停，从紫盖隐儒身旁，一掠而过，只听得神州丐道呵呵的笑道：“赶路要紧，姚夫人请勿多生疑，延搁路程，我道人只说丛慕白那娃儿下落不明，并未说她也生死不明，夫人虽称隐儒，却是精谙相术，看丛慕白那娃儿，会是夭折之相么？”

紫盖隐儒只一稍停之间，神州丐道那匹马，已经冲出十数丈之外，随风送来言语，紫盖隐儒心里也为之一震，暗自忖道：“慕白和祁灵，气色甚佳，虽有挫折，却是有惊无险，想来这相法不差，否则，丐道人岂有不为祁灵焦急之理？必定早有成竹在胸，才能如此不着色相。”

当时紫盖隐儒一松丝缰，双膝一磕马腹，“雪盖灵芝”一矮身，直穿而起，立即追上前面两骑，紫盖隐儒朗声说道：“如此说来，丐道友此行是特意邀约我们前去……”

神州丐道伏在马上答道：“教授那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娃娃。”

北岳秀士此刻忍不住侧过头来，对身旁几乎是并鞍而行的神州丐道说道：“祁灵独自前往寻找万巧剑客鲁半班，莫非不是丐道人你授意的么？”

神州丐道笑着说道：“那娃娃虽然心比天高，胆比天大，却还不敢把我这邈邈老道不放在眼里。”

紫盖隐儒不解地问道：“如此说来，丐道友为何又让祁灵轻蹈危险？”

神州丐道大笑说道：“反正不伤根坏本，让他去问一问，只有利而无害，又何乐而不为？就如同当初你姚夫人也肯让丛慕白那娃，铤而走险，情形中有不同，用心却如出一辙。”

紫盖隐儒轻轻地“哼”了一声，闭上了嘴，一时没有说话。

北岳秀士却在此时接着说道：“丐道友既然智珠在握，想必已经知道祁灵目前身落何处了，如此说来，那万巧剑客的居处，也尽在丐道友的掌握之中了。”

神州丐道大摇其头，害连说道：“万巧剑客苦心孤诣，不让外人知道他的住处，十年有余，我道人如何能知道他的居处？若是如此容易，他还能逃

得过你秀士的一掌报复？他还能让武林中闹得如此朝夕不安？”

北岳秀士一征，立即说道：“既然丐道人你不知道万巧剑客的居处，今天如此急赶路程，要去解救祁灵和丛慕白，究竟前往何地？”

神州丐道呵呵大笑说道：“秀士！这就是我道人所以要拖这位白老儿的原因啊！”

北岳秀士和紫盖隐后两个人在一前一后，几乎同时发出一声惊呼，两个人不觉自然地将眼光集中到金沙伯乐白完元的身上，也不禁同时想道：“这个世界上，竟有人知道万巧剑客鲁半班的居处。”

可是，这位又矮又胖、白发苍苍的金沙伯乐，却一本正经地在马背上，大摇其头，连声说道：“我小老儿也不知道啊！”

这一句话一出口，宇内二书生几乎是心有默契，突然两个人用蹬离鞍，一挺双膝，嗖地一声，凌空拔起三丈七八，各自转身一惊，像是穿帘紫燕，掠水白鸥，一闪一飘之际，轻悠悠地落到道旁。那一黑一白两匹马，不愧是通灵神驹，就在宇内二书生如此不着分毫力量地腾身一掠，也各自一顿双蹄，一声不响地停了下来。

宇内二书生刚一落下身形，神州丐道也拍手叫道：“白老儿！停下来，若不说明真相，就是换过我道人，也不会如此甘心情愿地随着盲从啊！”

金沙伯乐一声叱喝，那匹火赤神驹突然扬起前蹄，滴溜溜地就地一个旋转，然后一弹后腿，向来路回头一芽数丈，正好停在宇内二书生身旁，马停尘止，神州丐道第一个笑呵呵地跳下马背，说道：“我道人如今才相信欲速则不达这句话的道理，只望多赶一程路，孰不知这马背上交谈，言难尽意，如今算它中途歇脚，来一释二位心中之疑。”

北岳秀士微微地沉下脸色，点头说道：“事关紧急，我们如此一路不稍停歇，兼程急赶，奈何这位老兄，仍然是如此一味相戏？”

金沙伯乐一跳下马，便拍手顿足，连叫冤枉，他说道：“若说我小老儿有心要逗一逗天山双侠，倒是实情，若说我有意相戏，那真是天大冤枉。”

神州丐道拉着白老儿的手，笑嘻嘻地说道：“谁让你当初不听我道人的指使，如今让你老儿背上黑锅，冤上一冤，也是罪有应得。”

紫盖隐儒却在此时接口说道，“既然白老兄没有相戏之意，为何一再不肯口吐真言？”

金沙伯乐顿足大叫冤枉，说道：“我说不知什么万巧剑客的居处，那是千真万确之言。牛鼻子！你无端拉我下手，也不替我辨白是非么？”

北岳秀士脸色才稍稍地缓转过来，向神州丐道点头就道：“如此说来，丐道友所谓虚心请出这位白老兄；而白老兄也是茫然不晓，岂非问道于盲么？”

神州丐道大笑说道：“罢了！罢了！我道人若要再打闷葫芦，白老儿怕要挨更重的责骂。”

当时挥着手势，让他们三人坐在路旁，神州丐道这才收起笑容，说道：“紫盖隐儒在离开紫盖峰之时我道人亲口答应，将从慕白这娃娃的安全，握在我道人师徒二人肩上，姚夫人尚能记取此事否？”

紫盖隐儒脸上一红，拱手说道：“丐道友古道热肠，冰如衷心难忘。”

神州丐道摇头说道：“我道人重提往事，丝毫没有讨好之意，只是既然要说明其中原委，势必如此来龙去脉，一一道来。”

神州丐道稍稍有一丝感慨，停顿了一下，但是，立即又接着说道：“当

时我道人若不立即将从慕白这娃儿的安危生死，揽在自己身上，姚夫人你北上恒山只怕心有难安之处。”

紫盖隐儒点点头，眼神里流露出一股感激之意。

神州丐道却于此时露出一丝微笑，接着说道：“其实我道人若是毫无一点把握，也不敢如此冒然揽事身上，一则由于天山双侠，破境重圆，是人皆愿望如此，如果不是丛慕白这娃儿牵肠挂肚，影响到恒山之行，我道人就不能袖手无睹，再则，我道人知道祁灵那小子他知道万巧剑客的居处。”

言未了，宇内二书生不禁同声而惊呼，神州丐道连忙摇手说道：“你们二位休要惊讶，祁灵虽然知道万巧剑客的居处，他并没告诉我道人，我道人也并没有向他追问。”

宇内二书生没有来得及说话，坐在一旁的金沙伯乐白完元老儿就哇哇地叫了起来，他说道：“这个邋遢牛鼻子真怪，自己徒弟知道偏不去问，反而要动我老儿的心计，你这不是故意找事，自惹麻烦么？”

神州丐道突然大笑道：“白老儿！你是一个一辈子不收徒弟的人，你不知道身教重于言教，做师父的不正，就无法调教出好徒弟，祁灵那小子虽然知道万巧剑客的居处，却是受了别人约言束缚，不能任意告诉旁人，他告诉我道人，是他失信于人，我道人若以师命相逼于他，是逼迫引子失信，信之不立，何以为人？所以，即使祁灵要告诉人，我道人也未必会听。”

金沙伯乐模仿着神州丐道的语气，笑着说道：“所以，你这个牛鼻子就想到了我白老儿？”

神州丐道笑嘻嘻地暂时没有回答，北岳秀士此时却问道：“丐道人！你如何知道祁灵知道万巧剑客的居处？又如何知道他是受人束缚？”

神州丐道笑着说道：“这其间还有一个江湖上万事通的鬼精灵，那就是关外神偷妙手空空古长青那老小子，他跟祁灵一起走过不少地方，经过不少波折，古老儿遇到了我道人，这中间的原委也就一字无遗了。”

北岳秀士点点头，又说道：“丐道友既然不以事实所需，而损及子弟门人的信守，则如何才能知道祁灵的去处？”

说着话，两只眼睛不由地往金沙伯乐身上一扫。神州丐道笑道：“方才我道人已经说过，这才使我想起白老儿。”

金沙伯乐眯着一双眼睛正传说话，又被神州丐道拦住笑道：“白老儿！你休要着急，我道人一说明原委，你自然就洗刷清白。白老儿正好不久以前，从大漠南下中原，和我道人相遇，如此当时我自然想起白老儿，和他那三匹宝贝马儿。”

静坐在一旁，半晌没有讲话的紫盖隐儒，此时却含笑点头说道：“丐道友神机妙算，心计过人，想必是利用白老兄的神驹，暗中借于祁灵骑乘，到达地点之后，马儿自行驰回，如今这马儿已经是老马识途，正好引路，如此一来，既不损失祁灵信守，又得知万巧剑客居处，一举两得，丐道友设计，令人佩服。只是……”

紫盖隐儒转过头去，对金沙伯乐拱手笑道：“我二人愚不可及，未能领导白老兄和丐道友话中玄机，致有所误，令人既惭后疚，白老兄幸勿见怪。”

金沙伯乐完全笑呵呵地说道：“邋遢牛鼻子不能及时说明道理，换着我老儿，也会生气啊！”

北岳秀士也拱手说道：“请恕我尚有一点不明，请问丐道友，既然神驹识途，就刻立即随之前去，祁灵和丛慕白二人均身陷危境，救人急如救火，

丐道友为何放着急事不办，又要北上一趟，相约于我们二人？难道……”

北岳秀士摇摇头，没有说下去。

神州丐道呵呵笑道：“秀士！你尽管说，我道人是否因为怕不敌于万巧剑客，而来北方拉你们二位助势？情形确实如此，勿怪你秀士相疑。”

紫盖隐儒却笑着说道：“神州一丐道，名排宇内二书生之前，神功盖世，武艺无双，我们岂有舍本逐末之想法？丐道友之所以北上恒山而来，想是另有高见。”

神州丐道慨叹一声，点头说道：“姚夫人夸奖之词，我道人不敢领受，至于我道人所以要北上一趟恒山，倒是确有另外原因，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试想天山双侠在北岳破境重圆，共叹前因之余，定然又想起单身冒险的丛慕白那娃娃，说不定就会双双入关，寻访下落。但是，茫茫人海，何处找起？我道人既有老马识途，何妨赶来相会，结伴同行，但是，倒是设想到……”

金沙伯乐早在一旁接着笑呵呵地说道：“牛鼻子没想到我老儿会趁他一个疏忽，就带着三匹马儿，飞奔北上，小老儿成心要会一会与我这位老朋友神州丐道齐名的宇内二书生，究竟是何许人物。”

说着金沙伯乐又仰天呵呵大笑说道：“二位别见怪！谁让小老儿久居大漠，不见中原呢！”

宇内二书生自然也不会将这些小事记在心上，彼此呵呵一笑，永释于心，毫无芥蒂于怀。

神州丐道此时站起身来说道：“说明这一段来龙去脉，耽搁了不少路程，好在这几匹马儿，都是千里良驹，急赶一程，便足以赶上。”

北岳秀士也即时站起来说道：“若是由于方才那一阵耽误，贻误了大事，我的罪行就是莫大良深了。”

紫盖隐儒却微微摇摇头说道：“祁灵和慕白，各凭所学机智，尚不至到手便被别人制服，况且他二人气色都是不坏，想必也是有惊无险，否则，要是真的急如燃眉，丐道友也不会白白耽误如许时间，北上恒山，来寻找我们。”

紫盖隐儒说得极为沉静，说完这一段话，又回头对金沙伯乐白老儿问道：“白老兄！请问祁灵当初骑去的是哪一匹神驹？”

金沙伯乐指着还在三四丈开外，散在路边吃草的那一匹黑马说道：“那小子当初看中的是那匹‘泼墨藏珠’。”

紫盖隐儒一点头，微微一笑，说道：“如此说来，冰如愿意藉白老兄千里神驹之能识途，前行带路。”

这“带路”二字刚一出口，只见紫盖隐儒坐在地上忽然一长身，青衫微摆，玉臂微伸，极其巧妙的一式“惊鸿展翅”，嗖地一声，斜地里飘然拔起三丈七八尺高，人在空中，竟远吐气出声，“呔”地一声，忽然又右手微抬一弹，一股劲风，指向那匹“泼墨藏珠”的臀部。

那匹黑马本是低头吃草，紫盖隐儒如此半空中“呔”了一声，已经吃了一惊，竖起双耳，昂首站在那里，紧接着又吃紫盖隐儒如此隔空一弹，何异于重重挨了一鞭？顿时一声长嘶，四蹄一放，箭也似的向前直窜而去，说时迟，那时快，紫盖隐儒忽地一折身形，式化“追风赶月”，向前劲射而落。

马跑得快，人的去势较之奔马更快，只见那匹“泼墨藏珠”刚窜出一丈远，紫盖隐儒已经稳稳当当地，落在马背上，端坐文风不动，绝尘疾驰而去。

若论宇内二书生的功力，像紫盖隐儒这样远飘三四丈，并不是惊人的事，令人惊奇的是她能在半空中吐气出声，弹指发力，驱赶奔马，然后人又比马

快，赶上去骑上马背，前后不过是一口气的时间，尤其从上而下，只不过一转瞬的时间，可是，却充分表现出紫盖隐儒的一身功力，已经臻于化境。

北岳秀士看在眼里，始而一怔，继而会心一笑。

金沙伯乐却由衷地高赞一声：“好身法！”

神州丐道却在那里呵呵地笑道：“白老儿！你无须再要找人家天山双侠，印证武学，较量高低了吧！”

金沙伯乐这才恍然大悟，放声大笑，连声说道：“神州一丐道，宇内二书生，不是浪得虚名，小老儿心服了。”

就在这一连大笑声中，三个人分乘两匹马，抖动丝绳，向前赶去。

四位武林高人，三匹龙种神驹；人是铁浇罗汉，马是神龙再生，一路之上，竟丝毫不作休息，随着那匹“泼墨藏珠”，疯狂奔驰，穿山越溪，专走那些无人的小径，或者是荒山峻岭，但觉两耳声响，眼前景物转瞬即非，如此一路奔驰，众人无话，整整地跑了一天一夜，直到第三天的上午，朝阳绚烂，满目金黄，忽然，紫盖隐儒坐下的“泼墨藏珠”轻轻地一声低嘶，四蹄一收，竟稳稳当当地停了下来。

紫盖隐儒刚一跳下马背，金沙伯乐和神州丐道也正好赶到身边。

金沙伯乐身法轻巧无比，一掠而前，手里拿了一粒丸子，塞到“泼墨藏珠”的嘴里，复又匆匆各以一粒同样的丸子塞到另外两匹马的嘴里，这才转向大家说道：“全凭自己内功，及丹田一口真气，驰骋一昼夜，不会稍歇，我白老儿骑马半生，未曾一见如此情形。……”

金沙伯乐没有说完，神州丐道却在身后说道：“白老儿！交待好了你那二匹宝马儿，少说废话，快坐下来调息行功，休仗你是骑马老手，只怕此刻你无法抵挡一个后生小子辈的十招猛攻。”

金沙伯乐闻言一惊，回头看时，只见宇内二书生已经双双端坐一旁，业已垂目入定，闭目行动，神州丐道也坐在那里缓缓地闭上了眼睛，也正要调息精神，返虚入浑。金沙伯乐当时挥手赶走三匹马儿之后，暗运行一下功力，微微感觉到气血略有不顺的模样，这才相信神州丐道的话，果然不假，想不到自己驰骋半生，也经不起如此亡命奔驰，照样要感到吃累。

正当金沙伯乐也要端坐下来，调息运功之际，忽然一个念头直袭心头：“我这黑马儿，性极通灵，既然到此裹足不前，必然是业已到达目的地，那岂不是此时此地，我们都已经身险敌境，如何能够如此大意？”

金沙伯乐抬头向前看去，前面不远，便是山峰高插入云，峰峦峻而不险，奇而不怪，入目葱茏，一片清新，倒是看不出有任何异样微光，金沙伯乐不放心地回头向他们三位名震武林的第一高手看去，只见他们都已经垂目入定，返虚入浑。

白完元不禁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他知道大凡内力深厚，武功高超的人，是不容易感到“疲乏”二字，但是，一经感到疲乏，必然是真元受损，精气有亏，这时候若不能立即运用功力，调息培元，养气敛神，最容易导致内力受损，内脏受伤的结果，白完元虽然内力修为较之这三位武林奇人，要稍逊一等，但是，他半生大漠，数十年时，都是消逝在马背上，习惯上他占了一点便宜，是如此不眠不休，不饮不食奔驰一整夜，更要疲乏不堪。

此刻金沙伯乐白完元虽有一丝倦意，且有一些气血不顺的模样，但是，他不敢如此冒然闭目行功，他在思忖着：“万一此时此地，万巧剑客突然来临，我们四个人岂非个个束手被擒么？”

这一念小心，使金沙伯乐长嘘了一口气，站起身来，在来回地走动，他要拼着自己一份疲乏，为这三位武林奇人护法。

金沙伯乐这时候忽然咧嘴轻轻地呼哨一声，那匹“雪盖灵芝”随着这声呼哨，回首也是一声低嘶，展开四蹄，疾风闪电似地穿到金沙伯乐身旁。

白老儿伸手抚摸马首，轻轻地说道：“马儿啊！去到前面看望一点儿，有什么动静，打个招呼，多留点儿神。”

那匹“盖雪灵芝”真是通灵异种，当时顿着前蹄，低声轻嘶，仿佛是听懂了白老儿的话，将头在主人怀里擦了一会，倏地又转身昂首，双扬前蹄，向前一射，泼刺刺的，扬起一阵黄尘，直向前面奔驰而去。

但是，蹄声未歇，飞尘未住，忽然听到一声喝采：“好俊的马儿！”

这一声喝采，虽然声音不大，但是这深山旷野，四下无人，这一声来得好生突然，不由地使金沙伯乐白老头子心头为之一震，说时迟，那时快，那匹“雪盖灵芝”立即四蹄逐收，尘头一落，昂首扬蹄，唏咧咧地就是一声长嘶。

金沙伯乐随着这一声马叫，凝神向前看去，只见马前不远两丈之地，站着一个人，一个精壮的中年人，一身黑衣，面容阴沉，肩头露出黑色剑把，站在那里对那匹“雪盖灵芝”，不住地打量。

金沙伯乐虽然半生大漠，少来中原，但是在西北边，也见过不少各色人等，这个中年汉子一落这白老头子眼里，立即明白来人是什么身份了，当时心里暗自忖道：“好哇！“泼墨藏珠”竟没有误事，八成儿地方是找对了。”

白老头子一生游戏人间，事临当头，仍然是没有一点正经语气，故作迟钝，假装无心摇摇摆摆走上前几步，拍了一掌，笑嘻嘻地说道：“这位朋友！你是看上了这匹马儿么？”

那中年汉子确是让这匹浑身雪白、神骏出奇的千里龙驹，深深地吸引住了心神，金沙伯乐白老头子如此一问，他不由自主地点点头。

可是，他刚一点头，立即又想到不对，心神一敛，怪眼圆睁，瞪住白老头子，眼神凌厉地一扫，厉声道：“老头儿！你是何人？你来到此地有何要事？”

金沙伯乐眯起一双肉泡眼睛，半扬着头，咧着嘴先呵呵地笑了一阵，接着笑嘻嘻地说道：“哟！哟！我说这位朋友！为啥这么大嗓门儿，你要问话，也犯不着跟谁生气似的，小老儿年纪不小，耳朵倒还管用，不用这么霹雳火一样的，小老儿照样听得着。”

白老头子故意一损人，那中年汉子一飘身，落地拿桩，不丁不八，两只眼睛仍是瞪着金沙伯乐，语气却由叱喝一变而为阴沉沉地问道：“老家伙！你休要跟你家二爷耍门槛，二爷问你是谁？来到此地为了何事？老头儿！你要识相些，幸亏你在此地，二爷才问你一个来由，要是你此刻前进五丈，恐怕容不得你说话，就已经要你老儿……嘿！嘿！”

话没说完，这两声：“嘿！嘿！”真是笑得像深山泉鸟，子夜哀鸣，让人听了浑身不自在。

金沙伯乐仿佛没事儿一样，笑嘻嘻地说道：“二爷！你且莫生气，小老儿来自边疆，不懂得礼数，说起话来不中听，你二爷也莫见怪，再说小老儿只不过是手下人，二爷也犯不着跟我们一般见识。”

白老头子那一付老而且愣的样子，装得神似十分，只是他不敢张大眼睛，怕的是一露眼神，便揭穿了底。

那中年汉子想是受金沙伯乐一顿“二爷”捧昏了方向，那一张阴云密布的脸，也不由地露出了一丝笑容，但是刚一咧嘴，仿佛又是一惊而觉，立即阴沉如故，冷冰冰地说道：“老家伙！少说废话，赶快说明你叫什么名字？你那身后坐的三个人是你什么人？来到这儿为了何事？二爷已经再三问你，你要再不立即说明白，就休怪二爷手辣心狠了。”

金沙伯乐眼看着对面这中年汉子，有眼无珠，不知天高地厚，成心要弄一番，当时指着自己的鼻子笑嘻嘻地说道：“小老儿名叫白完元，这两位相公都是小老儿的主人，那个穷道人，则是小老儿主人的朋友，他们三位骑马游玩山水跑累了，这会儿在那里闭目养神，歇个脚儿，二爷！小老儿这回可说得够清楚了吧！”

那中年汉子听了白头子这一顿胡言之后，突然只见他双眼圆睁，厉声叱喝道：“老鬼！你敢在二爷面前耍花枪，你是找死。”

金沙伯乐合掌当胸，满口叫屈；说道：“你十分凶，说话不能冤枉好人，小老儿是有一句说一句。”

那中年汉子鼻子里冷冷地哼了一声，两只眼睛又向远在七八丈以外的神州丐道和宇内二书生三个人看去。

这中年汉子眼神往来后逡动几遍之后，忽然眼光又停留在身前不远那匹“雪盖灵芝”身上，转而又向金沙伯乐阴沉他说道：“老头儿！二爷不论你们是有心，或者是无意，既然来到这儿，就得按这儿的规矩行事。”

金沙伯乐收起笑容，点点头问道：“请问你二爷，这儿，这儿是什么地方。”

中年汉阴沉如故地说道：“这儿是黄山。”

这“黄山”二字刚一出口，白老头子不由地脱口“咦”了一声，这回他倒真的是有无限的惊诧了。白老头子虽然少到中原，但是，对于黄山这座名山，仍然是久已闻名。他惊诧的是：如果来人真的是万巧剑客鲁半班的手下，无疑是说，万巧剑客鲁半班果然是盘踞在此地，而神州丐道和宇内二书生，竟然毫无所觉，那真是一件值得人心惊的事，黄山近在咫尺，而且又是天下名山，盘踞了这样一个为害武林的人物，能做到无人知闻，这已经说明，万巧剑客本人是一个难缠的魔头。

金沙伯乐如此一沉思，那中年汉子忽然抢上前一步，瞪住白老头子，厉声问道：“老头儿！你想什么，难道你不晓得黄山么？”

白老头子赶紧又笑眯眯地说道：“自然听说过，早就听说是：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着岳，想不到今天瞎跑瞎跑撞到黄山，可惜的是不能登山一游！”

中年汉子呵呵一阵狂笑，笑声一落，朝着金沙伯乐“呸”了一声，不屑地说道：“二爷今天慈悲为怀，没有要你的老命，已经是你老家伙万分运气，你还想登山一游，真是买咸鱼放生，不知死活！告诉你听着！……”那中年汉子狂态毕露地指点着白老头子说道：“你赶快叫醒那三位糊涂主人，叫他们给二爷趁早的滚，这匹白马，二爷看中了，算是二爷看在马的份上，饶了你们这一遭。”

金沙伯乐眯着眼，带笑不笑地瞅着那中年汉子，口里“哼”了一声，摇晃着脑袋，说道：“这倒是真的，常言道得好，宝剑配壮士，红粉赠佳人，武二郎只好玩夜猫子，什么人配什么东西，这匹白马脚程好，毛也不差，你二爷一骑上人高马大，倒是威风凛凛的，要是搁上我们那位穷老道，佝偻着

腰猴在马上，那简直糟透了这匹马。”

金沙伯这一顿捧，那中年汉子想必是捧得心花怒放，忘乎所以，当时也不急于赶走人，且自一阵极其得意的狂笑，伸手一按鞍头，一垫脚，翻身一转，隐隐地坐上了马背，顾盼自得，喜笑洋洋。

那匹“雪盖灵芝”此刻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任凭这中年汉子坐在背上。

中年汉子急于要试一试这匹马的脚力，当时就在马背上用手指着白老头子说道：“老家伙！你告诉那三个人，立即给二爷离开此地，等到二爷回来，再看到你们还在此地，到时候你们就吃不了兜着走。”

说着话随手一带丝缰，就要催马向山上走，谁知道这一带之下，那匹白马，竟然还是站在那里纹风不动。

中年汉子奇怪地再次一带丝缰，双膝一磕马腹，仍旧是站在原地不动。

这家伙倒也不失为一个聪明人，立即警觉一起，反手一探肩头，“呛啞”一响，三尺七八黑黝黝的铁剑，顺在手中，正待飘身下马，忽然只觉得白老头子一阵震天动地的呵呵大笑。

就在这笑声乍起，中年汉子心神一凛之际，突然胯下那匹马一昂首，四蹄一撑，咚地一下，平地窜起了七八尺高。

中年汉子固然也不是弱者，马向上一窜，他已经知道上了当，他也立即提气上腾，甩蹬而起，飘离马背。孰知这匹马仿佛早就算到了他有如此一手，就在这刚一窜起的瞬间，忽又一低头，后腿猛蹬，向前一窜，疾如劲射之箭，猛若蛟龙出手，挟着雷霆万钧之势，这一窜之间远达两三丈开外。

那中年汉子本要提气上拔，没料到马比他抢先一瞬，人未离蹬，已经被马带着向前行去，中年汉子此时一惊就非同小可，赶紧吐气沉身，重落马背，随着前穿之势，也向前伏去。

这时候，这匹马仿佛算准了他刚要吐气沉身，气未凝，功未过，这一瞬间，后腿上扬，前腿倒立，猛然就势一个盘旋。

这个盘旋，任凭这中年汉子身上具有何等相当火候的功力，也被一股极大的力量，甩飞四丈之外，只听得“噗通”一声，那个中年汉子掼在崎岖不平的山地上，摔个四仰八叉，脱口惨呼。

就在他呼声未了之际，只见那匹雪盖灵芝又是一声长嘶，四蹄一伸，平飞而起，落到中年汉子身旁，前蹄猛地一扬，当地一声，呛啞啞一阵乱响，中年汉子手上紧握未丢的宝剑，竟被这马一扬双蹄之下，踢飞数丈，紧接着那马拉胆蹄，也就毫不留情地，落在那人身上，只听得哎哟一声，那人顿时嘴角流血，差一点就没有晕过去。

金沙伯乐这才一嘴咧，呼哨一声，那匹“雪盖灵芝”应声而转，飞驰而回，白老头子笑呵呵地说道：“怎么？二爷不小心被马摔了，想必是二爷你骨头轻，压驰不住，这就难怪了。”

那中年汉子躺在地上，哪里还说得出话来，只怕他自己被一匹好马，引得利欲熏心，有眼无珠，认不清来人，才落得如此下场。

这中年汉子此时心里也知道，在这些人面前，想要活命，哀声求救是无济于事的，当时他掌起身来擦去嘴角的血，冷冷地说道：“算我鲁为铁有眼无珠……”

白老头子呵呆笑丰摛住说道：“二爷！你太客气啦！”

鲁为铁依然冷冷地说道：“是朋友的，随我再前进两里，到达我们黄山天都峰的禁境之内，要不然就在此地等候一时，我鲁为铁功力浅薄，自有能

手前来领教。”

金沙伯乐笑嘻嘻地指着说道：“二爷！你请便！小老儿等我们三位主人醒了之后，少不得要去逛逛黄山胜境，到了黄山之麓，不作游览，那是多煞风景的事啊！不过，你二爷要是等不及，我们在此地稍候，也自无不可。”

鲁为铁冷冷地“哼”了一声，慢慢地从地上撑起来，站在那里捧着血肉模糊的右手，吐了两口血，狠狠地看了站在白老头子身旁那匹白马一眼，正待起身走回去，白老头子伸手抚摸雪盖灵芝的头，笑嘻嘻地说道：“怎么？二爷方才摔太重了，这马儿是畜牲，下蹄不以轻重，可真太对不起二爷，要不要让它送你二爷一程，算是赔罪如何？”

鲁为铁哪里还敢要那匹白马送他一程？只是狠狠地瞪了一眼，捧着手，忍看痛，缓缓地向山里走进去。

金沙伯乐眼见着鲁为铁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得远了，忍不住自己一阵大笑，孰知笑声未了，就听到身后有人笑着说道：“白老儿！你这一招耍得倒是不错，精彩绝伦，只是把我道人骂苦了，说我道人骑马像猴儿，真是岂有此理！”

金沙伯乐回过身来笑着骂道：“牛鼻子！你醒着的时候，也不言语一声，看我老头儿一个人在周旋。”

神州丐道笑呵呵地没有讲话，北岳秀士却站了起来，含笑拱手说道：“白老兄有所不知，着论我们的功力，空腹驰骋一整夜，虽然疲乏，尚不致落马就无力支持，只是趁机稍作调息，准备对付强敌，所以很快行功一周天，便自醒来，没料到白老兄竟独拼自己疲乏之身，为我等护法，至情至性，感激无已。”

金沙伯乐笑着说道：“小老儿可不敢当这样的夸奖。”

紫盖隐儒吁民身笑道：“白老兄方才那一幕骗敌之计，真是巧绝人心，令人佩服得紧。”

金沙伯乐笑呵呵地说道：“好在对方只是一个无名小卒，否则哪里有如此顺利，待一会就要……”

言犹未了，神州丐道和宇内二书生几乎是同时回头，金沙伯乐也缩住话头，凝神向他们三人身后望去。

北岳秀士正待叱喝，神州丐道却伸手止住，笑着说道：“贼形贼状，还想偷我们什么不成？”

神州丐道如此笑嘻嘻地一骂，紫盖隐儒立即轻地“啊”了一声，说道：“原来是关外神偷。”

北岳秀士也哦了一声，问道：“就是妙手空空古长青么？冰如怎么认得？”

紫盖隐儒说道：“他陪祁灵到紫盖峰，看到我出来，他就走了！虽然没见过面，但是他的形象极容易记得。”

果然，就在宇内二书生如此低声交谈之际，从来路走出来一个人，那正是光头、光皮衣、光皮裤、光皮靴的妙手空空古长青。

一向游戏人间的古长青，这时候却是一本正经地，远远地朝这边拱手，连称：“各位前辈。关外神偷也是名传武林的人物；论年龄，古老儿也有六七十岁，讲功力，古长青除了一身神偷技，还有一身不等闲的外功力，但是，这几项比起在场来宾神州一丐道和宇内二书生，还是略逊一筹，无论是年龄、是声望、是功力。所以，当初关外神偷古老儿，在紫盖峰不愿意等到紫盖隐

儒露面，便溜走了；所以今天一见众人，把他那种嬉皮笑脸也收敛了许多，就是这个原因。”

神州丐道却指着说道：“老偷儿！休要如此装模作样，你说也有这么一把年岁，再要那么俗气，可就不应该，老偷儿！为人艰得八个字：归向自然，返我朴真。”

老偷儿古长青毕竟也是狂放惯了的人，当时一听神州丐道如此一说，也就紧接着打了一个哈哈，一扯身上羊皮衣，笑呵呵地说道：“如此说来，老偷儿要放肆了。”

这些武林高人，自然没有那一些俗套，一阵哈哈之后，彼此一见如故，神州丐道首先就问道：“老偷儿！你怎么也到了此地？”

妙手空空得意地笑道：“不是我古老偷儿得意忘形，在你这位前辈面前，说一句狂话，常言说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老偷儿一眼看到了祁灵老弟骑的是白老前辈的“泼墨藏珠”便知道其中的奥妙，这种引线穿针，先让神驹识途的办法，我老偷儿拔个先锋。”

神州丐道微微一错愕，立即就纵声大笑，说道：“老偷儿真是地理鬼，如此说来，你是早就到达此地来了。”

妙手空空还没有答话，紫盖隐儒却于此时飘然上前，接言说道：“古朋友！既你是先我们早到黄山，不知可否打听到祁灵小友和小徒丛慕白的下落。”

妙手空空一听紫盖隐儒如此一问，当时脸上一红地笑了一笑，摇摇头说道：“说来惭愧！老偷儿虽然早到此地已经为时两日，却没有进入黄山天都峰一步。”

北岳秀士深恐妙手空空过于羞惭，当时便接着说道：“古朋友也无须生愧，万巧剑客鲁半班机智绝伦，阴险毒辣，他既然旨在扫平天下武林，慑服江湖同道，对于自己居处，必有万全之计，古朋友独自一人到此，不去轻举妄动是明智，有何惭愧可言。”

妙手空空点点头，向北岳秀士说道：“姚前辈明察秋毫，老偷儿钦敬无地，不过老偷儿虽然早到两天，未进黄山一步，却做了一件小事，但愿对各位前辈今日之行，稍有助益。”

说着话，从身上取出一个朱红油漆的小葫芦，在手里摇晃了一下，里面发出噼噼地响声。

北岳秀士一眼看到便脱口叫出说道：“那不是回春圣手逮雨田的药葫芦么？”

妙手空空点点头说道：“正是逮老儿视为生命的药葫芦，而且这里面盛的正是续命的仙丹……”

古长青还没有说完，神州丐道便插口笑着说道：“老偷儿真是手脚不干不净，怎么把逮雨田的千年灵丹给偷来了。”

妙手空空跌着脚笑道：“前辈！您怎地如此口德不修，常言道是兔子不吃窝边草，老偷儿手脚再毛，也不能偷到逮老儿头上。”

说到这里，妙手空空又正起脸色说道：“老偷儿早到两天，不敢轻易入山是实，本是等候你们一块进山，也好仗个胆子，后来突然想起，何不趁这段时间，找一找逮老儿，他有一瓶千年灵芝丹，正是万巧剑客施毒的克星，若能我到他，岂非少耽多少事么？”

北岳秀士皱着眉头说道：“回春圣手决心遍走中原，说动各大门派，同

心戮力，对付万巧剑客，因比行踪未定，各地匆匆，古朋友竟在何处找到了回春圣手？”

妙手空空刚要说话，忽然金沙伯乐笑眯眯地说道：“我的马儿招揽来了一笔大生意。”

大家这才抬头向前看去，只见相隔二十丈远近的山道上，一行五六个人，身形矫健，起落不停，直向这边奔来。

北岳秀士还待说话，金沙伯乐笑呵呵地说道：“神州一丐道，宇内二书生，不比小老儿这个名不见传的金沙怕乐，这些小角色也逐然动手，别人会讥讽你胜之不武。”

说道这里，金沙伯乐又一收笑，沉声说道：“姚相公！只要万巧剑客露面，还怕没有一场云风变色的拼斗么？你等着吧。”

北岳秀士始而脸上颜色一动，继之心平气和地点点头，无言而退。

金沙伯乐如此一抽一抖到地上，原来是一根长达两丈有余的马鞭子，这条马鞭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编制而成的，只是浑身上下红油油、亮晶晶，里面还透着一楞楞的骨节，鞭梢上，还拖着一个亮银银的小球。

这两个人想必也是少见这么长的鞭子，更没有见过这样漂亮的鞭子，当时不由地都把眼光落到鞭子上面。

金沙伯乐右手一抖，那根两丈多长的马鞭子，顿时像是灵蛇寻洞，一个扭动，一齐都回到手里，抓成一圈，看样子还是非常柔软的东西编制而成的。

那两个人当时不禁问道：“老头儿！这就是你的兵器么？”

金沙伯乐呵呵地笑道：“我小老儿一生没在跟人打过架，还有什么兵器？这只是小老儿平时鞭打畜牲的一根鞭子，鞭打那些野性未除的牛马用的。不过……”

金沙伯乐说到此地又放大声音，笑呵呵地说道：“如果两位实在要跟小老儿打架，而两位不见怪的话，小老儿就用这根鞭子，来试试看。”

这两句话简直把人损到了家，那两个人没等到金沙伯乐说完，一声怪叫，大骂道：“老鬼！你敢拐着弯骂爷们，不给你点厉害，你也不知道天高地厚。”

两个人两把剑，这回同走当面，遂出西招“遥叩心扉”“雪封山壑”，上抢“玄机”，下扫双脚，一上一下，宛如两条蛟龙出海，猛扑而前。

金沙伯乐白完元老儿一见两把剑攻出来，身形微蹲，脚踵微一使力，人似狐狸，一溜烟地不等到剑锋扫到，顿时疾闪八尺，就在他这一闪身向后疾退的同时，只听得“嗖”地一声，紧接着又是一阵破空声而起，呼啸而过，呛啷啷金剑乱震，全场处于静止。

金沙伯乐仍是笑嘻嘻地右手握着一圈马鞭子，站在那里说道：“我们玩玩可以，不能动刀动剑，小老儿可怕碰上了，可不得了。”

大家这时候才看清楚，刚才执剑猛扑而来的两个人，势如奔马，可是此刻又像是呆立木鸡，空着两只手，站在那里，愕然发怔，敢情就在方才那一瞬间，让金沙伯乐一条马鞭子，将两个人手中铁剑，掠成赤手空卷。

站在后面的神州丐道和北岳秀士紫盖隐儒，都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只有妙手空空古长青鼓掌叫道：“白老这打畜牲的鞭子，倒是兼能打人，妙！妙！妙！”

这一连三个“妙”字，把对面那两个人才惊回过头来，两个人满脸通红，正待探手腰间，只见金沙伯乐一抖手，嗖、嗖，两个鞭影闪动，早把那两个人摔了一个大跟斗，跌开两丈开外。

金沙伯乐笑呵呵地笑道：“二位别使坏啊！咱们有话慢慢说。”

这两个人攢在那里，摔得七荤八素，半晌爬不起来，站在后面的四个人当时脸色一变，各自探手腰间，怒叱一声，正要猛扑上前，忽然间听到有人叱喝到：“别现眼了！还不滚到一边！”

这一声叱喝，声音不大，可是，听在这四个人耳里，顿时脸色有如死灰，乖乖地放下手，一声不响地走到两边，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金沙伯乐当时心里一动，凝神向前看去，只见对面不知是何时，来了一个四五十岁左右的人，身上也是穿着一件黑色长衫。手里空着没有携带任何兵刃，三绺微须，白净脸膛，两只眼睛闪着凌厉的光芒，嘴角挂着一丝冷冷的笑意，令人看去，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

这人缓缓地走到原先那六个人站的地方，仿佛没有看见对面这许多人，只是转头向左右看去，半晌才冷冷地说道：“私自下山，该当何罪？”

这四个人一个个都垂头而立，不敢作声。

这四个人刚一抬头，正待嘴说话，这人突然厉叱道：“贵客入山，既不通报于先，又妄自带能于后，还有何说？”

这四个人顿时又各自低下头，忽又一弯腰，各人手里忽然多出了一把匕首，毫不犹豫地，照着自己的右脚跟划去，一阵轻微的哎唷之声，四个人滚倒了两双，顿时血流遍地，痛苦地在抽搐。

这人鼻时冷冷地哼了一声，轻鄙地说道：“不要再在这里现眼，滚！”

四个人真的一个个连爬带滚，向山里退了回去。这人目送四个人走后，这才转过身来，顿时换上一副笑脸，春风满面地走上前，隔着五丈远近，抱拳说道：“武林盛传，神州一丐道、宇内二书生，为当今武林三大奇人，大漠高人金沙伯乐，关外神偷妙手空空，都是名震当今的高人，今日竟一齐惠然光临敝地，鲁半班幸何如之，真可当是蓬筚生辉，无限光彩。”

神州丐道当时笑呵呵地说道：“鲁老弟台！你真是不愧万巧二字，不仅是心机灵巧，这口才更是巧语如珠，令人折服。我道人冒然而来。理应赔罪在先，想不到鲁老弟竟然先声夺人，巧致迎呀……”

万巧剑客鲁半班没等到神州丐道说完，便抱拳拱手，呵呵的一阵大笑，说道：“鲁半班何许人，何敢当神州丐道如此称呼。”

北岳秀士没等他说完，便叱喝道：“鲁半班！你知我等的来意否？”

万巧剑客颌首笑道：“北岳秀士姚大侠！如今背创痊愈，鲁半班深致贺忱。”

北岳秀士早就怒火填膺，如今鲁半班又如此一提往事，不由地脸色一沉，眉聚煞气，阴灵掌力，立即提足十成，正待缓步上前，万巧剑客却兀自点点头说道：“各位，鲁半班虽鲁钝不明，也应当了解，其实鲁半班以为各位早就应该来也，想不到延至今日，倒是意外，鲁半班一切已准备妥当，敬候各位大驾光临，各位请看。”

说着话，回身出手向前一指，只听得“轰隆”一声，就在不远三四丈的地方，突然上窜一缕青烟，去势极快，约莫飞到一二十丈高，忽然又“哗叭”地炸了一响，这一炸之下，竟在半空中出现了一个白布，在那里飘飘摇摇，冉冉下落，布上面写了一行鲜红的大字，虽然相隔数十丈，而且又是半空中飘动，可是落在这几个武林第一高手眼里，立即看得清清楚楚。上面写着：“万巧剑客鲁半班，独力大战神州丐道宇内二书生，以及关外神偷大漠伯乐。”

鲁半班号称“万巧”，这黄山天都峰上一切巧妙机关，均在意料之中，所以，就在万巧剑客如此一挥之下，冲天而起，霹雳半空，随之出现这样一幅布，一切都不足以惊奇，但是使人感到惑然不解的，他突然如此书明布幡，是表示挑战？还是表示威势？

北岳秀士也随着这一个布幡的出现，稍稍为之一顿，但是，随即依然凝神行动，向前缓缓而来。

万巧剑客双手连连摇动，纵声大笑道：“姚大侠！你稍安毋躁，当年一梭换一掌，我鲁半班除了差点陪上性命之外，十余年来，我还赔上许多灵药，算起来吃亏的仍是鲁半班，姚大侠何至气到如此地步？”

北岳秀士气极而笑，点点头说道：“巧言令色，果然不愧万巧二字，只怕你今朝纵使能舌底泛莲，也挽不回败之命运，这叫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鲁半班！你尚有何言语，尽管讲来，少时只怕已经是欲说无从了。”

万巧剑客鲁半班笑哈哈地眼神一扫对面众人，点头说道：“我的话，已经写在这面布幡之上，武林之中讲究的是优胜劣败，强存弱亡，各位既然到此，鲁半班早就准备以命相陪，相信武林之中，鲁半班此举虽不是绝后，至少也算空前。”

北岳秀士一听，首先轻鄙地一笑，说道：“鲁半班！你若能藉此而名传武林，那也是遗臭万年，而不是流芳百世。”

万巧剑客脸色诡谲地一笑，说道：“大丈夫若不能流芳百世，也当遗臭万年。鲁半班决心已明，各位来意也无须多说，天都峰虽不能阻拦各位拳风剑影，间或可以博得各位一笑，鲁半班要在天都峰之尽头之处，以十八种剧毒，二十四种埋伏，还有手中三尺九寸铁剑，领教于各位面前。”

说到此处，万巧剑客得意地呵呵一笑，点点说道：“不过，各位万一不能到达天都峰之尽头，鲁半班只好空手自等待了。”

万巧剑客真可以当得上是“巧言令色”四个字，神秘、诡诈、狂妄、自负，说完了这些话，双手当胸一拱，刚道得一声：“失陪！”突然一阵狂风，平地而起，飞沙走石，来势如潮，万巧剑客站在那里也感觉到脚下浮动，桩步不稳，不由地大吃一惊，连忙拂袖浮身，飘然后退，但是，就在这时候，一阵哈哈笑声，宛如连珠炮响，震耳欲聋，笑声一落，就听到有人说道：“鲁老弟台！请你暂缓一步。”

万巧剑客闻声止步，凝神回头，只见神州丐道笑嘻嘻地走上前来，望着他说道：“鲁老弟台！你已经畅所欲言，能否暂留一步，请听我道人说几句话？”

万巧剑客也笑呵呵地说道：“神州丐道武林之中第一等奇人，见多识广，武功盖世，即使任何一言一行均足具份，鲁半班能半聆当面，定当受益非浅，何言失望二字？”

神州丐道笑呵呵地说道：“鲁老弟台！未尽然是如此啊！这次恐怕你要失望了，方才你老弟炫露了一手黄山绝艺，挥手之间，晴天霹雳，半空虚悬布幡，惊人手笔，我道人眼界大开。”

万巧剑客面有得色地说道：“雕虫小技，何足挂齿？简直有污方家之法眼。”

神州丐道接下去说道：“鲁老弟台！你虽然神机妙算，又能断言决心，更是令人佩服，十八种剧毒，二十四种埋伏机关，还有你老弟三尺九寸铁剑，要断然与我道人等一拼，豪气干云，胆色无双，令人岂能不为之敬佩无地？”

万巧剑客开始有些迷惑，他不明白神州丐如此滔滔不绝，下文主题究竟为何？当时依然神色不动地道：“能得到当代高人神州丐道如此过奖，鲁半班已经引以为荣，不知尚有其他高见否？”

神州丐道笑呵呵他说道：“有！有！但是下文就要使你失望了。我道人要告诉你老弟台，神州丐道和宇内二书生，关外神偷，金沙伯乐，此行来到黄山，并非扫荡黄山，更非于你老弟作对。”

此言一出，在场众人都禁不住为之一惊，宇内二书生他们虽然大为诧异，但是，他们相信丐道人一定有其心计，所在大家都闭口不言，静观其变。

万巧剑客就不同了，轻轻地“啊”了一声，说道：“那你们来干什么？”

神州丐道这才放声呵呵地笑道：“鲁老弟台！你开始感到大失所望了，你无法实现十八种剧毒，二十四种机关埋伏，和你那三尺铁剑，固然可惜，就是方才那一着晴天霹雳，半悬布幡，也变成了无的放矢。老弟台！你要流芳百世，或者是遗臭万年，这一次都无法替你办到了。”

神州丐道说完了这一句话之后，极其得意地大笑一阵。

万巧剑客脸上一边迷惘，显然他已经被这一个意外，消去不少狂妄之气，站在那里略一思索，慢慢收敛起笑容，说到：“如此说来，各位到此何为，可否让我这身为地主者，略知一二。”

神州丐道大笑说道：“鲁老弟台！我道人一行是和你来捉迷藏的。”

万巧剑客勃然一震，立即沉声说道：“神州丐道！你是武林高人，请你说话清楚明朗，免生误会。”

神州丐道笑道：“老弟台！现在是要你稍安毋躁的时候了，你听我道人说，万巧剑客鲁半班，这个名号在武林之中是个谜样的人物，此人何人？住在何地？能暗中搅乱江湖数十年，亦无一人知晓，就凭这一点，我道人走遍天涯，今日得偿夙愿，登门拜访，虽云不速之客，也不致以敌相见，老弟台！你说是否？”

北岳秀士剑眉一皱，他正奇怪神州丐道为何此时此地，会有这种近似怯懦的言语表现？本来这一行人不远千里，昼夜兼程甚至累到人不可支的地步，主要的用意，还不正在于救祁灵和丛慕白脱险么？为何事到如今，又有退让之意？难道神州丐道有临阵怯懦之意？”

正是北岳秀士如此心中闪电一转之际，紫盖隐儒却于此时上前一步，含着微笑，点点头道：“雪峰虽然来意未尽然和神州丐道称友相同，却也相差无几。”

万巧剑客轻轻地“哦”了一声，两只眼睛望着紫盖隐儒，露出一丝诡异。

紫盖隐儒含笑依然，平静地说道：“雪峰昔日遭受尊驾的一梭暗算，受挟十余年，听命于尊驾往来于武林之中，居然未识尊驾真面目，岂非憾事？所以此行当以一识尊驾本来面目，为第一要义。”

万巧剑客闻言，得意地一声哈哈大笑。

紫盖隐儒伸手摆了一摆。接着说道：“雪峰昔日在嵩山之麓，曾于尊驾相对一掌，虽然只使出五成功力，但是，武林之中，能挨雪峰阴灵掌五成之力而不倒毙当场者，尚属少见，就凭这一点雪峰和我都极思一见昔日能挨住一掌之人，为何许人物。”

万巧剑客笑道：“如此说来，二位来意与神州丐道就有显著不同，要在黄山天都峰，一雪当年之恨，鲁半班虽然不能独斗各位高人，但是能够以一对两，双斗宇内二书生，也不虚此生了。”

神州丐道呵呵大笑，拍掌说道：“万巧剑客！你虽自称万巧，这回像万巧之中的一愚，而且愚不可及。”

万巧剑客回头对神州丐道当面一愣，他觉得神州丐道确是一个难斗的人物，他每出一言，都是令人感到高深。

当时万巧剑客露出艰难的一笑，说道：“鲁半班妄称万巧，实是一愚，愿闻高见，以开愚蒙。”

神州丐道指着他的鼻子说道：“老弟台！你无非在自抬身价罢了！神州丐道和宇内二书生，虽然浪得虚名，尚不屑以众凌寡，来对付你这样的人物，北岳秀士何等胸襟，岂会以十余年前一棱之暗算，延至今日报复？你老弟台深谋绝世之功未如心愿，一目大师秘笈未曾独到，如今我们这几个浪得虚名的人竟意外的齐集此间，你老弟台这才存心以天都峰上那些雕虫小技，与我道人一行，作最后一战。能成，则是你老弟台之大幸；即使不成，你老弟台脱走之计早有，但是，由此一举，万巧剑客也可以名传永远，武林侧目，你愿已足，老弟台，这一番心事，不幸被我道人言中否？”

神州丐道这一段话，真是说得针针见血，将万巧剑客的心底，抖露无遗，当时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两只眼睛，不停地转动。

他一俟神州丐道说完，竟大方地点点头：“神州丐道名不虚传，鲁半班今日存心，的确如此，难得天下高人都在此地，鲁半班何乐而不为，做一次震惊武林的大事？”

神州丐道大笑说道：“鲁老弟台！你错了！天下那里有如此一厢情愿的事？方才紫盖隐儒许大侠说得清楚，你虽愿一拼，我们却未有此意，助你达到心愿。”

万巧剑客立即奸猾地笑道：“我鲁半班心愿会达到的，谅你们这些当代高人，一言既出，必然如白染皂，既然你们今是亲口说出，不与我鲁半班有任何纠纷，起任何干涉，如此鲁半班所作所为，尚有何人能作阻拦？哈！哈！神州丐道和宇内二书生诸位当代高人，请各位谨记心头，鲁半班得各位今日一诺，他年当横扫武林，Z独成一霸之时，我当礼邀各位以谢今日之情。”

神州丐道说道：“老弟台！我们这些老一辈的，已无争雄之心，也无报复之意，但是，你老弟台种种恶迹昭彰，自然有人在最近期内前来找你算帐，以正武林风气，所以，我道人劝你且慢高摆理由在此。”

万巧剑客不屑地说道：“天都峰不敢自夸天罗地网，不敢断言各一在场的高人是否能在山中确保无伤，但是鲁半班胆敢断言，除了在场各位，中原武林，边陲高手，没有人能够活着进得黄山，还能够活着走出天都峰，如果有人，请问是谁？”

神州丐道应声说道：“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我们老一辈不管事了，当然轮到我们的徒弟门人。”

万巧剑客闻言，立即神情为之一震，继而仰天大笑不止。

半晌，万巧剑客才停下笑声，说道：“如此说来，神州丐道和宇内二书生是立意将清除我鲁半班的责任，交与门人弟子了，不过，我可以在此告诉各位，天都峰日前擒住一男一女，自称是各位之间的门人，不幸都已经丧命在天都峰的“巧悬千斤闸”之下，落得一堆肉酱而已。”

说完这几句话，万巧剑客又纵声狂笑起来，在笑声中，不难听出他无限的得意之情。

万巧剑客这一阵得意的狂笑，笑得群山齐应，历久不停。

站在对面的紫盖隐儒第一个忍不住脸上颜色渐变，双掌微微上提，掌心变紫，紫益掌力提足十成，已经按捺不住要双掌齐发，将万巧剑客击毙掌下，以泄心头之愤。

万巧剑客忽然停下笑声，说道：“宇内二书生掌剑双修，武林独步，我鲁半班虽有领教之心，无奈神州丐道有言在先，各位旨在游山玩水，不屑于报仇事，而且更是不屑与我们这等武林末学，一拼高低，若是紫盖隐儒愿食前言，鲁半班极愿讨教闻名而不曾见过的紫盖掌力。”

紫盖隐儒虽然心头愤怒如火，但是她毕竟是成名武林有数的高人，明知道万巧剑客难挨一掌硬击，但是，她不能如此遽然下手。

神州丐道却在此时神色自若，缓缓地走上前两步，正好挡住紫盖隐儒的面前，向万巧剑客含着微笑说道：“鲁半班！鲁老弟台！你也太轻视我道人的徒儿和紫盖隐儒大侠的门人了，说他们二人未奉师命，不便妄自动手，在黄山天都峰擅开杀戒，倒是实情，若说凭你鲁老弟台区区一些死埋伏，能制服我道人徒儿于死地，那真是欺人自欺之谈。”

北岳秀士当时的心里何尝不是惊诧和悲愤，但是，他觉得神州丐道如此沉静自如，必有所恃，在真相未明之前，切勿轻举妄动，当时伸手轻轻一拉紫盖隐儒的衣角，冷冷地笑了一声，说道：“鲁半班！暗算于人，只能偶一为之，若以此为倚恃，也不值识者一笑，慢说祁灵和丛慕白这两个年轻人的功力，不是你鲁半班可以望其项背，仅凭机智一项，你虽自称‘万巧’，却仍然不值得他二人一顾。”

万巧剑客淡淡地一笑，向神州丐道说道：“这件事，虽然关系两条人命，而且也还关系着天都峰未来劲敌的生死存亡，但是却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神州丐道点头笑道：“鲁老弟台！你尽管畅所欲言，无须多虑，我道人要把这扫除天都峰的责任，留待徒儿实行，言犹在耳，不曾背信，即使你老弟言有未妥之处，我等也有容人之量。”

万巧剑客面对这几位当今一流武林高手，能够如此沉着如常，本是颇不寻常的表情，不过他此刻的心里，倒真的有恃无恐。第一，他拿话紧紧扣住这些名重当今的高人，使他们无法自食其言，遽下辣手。第二，他知道在祁灵和丛慕白两人生死未明之前，他们即使一怒食言，也有所顾忌。第三，等到他们入山以后，发觉到祁灵和丛慕白，已经丧命“巧悬千斤闸”下，那时候的情况，也断非此时此地可比。天都峰步步死域，处处危城，纵使这几个人身有不世之功，充其量能独得自保而已，只要这几个人如此金羽而扫，武林之中，纵然俱皆晓得万巧剑客其人，知道黄山天都峰其地，又其奈我何？

万巧剑客想到此处，觉得自己今后只要全力寻找剩下的那几块玉，不必再要分神防范武林的进攻，一旦五块玉环齐归一身，天下还有何人再反抗？

这一阵如意算盘，直打得万巧剑客打从心里一阵舒畅，他真要感谢这几个人的突如其来，替天都峰的力量，作了一次测验，为万巧剑客解决了不少心头负担。

当时万巧剑客一阵呵呵笑声之后，双手居然背到身后，朗声说道：“神州丐道请勿焦躁，宇内二书生勿仇怒，一件有趣的事，要以平静的心情，才能领略其中三味，急躁与烦恼，是于事无助的。”

此时，紫盖隐儒已经抑止住心头的焦急与忿怒，她也自叹这“定”与“静”的功夫，还不能与神州丐道相比，她把信心寄在神州丐道身上，当时散去双掌功力，飘然上前，指着万巧剑客说道：“巧言令色，色厉内荏，这也是鲁半班生平所擅长的万巧之一么？你苦说不出有趣之事何在，只怕你逃不过公道。”

万巧剑客毫不迟凝的说道：“祁灵和丛慕白这两个娃娃，既然是当今两大高人的嫡传门徒，功力如何？从神州丐道把扫荡我天都峰的重大责任，放在他二人身上，便是不难见其一斑，然而，这两个娃娃太不争气，竟在未得师令托付之前，自投落网，丧身天都峰，这倒是叫做：‘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师父泪满襟’，这不是巧得非常有趣么？”

神州丐道“哼”了一声，说道：“还有其他有趣的事么？不妨一并说来。”

万巧剑客点点头，得意地笑道：“我说这两个娃娃身丧在天都峰的“巧悬千斤闸”下，而各位竟异口同声说是不至如此，我这身为此地主人的。家务事反而没有各位客人知道得清楚，这也是非常有趣么？”

紫盖隐儒闻声不禁浑身为之微微一颤，但是，她仍然沉静着语调，沉声问道：“祁灵和丛慕白既然身丧天都峰，如今他二人尸首何处？可否让我们一观？鲁半班名为万巧，当不是万毒，想来尚不致于将他二人尸骨弃之万丈深渊，让他们落个尸首无存吧！”

万巧剑客摆着手，笑嘿嘿地说道：“我与这两个娃娃，远近无仇……”

这“无仇”二字刚一出口，紫盖隐儒不由一冷冷哼了一声，一股杀气，掠过眉梢。

万巧剑客略略为之一顿，但是立即又接着说道：“他二人身落千斤闸，也有一些微罚之意，擅闯天都峰，不能无惩，既然一死，我鲁半班尚能本乎人死罪不及尸的规矩，这两个千斤闸，暂不移动，就算他们身葬黄山，魂寻黄土，这样总算我鲁半班，尚不失厚道之人吧！”

万巧剑客言犹未尽了，神州丐道忽然跌脚大笑，转身对紫盖隐儒笑道：“许大侠！你我今日人到黄山，竟被人家视之为三岁孩提，这倒是我道人生平仅遇！有趣！有趣！”

万巧剑客静静地站在一旁，忽然眉头一掀，含着冷冷的微笑，等到神州丐道讥笑已毕，这才淡淡地说道：“知徒莫过于师，神州丐道对于令徒，既然有如此信心，我鲁半班倒有一点成全之意。”

神州丐道笑道：“鲁老弟台！听你言下之意，你要让我道人一行，深入你黄山天都峰，到那巧悬千斤闸前，察看一个究竟，以证实你的话，果然是真的么？”

万巧剑客冷冷说道：“三十六道关卡，二十四种埋伏，今天一律撤禁，让你们一行，无忧无虑，步步坦途，去到巧悬千斤闸前，看个仔细分明。”

北岳秀士哼了一声，冷然说道：“你倒是大方得很，你以为那关卡与埋伏。能当得住我们举手之间么？”

神州丐道笑着说道：“秀士！既然鲁老弟台如此大方，我们也就却之不恭。”

万巧剑客哈哈一笑。朗声说道：“鲁半班当在巧悬千斤闸前，恭候各位的光临。”

说着话双手抱拳，落地一拱，只见他长身起处，长衫微摆，一式“长啸迎风”，直拔三丈有余，极其巧妙地凌空回折，急落疾起，顷刻隐于山中。

神州丐道目送万巧剑客去后，脸色渐渐地沉重下来，眺望良久，这才转过身来，长长地叹了口气说道：“此人机智绝伦，功力不弱，而且处心积虑，老谋深算，此人不除，武林未来永无宁日。”

金沙伯乐一直站在一旁，目睹这一场互斗机智的好战，不过，他似乎对神州丐道的行径，有所不解之处，此时他忍不住问道：“牛鼻子！我老儿久耽大漠，少与人来往，不懂得你们的奥巧，依我看来，这老小子鲁半班论功力而言，不仅比不起你们，就搁上我老儿，也要够他受的，既然两个娃儿落在他手里，何不下手报仇？如今纵虎上山，倒还是个麻烦。”

神州丐道放下愁颜又露出笑脸，对金沙伯乐说道：“白老儿！你久耽大漠，只知道玩马，你不知道这人与马，是有着极大的差别。鲁半班这家伙奸猾无比，岂肯轻易上前送死，他必有所恃，他所恃者还不是我等投鼠忌器的心理。”

北岳秀士却在此时接着说道：“既然他所恃的是我们投鼠忌器，他又何必一再强辩，说是祁灵和丛慕白己身死？这岂不是故意断去他这种有利的可恃么？”

神州丐道摇头说道：“虚虚实实，实实虚虚，他愈说祁灵他们两个娃娃业已毙命，也元非故意摇惑我们的心情，使我们不敢断然决定是凶是吉。”

说到此地，神州丐道不禁叹了一口气，说道：“鲁半班这家伙真是我道人少见的劲敌，他明知道我等真要上当在他手中，那时噬脐无及，后悔无穷。”

妙手空空倒在一旁笑嘻嘻地说道：“以我老偷儿看来，祁灵老弟和丛姑娘，历经凶险是真，无恙也断不会假。”

神州丐道放开心胸，朗朗一笑说道：“我道人对自己的徒儿，反不及老偷儿能有如此信心，罢！罢！我道人生平做事，少有如此冒险，纵虎归山，放龙入海，万一要是一着失策，我道人只怕无颜再下天都峰了。”

神州丐道虽然如此朗朗大笑着说来，但是言下之意，也是极为沉重。

紫盖隐儒半晌没有说话，此刻却接着说道：“丐道龙临事定静如怔，令人折服，方才丐道友突然一口断然变更来意，使万巧剑客计谋已久，所谋得的优势，瓦解土崩，这一份临阵机智，已经不是鲁半班所能望之项背，至于祁灵和丛慕白他们两个人的事……”

说到此处，紫盖隐儒沉吟了一会，接着抬起头来说道：“鲁半班所说的未尝不是真情……”

神州丐道闻言一震，双眼圆睁，神光迸射。抢着插嘴说道：“是么？”

紫盖隐儒摇摇手说道：“神州丐道所推论的，未尝不是道理，至于古朋友所持的信心，也未尝不是所说确有其事，另外，冰如曾和丐道友也都预言，祁灵和丛慕白气色颇佳，应该是有惊无险，这也未尝不是根据。”

紫盖隐儒一口气说到此处，神州丐道这才松了一口气。紫盖隐儒接着说道：“征兆愈多，结果愈难断定，说不定祁灵和丛慕白他二人更有你我都无法想到的结果，那只有到天都峰去看看现场，才能知道实在情形。”

北岳秀士问道：“冰如以为鲁半班会让我们看到真情么？”

紫盖隐儒点点头说道：“我们希望看到的不是真情，万一鲁半班真的让我们去看巧悬千斤闸，问题就非常难以预料了。”

妙手空空古长青在一旁抢着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假使善恶报应不能分明，还能说是：‘举头三尺有神明’么，祁老弟侠肝义胆，没有半点坏心肠，按天理不会有此下场的。”

人在不可预料的情况下，“天理”二字确是使人确信不移的倚恃。

当时古老偷儿这一段“天理昭彰”的话，使大家暂时又撇开祁灵的安危生死不谈，转而说到黄山天都峰之行，应如何防范。

北岳秀士默然不语，当年一梭之恨，使他对鲁半班没有半点相信。

神州丐道也是静立不言，等候大家的意见。

金沙伯乐和关外神偷，丝毫没有在意的心理，只有紫盖隐儒缓缓地说道：“只当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鲁半班刁滑阴险，用心难料，但是，他也不愿无故来捋胡须，所以，他是否敞开禁制，不加阻拦，也是未可确定之间。不过，算他铜壁铁墙，天罗地网，对神州丐道，金沙伯乐，关外神偷和宇内二书生而言，应该也是无足以畏。

神州丐道大笑说道：“许大侠之言理，我道人料定，那鲁半班老小子，半真半假相戏相吓于我们一行，倒是难免的，我们索性一概不理，只请白老儿略展神威，震慑于他，也就是了。”

五个人这才一齐呵呵一笑，飘飘起身，直向天都峰而去。

前行不久，乍入山，忽然嗖地一声，路旁无端飞来一座牌楼，横跨当道，牌楼上大书“迎宾”二字，而且鲜红淋漓，像是方才用鲜血写上的。

神州丐道笑对众人说道：“鲁半班顾名思义，这手工技艺，必有年长，可惜这些玩意，只能对待那些孩提之辈，用来相对我们这些人，他这鲁半班不知藏拙，也不知羞惭为何物了。”

金沙伯乐是在前面，嘴里叫道：“邈邈牛鼻子！你要是讨厌这玩意儿，我老儿就将它除掉，也就算了。”

说着话，右手一缩一伸，一条黑影，电闪而出，半空中，只听得“叭，叭”两声，顷刻之间，只见那一座横跨当道的牌楼，上面那两个“迎宾”红字，不知飞向何处，如今只剩下两个窟窿。

金沙伯乐神鞭绝技，摘去了高达两丈的“迎宾”二字，一时兴起，呵呵地说道：“既不是迎宾，要这牌作什么？”

说着话，右手微抖，人向前冲，手中长鞭又起，宛如怪蟒腾空，又似灵蛇出洞，在空中一闪之际，直向那座牌楼缠去。

霎时间，只听得“哗啦”一声，接着一阵摧枯拉朽，倒塌之势，偌大的一座牌楼，竟在长鞭如此一闪这下，顿时倒塌得四分五散，变作一地残枝破板，碎布烂纸，琳琅满地。

金沙伯乐正在扬头大笑，妙手空空适时抢身上前，双手连扬，数点星星，直扑金沙伯乐和神州丐道，宇内二书生面前。

妙手空空这个动作来得突然，也来得快如闪电，这几个人伸手一接这些飞来的星星大家心里立即洞明雪亮，说时迟，那时快，大家各自一掩口鼻，纳下那颗小丸药，运气行功，闭口不言，只有妙手空空大笑道：“告诉你们那位巧剑客雕虫小技，休要献丑，他若再不守信用，我们也就不能守信用了。”

妙手空空如此扬声说话之际，周围本是杳无一人，当他话音一落，突然从不远的两块岩石下面，闪出两个身着黑衣长衫的中年人，当道拱手，朗声说道：“首关虚应故事，以符本山规律，此后一切坦途，请各位随后前来，在下二人前往向导。”

说着两人也不等妙手空空答话，便转身迳自向山上走去。

妙手空空回头笑顾大家，互相摇摇头，便随着前面那两个人，沿路向山间走去，山道崎岖，却还不失有路可循，前面那两个人，脚下功夫不俗，提

气疾奔，左回右转，沿途不作稍停。

神州丐道一行飘然随在后面，却留神沿途景色，但见矮松到处匍匐，怪石遍山错列，间或一条加线挂泉，飞起一阵如雾的水气，使人有一阵清凉脾的感觉，除此而外，看不出这天都峰上，有任何不同于别处山峰的地方。

神州丐道点头说道：“鲁半班此人必定独得异人传授，深谙各种埋伏机巧之妙，此人存在一日……”

刚一说到此地，前面那两个黑衣中年人忽然各自身形一闪，闪到西边，垂立不动，只得不远对面，万巧剑客鲁半班笑着说道：“鲁半班在此迎候各位高人的光临。”

神州丐道一行人，都是功力臻于化境的高手，数十步以外，稍有动静，难逃他们的耳目，万巧剑客如此不声不响，现身在对面不远十丈的地方，这的确使这些武林高人，顿时提高警觉，立即停下脚步，凝视向前望去。

眼前隔着一道溪流，涓涓细水，穿越其间，溪流对面，万巧剑客独自一人站在两个深坑之间，笑容可掬，拱手相迎。

神州丐道点头说道：“鲁老弟台！方下之意，莫非此刻我们已经到了巧悬千斤闸的所在地了么？”

万巧剑客分开双手，指着他身左右的两个深坑，笑着说道：“各位高人一言九鼎，鲁半班也不敢言而无信，在鲁半班身旁，正是两座千斤闸，不过此刻千斤闸石已落，闸下正是神州丐道和许大侠的门人，鲁半班虽有千万悔意，也无半点起死回生之能，各位如要细看时，就请过溪一睹如何？”

万巧剑客如此从容而言，紫盖隐儒当时不禁心头为之一落，她回过头，看了神州丐道一眼，眼睛里流露着无限凄然，她当时的心里已经止不住想到：“万巧剑客敢以巧悬千斤闸相示，只怕这件事情，已经不如我们先前想得那样轻易了。”

神州丐道此刻心里，也是觉得沉重万分。照万巧剑客的情形看来，神州丐道这一着棋是输定了，自己大胆料定鲁半班不敢遽然下手，祁灵和丛慕白也不致就此遽然送命，这些推想都已经立足不住。

北岳秀士也沉重着心情，站在那里不动。

金沙伯乐打量着神州丐道和宇内二书生的眼色，不知道事情一旦真相大白之后，是默然确守先前的诺言？抑或是要动手扫平天都峰，以泄心头之忿？

只有妙手空空古长青，两只眼睛不停的在万巧剑客身上打转，他的心里不知道打什么主意。

五个人一时间都没有讲话，隔溪站立，周围的气氛，顿时显得凝重，情形变得紧张，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概。

万巧剑客鲁半班站在对岸，看到这种情况，当时冷冷地打了一个哈哈，说道：“各位不是要来看望祁灵和丛慕白那两个娃娃的尸骨么？他们二人此时正在这两座千斤闸下，长久安眠，我没有移动这千斤闸石，是我鲁半班待死者不薄，今天各位至此，少不得我要打开这两块千斤石闸，让各位看个明白。”

说到此时，万巧剑客故作停顿地讶然说道：“怎么？各位是否改变初衷？不愿看到血肉模糊的情形？还是另有打算？”

万巧剑客这种刻意讥讽的态度使北岳秀士顿时火起，立即厉声叱道：“鲁半班！……”

神州丐道却于此时拦住话头，说道：“鲁老弟台！你对死者如此宽厚，

倒是令人感激，我道人倒还不怕血肉模糊的情形，还是劳驾移开这块千斤闸石，我道人要亲睹一下神州丐道徒儿的下场。”

说着话，提身一掠，人似鹰平飞数十丈，而且快得有如流星电，等到万巧剑客惊觉时，神州丐道已经落到他的身旁，贴近一步距离之内。

这一个平飞疾落的身法，是轻功中的绝顶功力，神州丐道此时施展过溪，使万巧剑客不约而同地一惊，但是，更让他吃惊的，还是神州丐道落足之处，贴近咫尺之间，也就是说，如果此时神州丐道一抬“三阳绵掌”，任凭万巧剑客如何万巧心机，难逃掌下震断心脉，狂喷鲜血而死。

万巧剑客不愧深沉老练，尽管心里有了恨意，但是表面上仍旧是神色不变，面向对岸笑着说道：“各位是否就让神州丐道代表看个明白？还是过溪，对死者作最后的见面？”

言犹未了，宇内二书生几乎同时飘然起身，悠然越过山溪站在万巧剑客当面，和神州丐道顿形夹击之势，金沙伯乐也正要腾身而过，却被妙手空空轻轻一扯，递过一个眼色，两个人便留在对岸，凝视注目，留意着周围的动静。

万巧剑客笑吟吟地回顾一下前后，点头笑道：“我鲁半班想会有今日，前有宇内二书生，后有神州丐道，身处当今三大高人之中，虽然身化云泥，亦当闭目无憾。”

说着笑对身后的神州丐道说：“三位如此包围，是否准备在见到今徒血肉模糊之际，要为他们一雪丧身之恨？如果三位真有此意，鲁半班愿在此地束手受戮，以趁各位之意如何？”

万巧剑客如此故作姿态，分明是提醒神州丐道，不要忘了前言，不能遂下杀手，而解他目前之危，虽然他说此话，足以说明他心有怯意，但是，他这种面临危境，其沉着冷静之神情，超乎常人。

神州丐道略略一顿，立即扬头朗声，慨然说道：“我道人虽不足当以一言九鼎，却是素不食言，鲁老弟台大不必为此担心，你老弟如能置我道人徒儿于死地，我道人自有容忍之量，拂袖离开天都峰，言已至此，就请打开这千斤闸，让我等一见究竟如何？”

万巧剑客眼神向对面略一转动，随即一个哈哈，故作轻松地说道：“三位都是名重一时的高人，一言自当九鼎，我鲁半班虽再有小人之心，亦不致如此以度君子之腹，只是我在事到临头，略有一点浅见，不知能否。说于三位之前。”

北岳秀士剑眉一掀，嗤之以鼻，不悄地说道：“若再拖延时间，安排诡计之意，我劝你休生此念。”

紫盖隐儒也皱了眉头，冷冷地说道：“有何意见，尽可说明，只要不悖天理人情，自有你回头余地。”

万巧剑客笑了一下，说道：“祁灵和丛慕白这两个娃儿，既然是神州丐道和许大侠的门人，师徒情深，自是不在话下，只怕稍等血肉一片的情形、触动师徒之情，徒增哀恻之念，那倒不是鲁半班待客之道。”

北岳秀士突然双眼圆睁，厉声叱道：“鲁半班！你花言巧语，立即叫你魂断眼前。……”

神州丐道摇头说道：“秀士！你休要火起无名，我道人和许大侠能以哀徒之恻，换得见识万巧剑客的‘巧悬千斤闸’的妙设机关，尚无不值之处。”

说着又转向万巧剑客说道：“鲁老弟台！请吧！我道人不惜以悲痛的心

情，愿见徒儿血肉模糊之姿状，你老弟也应不惜泄露一下巧悬千斤闸的巧妙，还有何迟疑之处，不妨再说。”

神州丐道这种落落自然的表情，不仅站在山溪对岸的金沙伯乐和妙手空空为之惊，就连站在对面的北岳秀士，也为之暗自叹服不已。

万巧剑客的面对危境，表现得如此从容；神州丐道面临失徒之痛，也表现得只此神色自若，真是棋逢对手，各显机智，这种情形，比之刀剑并举，拳脚交加的生死搏斗，更令人为之紧张与沉重。

只有紫盖隐如心里暗自盘算：“鲁半班有恃无恐，一则是色厉内荏，再则别有诡计在心，天都峰上埋伏处处，说不定在这方丈周围，便是死机重重，鲁半班才能有如此胆量，神州丐道想必心中仍旧确认，鲁半班只是一着虚招，千斤闸石之下，既非祁灵与丛慕白，也不是他人尸骨，来个鱼目混珠，而是另一个鲁半班自以为得意的毒招，成心一网打尽，好让他高枕无忧。”

紫盖隐儒眼神向神州丐道一转，心里肯定地以为：“如果是后者，鲁半班这个如意算盘，就要打错了。”

所以紫盖隐儒也随之神色不动，只是暗暗提足紫盖掌力，以作应变之需。

万巧剑客冷冷地笑了一声，说道：“神州丐道大量宽宏，令人佩服，我若不遵循你这样决定，反而是我鲁半班为人吝啬，贻笑于世。”

说着话，右手突然向上一抬，随着他这一抬之间，远从右侧数丈之外，宛如灵蛇穿石，只见两条飞索，电闪而至，还没有等到对岸的人看清楚，两根飞索已经双双落进两边地洞之内。

万巧剑客成心如此一卖弄，可是他没有想到站立的三个高人，早有一定决心，不为任何外物所引动，如果他要施展诡计，只怕难讨好处。

万巧剑客这个念头一转，使他又有了新的决定：“如今既然身陷不利，而且计谋无比施展，倒不如把握神州丐道，要他不食前言，只要目前这一着失策过去，尚有何惧？”

万巧剑客心里如此一算盘，便听到神州丐道呵呵笑道：“鲁老弟台！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没有想到我道人会如此贴紧身边，你更没有想到天都峰上的神怪伎俩，不能使我道人分神，老弟台！宇内二书生他们两位大侠说得对，你休要再生诡计，另出花样，规规矩矩揭开千斤石闸，只要下面是我道人的徒儿，我道人立即就走。”

万巧剑客想必也没有料到神州丐道会出下如此的赌注，在惊愕中立即泛出喜悦，但是，万巧剑客毕竟是不同凡响，他在一阵喜悦之余，立即又有一阵疑虑，顿起心头，他止不住在想：“难道神州丐道有诈？或者祁灵和丛慕白这两个娃娃，真的已经脱身千斤闸？”

想到此处，万巧客禁不住自己摇摇头，眼光落到身旁的地洞上，但见数十丈深浅的地洞中，丝毫无隙地嵌着一块石头，那是断无逃走的余地。

万巧剑客由喜悦疑虑，两道眼神，又转到神州丐道身上。

神州丐道没有理会周围情形的变化，他安祥而又沉重地接着说道：“如果你老揭开这两块千斤石闸，石下空空，我道人并无其他要求，只望你老弟能够因此而能觉悟，任凭你如何心机万巧，不能逆天行事，从此放下屠刀，回头苦海。”

紫盖隐儒是旁观者，是有心人，她看得清楚，也看得深入，但是，她不怪神州丐道所以如此冒险，将武林安危作孤注一掷，她了解神州丐道对祁灵的师徒情深，因而至此，当时，紫盖隐儒没有等到万巧剑客说话，便朗声说

道：“丐道友！你这一场赌博，就如此决定了么？”

这样简单的一句话，便清清楚楚地告诉万巧剑客，跟他赌的只是神州丐道，与宇内二书生无关，紫盖隐儒轻轻悄悄地为尔后的行动，留下后路，万一千斤闸下，果然真的是祁灵和丛慕白两具血肉模糊的尸体，难道真的就让万巧剑客逍遥法外？难道真的就让万巧剑客毫无顾忌地危害武林么？这是紫盖儒用心良苦的地方，但是，这一个用心，立即就为万巧剑客所发现，他也没有等到神州丐道说话，便冷嘿嘿的说道：“一言为定，神州丐道岂是反悔之人？”

神州丐道只是平静地点点头，没有说一句话。

万巧剑客目睹如此情形，突然仰天一声大笑，笑声一落，右手二次再抬，叱喝一声：“起！”

这一声“起”字，刚一脱口，只见那两个深达数十丈的地洞里，千斤闸石已经慢慢地向上升起。

两根飞索，套住两块千斤巨石，如此缓缓上升，这情景是惊人的，要搁在平常，任凭你神州丐道如何名声了得，宇内二书生如何功力惊人，也要为这种巧夺天工的设置，为之叹服，为之惊奇。

但是，此刻所给予人的，已经不是惊奇与叹服，而是无比的沉重和无限的焦急。

神州丐道和紫盖隐儒他们的功力是当今一绝，但是，他们毕竟不是忘情的太上，不是无情的草木，眼看着千斤石闸就要揭起，祁灵和丛慕白的生死，就要眼见分明，个人都禁不住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紧张，而且对于过去的信心，开始动摇。

千斤闸不停地隆隆上升，那两根飞索，也不断地缓向后拉去，在场的众人，连万巧剑客都不例外，默默无言，全神贯注，等待这揭晓一刹。

这一场生死的谜底，一场关系重在的赌博，使得双方都失去了信心，论文屯不知道一刹那是怎样的结果。

正是周围一片静悄悄，大家心头一阵沉甸甸的时候，忽然，“叭”地一声，一声爆炸，震荡得天都峰是回音不断，紧接着就听到金沙伯乐叱喝道：“小子！你给我站住。”

这一声叱喝，顿时将这边的四个人沉凝的心神，一震而觉，当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抬头向金沙伯乐这面看来，只见一个身穿黑衣的中年人，满脸急躁地站在那里，被金沙伯乐手持长鞭，拉住不得过来。

妙手空空指着来人笑嘻嘻的说道：“小朋友！你不要急躁，我那位老朋友还没有输实，就是他输了，你也未尽然能帮得上忙。”

妙手空空说到此处，索性回过头来，对万巧剑客笑嘻嘻的说道：“姓鲁的朋友！是你要帮手么？要不然，天都峰上怎么这样没有礼貌哇？”

万巧剑这时候正是和神州丐道、宇内二书生决定输赢的一刹，心情沉重而急躁，如今突然被来人这样一撞来，也无暇问清底细，当时脸色一沉。

那位穿黑衣的中年人，满脸惊惶，刚张开口还没有说话，万巧剑客已经双眼一瞪，叱道：“贵客在此，你难道不懂得规矩么？”

那人本是惊惶失措，如今吃万巧剑客如此厉声斥责，越发地张口结舌，汗珠滚滚，站在那里说不上话来。

万巧剑客接着叱道：“天都峰今日一切停顿，没有我的话，谁也不要自作主张，你撞贵客，有失礼数，应有小惩，卸掉一个珠子，滚远些。”

那黑衣中年人脸如土色，右手一抬，将自己的眼睛活生地挖下一只，顿时鲜血淋漓，惨不忍睹，这才踉跄地转身回去。

万巧剑客立即又换回一付笑容，轻松地说道：“手下无知，搅乱我们赌博的清兴，已经小给惩罚，我们还是休要误了即将揭晓的谜底，以决定这一场赌博的输赢。

神州丐道和宇内二书生，都没有讲话，仍旧默默地凝注视着面前那两个地洞。

经过这一阵耽搁，那两块千斤石闸，飞快地带到两侧，让出洞口一块空位。

几乎是同时地神州丐道和紫盖隐儒北岳秀士，各自一迈步，抢先掠身上前，站到洞口，凝神控身，向洞内望去。

这两个石洞，都是深达数丈，看下去里面都是黑洞洞地，可是，神州丐道和宇内二书生运足眼力，立即看得清清楚楚，毫无分明。

三个人从抢上前，到看清楚底细，也只不过是一瞬间的事，说时迟，那时快，第一个发出声音的，便是紫盖隐儒略讶然地“咦”了一声。

紧接着便是北岳秀士的一声“哈哈”。

宇内二书生一“咦”一“哈哈”，余音未绝之际，只听得神州丐道仰头一阵大笑，人在笑声中，那一身破道袍突然掀起一阵劲风，逐化一式“九曲游龙”的轻功，快如流星过眼，疾似闪电掠空，笑声未了，人已经掩到万巧剑客身后，呵呵地说道：“鲁老弟！这一个谜底我道人已经看过了，你也应该去看一看哪！赌博的输赢，赢要赢得硬朗，输也要输得心服才是，你若不看，这输赢如何算法？”

这三位武林奇人，先后如此表情，已经说明，这一场赌博，万巧剑客已经输了，但是，万巧剑客虽然心里向下一沉，却依然不住着疑惑，他想到：“丛慕白这女娃娃，是我亲自下令关入“巧悬千斤闸”之内，祁灵这娃娃鲁子清亲自引导闸前，设计坠入闸中，事实俱在，断无虚假，而且，一经掉到闸内，上有千斤闸，下有松脂浇铸而成的石洞，插翅也难飞行，如今若说其中无人，谁能相信？难道他们眼看如此事实，另生计谋，要为门人报仇？”

万巧剑客心里一踌躇，尤其对于神州丐道如此飞快地掠回身后，把他这一层疑问，更加深一层，当时他倒不急于上前察看了。

神州丐道仿佛此时已经收敛起那种嘻笑的态度，对万巧剑客点点头说道：“鲁老弟！你应该记住，无意难达。要天意如何？人力行正道，休存邪念与野心，如果逆天而行，终久自食其果。”

万巧剑客缓缓迈上前一步，探身凝神向下看去，果然，石洞之下，空无一物，不仅是空无一物，而且他明明看到两个石洞之间，挖穿了一个洞，另一个洞的另一边，也挖了一个洞，不用多看，一如方才神州丐道和宇内二书生一样，只需要只此一眼之间，便已经将情况看得清清楚楚，洞中原是有人，丝毫不假，但是，如今人挖洞走了。

这样的结果，不仅是万巧剑客现在没有想到，即使是设计“千斤石闸”的当初，他也没有想到，松脂石浇铸的石洞，应该是刀剑不入的，但是，他没有想到失陷其中的人，如果有一柄宝刀剑，情形自是迥然不同。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万巧剑客不能不算是足智多谋之人，其设计之天都峰，种种切切，不能不誉之巧夺天工，然而，千虑却有一失，而这一失偏偏“失”在重要的关键上。

万巧剑客站在石洞旁边，思潮如涌，情绪起伏，一时愕然，而恍然，而悔然，而怒火高涨。

当时，万巧剑客一个退步，北岳秀士立即贴身逐掌，扣劲未发，冷冷地喝道：“你想如此摔手就走么？”

万巧剑客此时两眼冒着怒火，双眉笼着杀气，没有理会北岳秀士的问话，只见他猛一抬右臂，长袖朝天一吐，嗖地一声，紧接着“嘶”地一阵响，一道蓝色火星，凌空而起，直飞三四丈高。

紫盖隐儒此时朗声说道：“鲁半班！你休要再卖弄雕虫小技，执迷不悟，辜负丐道友的一片好心，我们能不计前隙，你却不能醒悟前非？你知道，你若再次掀起拼斗，其下场将是如何么？”

神州丐道当时沉重地“哼”了一声，厉声说：“鲁老弟你忘记了我们的赌注，你不要忘记，这一场赌博，是你老弟输了。”

万巧剑客突然转变得昂首狂笑了，俄尔厉声应道：“我输了这场赌博，又待怎样？”

神州丐道匆忙中伸手摺住北岳秀士，叹了一口气，向万巧剑客说道：“鲁老弟！你输了这场赌注，我道人要你承认天命之不能为达。你自以为天都峰上处处都是巧夺天工，毕竟不能人尽天意，巧悬千斤闸就是给你迎头棒喝。老弟！人若是还不能觉悟迷津，只怕你后悔莫及。”

万巧剑客睁着一双眼睛，闪着狰狞的凶光，冷冰冰地说道：“神州丐道！你虽能使顽石点头，却不能使我鲁半班衷心首肯，除非你和宇内二书生今日就在此地，合力各拼绝技，将我鲁半班击毙在这巧悬千斤闸之前，否则，数年之后，我鲁半班必能使武林永无宁日，使你们这三位武林高人，死无葬身之地，除了臣服天都峰，别无二路可走……”

北岳秀士接着呵呵大笑说道：“鲁半班！你这点愚弄三尺之童的伎俩，竟也胆敢在此时此地盲然一试？想用这几句激将的话，使我们放走你一条性命，你自称‘万巧’，此时为何如此一愚至不可及的地步？”

说着话，右手平抬胸前，险灵掌力已经提足九成，正要推出一掌阻柔卸骨寒冰的劲道，远远有人高声叫道：“姚老前辈！请暂停出手，晚辈有下情相告。”

这一声叫喊，远远送来，却震得天都峰上，回声四起，齐如雷鸣，不仅说明来人的功力极纯，而且人耳听来，也极为熟悉。

北岳秀士一掌控而收，扣劲不发，紫盖隐儒却于此时颇为激动的说道：“是祁灵和丛慕白！”

言犹未了，祁灵和丛慕白双双扑过山溪，各自奔到自己的恩师面前，行礼拜见，倍增亲热。”

神州丐道抚摸着祁灵的头，笑着说道：“娃娃！你将如何脱身千斤闸内的情形，当面叙述一遍，好让这位鲁老弟输得心服口服，再无异言。”

祁灵心里微微一怔，他不知道师父和万巧剑客赌了一场什么赌注，与他脱身巧悬千斤闸有关，他正在思索如何说出当时的情形，才是恰当，万巧剑客却于此时冷冷地挥手，说道：“不必了！神州丐道和宇内二书生，既然你们自以为身列武林高人，不屑联手以对，又不愿单打独斗，而自示大方，将这报复宿仇，扫荡天都峰的责任，交给你们的徒儿，鲁半班领受这份人情。”

说着话，两只眼睛向祁灵和丛慕白两个人身上一扫，冷嘿嘿地浅笑了一阵，接着说道：“今日正好你们两位得意门人赶到此地，拣日不如撞日，撞

日何如即日？鲁半班就在此时此地，与两位得意高足，一较长短，如果他们能胜过我鲁半班，公怨私仇，均可一笔勾销，又何必等到日后？不过……”

万巧剑客故作诡谲地耸肩一笑，说道：“如果两位得意高足，目前尚不能负起师命……嘿嘿！我鲁半班并不在意小节，神州丐道你们大可不必恪守前言，何妨来一次师徒联手，鲁半班在失败之前断魂之后，绝不以此昭告天下武林，说你神州丐道言而无情。”

在祁灵和丛慕白出现的当时，万巧剑客确为之羞愤无地，但是，此刻，他又觉得祁灵和丛慕白此刻突然来临，虽然使万巧剑客自己受窘，却也使神州丐道处境非常尴尬，尤其在万巧剑客如此用言语一激之下，使神州丐道仿佛是“既不能战，又不能和”的局面，进退维谷，左右两难。

可是，没有想到神州丐道笑吟吟地两道眼神，在祁灵身上一打转，在丛慕白脸上停留一会，便笑嘻嘻地点头说道：“鲁老弟，我道人不能像你，甘愿自食所言，落个无信，我道人虽不是名手，却也自奉言出法随，天都峰的事，我道人不管，天山两位大侠也不愿管，这份责任自然就有落在我道人徒儿他们这一辈年轻人身上，既然他们赶上了这个关口，少不得就要由他们来和你老弟结个清楚。”

说着话，神州丐道和宇内二书生对视一眼之后，三个人忽然各自一摆大袖，悠然生风，飘然落地，从地上顿然而起，向对岸飘回，这边只留下祁灵和丛慕白两个人，和万巧剑客相对而立。

金沙伯乐迎着神州丐道，瞪着眼！闷声嗓骂道：“邈邈牛鼻子！你捣什么鬼？放着现成的机会，只需要举手之劳，偏偏自己不下手，跟这等人讲信义，牛鼻子！你这是与虎谋皮，我看你牛鼻子越老越糊涂。”

妙手空空也凑上来说道：“祁灵老弟和丛姑娘虽然功力了得，但是比起万巧剑客那种老奸巨滑，他们恐怕易有闪失之处，何况天都峰上，在万巧剑客而言，是了如指掌，在祁灵老弟与丛姑娘而言，却是步步危机，处处死域……”

神州丐道没等到妙手空空说完，便呵呵笑：“老偷儿！天都峰虽然说是步步危机，处处死域，你此刻看来，却还是青松、褐石、挂泉、飘风，何曾见到一丝险恶之状？我们且放心地静坐一旁，看看这一场孰胜孰负，难得一见拼斗。”

紫盖隐儒此时也含笑说道：“白老兄和古朋友休要纳闷，相信少时丐道友定有玄机妙论，顿开我等茅塞，我们只是静等便了。”

金沙伯乐嘟噜着白胡子嘴，满肚子不高兴。

妙手空空滴溜溜地转动他那一双光芒四射的眼睛，在不住想这件事的经过始末。

宇内二书生只是含着浅浅的笑容，静静地并肩而立。

只有神州丐道坐在地上，闭上眼睛，仿佛对眼前的事，漠不关心，在那里闭目养神。

祁灵当时眼见恩师说了一话，便和宇内二书生到对岸，自己脚下略一移动，一式极其轻盈的移宫换位，转到丛慕白的身旁，两人并肩而立。

祁灵如此一移动身形，便抬头向万巧剑客说道：“幸亏我和丛姐姐二度重来天都峰，否则，岂不是让你这样一个罪恶滔天的恶魔，满口狂言，而不知羞惭，更不知止于胡言么。”

万巧剑客没有见过祁灵本人，但是，他对这个年轻的娃娃，说实在的打

从心里没有敢轻视，一则，他已经约略听到不断地传到天都峰上，屡次失利的消息，都是失利在祁灵手上；再则，神州丐道对于祁灵那种充满信心的表现，使这个野心勃勃，阴沉毒辣的万巧剑客，不敢小视祁灵。

所以，当时祁灵如此一说话，万巧剑客两道浓眉一皱之下，又立即散开眉锋，呵呵一笑，说道：“娃娃！巧悬千斤闸的苦头还没有吃够么？你这巧言善语的功夫，倒是深得你师父的真传，可惜你仅及此乎，你师父既然把这一桩重大责任交到你的肩上，你今日正好趁此时一展身手，既平武林公愤，又了私人怨仇，同时又不负师命，一举多得，难得的机会，你娃娃还不动手，要待何时？”

万巧剑客口中说来虽是如此轻松，暗地里，全身也是功行力达，双掌暗作准备，以防近在咫尺之间的祁灵，陡然出手，使他欲还无及。

祁灵笑嘻嘻他说道：“鲁半班！我祁灵既奉师令，少不得要以扫荡天都峰，为我的职责。不过，祁灵要在此地先告诉你，我师虽然没有说明对你这位万巧剑客处置的方法，我却已有决定在心，除非你此时此地悔过前行，放下屠刀，否则，我要生擒你鲁半班，以求武林公决。”

万巧剑客霍然大笑，敞声笑道：“祁娃娃！你这种口气倒是青出于蓝，只怕你师父还不敢如此说话。”

祁灵笑容一收，脸色忽地一沉说道：“我若不生擒于你，我祁灵如何对得起少林铁杖僧、华山千手剑的遗书相托？还有我如何向丛姐姐……”

丛慕白姑娘半晌没有说话，仿佛是一直在强力忍着，此刻也已经忍耐不住，厉声叱道：“鲁半班！你自以为设计万巧，万无一失，嫁祸于我父。你却袖手旁观，逍遥自在，谁知道今日天网恢恢……”

万巧剑客没有等到丛慕白姑娘说完，便抢着沉声问道：“丛娃儿！你是谁家的后裔？”

丛慕白此时已是眼泪如涌切齿说道：“鲁半班！你还记得十余年以前，血洗三峡，移祸华山的事否？”

万巧剑客闻言一震，立即呵呵地一阵大笑，指点着丛慕白说道：“原来你娃儿是从少玉的女儿，你当年漏网，长大到如今，真不容易，应该多加珍惜才对，我鲁半班与丛少玉并无其他冤仇，只是适逢其会，作了三峡剑下之魂，所以我才在今日如此相劝于你，否则，我也可以成全你作孝女，侍奉令尊令堂于地下。”

说着话，长身一抖，霎时双手一伸一拂，长袖疾伸两尺，笔直硬挺，分向祁灵和丛慕白二人当胸点来。

长袖未至，劲风凌厉，而且在劲风当是，还微带着刺鼻的烟味，祁灵左手一携丛慕白，右手及时也拂出一股九成功力的“铁袖功”。暗中测试一下万巧剑客除了那几分机智和毒器之外，到底还有几分真正的功力？两只长袖微一接触之下，劲风四起，微带啸声，祁灵本是和丛慕白双双跃起的身形，此刻一震之余，右臂为之一麻，真气顿时为之一泄，立即身形如坠，直落而下，就在这一刹那间，忽然一股劲道，将左臂一带，这才将下坠的身形，化为飘飘而下，不露一丝痕迹。”

再看对面，万巧剑客站在那里，脸上微现得意，气息如常，桩步未移。

祁灵当时心里微微一惊，暗自忖道：“鲁半班不仅为人机智，用毒高明，这手下的功夫，亦极为不弱，恐怕除了恩师和两位天山前辈，难得有人能够一敌，难怪……”

祁灵心里正想到：“难怪他老人家……”万巧剑客冷冷地说道：“怎么？既然到如此地方，为何只守而不攻？难道还要我一再先下手么？”

祁灵扬声打了一个哈哈，指着鲁半班说道：“鲁半班！你可曾常常听说一句俗语，说道：阎王叫你三更死，谁能留你到五更？你要死的时间，随时可以事临，但是，却不在今天。”

万巧剑客和祁灵互对一拂之后，心里也是暗自吃惊，他又没有发觉到离灵那种逐然而落的身形，他才觉察到这个娃娃，虽然不是他对手，但是相差无几，不可大意，尤其使他心里耽心的，是祁灵的玲珑机智，使万巧剑自认为是罕见的劲敌。

这时候他一听祁灵说是“不在今天”，他心里一动，又不知道祁灵耍的什么鬼。

当时万剑客冷冷地笑了一下，说道：“怎么？是怕了么，你如此夸下海口，如何竟如此撒下就走？”

祁灵认真地摇摇头，说道：“鲁半班！你别尽为自己想得好，我要是怕你，我还站在此地和你讲话？我说生擒活捉于你，不在今天，那是有原因的。”

祁灵转过面，对丛慕白姑娘说道：“丛姐姐！你对他说。”

丛慕白姑娘大眼睛里，闪着愤怒复仇的火焰，切齿对万巧剑客说：“要依我的心里，恨不得早就将你千刀万剐，以雪心头之恨，不过，我祁弟弟为人厚道，从不乘人之危，虽然对你这种万恶之徒，仍不例外，所以要给你一个准备充分的时间，再心无怨言地束手被擒。”

万巧剑客大笑说道：“好一个自圆其说。”

祁灵平静地点头说：“鲁半班！今天在天都峰，已经让我们深入人心腹之地，任凭你有千种埋伏，万种机关，也是空自无用，你所倚仗的天都峰上的重重险阴，已经毫无作为，等于损去你的一条臂膀，再加上你面对我恩师与天山两位老前辈之前，惶然之情，早已惴惴难安，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即出手，岂非落井下石？有趁隙之嫌，我生平最不愿乘人之危，以免使人不服。”

丛慕白姑娘仿佛此刻已经按捺住心头怒火，睁着晶莹大眼，平静着神情，对万巧剑客说道：“我们知道你还有一桩心愿未了，再给你半年时间，让你多作准备，得偿所愿，然后，半年以后，我们再来天都峰，那时候，一切冤仇，从头结算。”

丛慕白这“一桩心愿未了”几个字，深深打入万巧剑客心里，当时神情为之一震，眼神一转，立即呵呵大笑，手指着祁灵正要发话，祁灵却向他摇摇头，笑着说道：“鲁半班！自称万巧之人，却如此心地愚蒙，你仍旧以我们是畏今日之战，难能一胜，才只此自我台阶，以维师门颜面色？”

万巧剑客倒真的被祁灵一语说中中心事，嘴角刚一挂上冷漠的笑意，祁灵又紧接着说道：“如此，让我留下一点事物，帮你相信我所说的是句句真言，好让你在这半年这这内，苦心准备，即使他日失败，你也死而无怨。”

说着话，回头和丛慕白姑娘互相对视一眼之后，各人从腰间取出一颗大小犹如柿子、圆滑滑、黑黝黝的铁球，握在手里。

万巧剑客一见他们两个手里拿着圆铁球，当时脸色微微一变，两道眉峰，又紧紧皱起，眼睛一阵转动，然后才露出淡淡的冷笑，说道：“两个娃娃何处得来这种西藏番僧所用的硫磺烈火球？这种东西虽然厉害，在天都峰上却是足以惊人，难道你们两个娃娃，就拿这件东西，藉以狂妄么？”

祁灵沉静地点点头，笑道：“鲁半班！你的见识倒是很广，居然能知识

藏僧所使用的硫磺烈火球，不过，这回你却看走了眼。”

说到此祁灵转头向丛慕白说道：“丛姐姐！你且让他见识见识！”

丛慕白微微一笑，右手微抬，只见一点乌星，闪电飞出，直向左侧不远数丈的一块大青石上疾射而去。

万巧剑客唯恐其中有诈，一旋身，倏地退后数丈，就在这一瞬间，只听得“轰”的一声，那真是晴空霹雳，白日焦雷，震得天都峰周围山响应，回声如潮，附近十丈以内，都觉得一阵震动不已，而且那一块青石，已经由一大块，化为碎石如雨，四下飞溅，啸声不绝。

万巧剑客没有料到这样一颗小小的黑铁球竟有如此厉害，也确是他生平所仅见，这一颗铁球如果要是击中自己头上，任凭功力再好，只怕也要血肉横飞，想到这里，瞥了一眼祁灵手中铁球，不由心里泛起一阵寒意。

祁灵玩弄了一下手中的黑铁球，含着一点得意的笑容，对万巧剑客点点头说道：“鲁半班你可以看出这不是藏僧所使用的硫磺烈火球，相信你也可以了解这一颗东西的厉害，任你机关遍地，埋伏满山；任你鲁半班剧毒满身，只怕也抵挡不住这一颗加身，而使你粉身碎骨。

万巧剑轻轻地“哼”了一声，嘴角欲撇未撇，眼睛停地转动，半晌没有回答祁灵所说的话。

祁灵接着说道：“祁灵方才已经说过，生平不愿乘人之危，我若此时此地，遂下煞手，虽然公愤私怨，均可一了，但是你却死有未服之意，何况，与我当初生擒活捉之原意，也有不符。只是你当相信，半年之期，并非我祁灵自我台阶之论。”

万巧剑客眼神扫到方才那一块青石之上，瞬即又注视着祁灵，一声冷笑，正等说话，忽又临时顿住话头，心里闪电一转，暗自忖道：“是啊！我仍旧有一桩心愿未了，半年之期，何妨再碰碰运气，即使半年之后，仍旧未能如愿，届时的情形，当不比今日为劣，至少神州丐道不会如此虎视在侧，我也不致如此处在四面楚歌之境，天都峰也不致因此门户洞开。

万巧剑客只此一思忖间，已经将利弊得失，衡量得一个透澈，当时，眉峰一散，笑颜微开，点头说道：“我若不给你半年之期，只怕不能死而心服的，是你们这两个娃娃。也罢！我鲁半班少开善心，不劝慈念，今天少不得要给你同一个例外，半年之后，天都峰等你们再来，若是届时不来，我要叫武林之中，血流遍地，尸集如山。”

祁灵笑了一笑，点点头说道：“鲁半班！我祁灵要在今日奉劝你一言，称福无穷，但愿半年以后，你能稍有觉醒，悬崖勒马，犹还未迟。”

万巧剑客此时心里正想着另一个疑问，对于祁灵的话，根本没有听进去，一见祁灵转身告退，飘身越过那一条山溪，忽然心里一震，朗声大叫：“祁娃娃！你且站住。”

祁灵已经和对岸的五高人，联袂起身，电闪而去，随风传来祁灵的回答：“鲁半班！你放心！天都峰虽然地址已为武林所知，我可以保你半年之内，无人上门寻事，你静心思过亦可，苦心练功亦可，但请放心。”

这“但请放心”四个字刚一出口，一行七个人，已经几个起落，没于烟雾迷蒙，浮云飘渺的山麓。

鲁半班微微地叹了一口气，将业已举起的右手，复又缓缓地放下。鲁半班从此是闭关自守，抑或是仍像过去一样，广派眼线，遍探消息？这都是后事，暂且按下不表。

且说祁灵和丛慕白随在五位高人之后，一路疾驰，大家默默无言，经奔雷闪电之势，离开天都峰，到达山麓，妙手空空第一个止住身形，向祁灵说道：“老弟！万巧剑客危害林十余年，今天难得你有如此利器，何不制之于死命，使武林危机平复，何必又要等到半年之后？你不是……”

祁灵转过身来，对着妙手空空拱拱手，苦笑道：“老哥哥，这话说来话长，小弟确实有不得已之苦衷。”

妙手空空闻言大吃一惊，瞪然而视，半晌无言，把一个见多识广的妙手空空，真的怔住了，他想不出在当时那种情形之下，祁灵只要举手之劳，便可以将一个为害武林的恶魔震为血肉横飞，有什么难言之隐？难道祁灵有何原因，使他不忍心杀死万巧剑客鲁半班么？

神州丐道此时却呵呵地一笑，说道：“老偷儿！你休要如此愣头愣脑，事情说明以后，相信便没有什么可以引为神奇之事。”

说着话，神州丐道又转过身来，向大家笑道：“其实，我道人相信，感到纳闷的不只是老偷儿一个人，也不只是这一件事，白老儿早就有一问，我道人和天山两位书生，也未全然知道其中道理，我们不妨就在此地，面对天都峰让祁灵和丛慕白他们两个人，叙说一下天都峰的经过。”

说到此地，神州丐道又笑了一下说道：“老实说，祁灵你们两个娃娃，如此重回天都峰，不仅使我道人感到意外，几乎使我道人下不了台阶。”

金沙伯乐没等到神州丐道说完，便抢着说道：“我老儿不明白的事情多着呢，我不懂你这个邋遢牛鼻子，究竟捣什么鬼，例如说……”

神州丐道大笑说道：“白老儿！用不着例如说了，等到祁灵这娃娃说明之后，你老儿倘有何事不明，少不得都要向你一一交待清楚，打了半天闷葫芦，如今一下也等他不得么？”

妙手空空瞅着祁灵笑了一笑，便不再追问，大家一齐席地而坐，面对着清新秀丽，历盖五岳的黄山天都峰，听着祁灵叙述他从天都峰历险而回的一段经过。

丛慕白已经倚偎在紫盖隐儒的身旁，闪着喜悦而又迷惘的大眼睛，她没有讲话，是和她恩师紫盖隐儒一样，静静地听着祁灵开始叙述，叙述那一段也有她在内的惊险新奇的经过。

祁灵端坐在一旁，稍稍瞑目回想了一下，便开始说：“弟子应该惭愧地先从天都峰失足于巧悬千斤闸之内，开始说起……”

祁灵在失陷于“巧悬千斤闸”内以后，既羞愧自己不小心失足，又愤恨毒手报应鲁子清的卑劣无耻，复又灼急于自己当前险境，在这种情形之下，祁灵好不容易收敛住浮躁的心神，先求定静，再作良思。他这才想到自己那一柄被誉为天下第一的七星紫虹软剑，宝剑既能斩金截铁，为何不能用以挖掘石头？趁顶上千斤闸石未曾下落之前，逐级掘挖，何消片刻时光，这千斤闸就自然可以撒之身后。

祁灵正是灵机一动，挥剑掘石之际，忽然又有一个新的念头，袭上心头，他不禁一击自己的头，跺脚说道：“我何其愚蠢到如此地步？我到天都峰上只身深入，不顾危险为何？探看万巧剑客虚实，固是一事，但是，最重要的是追寻丛慕白姐姐的下落。听方才鲁子清之言，丛姐姐分明就是就是在我这个石洞的隔壁相连，七星紫虹既然可以掘级挖阶，为何不可以掘挖石洞，通达另一个石洞之内，和丛姐姐同阵而走？”

这一个念头，使祁灵神情为之一振，当时默念了一下方才落身而下的方

向，复又运五成真力，挥掌对石壁击去，果然一阵空谷回声，较诸其他方向不同，祁灵知道此时的时候，真是十万火急，不容有丝毫耽搁，呼吸之差，便可以决定生死。当时便毫不思虑，运足腕力，挥动七星紫虹，照准石壁掘挖下去。

七星紫虹桃花剑不愧是被誉为武林第一剑，锋利无比，吃亏在软剑上面，但是，辅之以祁灵的深厚的功力，正好相得益彰。尤其祁灵此时此地，急取点滴的时间，更是运足全身力量，不停地挥动宝剑，不消片刻功夫，已经挖掘了一尺余深的石洞。

这期间，虽然项上的千斤闸石，不止两三次的轰隆隆向下移动，但是，丝毫没有分散祁灵的注意，他只是全神贯注地，在挖掘石洞。

渐渐地，祁灵感觉到不是上面千斤闸石移动震动，而是隐隐约约地来自对面的震动，祁灵始而一怔，心里一几乎一凉，闪电想道：“难道说是隔壁石洞，已经被千斤闸石落磐击下了么？”

这一念头之下，差一点就是万念俱灰，全身乏力，但是，祁灵又一转念想道：“如果是隔壁石洞落下千斤闸石，只有一阵震动便会停止，为何连续震动到现在？”

如此念头一转，不由地大喜而起，自言自语说道：“莫不是丛姐姐她也察觉到这边的异样声音，而回之以掌力么？”

如此自语说罢，不自主地大声叫道：“丛姐姐！丛姐姐！小弟祁灵来了！”

祁灵如此大声喊叫之下，震得原来那些石屑，都纷纷下落，但是，却听不到有任何回音，祁灵怔了一下，立即又想道：“我真是心神失常，为何颠倒如是？我还等什么？何不立即挖掘过去？”

顿时神威大振，挥动七星紫虹桃花软剑，整块的石头，纷纷下坠，忽然，祁灵一剑挥斩过去，立即觉得石头一松，七星紫虹桃花软剑深没石内几乎达尺余。

祁灵大喜若狂，一拨软剑，左掌早就扣足十成真力，翻掌就是一式“五丁开山”，沉桩立式，嘿气出声，对准宝剑留痕的那一块猛推过去，劲道刚一出掌，只听得哗啦一阵，砂石崩落，尘土飞扬，石壁之上，竟然应手而穿，现出一个洞口。

祁灵当时既没有思虑其他，更没有想到危险，立即一收七星紫虹桃花剑，一穿身，式走“灵蛇出洞”，嗖地一下，就在尘土迷漫，沙石阵落的情形当中，穿身而过。

刚一穿过身形，只觉得寒风一阵，银光一闪，直落面门而来，祁灵一时没在想到会有人拿着兵刃在这边等着他，他这样穿身过来，正好引头受死，任凭祁灵一身功力如何精湛，在这种措手不及，事出意外的情形之下，也只有束手闭眼认死。

但是，就在这瞬间，祁灵的耳朵里忽然听到一声：“噯呀！”

祁灵就势一收小腹，双腿一沉，挺身而起，两只眼凝神望去，只见站在对面的一人，正是丛慕白姑娘，手里仗着三尺青峰，怔怔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祁灵忘情地叫了一声：“丛姐姐！”

然后轻轻地说道：“是小弟祁灵来了！是小弟祁灵来到姐姐这里了。”

祁灵刚一说完这两句话，丛慕白姑娘忽然神情一振，猛地一撤手中长剑，朝着祁灵直扑过来。

这个石洞的范围本来不大，两个人相隔得又是很近，丛姑娘如此一扑上前，两个人早就抱得紧紧地，祁灵知道此时此地，丛姑娘在绝望关头，重睹一线生机，是如何充满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心神激动。

祁灵也伸手紧紧拥抱着浑身颤抖的丛慕白姑娘，只是轻轻地重复地说道：“丛姐姐！小弟来迟了一步，让姐姐受惊了。”

如此过了片刻时间，丛慕白这才离开祁灵的怀抱，只见她两眼泪水盈眶，此刻两颊又飞上一层红晕，低低地带着颤抖的声音，说道：“祁弟弟！我们这是相逢在梦里么？”

祁灵摇摇头，极力抑制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刚叫得一声：“丛姐姐！……”

忽然头顶上又是一阵轰隆隆的声音，还带着一阵砂石飞落而下，祁灵这才警觉到此时此地，还是身在险境当中，生命随时还是要受到危害。

心情一紧张，立即说道：“丛姐姐！这期间说来话长，我们还是赶紧设法离开险境。”

丛慕白姑娘点点头，说道：“祁弟弟！愚姐此时方寸早乱，千斤石当顶，应该如何才能离开险境？”

祁灵突然一挥手中的七星紫虹软剑，说道：“丛姐姐！小弟这柄宝剑，暂作锄之用，先掘一处石洞，藏住身骨，避开这即将下落的千斤闸石，然后再从长计议吧！”

两个人此时，也没有商量的余地，祁灵便按照方才挖掘石洞的方法，挥动宝剑，朝另外一个方向挖掘而去。

丛慕白姑娘也帮着搬开石块，如此两人全力之下，一个两尺见方的石洞，不消一盏灯的光景，已经挖掘而成。

祁灵缓了一口气，方一缓手，就听得头顶上又是一阵轰隆隆，石屑砂土纷纷下落，祁灵当时心情一凛，连忙回身向丛慕白姑娘说道：“丛姐姐！这项上千斤石闸，眼见就要落下，我们且在这石洞中，暂时避过，再作其他道理。”

丛慕白姑娘虽然是武林儿女，但是丝竟还是女儿身，她想到方才自己见到祁灵那一刹间的激动失态，心中犹有羞意，如今看见这样两尺见方的石洞，要两个人蹲在一起，不由地起了踌躇。

丛姑娘如此一犹豫之际，祁灵也立即想到了这个尴尬的情形，当时说道：“丛姐姐！你且先躲到洞中去，以免临时措手不及，待小弟再来掘大一些。”

丛姑娘一听祁灵如此一说，不由地脸上一红，但是，她也立即毅然说道：“祁弟弟！这项上的千斤石闸，说不定立刻就要坠落，还是我们一齐都在石洞中，避过这一阵再说。”

祁灵还要说话时，丛姑娘倒是脸色一沉，正颜说道：“祁弟弟！在如此情急之时，你我不拘泥于俗礼？祁弟弟如果坚持不进洞，愚姐也只有在这洞外相陪。”

祁灵倒是为之感动不已，刚叫得一声：“丛姐姐！”

丛姑娘紧接着说道：“只要你我心地可见天日，处此危境纵有男女之别，又有何碍？”

说着话，便拉着祁灵，双双避进石洞之中。

在这样两尺见方的石洞里，两个人不仅贴胸叠股，进而呼吸相闻，祁灵是一代正人君子，虽然此刻软平温香抱满怀，却是丝毫没有邪念，当时，祁灵为了拓破两人如此僵对的闷境，便开口说道：“丛姐姐！以前的种种，都

是小弟的错了！怪只怪小弟一点私心，灵智蒙蔽……”

丛慕白姑娘不等祁灵说完，便拦他说下去，摇摇头接着说道：“此时此地，还说那些往事做事什么？”

祁灵也摇头说道：“唉！小弟为此事，深自引为内疚，终日难安，若不是小弟在北岳生花谷，从姚老前辈那里，得知真情，这件事岂非由于小弟一点私心，造成终身憾事么？”

祁灵所指的，当然是指当日在紫盖峰看到丛慕白和紫盖隐儒相拥的一幕，所引起的误会而言。

丛慕白虽然不知道祁灵所指为何，但是，从她那含情脉脉的眼神当中，可以看得出，她已经对祁灵的一切，都有了原宥。

丛姑娘低低地说道：“祁弟弟！谁都没有错啊！只是一种可怕的巧合罢了，一切事情既已成为过去，又何必再三提起？此时趁着千斤石闸未落下之前，你我且闭目稍自行功，以准备下一个方法。”

祁灵说道：“丛姐姐！这些话，埋藏在心中，为时已久，今日难得如此机会，还是让我一吐为快。”

于是祁灵便娓娓地从紫盖峰头，那一段误会说起，一直说到北岳揭开真情；二次重到衡山……千言万语，说不尽心中悔意，也隐隐约约道不完内心情愫。

丛慕白姑娘一颗芳心，既惊又喜，不由地将自己的螭首，慢慢地依偎到祁灵的肩上，这一对武林儿女，由爱生恨，又由悔生爱，经过多少波折，经历多少惊险，想不到如今竟在这样危机四伏的四洞中，相拥于怀，互诉衷曲，为武林事添了一段佳话，虽然两个人都是不及于乱，但是，彼此如此相偎相依，也感到甜蜜无边，幸福无限，忘记了身外尚有何事。

正是两个人相拥相偎，温馨无限的时候，突然头顶上又是一阵轰隆隆地震动，而且震动的声音，听来距离头上，愈来愈近，两人不觉从甜蜜中惊觉过来。

丛慕白姑娘离开祁灵的怀抱，脸上红晕未褪，犹带娇羞，轻轻地叫道：“祁弟弟！……”

祁灵也立即叫道：“丛姐姐！小弟尚有一件喜事，未曾说与姐姐听。”

丛姑娘一听“喜事”二字，不由地又是红云上脸，娇嗔着说道：“祁弟弟！有什么喜事，你又忘记告诉姐姐呢？”

祁灵含着微笑说道：“只顾和姐姐谈我们自己的事，把这件重大的事，都给忘了，姐姐！你可曾知道令师许老前辈，已经前往北岳生花谷会晤姚老前辈了么？”

丛姑娘果然心情大为振奋，说道：“是真有其事么？”

祁灵说道：“小弟前往衡山，就是为了这件事，恐怕此时，两位老前辈已经化尽前嫌，重圆破镜了，这就像我们一样，‘有情人终成眷属’啊！”

丛慕白姑娘脸上一红，嗔道：“祁弟弟！别尽贫嘴了。我们身在险境，还如此乐以忘忧，真是有些不应该。”

祁灵当时也不禁感到不好意思，半晌没有说话，丛慕白姑娘怕祁灵真的着了恼，便又说道：“祁弟弟！我们身脱险境之后，再倾情的相谈好么？”

祁灵也知道丛姐姐的心意，连忙说道：“丛姐姐说的对，只要我们身脱险境，海阔天空，自由自在，还怕没有倾情相谈的时候么？”

说着话，祁灵又忍不住探头来，向上看了一下，只见千斤石闸，势在当

头，尚不知究竟何时，才能落下。

当时祁灵回过头来，对丛姑娘说道：“我们何必在此枯等千斤闸石落下呢？何不趁此机会，早定主意。”

丛姑娘点点头，说道：“祁弟弟！我如果不感到疲乏，愚姐尚有一法，可以一试。”

祁灵笑道：“性命攸关，即使累死也要挣扎，何况小弟此刻力有裕余，姐姐有何高见，请速说明，以便我们早日脱离此地。”

丛慕白姑娘说道：“此时此地，尚有何妙计可言，只不过是笨法子而已，我们轮班由这个石洞慢慢向上掘上去，仗着宝剑锋利，仗着我们内力尚存，尚不失为脱险之策。”

二十二

兵家有云：“置之死地而后生”。盖人置死地，更会激起一股求生潜力，在平时所认为不可为者，此时却能一鼓作气，化不可为成可为，此即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也。

祁灵和丛慕白双双陷于黄山天都峰的“巧悬千斤闸”之中，上有千斤巨石压顶，随时可坠；周围则是方圆不及数尺的地窟，当可谓之绝境，但是，当祁灵和丛慕白会合之后，不仅化尽以前误会，而且爱苗遂生，心心互印，这一股绝处求生的力量，更为骤然增千万倍而不止。

当时两个人凭着一柄其利断金的七星紫虹桃花剑，和一股炽热求生的欲念，向上挖掘地道，避开千斤闸石，慢慢地一块石头，一堆土，挖掘上去，这是一个极其艰苦的途程，但是，这是一个求生的途程，唯其如此，两个人在饥饿和疲乏之中，忘记了一切，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双手，和手中的宝剑。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当祁灵和丛慕白两个人，挥动手中的宝剑，掘开最后一堆土，让正午的阳光，洒进地道的时候，那是一份令人难以抑止的欢欣，在窄狭而潮湿的地道里，祁灵少丛慕白两人紧紧拥抱着，没有说一句话，两个人都默默地流着欣喜的眼泪，心灵深处灵犀一点，更因此而相通。

良久，忽然不远传来一声“轰隆”巨响，震得两人身边细土碎石，纷纷滚落，也震醒了两颗沉碎已久的心灵。

祁灵轻轻地仿佛是自语说道：“千斤闸石落了！”

丛慕白极其圣洁地一笑，柔顺无比，却又爽朗无邪地说道：“祁

弟弟！我们今日能脱离千斤闸石顿压当头之厄，天都峰上谅来再无能陷我们于危境，你我今日何必入宝山空手回？”

祁灵惊问道：“丛姐姐之意？……”

丛慕白沧然泪下，黯然说道：“祁弟弟！我不惜冒生命之危，不惜犯你心里之疑，随鲁沂深入黄山天都峰，主要是追寻不共戴天仇人之下落，今日能以不死之身，再现天都峰若如此默默而此，不仅无以对先人在天之灵，亦无以对自己一番用心，所以，我要以九死一生之余生，向鲁半班讨回这笔血债。”

祁灵此时双手尚是扶持着丛慕白，闻言之余，深沉地望着丛姐姐，缓缓地說道：“丛姐姐！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为子女者，为报父母仇，即使粉身碎骨，亦在所不惜。但是……”

祁灵说到此地，伸手拭去丛姐姐脸上的泪痕，接着说道：“报仇之终极，在使万恶仇人，伏首面前，才是上策。若逞一时之气，不能成功，身蹈危险，伯父伯母在天之灵，恐亦为之不安。”

丛慕白睁大眼睛说道：“祁弟弟！你是说我目前要忍耐么？”

祁灵点头说道：“姐姐！你曾明白，小不忍则乱大谋。我们经过这次危险之后，对于黄山天都峰的情形，有了一次深刻的了解，若论天都峰上，自万巧剑客鲁半班以下诸人，虽然俱是武功极为不弱，而且都深得各家之长，但是，这都是不足以为惧的。”

丛慕白听到此处，便不觉慢慢地低下头，轻轻地靠在祁灵的肩上。

祁灵接着说道：“姐姐身受两位高人传授武林绝学，一身功力，自可睥睨群魔，小弟不才，也不甘辱没恩师声誉，而遇事畏缩如是，所以，若论个人功力高低，相信小弟和姐姐都有一胜万巧剑客的信心，但是，报仇雪恨，

则不能与单纯的较量武功可比，只许成功，不能有一丝一毫失败之事……”

丛慕白听到此地，不等祁灵说下去，便接着说道：“祁弟弟！你的意思我已经明白了。”

祁灵露出微笑，说道：“丛姐姐如此聪明，自然明白小弟之意，常言道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天都峰上埋伏遍地，机关重重，而且其毒无比，你我今日就是一例，所以，在没有绝对把握稳操胜券之前，我们还是要忍耐第一。”

丛慕白说道：“天都峰上，既然不是单纯武功一项，可以稳操胜算，则不仅我和祁弟弟徒唤奈何，即使请得令师神州丐道老前辈，和我恩师和师伯到此，也是徒然，那岂不是遥远无期么？”

祁灵摇摇头说道：“丛姐姐！这信心二字，至为紧要，你我今日且离开天都峰，如果真的别无他策，再求助于前辈，天下无不可为之事，何况邪不侵正，善恶有别的呢？”

丛慕白此刻才点点头说道：“是的！善恶报应，天理循环，自古丝毫不爽。灵弟弟！我听你的话，我们即刻就走，相信天都峰，会在我们手里，要他群恶伏首，万毒皆无。”

祁灵点点头，转身又伸手缓缓地推出一掌，暗使阴劲，蓄力潜送，将顶上一层土堆慢慢地推开。祁灵对上探望了一眼之后，复又俯首对丛慕白说道：“天都峰上虽然是埋伏到处机关重重，只怕他们此刻断想不到会有我们两人，从山里直奔山外，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兵家之上策，我们一路上，说不定会坦途康庄，一往无阻呢！”

丛慕白想了一会，说道：“既然我们以忍耐换取日后的全功，则今日离开天都峰，更要力求谨慎，祁弟弟！我倒有一点浅见，在我们未露身脱走之前，灵弟弟想想可否能行？”

祁灵说道：“姐姐！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小弟自然敬姐姐高见。”

丛慕白脸上微微一红，心里感到一阵暖意，她只缓缓地带着一点思虑之意说道：“其一，我们下山出境，要从危中求安，就是说，不从原路下山，要从天都峰上，横断内部，从另一个方向，突出山境。”

祁灵点点头说道：“高明已极！愈是最危险的地方，愈是最平安，万巧剑客心机万巧，他也想不到在他天都峰禁境内，会有两个外人，如此横冲直撞。”

丛慕白说道：“其二，我要先问祁弟弟！你对于轻功之绝顶功夫‘一叶渡江’和‘凌波虚渡’这两项极费内力的功夫练得如何？”

虽然祁灵觉得丛慕白这第二意见，问得有些突然，但是他相信丛慕白如此问来，是有她的用意，当时便答道：“小弟不才，多承恩师拼耗内力，助我行功，对于这一类轻功，尚能勉力为之。”

丛慕白点头说道：“其实我这一问，是多余的，这‘一叶渡江’，和‘凌波虚渡’的轻功，虽然是轻功中的极致，等闲人不易练得，但是，祁弟弟是当今武林第一高人的门下，自然早已娴熟，不在话下，不过我还要请教祁弟弟，对于这两项功夫，到了何种火候？”

祁灵起初被丛慕白如此一说，倒禁不住红云上脸，感到不好意思。但是，等到后来，丛慕白如此一问，立即肃然回答说道：“实不相瞒丛姐姐，若论‘一叶渡江’，十停之中，小弟已得九成，若论‘凌波虚渡’，尚须藉物腾身，至多能越二十丈左右。”

丛慕白点头说道：“当然！‘凌波虚渡’至今能有何人，不凭藉外物，蹈空飞渡，尚为不可预知之迷，而且武林之极限，能否达到类似御风飞行，远达数十丈外，尚无人敢如此断言，祁弟弟能藉物腾身，远飞二十丈，已经是难能一见，而且，就在今天的情形而言，已经足够使用。”

祁灵恍然大悟，“啊”了一声，接着说道：“丛姐姐！原来你是准备以‘一叶渡江’和‘凌波虚渡’的功夫，用之于天都峰上，作为脱身之策么？”

丛慕白说道：“方才祁弟弟对我晓之以大义，喻之以利害，我才决心暂忍一时，以图日后，既然如此，就应该安然离开天都峰，不惹任何纠纷，才不负今日决心忍耐初衷。”

祁灵点点头，他已经明了丛姐姐的用心，但是，他仍然一言不发，静静地聆听着丛姐姐再说下去。

丛慕白接着说道：“正如祁弟弟你方才所言，天都峰是埋伏处处，机关重重，而且都是剧毒无比，我们除了以出奇的行径，则无法不惊动任何人，所以我才想起‘一叶渡江’和‘凌空虚渡’的轻功，此时此地，倒是可以一用，只要安然脱身数里之外，天都峰便可以撇之身后。”

祁灵静静地听完丛姐姐的话以后，点头赞道：“丛姐姐蕙心，深察入微，令小弟无比敬服。”

祁灵接着说道：“丛姐姐！目前正是日渐偏西，傍晚黄昏尚有一段时间，在这一段时间之内，我们轮流行功调息一次，以便养精蓄锐，等到黄昏起程。”

丛慕白点点头，微一沉思说道：“时不我与，已经没有法轮流行功，你我此时功行一大周天下来，恐怕已经是明日当头，夜将及半，祁弟弟！让我们退回几尺之地，对坐行功，以免延搁时日。”

祁灵点点头，两个人便缓缓地顺着地道，向下动了一会停留在一段比较宽阔的地方，两人面面对，静坐下来。”

这一对武林儿女，彼此坦然无猜，双双在地道中，对坐行功，此其间难免有肌肤之亲，耳鬓厮磨，甚而呼吸相闻，互知心跳，但是，他们真正做到了“暗室不欺心”，无愧于心地的清白，尤其他们彼此瞬息之息，都浑然进入忘我境界，不知身外尚有何物。

这一次调息行动，是关系着性命攸关，彼此都以师门本命心法，大行周天，直到彼此醒来，双双睁眼睛一看，从顶上漏下一丝微弱的星光，照到两人气爽神清的脸上。

祁灵首先开口说道：“姐姐！你醒了么？”

丛慕白微微点点头说道：“弟弟！愚姐幸不辱所望，此刻饥肠不辘辘，饿火不中烧，而外面又是月上柳梢头，已经不止是黄昏后的时分了，弟弟！我们走么？”

祁灵伸手按住丛姐姐，轻轻地说道：“姐姐！且容小弟走在前面如何？”

丛慕白知道这是这祁灵的一份爱护之意，当下也没有坚持，只伸手和祁灵轻轻互握了一下，低声说道：“祁弟弟！我们不必过份小心，也不必过份大意。”

祁灵应了一声，双肩一缩，足下微一用力，身似一条灵蛇，沿着地道，直穿而上，左手一招“力托天王塔”，且稳且缓地推开地道顶端的土块和石头，只听得“嗖”地一声，一条人影拔起数丈，便又一掠身形，急遽下沉，掩身而落，停留在一块巨大的青石旁边。

眺目四周，但见青山翠影，夜色沉沉，寂静得没有一丝异样。

祁灵正在仔细打量周围的夜以，只见丛慕白姑娘，宛如一叶随风，从不远的地道出口，悠然飘到祁灵身边。

丛慕白轻轻地说道：“祁弟弟！我们走。”

这一声“走”字刚出口，只见丛慕白倏地拧身一拔，一式“乳燕出巢”，折转而起，微微听到一阵衣袂飘风，人已腾空三丈七八，人在半空中，所地一折身，式化“云龙三现”，蹬腿昂首，竟然向前平滑了一阵，这情形看在祁灵眼里，暗暗惊诧，也暗暗地佩服，记得在夺取“千年灵芝”的时候，化身为“穆仁”的丛姑娘，已经迭次表现不凡，可是如今看来，就凭这一阵轻功，竟然使祁灵有自叹不如的感觉。

祁灵也不敢稍慢，他用手中七星紫虹桃花，在身边巨石上挑下几块碎石，也立即振臂腾身向丛慕白的方向，疾追而去……

当祁灵叙说到这里的时候，在场的天山双侠宇内二书生，以及妙手空空古长青，金沙伯乐白完元，都松了一口气，露出微笑，只有神州丐道摇着头说道：“其实精彩之处，尚不在此，以我道人之见，他们离开天都峰之后，必有奇遇。”

神州丐道说到此处，转而向依偎在紫盖隐儒身旁的丛慕白姑娘笑道：“姑娘蕙贤之心，叙述起来较之祁灵，必为精彩动听。”

北岳秀士大笑说道：“道人！你要慕白侄女说来就是，何必兜倍那顶高帽子？”

说得大家也都笑了起来。于是，丛慕白坐正了身形，娓娓地接叙下去。

祁灵和丛慕白两个人一路之上，竭尽全力地交互施展“一叶渡江”和“凌波虚渡”的轻功，像是一对并归鸿雁，心无旁骛，只顾全力兼程，等到明月东升，夜已深深之时，两个人腾身在一丛树林之上，蹈空而过，再落身而下之际，回首而眺，天都峰已经远离身后了。

这时候，祁灵和丛慕白几乎同时都有一件意外的感觉，但是，紧接而来的，便是一阵起自心底的惶恐，方才尽心尽力施展身形，腾空起落，可是如今事过境迁，都为自己捏了一把冷汗。

黄昏弦月，逐渐中天，繁星逐渐稀落，冷露沾衣，震风似剪，忽然不知是从何处，遥远地传来一声鸡鸣，使沉思的两人，都为之一振。

祁灵忽然说道：“丛姐姐！远处鸡鸣，必有村落人家，天明疗饥有处了。”

丛慕白轻轻地应了一声，没有回答。

祁灵兴奋地接说道：“另外尚有一事，不知丛姐姐是否同意小弟的浅见。”

丛慕白略有诧异的抬起头来，望着祁灵说道：“是否祁弟弟对于未来去处，已有所得？”

祁灵点头说道：“丛姐姐当年化身穆仁，令妙手空空这等见多识广的高人，也不能识破，而且，丛姐姐取千年灵芝液救助少林高僧本因老和尚，医道手术高明，使当今武林医道圣手逮雨田也为之叹服，这易容之术，与医道之学……”

丛慕白没有等到祁灵说完，便雀跃而起，说道：“祁弟弟，你是说传我武功、医道、易容之术的那位世外高人么？”

祁灵点点头说道：“正是这位老前辈，丛姐姐！你知道我提出这位老前辈的用意么？”

丛慕白沉吟了一会，说道：“老人家医道惊世，武功奇绝，自然是破天都峰的有力高人，但是，我不明白祁弟弟你此刻提出这位老前辈的用意何在，

论武功，令师神州一丐道，和我恩师师伯宇内二书生，较这位前辈是功高绝顶，论医道，回春圣手逮雨田亦不弱于这位老人家，何故单单要请他……”

祁灵摇头说道：“丛姐姐！你随这位老前辈天柱山习艺一月，你知道他的身世否？”

丛慕白摇摇头，说道：“我没有敢问，他老人家也没有告诉我，后来约略听到恩师提到一二。”

祁灵接着说道：“那位老前辈他是数十年前，威镇武林的千面狐狸靳一原。”

丛慕白闻言，脸上颜色略为之一变，但是，立即就恢复原状，安祥地站在那里，静听祁灵说下去。

祁灵接着说道：“这位老前辈返朴归真，固然是武林一大喜事，但是，也是武林一大损失。因为，他的易容之术和医道之术，还有善造各种机关埋伏、剧毒暗器的精功巧技，从此无人能继其后。”

丛慕白啊了一声，眼光里流露出异样的光芒，凝视着祁灵。

祁灵依然平静地说道：“天都峰所以人难以破除，都是那些步步危机的机关埋伏，如果能得到靳老前辈的大力查助，这一难关，岂非迎刃而解么？”

丛慕白正颜说道：“祁弟弟！我句句实话，我如何会怪你呢？只是我仍旧在担心，靳老前辈与我一月相处，难得有一句话说出来，其人性属之怪，从所未见，只怕此去天柱山求教于他，不易一见。”

祁灵点头说：“武林高人，多有怪癖，此去别无他法，惟诚而已。”

丛慕白说道：“祁弟弟说得极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凭着咱们一点诚心，一定可以获得靳老前辈的应允。”

说着，丛慕白又轻轻地笑了起来说道：“我们忘了饥饿耗费深思雄辩，此刻事既已得结语，倒令人有饥火上升之感。”

祁灵也笑道：“天色将明，前面村庄炊烟已起，我们去寻个村店，充饥歇脚，然后蓄精养锐，直奔天柱山。”

两个人果然迎着朝霞，踏着晓露，找到了一家村店，白饭村鸡，饱餐一顿之后、尽情地休息一回，便取道而行，直奔天柱山。

这一路行程虽然走来不近，但是，在祁灵丛慕白两人的去心似箭的情形之下，也无须多日，便逐渐少见平原，多见高山，进入了潜山境地。

丛慕白二次重来，虽然不是识途老马，却也算得上是熟路轻车，她和祁灵在野人寨稍作歇脚，准备足干粮之后，便开始攀登这一座号称天柱山的高山。

天柱山位于安徽中部，孤峰突起，擎天一往，若是在天高气爽的晴天，周围近百里，都能看到那孤耸云霄的山峰。

祁灵和丛慕白在未曾到达天柱山麓之前，两个人都是似离弦之矢，日夜兼程，盼望能够早日到达，但是，及至一旦到达天柱山麓，两个人又深深地认识到，纵使如何急，也无济于事，既不知能否见到千面狐狸靳一原，又不知即使见到这位高深莫测的靳一原，又能否获得他的允诺，再出山林，以已残之身，为当今武林，助一臂之力。

祁灵和丛慕白一路默默无言，凝神提气，越过独石桥，走过鲫鱼背，翻过迴音崖，穿过不堪回首，再登上落心岩……每越过一道险境，便更进一层体会到天柱山飞来峰的美，尤其是在深夜登临，更令人在提心吊胆之余，有目不暇接之妙。

两人沐受在这种宁静幽美的情境之中，良久，祁灵才轻轻地叹了口气，说：“丛姐姐！你在天柱山将近一月时光，这些地方你已来过么？”

丛慕白摇摇头说道：“我虽然在天柱山停留了一个月，真正领略到天柱山景色，和你一样，还是第一次，整个一个月时光，都消磨在埋头苦学之中。”

祁灵忽然说道：“丛姐姐！你苦学之处，究竟在何所？我们寻找新老前辈，何不先往彼处？”

丛姑娘顿时大悟，失声笑道：“祁弟弟！我们真是舍近而求其远，明知道飞来峰茫然无绪，无从找起，何不先到新老前辈住居之处？别然新老前辈行踪无定，未尽然就在住居之处，但是，究竟比起这样茫然乱找，要易得线索。”

说着话，丛姑娘旋身一扑，衣袖飘起一阵微风，从落心岩上，转身直向右侧深不见底的谷底飞扑而下。

落心岩名为“落心”，是因为它是孤立一根石柱，虽然与周围只有两步相隔，但是这两步相隔之间，却都是深不可测的深渊，尤其是此刻时光深夜，虽有月色当头，却是迷蒙不可见的白茫茫的一片，要是白天人立其上，难免心为之落，胆为之碎，“落心”二字，由此而来。

丛慕白姑娘如此翻身一扑顷刻坠落于白茫茫一片之中，隐而不见，祁灵却不住要高声叫道：“丛姐姐！你要小心。”

这一声高声喊叫，余音袅袅未绝之时，就听到脚下传来丛慕白姑娘细弱的应声：“祁弟弟！我在下面。”

祁灵这才放下心头石袂，他长吸了一口气，右手平摆招风，式走一招“落叶随风”，飘飘然离开落心岩，向下飘落而下。

祁灵内提一口真气，此时他是身轻如燕，缓缓悠悠地，从云雾中下落，谁知道这样一落，竟落到十余丈左右，然而白茫茫的一片，丝毫没有一点其他事物接足的存在，而这时候，祁灵的一口真气将尽，势必就要在无法缓气的情形之下，陨星下坠。

祁灵不由地心头一急，拼着余气未衰，右手疾然一翻，提足九成真力，正待劈空一掌，以便缓住下落的身形，就在这一瞬间突然眼前一晃，黑忽忽地一件东西，直向眼前飞晃过来。

祁灵眼快，立即就辨认出那是一只编制的篮，当时已经没有他丝毫思虑的时间，双足一伸，点到篮当中，随着去势，向右边直悠过去。

这只篮是在何处？从何处悠然而来？都看不出来，祁灵此刻倒是有一种御风飞行，又像是飞的感觉，若不是此时心里存有一份焦急，倒是令人感到飘飘欲仙。

篮向右边一直荡去，突然眼前一黑，一堵突出的石头，迎面横列，祁灵那里还敢怠慢，立即双足一蹬篮，藉势一式“白云出岫”，飘起身形，落到那一堵横列的石头之上，刚一落定脚，便听到丛慕白姑娘笑道：“祁弟弟！我忘了告诉你身后尚有一条山藤。害得你吃了一惊，不过，新老前辈的设计万无一失，万一你真的忘记，身后山藤立即触动另一只篮，会自动出来迎接。”

祁灵这时候才看清楚了丛慕白姑娘正站在身旁不远，头顶上正悬了一根山藤，而方才那只篮，已经不知荡到何处去了。

祁灵刚叫得一声：“丛姐姐！”

丛慕白便接着说道：“此去新老前辈的居处，尚有一段路，不过这一段路，较之方才要惊险得多，祁弟弟我们还是暂在此地稍作休息之后，等到明

时再行吧！”

祁灵对于方才那一阵虚空下坠的情形，虽然不是心有余悸，但是，却也感到神奇无比，他还以为那只篮是从姐姐拖过来接应他的，竟没有想到还是一种自动的装置，真是令人为之惊奇叫绝，对于这位千面狐狸靳一原，未见其人，已经令人领略到他的技巧甚多。

祁灵笑着说道：“勒老前辈的匠心设计，真是令人叹为观止，这一根篮怎么如此自动地荡过来接人呢？岂不是令人神奇莫测，为之神往么？”

丛慕白摇摇头说道：“我也不知道，我只晓得靳老前辈当初告诉我走这条路径的时候，他只说明如果没有抓到身后的山藤，便自然会有一个篮迎上来，至于究竟是什么缘故，至今我也是莫测高深。”

祁灵摇头叹道：“靳老前辈真是夺尽造化之妙，集天下玲珑心于一身，当年他的双目不失，难怪他要独镇江湖，无人能与之抗衡了。”

丛慕白忽然想起一件事，笑着说道：“祁弟弟！你也是玲珑心，才智过人，而且一身武功出众，如果祁弟弟生在当年，与靳老前辈倒是棋逢敌手。”

说到这里，祁灵忽然又豪情万丈地笑了起来说道：“不过，如果小弟是生在当年，遇到靳老前辈这等高人，倒是不愿意失去领教的机会。”

说着话，祁灵又不禁叹了一口气说道：“我说靳老前辈天纵奇才，其实应该说是天忌奇才，像他这等高人，竟会到头来双目失明，岂不是天忌奇才么？”

丛慕白也有同感，两人顿时有不胜嗟叹之意。

丛慕白说道：“靳老前辈当初选择这个地方，作为最隐处，就是喜爱这个地方出落得奇而险。他选中此地之后，对于这里的周围，也确实下了一番功夫。”

说到这里，丛姑娘指着削壁，向祁灵说道：“这里周围仅是夜间看不清楚，就是日正当空，也只不过是稍有一些光亮而已，所以在日正当空的时候，才可以看得清楚两三个钉桩。”

祁灵这才恍然问道：“丛姐姐！你说是利用钉桩在峭壁之上，逐级而下么？”

丛慕白点点头，接着说道：“这一堵石壁究竟有多高，我也茫然不知，我只知道从此处攀钉逐级而下，约在七级钉桩之后，有一狭可通人的石隙，便是通往靳老前辈的居处，在这狭可通人的石隙之下，还有多少丈深浅，那正应着句古诗‘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了。”

祁灵点点头，再次运用目力，向石壁下面看去，只看到在三五丈之外，有一根长约五寸的角钉，露在石壁外面，便向丛姑娘问道：“姐姐知道每这一根铁钉之间，约有多大距离？”

丛慕白说道：“铁钉与铁钉之间，相隔约有五丈的距离，错过一个钉桩，只有坠身岩下的结果。所以，这一段铁钉道，显得惊险无比。”

祁灵握着丛姑娘的双手，郑重地说道：“依小弟的意见，立刻就沿着这条桩道，前往靳老前辈居处。”

说着话，祁灵又露出笑容，望着丛姑娘，说道：“姐姐走这条桩道，自然是轻车熟路，闭目可达，因此小弟还要请姐姐慢小弟一步，否则有姐姐在前面引导，这条桩道对小弟又有何险可言？”

丛慕白姑娘此时已经完全让祁灵这种豪情壮志所倾服，没有丝毫相反的意见，只是深情地望着祁灵一眼，微微地点点头。

祁灵当时松开姑娘双手，含笑说道：“如此小弟就有僭了。”

说罢抱拳一拱，右足拄地，全身一旋，青衫顿时飘起，搅起一阵劲道不大的风力，使那迷蒙蒙的水雾，鼓起一阵波涛汹涌，就在这样白雾翻腾之际，祁灵一个折身，宛如大雁脱群，夜落湖滨一般，悠然掠翅而下。

祁灵如此一落身，立即人在半空中提足一口真气，将本是掠翅下落的身形变得更慢。

而且此时祁灵左手掠起青衫一角，鼓起岩下冷风，更缓住正下落的身形，就在这种情况之下，祁灵已经瞧见了第二根铁钉的位置，而此时，他也正好落到第一根铁钉的附近。

说时迟，那时快，祁灵一伸手，搭住那根露在外面的铁钉，将悠悠下落的身形，立即顿住，也就在这样一顿之间，祁灵便从容地气走丹田，力贯全身，二次离开钉柱，再度翻身下落。

祁灵就如此藉桩缓气，凝气看桩的情形之下，连换六根钉桩，他已经落身在北斗七星杓底那根钉桩之上。

此时，祁灵撇开青衫，换出左手，用食中二指，吊住钉桩，以整好轻闲的心情，再向周围看去，只见脚下风声吼吼，其黑如漆，正如丛慕白方才所说，在这根铁钉之旁，果然有一个可容人的石隙。

这一段极为艰险的桩道，祁灵在安然走过之余，心情为之一松，便长吸一口气，藉着一推之力，不似方才那种悠然飘忽的缓进，而变得劲射疾弹，直向那斜斜远在五丈开外的铁钉一掠而去。

可是，当祁灵闪电飘风一掠而至最后那一根铁钉，右手刚一搭上钉桩，已经面对石隙，正准备松手一送，纵身进入石隙的瞬间，祁灵顿然大吃一惊，右手食指一使劲，长吸一口气，吸腹收胸，将前御的身形，极其勉强的收住，并且双腿一伸，人像一个蝙蝠，紧紧地贴在石壁之上。

原来祁灵在藉力腾身，正准备纵身入洞的一瞬间，忽然发现石隙之中，伸出两柄雪亮耀人的长剑，在石隙前面，形成一个十字交叉的刀门，分明是拦住祁灵的进路。

若论祁灵的功力，区区两柄长剑，尚无能拦住他的进路，凌空弹指断剑，出掌震飞来人，也不过只要一瞬间，祁灵便可以进入这个石隙之内。

但是，就在祁灵在最后一根铁钉之上，欲动之际，他看到两柄宝剑伸出，心里电光火闪地一转：“这两柄长剑在如此雾气迷蒙之中，仍然能够如此闪着耀人的光芒，必是两柄利物神兵，不可轻视。”

紧接着吸气留身，同时心里又想到：“千面狐狸靳一原既然隐居在这飞来峰上，这个石隙又是他居处的进路，卧榻之旁，岂容旁人鼾睡？如果不是与靳一原有关，我纵然有此功力，破关入洞，也不宜于此时此地，开罪于人。”

就在这样念头一动之下，祁灵将身形紧贴在石壁之上，同时再留神看去，这一看之下，把刚才这一阵惊意，顿时化作晒然，原来两柄长剑交叉十字拦在洞口，而持剑的却是两只大黑猩猩。

祁灵立刻想起，当初紫盖隐儒告诉他，丛慕白在飞来峰一段奇遇的经过，其中就提到有两个黑猩猩的事，如今这两个黑猩猩逐然出现在这石隙之中，足以证明靳一原本人尚在居处，并未到旁的地方去，这两个猩猩，正是在这石隙之前，尽守护之责而已。

祁灵知道这种猩猩，在靳一原调教之下，都已经通灵，相信自己说明来意，道明身份，便可以无须彼此破颜动手，便可以进入石隙之中。

所以，祁灵当时倒不是着急如何对付这两头猩猩，而是担心头上面的丛慕白，万一丛姐姐等不及，也于此时飘然而降，自己堵在这里，岂不令丛姐姐也弄得上下不得，险象丛生么？

祁灵一想到这里，先仰头来，向上叫道：“丛姐姐！”

这一声大叫，只震得周围的雾气汹涌翻腾，回声如雷，隐隐隆隆，祁灵自己也因为这样一声全力吸叫，几乎使他荡开石壁，松去双指。

但是，这样一声喊的结果，良久，依然没有一点应声，祁灵心情突然因此向下一沉，当下左手一推，右手一收，身形向上一引，立即展开一式“潜龙出渊”，便要腾身上拔，沿这一条桩道，回到原来的石上去，察看丛姐姐的安危下落，为何不回答他的叫喊？

祁灵他断没有料想到，就在他如此揉身上拔，腾身欲起之时，只听得身下吸、吸两声，两股劲道直向祁灵下盘袭来。

这件事起得太突然，祁灵已然无暇仔细先察看明白，一式“潜龙出渊”，业已劲出功行，索性右手一震一送，使上拔的身形，立即嗖地一声，冲空而起，便将下面这两股劲道，从脚下闪过。

祁灵是何等人物，即使是躲闪腾挪，也要将对方来由察看清楚，所以，在地上拔冲空突起三丈之余，他不再向上引伸，去攀取钉桩，而是吸腹缩腿，转变身形化为“殒星落地”反而向下落来。

而且他在此时，七星紫虹桃花剑业已随式弹出剑鞘，只听得“嚓”一声，七星紫虹桃花剑应声而入，插进石壁深达一尺有余，祁灵下坠的身形，也就在这样一带之下，稳当当地，停留在第六根钉桩和第五根钉桩之间，而他有两道眼神，也力逼凌厉地朝那石隙中看去。

石隙本只仅能容身，如今竟被两个大猩猩挤在洞口，呲牙咧嘴，冲着祁灵直乐。

祁灵此时心中禁不住有些气愤，他以为像这两头猩猩，既是通灵之物，就不应该如此不够光明磊落地，趁人腾空上起，毫无敌意之时，暗下毒手，祁灵心中暗暗地恨道：“今天是我祁灵，要换过旁人，不是身中暗算，便是失手下坠，命丧深渊，这两个畜牲可恶。”

但是，祁灵仍然忍住自己的气愤，他总要看千面狐狸新一原的面上，不愿意为些小事开罪于人。

当时祁灵人停在石壁之上，向下面石隙两个大黑猩猩发话说道：“我是神州巧道门人祁灵，特地和丛慕白姑娘，同阵前来，谒见新老前辈，烦请你们代为通报，说我二人千里迢迢来此，只求一见。”

祁灵相信这两头大黑猩猩是会懂他的言语，所以，他才不惜按捺住气愤，说明自己来意及身份，当他说完这一段话以后，那两个大猩猩吱吱喳喳，互相戏谑一回，竟然不理祁灵的话，彼此相互拥在石隙洞口，呼呼睡起觉来。

这两个猩猩如此相拥一睡，祁灵不觉为之勃然，他知道这两个猩猩不是不懂他的话，而是不理睬他，祁灵大怒，自语骂道：“两个该打的畜牲，你竟敢如此对待客人！”

祁灵如此自言自语，骂声未了，只见相隔十丈之外，相拥在一起的大猩猩，忽然昂然抬头而起，瞪着四只怪眼睛，望着祁灵，突然间，四只长臂齐抬，四点黑星，状如飞蝗，直向祁灵迎面飞来。

祁灵眼快，再者已经习惯于这种雾气迷蒙之中，另一方面，此时的雾气较之以前，又要薄了许多，所以祁灵看得清楚，四块状如飞蝗，疾奔而来的

是四块石头，祁灵右手带在七星紫虹软剑剑柄之上，左手腾空，突然间五指齐伸，五股劲道，嘶嘶顿起，一齐朝飞来的石头上面弹去。

这只是一瞬间的变化，那两个大猩猩想必然也没有想到祁灵会不躲不闪，当时竟然吱叫出声，尖锐刺耳。

但是，这在他们这一声尖叫未了之际，四块石头，在相隔祁灵身前，约在五尺左右的地方，一顿时碎，化得粉碎，飞散无踪。

对面那两只大猩猩，不知是否也为祁灵所露的这一手“弹指神通”感到震惊，吱吱喳喳叫了一阵，望着祁灵，瞪着两只怪眼，闭嘴不作一声。

祁灵心里以为，这一手“弹指神通”，已经使他们震惊慑服了，当时便含笑叱道：“念在你们两个无知，不分青红皂白，不明是非真假，我也不便出手对你们予以惩罚，还不快些与我通报去。”

祁灵笑而叱，多少有些恩威并用的意思，那两个大黑猩猩互相对望一眼之后，忽然一齐张着血盆大嘴，呵呵几声，两个齐闪身形，缩回石隙之中，顿刻不见。

祁灵料定这两个畜牲，果然是被方才那一记“弹指神通”，镇住凶焰，想必此刻已经前去通报千面狐狸斩一原。

就在猩猩隐身石隙之中，这一段时间，祁灵忽然又想起丛慕白姑娘，他不明白这位丛姐姐为何到现在还没有一点讯息，令他放心不下，但是，眼前情形又不容许他回到石之上，察看清楚，因为，两个猩猩既然已经向里通报，自己就应该随之而进，断不能等待斩一原出来迎接自己。

同时，祁灵也相信，在飞来峰上，在千面狐狸斩一原隐居之地，还有何人敢到此地来捋虎须？更何况丛慕白姑娘在飞来峰上，是旧地重来，这些险径，对丛姑娘来说，又要减少几分危险，所以，祁灵虽然挂念着丛姐姐，在如此一阵思忖之后，倒为之安心不少。

当时抬头来，对头顶是迷蒙的烟雾之中，看了一眼之后，头顶上依然沉静如前，没有一点动静，祁灵突然间心意一决，脚尖抵住石壁，微一使力，右手趁势一拔，七星紫虹桃花剑拔出石壁，祁灵的身形，也就在这样一抽一送之间，悠然向下坠落。

此时祁灵已经毫无顾忌，单足一点到第六根钉桩，便毫不停留地向第七根钉桩横掠过去，在未到达第七根钉桩之前，人在空中，便反手将七星紫虹桃花剑收回，盘成一卷，塞在腹间，左脚已于此时找准第七根钉桩，平抬双臂，不容稍缓一口气，向三丈开外的石隙直掠过去。

就在祁灵左脚未曾离桩，身形只不过微微前折之际，突然石隙之中，一阵吱吱嚙嚙怪叫，两个黑猩猩刚一露在石隙之外，立即扬手飞出一件黑东西，直向祁灵面门而来。

祁灵本是已经离桩前扑，突然这样迎面飞来一件东西，不容他不立即一吸真气，一挫腰身，右腿一扣左腿，硬将业已前倾即待脱桩而走的身形，停住桩上，而且右手一扬，便将飞来的物件一把抓住。

这件东西一经落到祁灵手中，他便已经看得清清楚楚，那是一柄带着剑鞘的长剑，而且，他还清清楚楚地辨别出，那是丛慕白姑娘身上的佩剑。

这一意外的发生，使祁灵一失神，几乎是失足离桩，坠落下去。

祁灵赶紧一定心神，将身形稳住，同时心里止不住在想着：“丛姐姐的长剑为何落到他们的手里？难道丛姐姐另有途径，已经进入斩一原的居处了么？”

这一个想法，又立即自己摇头否认：“丛姐姐如果知道另一个途径可以到达靳一原的居处，她为何事先没有说出？难道是靳一原自己从另一个秘密途径将丛姐姐迎接到他的居处？”

但是，这个想法，又无法为祁灵承认：“靳一原既然从另一个将丛姐姐迎入他的居处，为何又将丛姐姐的长剑掷出，是何用心？”

祁灵想到这里，心情不觉为之一沉，立即又想道：“千面狐狸靳一原，本是性情怪僻，喜怒难测之人，早然他是改过回头，有道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尤其像他这种双目失明的人，个性必然更为孤僻，他一定是察觉到丛姐姐的行踪，怪她不该引带一个陌生人，前来他的居处，如此一怒之下，从另一个秘径，将丛姐姐带回居处，下了毒手，所以才命这两个猩猩掷出长剑，警告于我。”

祁灵想到此处，浑身冷汗如雨。但是，随即也不由地怒火中焚，顿时大喝：“孽畜！你胆敢如此戏弄我丛姐姐。”

祁灵如此喝声未了，只见两个大猩猩在石隙中，挤在一起，抚掌大叫，呵呵不绝，像是取笑于祁灵。

祁灵此时心急于丛姐姐的安危，那里还有其他的思虑？立即左腿一弹，横身前扑，身向石隙之中扑去。

那两个大猩猩，一见祁灵扑来，立即呵呵直叫，两双大手齐向外翻，一齐向外拒推而出。

祁灵满心怒火如焚，杀心顿起，丛姑娘那柄长剑背在手，人在空中疾将左掌圈外翻，提足七成以上真力，嘿气声，大喝一声：“滚！”

连着前冲的身形，左掌推出一招劈掌力，向石隙当中推过去。

一侧这第七根钉桩和石隙相距为远，再则祁灵是疾掠进身，快如流星闪电，所以他这一招劈空掌力，那两个大猩猩不避，变成了十成硬对掌力，只听到“蓬”地一声震动，两只大猩猩被震得惨叫一声，两个身形，像是被踢出的肉球，骨碌碌地一阵滚动，不知滚向何处，祁灵也于此时，掠身进入石隙之中。

祁灵刚一进入这个狭窄的石隙，才发觉到这个石隙是漆黑不见一点光亮，而且冷风飕飕，冰寒透骨。

此时祁灵警觉顿生，按住怒火，仗着手中那柄丛姐姐的长剑，运足目力，向前慢慢地一步一步探索而行。

祁灵如此小心翼翼向前走了数十步，逐渐地感到宽阔起来，而且，也渐渐地有了光亮。

一眼看去，是一块方圆数十丈的平坦土地，在这块土地上，苍松翠柏，错落其间，篁竹垂杨，虽然没有一棵花木，却是满目葱茏，一片滴翠，而且还有一个小小的鱼塘，引着山上的泉水，涓涓流入塘中，时而三五小鱼，飞跃出水面。”

在这些葱翠的树木之间，在两三间极其雅致的茅屋，此时是柴扉半掩，寂然无人。

祁灵万想不到在天柱山飞来峰的绝岩之色，竟然有这样一块土地，有这样一处如画的景色，有这样一处世外桃源。

半晌，只听到那一间茅屋里面，有个苍老的声音，沉重地说道：“这漫山顶山，还没有人来过，你既然能来到此地，有话何不早说？”

祁灵闻言心神一凛，立即站在原地，抱拳拱手，朗声答应说道：“晚辈

祁灵，和姐姐从慕白专程前来拜见老前辈，尚请原有晚辈莽撞之罪，而赐予晚辈拜见之荣。”

祁灵说完这几话，抱拳拱手，屹立不动。

不刻之间，柴扉呀然而开，从茅屋里出来一个老人，身材极为魁梧，毫无苍老佝偻之相，只是满头白发如银，满腮白须如雪，身穿一件大红长袍，愈发显得白发红袍，红白分明，异常刺眼。

这位白发银须的红袍老人，刚一走出茅屋这外，祁灵便知道他是昔日名震黑白两道的怪人千面狐狸靳一原，而且祁灵留神他的一双眼睛，果然紧闭不睁，但是，从他走出来，以及站在那里，看不出他有任何一点无目不便的情形。

祁灵依然抱拳一躬，说道，“晚辈祁灵，拜见靳老前辈。”

千面狐狸靳一原脸上毫无表情，冷冷地向着祁灵说道：“祁灵！你是神州丐道的门人吗？”

祁灵躬身应道：“晚辈辱承恩师恩典，惠列门墙，只是晚辈天姿鲁钝，实则有愧师门。”

靳一原脸上忽然绽开一丝笑意，伸手指点着祁灵说道：“你倒不必过份谦虚，你能够凌空一掌，击退飞来峰一对灵猿，功力已见一斑，不过……”

靳一原说到此地，脸色又为之一沉，凝重着语气说道：“飞来峰上三担种，从来没有人进出其间，能进入此地的人，除非老夫甘愿邀为嘉宾，否则，老夫要与之力拼三十招，以示迎宾。”

祁灵闻言，不觉眉峰重锁，良久没有说上话来，他并不是惧怕千面狐狸靳一原，并不是怕自己挡不住三十招，因为他知道靳一原一生孤傲，对自己一个武林后辈，未尽然就会狠下毒手，而且，他也相信自己，尽力一拼，也未尽然就会输在千面狐狸之手下，因为他知道千面狐狸最擅长的，还是医道易容和技巧，武功一道，至少不是天下无敌。

但是，祁灵心里耽忧着一件大事，那便是：“武林之中，一经出手，便定输赢，如果是祁灵输了，虽然有辱师门清誉，但是靳一原输了这三十招，或者即使不输，祁灵输得理所当然，如果万一是靳一原输了这三十招，或者即使不输，彼此打了一个平手，靳一原脸上挂不住，难保不会老羞成怒，如此，岂不是对今后有所不利么？”

祁灵如此一沉吟，站在对面的千面狐狸靳一原，虽然是双目紧闭，却是有如目睹，当时便若有所感的说道：“怎么听说有三十招比划，便吓得迟疑不决了么？如此胆小，畏首畏尾，还来到飞来峰做什么？”

祁灵当时便应声接着说道：“并非是晚辈胆小，如此畏首畏尾，而是晚辈另有原虑，使之迟疑不决。”

千面狐狸靳一原大笑说道：“老夫生平最厌吞吞吐吐，有话尽管说，说得是理处，就是你当面唾骂，又当如何？何况老夫当年与丐道人虽然不同谋，倒也彼此闻名，我岂能对你这样后生晚辈，斤斤计较么？”

祁灵朗声说道：“靳老前辈豪迈盖世，肝胆照人，足令晚辈景仰……”

靳一原两道长眉一皱，说道：“快说！你有何另外顾虑？”

祁灵依然是沉稳异常，接着说道：“老前辈昔日威镇武林，神功盖世无匹，晚辈已经久仰，但是，今日晚辈若与老前辈动手相搏，却自问不致落败。”

靳一原神情一震，手捻长髯，厉声大笑，微有颤抖之意地说道：“什么？你自持必胜的理由，是因为老夫今日双目已失，而不堪一击么？”

说毕这几句话，靳一原仰天大笑，笑声震得这些苍松翠柏，枝叶纷纷，回声如潮，波涛汹涌。

祁灵一点也没有异样，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静等靳一原笑声一毕，他才冷静地说道：“晚辈之意，正是如此。”

千面狐狸靳一原这时候双手背在身后，面对着祁灵，虽然是两目依然紧闭，却可以看得出，他是在沉思暗忖，全是对着祁灵这个年轻娃娃，有了另行估价之意。

过了良久，靳一原忽然又缓着语气说道：“你既然自恃必胜，又何必避而不愿动手？卅招相搏，你能取胜，甚而你可以博得平手，你便是飞来峰上三担种的嘉宾，为何如此迟疑不决？”

祁灵应声说道：“晚辈专程前来此地，旨在拜谒老前辈，并非立意前来与老前辈较量高低，如有此意，晚辈岂非不知尊卑、不明礼数狂妄之徒，有何颜敢立于飞来峰上与老前辈谈话？”

祁灵此言甫毕，靳一原止不住哈哈大笑，指着祁灵说道：“好个猴崽子，真是有其师必有其徒，你师父机智胆色盖世无双，想不到如今衣钵传承有人，你的机智与胆色，尤有过之。”

祁灵恭谨地一躬，应声说道：“多承老前辈谬奖。”

千面狐狸靳一原脸上露着一层诡秘的笑容，向祁灵说道：“凭你这份胆量与机智，这三十招比划，可以例外免除。目前为止，你已经是飞来峰上三担种的嘉宾，既然你言道有事相求于我，此事与客礼又毫不相关，老夫少不得另有一事要与你相谈。”

祁灵立即应说道：“晚辈自当洗耳恭聆，不知可否能容晚辈先问一句话？”

千面狐狸靳一原点点头，说道：“本来你既为老夫宾客，自应延至草堂奉茶献果，不过目前另有一事未决，只好仍在此间谈话，你有何事相问？先说。”

祁灵拱手说道：“晚辈前来飞来峰，系与丛慕白姑娘同行，方才在洞口，接过灵猿掷来的长剑……”

千面狐狸靳一原听到此地，没等到祁灵说完，便拦住他说下去。自己却呵呵大笑，仰起那颗皓皓白首，说道：“你是问到丛慕白那女娃娃么？这件事说来与老夫要和你说的话，至有关连，你不要先问下去，还是先让老夫说明如何？”

祁灵倒是突然间一个闷葫芦，他弄不清靳一原所说的与丛姊姊下落有何关连？当时又不便多问，只是唯唯应道：“晚辈敬聆老前辈高见。”

千面狐狸靳一原脸上笑容一直未平复，只是透着几分令人难以捉摸的意味，祁灵看在眼里，禁不住有些暗暗担忧，他暗自忖道：“久闻他是一只老狐狸，他究竟有何主意，如此令人难以猜测？”

靳一原仿佛看透了祁灵的心底，当时说道，“祁灵！你有些狐疑不定，暗暗担心是么？告诉你，你既然是飞来峰的宾客，除非是有意惹事生非，否则，你用不着多耽心事。”

祁灵点点头，但是，立即他又想到对面的人是看不见的，他又立即应道：“晚辈懂得，晚辈的意思……”

靳一原一挥手，拦住他的说话，接着说道：“祁灵！你方才说，前来飞来峰，是有求于我，是么？”

祁灵应声说道：“是的！”

千面狐狸靳一原接着说道：“你既然有求于我，应当知道老夫平素有一个规定，生平从不平白帮助于别人，即使要伸手帮助，那不是基于任何原因，而是基于交换条件。”

祁灵闻言心神为之一动，立即接着问道：“请问老前辈，今日对晚辈有所请求之时，能否有所例外？”

千面狐狸靳一原，摇摇头说道：“老夫生平做事，说一不二，没有例外。”

祁灵又紧接着问道：“请问老前辈，对晚辈今日有所请求，是否应允？”

千面狐狸靳一原微微地笑了一下，说道：“老夫虽然答应你可以提出所有请求，但是，这交换的条件，并未废除。”

祁灵又不禁为之一怔，但是，立即接着问道：“老前辈！你要何等交换条件？”

千面狐狸靳一原闻言没有回答，只一侧身，让到柴扉一旁，伸手推开柴扉，对祁灵说道：“你先看看再说。”

祁灵立即上前数步，相隔数丈，对柴扉里看去，不觉大吃一惊，几乎脱口惊呼起来。

二十三

祁灵和全慕白这一段经历风险的情形，说来历历如绘，动人听闻。

尤其当丛慕白说到千面狐狸靳一原，故作刁难地推开柴扉，让祁灵看个分明，祁灵一看，顿时大惊失色，几乎要动口惊呼，丛姑娘说到此处，嘎然而停，一双大眼，亮晶晶地望着祁灵，不说下去了。

妙手空空古长青在一旁禁不住叫道：“丛姑娘！你这简直是故作惊人之举，你若是说到此地不说下去，老偷儿会因此食而不知味了。”

神州丐道却在此时笑着说道：“虽然大家都知道你和丛姑娘在天柱山飞来峰，不仅安然无恙，而且是深有所获而回，但是，这期间还是有许多曲折的经过，你不妨接着丛姑娘说下去。”

于是祁灵又接着叙述下去……

祁灵当时上前几步，凝神向柴扉门内一看，草堂之中，摆着一张竹椅，竹椅上坐着丛慕白姑娘，在丛姑娘的两旁，一边一只站着两只大黑猩猩。

祁灵这一眼之下，心神大为激动，立即迈步欺身，向柴扉这内，草堂中闯去。

但是，就在这一瞬间，千面狐狸靳一原仿佛早料到祁灵有此一着，人是紧闭着双目，但对于眼前的事，却是清楚可见，当时一摆手，对祁灵说道：“祁灵！你稍安毋躁，听我把说话清楚。”

祁灵激动地说道，“靳老前辈！我丛姊姊她……”

千面狐狸靳一原立即接着说道：“她被老夫从另一条秘径，带到三担种的柴扉之内，此时她被老夫点中三处致命大穴，除非老夫解开她的穴道，否则一个时辰之后，逆血归心，分筋败血而死。”

祁灵一听之下，无名火起三丈，右手功行径达，大有立即拔剑而起的心意，但是，祁灵明白目前的处境，千面狐狸所居的三担种，必然是久经他自己设计，埋伏有重重叠叠为他自卫的机关，自己此时莽然出手，只怕难能趁手，同时丛姊姊落在他人手中，身被点中三处大穴，投鼠忌器，祁灵不能不有所顾忌。

祁灵长长嘘了一口气，按住心头无名之火，沉住声音问道：“我丛姊姊未曾开罪于靳老前辈，何故遭此待遇？”

千面狐狸笑了一笑，似乎对祁灵那种强忍于心的表情，看得清清楚楚，只随意地说道：“祁灵！你如此强作忍耐，尚不是听话的心情，一个人若不能平心静气，还有何事可以相谈。”

千面狐狸靳一原愈是如此料事如神，愈是如此神情自若，则愈是引起祁灵的警觉，他也就愈自力求神澄志一，平静地说道：“我在此地倾听你的说明。”

千面狐狸靳一原这才点点说道：“你和丛慕白千里迢迢来到此地，主要的为了请求老夫助你们一臂之力，解除你们的困境，你们舍去自己名重一时的师父不找，而要来找老夫，不用说，这份困难除去老夫，再就别无他人能够解决，你说老夫说的是么？”

祁灵对于千面狐狸的料事如神，心里禁不住要佩服，但是，此地他实在不愿意如此承认，而且祁灵又不能否认自己确有过这种想法，所以，只好闭嘴不言，没有回答。

千面狐狸笑了一笑，接着说道：“你没有说话，想来是承认老夫的话，

是丝毫不错，如此说来，这件事既然你们的师父都不能解决困难，其困难的程度，亦不难想像，武林中所传着：‘神州一丐道，宇内二书生’为武林三大奇人，集三大奇人之力，竟不能解决的困难，这困难情形，还用多说么。”

祁灵一听千面狐狸说到恩师，他不能不插口说话，当时立即说道：“你休要如此仅凭臆测，而损失我师门盛誉，我恩师和天山双侠，武功盖世，德威俱足服人，岂有合三人之力，不能平服之事？”

勒一原突然大笑一声，手掀长髯，朗声说道：“祁灵！老夫虽然不知道你有什么要求，但是，此刻老夫可以明言以告，老夫愿以隐成如许年月的风烛残年，为你助上一臂之力。”

祁灵一听，大出自己意料之外，他断然没有想到在这种情形之下，千面狐狸会如此明快地答应助他一臂之力，尤其使祁灵感到意外的，就是祁灵还没有说究竟为了何事求助于千面狐狸，而他却如此一口答应。

这个太过意外的转变，使聪明绝顶，机智过人的祁灵，一时不知如何接口说话，当时只怔然说道：“是真的么？”

千面狐狸大笑一阵之后，立即正着脸色说道：“老夫岂能如此和你轻易玩笑？”

祁灵这才大喜，立即说道：“靳老前辈！请你原谅晚辈言词不恭，有失礼数，既然如此，承蒙老前辈慨然允诺，晚辈之幸，变为武林之幸。”

千面狐狸靳一原丝毫没有为祁灵这种口语的转变，而稍有改变脸上的颜色，依然是神情自如，仿佛是留心倾听祁灵的话。

祁灵紧接着说道：“如此则请老前辈将我丛姊姊释放出来，向老前辈道过触规之罪，再由晚罪叙述此事的来龙去脉，以便恭聆老前辈的高见。”

千面狐狸嗯了一声，向祁灵说道：“我的话，还没有说完。”

祁灵不觉又是一怔，心里忖道：“你既然答应为我相助一臂之力，还有什么重要的话，没有说清楚？为何我请你释放丛姊姊，你又如此顾左右而言他？莫非他还有什么诡诈不成？”

千面狐狸靳一原停顿了一会，又接着说道：“老夫生平做事，正如你祁灵所说的，陋规甚多，无论任何人有求于我，必须有交换条件，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可以例外。”

祁灵一惊而觉，立即说道：“什么？还要交换条件？”

千面狐狸靳一原立即一寒脸色，沉声说道：“当然！没有交换条件，我为什么要平白为别人做事？”

这句话，千面狐狸又缓下语气，平静地说道：“虽然老夫要讲条件，但是，一经条件讲妥，老夫便要保证所求达到目的，不过，事情愈困难，条件愈要高，这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

祁灵此时索性说道：“我身无寸物可值金钱，这件条件，看来是无法谈妥了。”

千面狐狸笑着摇头说道：“老夫所谓的物价贵与贱，岂是等闲人一般的评价，千两黄金、无双玉璧，老夫却认为有如粪土，不值一顾，宝剑宝刀，神物利器，老夫难得上眼，所以你中不必担忧付不起条件。”

祁灵禁不住问道：“究竟要什么条件，才够格作为交换之用？”

千面狐狸脸上含着微笑，返身回指，说道：“祁灵娃娃！你如果要求得老大允出相助，她是唯一的条件。”

祁灵一见千面狐狸用手所指的，竟是草堂里坐在椅子上，不能移动的丛

慕白姑娘，突然一种想法，直窜心头，不由地当时浑身一颤，大声叱道：“靳一原！想不到你竟是如此人面兽心的东西！像你这等卑劣的人，留在世上，徒然遗祸于人。”

叱声未了，脚下一点，身形凌空窜起，疾如流矢，手中长剑顺手拔去剑鞘，单演一招“樵子指路”，寒光一点，直取千面狐狸前胸。

祁灵愤怒中凌空攻出这一招“樵子指路”，虽然不是精细招式，但是，如此凌空扑来，威力倍增，而且对方是一个双目俱盲的人，就凭这样疾如闪电的一招，已经使人难以招架，何况祁灵已在剑招之中，蓄足八成以上的功力。

就在祁灵如此一招扑来，未曾剑临千面狐狸面门之前，只听得千面狐狸呵呵笑道：“祁灵！你仍旧不能平心静气，火气奈何如此之大？”

言犹未了，突然听嗖、嗖两声，就在千面狐狸面前不远斜地里来了两柄巨大的钢刀，快如闪电，两刀交叉地向祁灵递来的长剑迎来。

祁灵没有想到千面狐狸身形不动，竟会从两边突如其来的攻出主样两柄巨大的钢刀，这两柄钢刀来势极为猛烈，而且快如闪电，势若奔雷，与祁灵迎个正着。

刀巨力沉，祁灵不敢力迎，猛吸一口气，一挫身腰，立使身形凌空一顿而落，右手长剑微递剑尖，暗使阴劲，力挑右边那柄巨型钢刀。

就在祁灵准备振剑而起之际，千面狐狸忽然转身摇手，朗声说道：“祁灵娃娃！老夫话还没有说完，你急他怎地？待老夫说完之后，如果你要执意拼命，老夫未尝没有兴致奉陪一趟。”

祁灵一听，暗想道：“也对！我听他说完，看他究竟还变什么花样？”遂收回长剑。

千面狐狸靳一原静静地等待祁灵平静下来以后，又接着说道：“老夫和你见面之初，就曾经说过，无论何人擅闯飞来峰，必遭老夫严予惩处，丛慕白引人前来，明知而故犯，罪加一等，更是无可宽恕。

祁灵抢着说道：“此事说来话长，容后待我说明白之后，你定能不再计较我丛姊姊之所以引我前来，而造成擅闯飞来峰的后果，何况……”

千面狐狸靳一原立即拦住祁灵说下去，他断然地说道：“任何理由，与老夫这条惩处的规定无关，祁灵！你娃娃不必多言。”

祁灵又忍不住一振手中长剑，厉声说道：“飞来峰为天下之名山，普天之下，谁人不能来此？你擅设这条陋规，既不符合天理，又难近乎人情，你尚有何颜面自以为是？”

千面狐狸靳一原对于祁灵的叱喝，潜然无动于衷，而且根本就不予理会，自愿的接着说道：“另一方面你要请求老夫出山，助你一臂之力，而又出不起交换条件，两事合并，各得其所，你即刻站在柴扉之外，隔空打穴，运用‘弹指神通’，将丛慕白这女娃娃弹中死穴，使其殒命，为老夫代为惩罚其引人进山之罪。”

祁灵闻言咬牙大怒，厉声叱道：“你以为世人都像你一样，残暴成性，动掣杀人……”

靳一原突然大喝一声：“住嘴！”

这一声大喝，突然而起，何异于平地起一焦雷，不仅林木簌簌，连站在数丈以外的祁灵也为之栗然一震。

这条路真是荒谬无稽之谈，不仅令祁灵无法接受，而且也令祁灵无法相

信，千面狐狸与丛慕白姑娘，既无仇，又无恨，为何不惜以数十年隐居生活，与她的性命作为交换条件，而且，更令人说不通的，如今丛慕白姑娘的生命早已捏在他的手中，生死由之，又何必一定要祁灵假手杀之？这岂不是无法理解的怪事么？

但是，祁灵无法如何不能以丛慕白姑娘的性命，来换取任何一件事，即使是自己的生命，祁灵岂是这种人？所以，祁灵等到千面狐狸说完之后，他毫不思虑地立即说道：“靳一原！我祁灵是顶天立地的人，断不会以别人的生命，来换取自己的成功，换取自己的安全，何况这人还是我丛姊姊！所以，你究竟是何种用心，要逼我如此去做，我且不管，不过，我要使你死心，祁灵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千面狐狸哼了一声，接着说道：“你自己宁为玉碎，那丛慕白娃娃呢？”

祁灵朗声说道：“靳一原！如果你是大丈夫行径，请你接受我的唯一要求，将我丛姊姊释放出来，我学艺不精，死而无怨，你我之间，与我丛姊姊无关。”

千面狐狸又哼了一声，接着说道：“如此说来，你请求我出山相助，为你解决困难的事，也成泡影了。你愿意为丛慕白一人，而如此徒劳无功吗？”

祁灵朗声应道：“我来邀你相助，为清除武林一个妖孽，如今你尚如此，本身就是必须铲除的妖孽之一，我何必舍近求远，去求你靳一原，就已足够了我心愿。”

千面狐狸闻言呵呵笑道：“骂得好！如果我即刻将丛慕白这娃娃下手制于死命，又当如何？”

祁灵说道：“我要立即为丛姊姊报仇，流血五步，伏尸二人，至多落个两败俱伤，相信你也难逃我七星紫虹桃花剑剑下。”

说到此地，祁灵忽然厉声说道：“如何？我祁灵再三恳求，请你释放我丛姊姊，其他一切事情，祁灵愿意以一命相陪于你，任凭何种手段，祁灵绝不退让，祁灵为丛姊姊之事，业已忍耐再三，至于可忍之时，则祁灵要仗本门七星紫虹桃花剑，为武林除害。”

这几句话，祁灵说得声色俱厉，势气如虹，根本视周围的刀山剑海如无睹。

千面狐狸紧闭着双目，掀着长髯，点头良久，突然说道：“视自己生命安危如无物，视一切声誉如无物，不作背信无义之人，祁灵！你可以算得上是性情中人，难得！难得！”

千面狐狸说了两声“难得”之后，转过身去，缓缓向柴扉里走去。

祁灵一听千面狐狸说出这几句话，分明是称赞于他，这是何意？令人愕然，忽然又看见千面狐狸缓缓向草堂里面走去，不由得心城一动，而且这时候，又看见千面狐狸举起右手对丛慕白姑娘汇穴上，虚空地按了一下。

祁灵一见大急，厉声骂道：“好卑鄙的靳一原！你果然下手于一个无能抵御的人，你今天难逃公道。”

当时也不管周围那些明晃晃的刀山剑海，更不理睬靳一原所谓的埋伏机关，七星紫虹一掠而起，尽出全力，旋起一圈紫芒，疾风迅雷，闪电流星，疾向千面狐狸背门刺去。

七星紫虹桃花剑是天下第一等利剑，祁灵一身内力，也是当今武林第一流的深厚，而且此时此地他又是全力以赴，这样凝聚一点，换过当今任何高人，也难能如此硬接一招。

但是，奇怪的事，七星紫虹桃花剑的锋芒，已经指向千面狐狸的命门，却一见靳一原有任何还手或躲闪的模样。

祁灵虽然此时心已横，眼已红，一心只想将千面狐狸来个对心透明，但是，他究竟还有几分灵智未混，当时心里闪电一转：“他为何如此？不躲不闪？难道其中有诈？难道有隐情？”

心里如此闪电一转，手里的七星紫虹桃花剑虽然仍旧是直刺而下，但是毕竟因此而为之微微一缓。

就在这样瞬间不到的微微一缓慢，说时迟，那时快，在七星紫虹桃花剑的剑下，人影一闪，快得有似电火花石，穿身到祁灵身前，手向祁灵的手腕架去，口中叫道：“灵弟弟你住手！”

祁怒火一听竟是丛慕白姑娘的声音，不由地大惊叫道：“丛姊姊！”

这一声“丛姊姊”的同时，祁灵的右手，已经被一只软若无骨的柔黄，紧紧地握住，情形当前，白衣如雪，秀眉皱蹙，星目含幽，那岂不是千真万确是丛慕白姑娘，风华绝地站在面前么？

祁灵的手仍然是握在丛姑娘手里，呆呆地望着丛姊姊，他实在茫然不知这件事突然变化到如此地步，任凭祁灵是如何聪明了得，此时此地，他也只挣得一句：“丛姊姊！这是怎么的了？”

丛慕白这才缓缓地松下自己的手，又似歉然，又似深情地嫣然一笑，轻轻地对祁灵说道：“灵弟弟！你是误会了，这都是靳老前辈有意试你一试啊！”

祁灵一听，似恍然大悟，又似茫然不解，望着丛慕白姑娘，又望望千面狐狸靳一原的背影，喃喃地说道：“是靳老前辈对我有意如此一试？这……这……”

这时候，千面狐狸靳一原缓缓地回过身来，脸上含着一份极其祥和的微笑，虽然他仍然是双目紧闭，但是，不难看出，他那份笑容，是出自内心的快慰。

靳一原转过身来，对着祁灵站定以后，平静地说道：“果然不错！神州巧道有眼光，慕白这娃娃也有眼光，无论机智、胆色、武功、心地，都是难能一见的奇才，老夫虽然双目已瞽，但是，能够知道武林之中，有如此人才出现，也为之欣慰生平。”

说着话，伸手向前，一点也没有摸索的模样，一下就抓到了祁灵的左手，微笑说道：“祁灵！你休要怪我如此三番两次用各种方法试于你，只是难能放心。如今，你即使仍然对我有何不利之行为，老夫也都认命而不避。……”

祁灵当时立即躬身恭谨地说道：“晚辈遇蒙，致使有失礼貌之处，如今谨在此向靳老前辈请罪。”

千面狐狸靳一原呵呵笑道：“祁灵！老夫与令师虽未谋面，却深知秉性相近，不喜客套，走！走！且到草堂再作长谈。”

进得草堂之后，靳一原举手让客，分宾主坐下，行止举动，与明眼人毫无二致，而且立即呼唤两只黑猩猩奉茶待客，这一切都是使祁灵感到神奇而新鲜，放在祁灵和丛慕白身旁茶几上之后，靳一原呵呵笑道：“老夫住在这飞来峰三担种之中，人烟绝迹，倒全亏了这两个黑东西，使老夫对饮食二字，毋须操心。”

祁灵闻言大赞，但是，他立即感到不安，向靳一原说道：“方才晚辈鲁莽，失手出招，还望老前辈对这两位黑猩猩朋友，代为解释，晚辈在此深致歉意。”

靳一原笑呵呵地说道：“不妨事的！这两个东西方才也是领了我的意思，前去引逗于你，否则他们也不敢如此无礼貌，他们功力虽无甚了得之处，仗着皮厚骨硬，挨打的功夫，有几成。”

祁灵闻言，当时不由得脸上红了一阵，那两只黑猩猩，是若无其事地咧着大门牙站在靳一原的身侧两边，对祁灵嘻嘻的没有一点恶意。

千面狐狸靳一原依然是微笑点头，忽然向祁灵说道：“其实，你们的来意，已经由丛娃儿告诉了老夫一个梗概了。”

祁灵闻言一惊，不禁向丛慕白看去，丛慕白笑道：“灵弟！你不要奇怪，让我说明这一段经过，我们从落心岩下来，你又从峭壁桩道逐级下降之后，我突然被靳老前辈，带到此间。”

千面狐狸也接着笑道：“飞来峰上三担种，老夫在此隐居十年，苦力经营，秘道何止数十？而慕白这娃儿她所知道的，只不过是这一条而已，所以，当你攀上飞来峰之时，老夫便早已知晓，当发觉来人之中，有慕白这娃儿时，老夫经约略地知道了你们的来意。”

丛慕白接着说道：“后来靳老前辈使命令我不要讲话，他要试验一下你的为人究竟如何？”

千面狐狸闻言极其凄凉地一笑，沉重地说道：“按理说，老夫应该信得过慕白这娃娃的眼光，尤其应该相信丐道人的眼光，对于你祁灵，可以放心信赖，但是，对于这‘识人’二字，老夫不仅是不好，老夫只有求于当场试验。”

说到这里，千面狐狸竟然毫无来由地掉下眼泪来。

千面狐狸靳一原真是人如其名，虽然双目已瞽，但是脸上的表情，真是瞬息千变。

半晌，千面狐狸靳一原举袖擦去眼泪，复又破涕微笑，向祁灵说道：“老夫一时感触，心情激动，举止乖张，祁灵你们不要见笑。”

祁灵立即应声：“晚辈不敢！”

千面狐狸又接着说道：“祁灵！老夫相信你和慕白这娃娃，目前感到奇怪的，恐怕不是老夫为何要试验于你，而是老夫如何会恨万巧剑客鲁半班的生平，为何会知道你们是为他而来？你们说是么？”

千面狐狸这几句话，说得深入祁灵和丛慕白他们二人的肺腑。

丛慕白望了祁灵一眼，也立即接着说道：“我们正在猜测老前辈是不是会未卜先知的神通？”

千面狐狸笑了一笑，说道：“慕白娃儿！你相信当今之世，真有这种未卜先知的神通？”

祁灵接着说道：“所以我们奇怪。”

千面狐狸靳一原点点头，良久没有说话，终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挥了挥手，让身旁两个黑猩猩出去，然后，才沉重地说道：“有一段武林往事，这一段往事是很少人知晓的，但是，这一段往事却含有沉痛的血的教训，你们愿意听它么？”

千面狐狸突然说出这几句话，听起来，似乎与方才所讲的事，是风马无关，然而，祁灵和丛慕白是何等聪明？他们一听千面狐狸突然一说，不消说，靳一原这几句话，断非毫无来由。

祁灵几乎和丛慕白异口同声地说道：“老前辈肯将武林珍闻，告诉我们，是晚辈等之荣幸，我们自当洗耳恭听。”

靳一原凄凉地一笑，两只紧闭的眼睛，直到此时才睁开了一下，就在这一睁之间，祁灵看清楚了这位千面狐狸的一双眼睛，宛如两只血球一样，上面布满了红丝，一层又一层，看不到里面的瞳仁和眼珠，令人看在眼里，有好生害怕的感觉。

祁灵一瞥见千面狐狸这两只眼睛之后，忽然心里灵机一动，抢着问道：“靳老前辈！能容晚辈冒昧不札一问否？”

靳一原点头说道：“祁灵！你有何疑问？尽管问好了。”

祁灵回头看看丛慕白，说道：“晚辈闻听家师说到，老前辈是激于一时之愤，自毁双目。”

靳一原摇摇头，但是立即他又点了点头，说道：“老夫双目失明，是伤在自己之手，但是，也确是由于收徒不慎，所招致的后果。”

虽然这件事经过靳一原如此说明，但是，在祁灵的心中仍然觉得这是一个谜，纵然收徒不慎，为何又要自毁双目？

千面狐狸靳一原说道：“说了半天老夫的往事，你们两人想必听来平淡无味，乏善可陈，但是，你们不要急，也不要以为这一段往事与你们无关。”

说到这里，靳一原叹了一口气，接着又自我解嘲地笑道：“老夫这一段往事，可以谓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祁灵你们两个娃娃，不妨猜一猜，老夫当年收徒不慎，这个激愤老夫自毁双目的徒弟，他是谁么？”

这个问题，问得太过突然，慢说当前祁灵和丛慕白，只是一对武林后起之秀，对于前辈的掌故，知之不多，即使是紫盖隐儒，以及回春圣手，他们对祁灵和丛慕白谈论之时，又何尝知道千面狐狸的门人为谁？

千面狐狸靳一原停顿了一下，便又笑道：“这个人是影响老夫近数十年来，最大最巨的人物，当你们能够猜到的话，便知道老夫方才对你们所说的一段往事，多少与今天此行，尚有关连。”

祁灵忽然一个激动，正待脱口说出，可是回头看看丛慕白，似乎也是跃跃欲试，祁灵又不自觉将话缩了回去。

千面狐狸接着平静地说道：“祁灵！你们大概业已猜到，但是，却不敢断然出口，也就是不敢完全相信，这是事实，现在老夫要告诉你们，昔已导致老夫自毁双目动人，便是今日你们因他而来的人

言犹未了，祁灵和丛慕白双双惊呼，这种惊呼仿佛是有些意外，又仿佛又在意料之中的感叹。

千面狐狸却平静如常地说道：“他就是今日为害武林的万巧剑客鲁半班。”

这几个字，真是惊人之笔，虽然，祁灵和丛慕白的心里，也猜想到了万巧剑客鲁半班，但是，这毕竟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事，如今从千面狐狸自己口中说出来，是何等的令人感到惊奇！

祁灵和丛慕白，当时都没有说话，他们知道，当千面狐狸靳一原说出“万巧剑客鲁半班”这七个字的时候，心中的悲愤，是如何的难以言喻？而且这中间，一定还有一段极其曲折的事实，他们要静静地听下去。

千面狐狸靳一原长吁一口闷气，平静下内心的激动，缓缓地说道：“以你们的聪明，在我未说出鲁半班之前，相信你们也已经猜想到了，相信你们仍旧是感到惊讶与意外。”

靳一原说到此处，顿了一下之处，接着说道：“自从老夫遇到鲁半班之后，不仅打破不收门人的陈规，而且我还发现一个道理，我发现过去数十年

所以没有动收徒之念，那是因为从未遇到过一个资质上乘的人才，当一个资质极佳的人才遇在当面，收徒授业，继承衣钵的观念，便油然而生。”

丛慕白在旁边接着说道：“老前辈之意，鲁半班资质之佳，为老前辈所仅见？”

靳一原点点头说道：“娃娃！不怕你们两个人心里不舒服，老夫要说一句老实话，若以你们天赋之佳，根基之厚，衡诸当前，应该是凤毛麟角了。但是，卅年前的鲁半班，绝不逊于你们，而且他最使老夫赏识的，还是他在聪明伶俐之外的那志比天高、气吞四海的野心。”

说着话，靳一原又不禁自我解嘲地笑了一笑，接着说道：“虽然老夫已有退隐山林之心，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再者物以类聚，老夫靳一原就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自然更会赏识这位年轻的鲁半班了。”

祁灵缓缓地接着说道：“一个人志比天高，气壮河岳，有野心原本不是坏事。”

靳一原又露出惨淡的一笑，说道：“按理说，确是如此，一个人如果窝窝囊囊，没有一点野心，对武林固然没有害处的危险，但是，也对武林没有丝毫助益，这种想法，对于一个出世隐居的人来说，倒是最适合的，所以说，有野心的人，只要归之于善，而不流之于恶，这等人武林中原是不可或缺的。”

靳一原到此处，又摇头说道：“不过，老夫当时收容鲁半班之时，只是喜欢他那种勃勃欲起的志气，至于他为人到底如何，老夫没有去详加考究。”

丛慕白忍不住在一旁插嘴问道：“靳老前辈对待鲁半班情比海阔，谊比天高，鲁半班只要稍具人生，他都应该感激于老前辈，终生记志不忘才对，为何他……”

靳一原笑道：“慕白！这是你娃娃的想法，那是因为你没有狠毒之心，换过鲁半班就不同了。”

丛慕白正待分辨说些什么，祁灵却先他问道：“鲁半班随老前辈学习艺数年，难道老前辈竟没有丝毫察觉么？”

祁灵说到这里，似乎觉得自己的语气有些过于不合自己身份，当时又立即接着说道：“以靳老前辈江湖历练之深，阅人之众，自是明察秋毫之末，鲁半班能够数年之内，隐藏本性，而不着痕迹，也确是武林少见。”

靳一原朗声笑道：“祁灵！你不必故意向老夫脸上贴金，鲁半班随老夫习艺数年，朝夕一起，竟然不能察觉他为人本性，任何理由，都不足以老夫卸责，因此，一切结果，应该说是咎由自取，再就只能归之于天意，老夫纵横江湖数十年，难免没有作孽之事，天意命我折辱在自己徒弟之手。”

靳一原这几句话的时候，神情渐趋黯淡，朗朗的笑容，又归于消失。

停了半晌，靳一原又朗声说道：“不过，鲁半班其人心计之深，与老夫隐藏之好，也是无可否认的实情，这期间，还有一件事，是关系着最大的原因，那便是老夫对他过于钟爱，鲁半班虽然于掩饰，工于心计，然而时日一长，难免总有露出破绽之处，但是，即使他有破绽，基于老夫这一点钟爱，使自己视听蒙蔽，也便不能发觉。”

靳一原说到此地，突然若有所感的，自我解嘲地说道：“多半不肖子弟，都是由于父母的溺爱、所以，归究起不肖子子孙孙与不良门人，为父母与师长者，是难辞其责的。”

祁灵这一段叙述，果真如神州丐道所言，曲折离奇，出人意料而且，还使人有感慨万千。

妙手空空第一个惊讶的叫道：“没有想到鲁半班是千面狐狸的亲传门人，怪不得他的机关埋伏，高明得很，原来是出逢名师，令人难怪了。”

金沙伯乐也接着说道：“我老儿虽然半生耽于沙漠，但是，对于千面狐狸的名声，倒是听过不少，没有想到他竟还是位真情真性的人。”

北岳秀士第三个说道：“千面狐狸亲手伤害自己双目，至失明，忍受数十年不见天日的痛苦，若是毫无用心，就不会如此苟延残到今日，我想他是早有清除鲁半班的打算，只是二十年来，他似乎成心等待机缘，这些至少说明，这位千面狐狸，昔年虽是跋扈一世，而如今却是将一切归之于命运了。”

紫盖隐儒微微沉吟一会，接着说道：“千面狐狸何以会与鲁半班反目？这其间只是鲁半班的用心狠毒，恐怕还有一段秘情，如果千面狐狸靳一原当时将这段秘密，告知祁灵和丛慕白，那样一定还有更曲折的情节，祁灵和慕白未曾说出。

神州丐道呵呵大笑说道：“本来他们两个人没有说完，你们都忙着各抒所见，他们只好暂停不讲了。”

丐道人笑呵呵地转过头，望着祁灵和丛慕白说道：“如今你们究竟该谁接着说下去呢？”

祁灵望着丛慕白，丛慕白脸上微微一红，说道：“还是晚辈接叙下去。”

祁灵却又于此时接口说道：“在丛姊姊尚未接叙以前，祁灵愿于此时先说一句，各位前辈都是料事如神，种种如见，靳一原老前辈他忍辱偷生，是有他用心之处，他的用心并不是向昔日的门人鲁半班报仇雪恨，而是预计到鲁半班这等不甘蛰伏的人，终久必为武林之根本大患，万一到那时候，靳老前辈也要以风烛残年，劫后余生，一则整顿门规，再则为武林最后一次效力。”

祁灵这样一说，大家都不由地深受感动，各自点点头，对于靳一原这位千面老狐狸又有了一番新的认识。

妙手空空古长青忽然又向祁灵问道：“老弟台！你说靳一原一则是为整顿门规，难道他还承认万巧剑客鲁半班，是他的门人么？”

祁灵点点头，丛慕白却在此时接着说道：“靳老前辈虽然对鲁半班的狠毒心肠，感到痛恨，但是，对于鲁半班的聪明才智，与悟性之高，却经常不自觉间出口称赞，而且他一直没有说到将鲁半班逐出门墙的话，是主要的，他是以为：日后鲁半班果然为害武林，而又确实需他出而补平，他唯一的理由使他隐而复出，便是整顿门规。”

北岳秀士不觉叹道：“靳老竟是如此一个有心人，而且变得如此一丝不苟，令人敬服不已。”

神州丐道也收敛起笑容，正颜说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靳一原他能返朴归真，自然处处都高人一等，此人是可敬，就在于此。”

紫盖隐儒却于此时叫道：“慕白！你该说到靳一原他为何与鲁半班，终于破颜相向？”

丛慕白应了一声，便接着说下去……

在飞来峰三担种的茅屋之中，丛慕白也同样的感到奇怪地问道：“靳老前辈！你既然如此钟爱于鲁半班，而鲁半班又是如此于饰，装作温顺，为何又终于师徒破颜，乃至几乎动手？难道又有一件隐藏在其中么？”

靳一原笑了一笑，说道：“慕白！你毕竟是纯的娃娃之见，你试想，老夫虽然让溺爱蒙蔽了自己，鲁半班虽然以掩饰，遮蔽了自己的真性真情，但是，这种隔膜，可以维持数日、数月乃至数年，但是，不会永远如此，鲁半

班虽然难免有露出破绽之时，老夫也自有情感清醒之日，只要两个时间，凑巧碰到一起，这就叫做纸包不住火了。”

祁灵接着说道：“老前辈所论极是，这种不能相容与并存的情形，终久必会揭穿，不过，我丛姊姊和晚辈之意，只是不知道究竟为了何事，而导致老前辈师徒反目？”

靳一原突然向祁灵说道：“祁灵！你和丛慕白都是乍入江湖不久的后生小辈，见闻不广，知事不多，不知道你可曾听说过一目大师其人否？”

这“一目大师”四个字，一入祁灵的耳朵里，不异于晴天突传霹雳，浑身为之一震，顿时想起许多往事，他便立即说道：“晚辈对于这位武林中的方外奇人，久已景仰，只是未能有幸一识这位方外奇人庐山真面目，常以为憾事。”

靳一原也立即变得有些奇怪，便接着问道：“祁灵！你既然知道一目大师其人，当然也自然会知道玉环的事了。”

祁灵自然俱已想起，他昔日在华山枫林山庄之中，倾听华山掌门人独狐叟铜脚叟谈一目大师的往事，如今一经思索，便一切历历在目，言犹在耳。

祁灵当时便接着答道：“晚辈也曾听说过一目大师将自己一身武功精华，记载于五块玉块的事。而且……”

靳一原没等祁灵再说下去，伸手作势，拦住祁灵，他也接着说道：“你能知道这一件百余年前的武林旧闻，倒到深出老夫意外，而当年鲁半班露出他贪婪残暴而又刁钻阴毒的本性，正是为了这件往事。”

丛慕白记得在自己的记忆之中，还没有听过“一目大师”其人，更没有听说过五块玉块的事，如今一听靳一原和祁灵彼此一对说，不仅对一目大师感到神秘好奇，对于所谓的五块玉块，更是感到闻所未闻。

当时丛姑娘不由地童心大发，和靳一原央求说道：“靳老前辈，这一定是充满离奇的一段经过，老前辈若愿意详细的道来，为晚辈长一些见闻么？”

靳一原也被丛慕白这种语气，感到笑起来，他含笑掀着颌下银须，说道：“慕白娃娃真是孩子气息未退，其实这件事祁灵也知道，还怕尔后不会告诉你么？”

丛慕白脸上一红，尴尬地说道：“既然如此，老前辈在说明鲁半班叛逆的起因，顺便提到时，再说明一些吧！”

靳一原笑道：“娃娃！你生气了么？其实老夫要说明鲁半班所以在我面前露出本性，便免不了要提到一目老师的种种切切，你娃娃留心听着吧！”

祁灵虽然对于一目大师的情形，多少知道一些，但是，他有了方才的经验，有很多传说，未尽然就符合事实，就像千里狐狸一样，传说中的千面狐狸，和当面的靳一原，不就是有了极大的差别么？所以他也留神倾听着，他相信以靳一原江湖经验之丰，而年岁之长，所知道的一目大师，必然比他所听说的要真实得多。

靳一原慢慢地说道：“这件事还是先要从鲁半班本身说起，他随我习艺数年，已经深得老夫所传，诸凡：武功、技巧、易容和医道，虽然有火候之差，但是，无一不是都已经登堂入室，老实说，以当时老夫的看法，再要费些时日，使鲁半班再多体验武林经验，他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祁灵趁靳一原缓气沉思的瞬间，接着说道：“能得老前辈一身技艺武功，已该心满意足，尚有何求？尚有何事能使鲁半班撕破数年来的假面具？”

靳一原大声叹道：“祁灵！你这几句话，谈何容易，可是，真正身体力

行，却是事与愿违。有道是：知足常乐。但是，世间上，有多少人能够知足？鲁半班他是一个何等包藏野心的人，他岂肯对老夫传授给他的功力，感到满足么？”

丛慕白不禁叹息说道：“这就难了！一身兼得医道、技巧、易容和武功四样才能，尚不满足，难道他要背叛师门，这等人尚有何说？”

靳一原反而笑了一笑，对丛慕白说道：“其实何止是鲁半班心里有这种不满足的感觉，即使是老夫自己，也有这种感觉，老夫虽不敢自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是，确信独视当今，是不容置疑的，所以鲁半班对于这几项，未来的成就，老夫也从不相疑。”

靳一原一口气说到此地，停顿了一会，又接着说下去道：“唯有武功一项，老夫自知不能独步当今，雄视宇内，自然鲁半班要在武功一项上面能有超过我的成就，也是几近不能的事了。”

丛慕白急着问道：“鲁半班当时如何暴露他的真面目呢？”

靳一原笑道：“娃娃！你不是要知道一目大师和五块玉块的内情么？趁此时老夫说与你听吧！”

说着，靳一原又转向祁灵说道：“祁灵！你既然知道一目大师的轶事，趁此时老夫说与你来听听。”

祁灵立即恭身说：“晚辈道听途说，恐有遗误之处，如果老前辈不以读神怪责，晚辈自当遵命陈述。”

靳一原微笑点点头，未作表示，倒是丛慕白在一旁说道：“既然灵弟弟已知其中详情，就请先为告诉，若有遗漏之处，再由靳老前辈补充好了？”

祁灵点点头，沉吟了一会，便说道：“一目大师晚明人氏，身世不详，但是，为人博览古今，学究极深，特别对于武林各项功力，熟悉自古至今各家各派之长，因而冶于一炉，一身武功虽不敢断言后无来者，但是至少可以说近百年之间，是前无古人。”

丛慕白接着说道：“这等高人，绝不会将自己一身武功，成为绝响，不知他是否有衣钵传人？”

祁灵说道：“一目大师一生没有传人，但是，晚年他将自己一身超凡入圣的绝学，写成口诀，记载于五块玉块之上。”

丛慕白不禁脱口惊呼说道：“如此说来，这五块玉块自然成为武林中人梦寐以求的东西了，只怕从此就要掀起无限风波，难得宁静了。”

祁灵点点头说道：“虽然不是无限风波，却也引起一场亘古未闻的武林奇案，那便是黄山飞泉谷，在百余年前，黑白两道高手群聚，共做出一件有悖天理，有悖人情的大事，掘开了一目大师的坟墓，造成武林之中传闻数十年的黄山大掘墓案件。”

丛慕白叹道：“想必是一目大师将这五块玉块，陪葬身畔，而遭此后果，一则说明：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一则说明，当前武林，不乏见利忘义之徒，成为武林之羞，但不知一目大师死后之身，惨遭掘墓之后，又引起如何纷争？”

祁灵说道：“如果真是掘到了五块玉块，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要为之流血横尸，说不定直到百年后的今日，这一场余波所及，仍旧怨怨未了，不过，一目大师是何等精细之人，他在生前，岂有想不到这一点道理？”

丛慕白惊道：“黄山大掘墓之事，得到的晚是一场空喜欢么？是中了一目大师的鱼目混珠之计？”

祁灵应道：“黄山掘墓的结果，岂止是使参加的人一场空喜欢？更使在场的人，得到一次血的教训，如果做人见利忘义，到头来，便是赔掉性命。”

丛慕白点头说道：“我明白了！想必一目大师在黄山飞泉谷的坟墓内，装有机关埋伏，参与掘墓的人，都受到了血的教训，天理循环，自食其果。”

祁灵说道：“紧接着黄山大掘墓事出不久，又再度传出一项关于五块玉块的消息，说是一目大师当年将五块玉块分别置在五岳之巅，以待日后有缘人，能在五岳之巅，获得玉块秘笈，成为武林中一代奇人。”

丛慕白接着说道：“如此说来，武林中又掀起一阵疯狂找玉，奔波于五岳之间的事了。”

祁灵摇头说道：“这次丛姊姊你猜错了，武林中对于这个传说，反应极为冷淡，甚至于极少有人再愿意提起这件事。”

丛慕白点头说道：“这也难怪，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武林中人一时淡忘不了这次血的教训，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何况玉块分藏在五岳，需要多大的机缘？需要多少时日？万一这次凭空传来的消息，仍旧是假的呢？岂不是更令人难以接受么？”

祁灵说道：“丛姊姊！这次却是真的。”

祁灵则一说完这句话，突然坐在一旁，听祁灵说话，半晌没有插嘴的靳一原，立即接着说道：“祁灵！你怎么肯认为是真的呢？”

祁灵微微一怔，才说道：“晚辈对于这件事，原是听武林中一些前辈所说，他们说是真的，晚辈自然也就信以为真且……”

离灵的意思，本来要说出，他到目前为止，已经得到两块玉块，足证明这五块玉块埋藏在五岳之说是事实。”

但是，祁灵刚一张口，就被靳一原拦住说道：“祁灵！你和当年的鲁半班，几乎是同一情形。”

祁灵闻言大惊，他以为自己有何欠妥的言行，而使靳一原把他看作万恶的鲁半班一般么？他立即说道：“老前辈此意是……”

靳一原道：“祁灵！你休要惊惶失措，老夫并不是说你与鲁半班同一心肠，而是说，当年提到五块玉块的时候，当年的鲁半班，也是和你今日情形一样，也是如此信以为真。”

丛慕白说：“鲁半班信以为真，他便立即遍访五岳，寻找玉块，以遂他独步武林、威镇宁内的野心是么？”

靳一原摇摇头说道：“如果他当时果然如此，说不定他今日已成为一目大师的传人，也说不定他今日危害武林的情形，更要为烈。”

祁灵问道：“当时鲁半班有如何行动，而造成老前辈师徒之间反目呢？”

靳一原说道：“老夫一如你方才一样，对于一目大师的轶事，从头叙述起，鲁半班一直是凝神静听，等到老夫说到，五块玉块分藏在五岳的传说之时，鲁半班没等到我说到下文，便立即信以为真，请求老夫带他遍访五岳，因为，以老夫久历江湖，识途老马，自然比他盲目瞎找，较为可靠。”

祁灵连忙问道：“老前辈！你既然知道五块玉块分藏在五岳，这个传说是假的，当时可曾对鲁半班说明真相，以制止他的盲动？”

靳一原笑了笑，说道：“本来老夫是要接下去说明下文，可是如今他如此一急，使老夫突然有了一个奇异的想法。”

二十四

当丛慕白说到千面狐狸靳一原对鲁半班急于知道五块玉块的下落，突然生了一个奇异的想法之时，神州丐道忽然伸手止住丛慕白说下去，含着微笑说道：“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丛姑娘！请你暂时休憩，免得你说得舌躁唇焦，也好让在场诸位，不妨稍加推断。”

丛慕白点点头，心中多少有些怪异，一双秀目，凝视注视着神州丐道。

神州丐道却转向祁灵说道：“祁灵！你机缘不浅，运道颇佳，但不知你已获得了几块玉块？”

这几句话问得祁灵一怔，既然一目大师将真的玉块秘笈另有安排，则祁灵纵使将五块玉块都得到手，又有何机缘可言？

当时祁灵微微一怔之余，立即应声说道：“徒儿得到两块，一块是华山枫林山庄，华山掌门独孤叟所赠，另一块是回春圣手遯雨田前辈所赠。”

说着话，便从身上小心地取出两块玉块，双手托在手掌之中，送到神州丐道面前。

那五块玉若不是由于千面狐狸指出是一目大师的故作玄虚，那真是武林之中多少人梦寐以求而又不可得的宝物，虽然如此，如今托在祁灵掌中，依然是那样晶莹润泽，令人顿生爱意，即使不是一目大师的“玉块秘笈”，也是一件足以令人赏心悦目的罕见玉器。

神州丐道对祁灵手掌上看了一眼，点点头，说道：“祁灵！收起来，而且要过去一样，小心维护，勿使遗失，勿使损失。”

神州丐道这两句话，引起祁灵极大的怀疑，也引起祁灵极高的兴趣。

玉块所以珍贵，不是在玉块的本身，而是在玉块上面所记载的图与文，因为这些图，极有可能是指示一目大师真正埋藏玉块秘笈之处；而这些文，是很有可能就是玉块秘笈的口诀，所以，玉块因图文而珍贵，如今玉块既是虚假之物，尚有可价值可言？值得如此珍视与宝藏？祁灵所以怀疑，岂是无因？

但是，祁灵深知恩师学究天下，明察秋毫，他所以如此慎重吩咐，必有其特别用心，因而起祁灵的极大兴趣，当时将两块玉上心放妥之后，抬起头来，口称：“恩师！”

神州丐道摇摇头说道：“现在不许你多问，慢慢用心想想，你要慢慢地体会我道人的用意。”

金沙乐伯在一旁忍不住叫道：“丛慕白这娃儿说得正到好处，你师徒在一旁打什么哑谜，半路上打断话柄，叫人好不难过。”

神州丐道笑嘻嘻地说道：“丛姑娘说了半天，也该让她休息一会，我不是说过，也好让你们趁此机会，稍加猜测么？白老儿！你猜着了没有？”

金沙乐伯不住地摇头说道：“狐狸本身就是善变，何况他老儿还是一只千面狐狸？我白完元以善识马性闻名金沙大漠，可没有本领能善识狐性。”

金沙乐伯如此一本正经说来，引得旁人不禁哈哈一笑。紫盖隐儒含着微笑向神州丐道说过：“与其猜测，倒不如让他们叙述到头，丐道友之意，无非是让慕白暂时休憩一会儿，既然如此，何不让祁灵接述下去？”

神州丐道呵呵地笑道：“千面狐狸虽然善变，难道还不能变脱天山双侠的意料之中么？只不过是让他们说了出来对证一番罢了。”

说着，便转而向祁灵说道：“这一段应该是关系到靳一原双目失明，和

鲁半班的欺师灭祖，祁灵！你要详加说明，毋使遗漏。”

祁灵坐正了身体，谨声应是。

其实，在当时天柱山飞来峰三担种的茅舍当中，祁灵可没有象在神州丐道面前说得如此理所当然，而是充满了诧异与茫然。

当时祁灵心里止不住暗自忖道：“靳老前辈有什么奇异的想法？为何不直接了当地向鲁半班说明其中原委？鲁半班是靳老前辈唯一的衣钵传人，而且又是他最喜爱的人，靳老前辈已经将自己一身所学，传给鲁半班，所不能傲视当今的，只有武功一项，如今既然有一目大师这个玉块秘笈，而且靳老前辈又是唯一知道藏地之人，他为什么不肯在当时告诉急欲一知的鲁半班？这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事。”

可是，当时在丛慕白的心里，也在不住的思忖，她所想到的，却是另一个疑问，她奇怪地暗想：“靳一原老前辈博学多才，精通医道，熟识易容，尤其擅长各种精工技巧，所唯一不能称于世者，只有武功一项，听他方才口气，分明对于一目大师埋藏秘笈之地，了若指掌，他为何当初自己不移动不取回，练成一身惊世骇俗、称绝古今的武功？难道他有所不愿？难道这其中还有何种秘密么？”

祁灵和丛慕白姑娘，两个人有同样茫然怀疑的心情，但是，所怀疑的内容，却是各有相异之处，两个人坐在那里，都默然不作一声，不住地自己心里盘问着可疑之处。

这一段时间的沉默，千面狐狸靳一原在稍微一顿之后，便又笑着说道：“祁灵！你们两个人对于这我个奇异的想法，不感到有一点诧异么？”

祁灵应声说道：“当时鲁半班为老前辈唯一之爱徒，为何没有将这件武林秘密，应他所请，毫不保留地告诉他？难道老前辈已有预感，预料到鲁半班有欺师灭祖之意么？”

靳一原哼了一声，点点头说道：“这问题是当然而出，只是你问得更更有道理。”

说着话，掉过头，转向丛慕白问道：“慕白！你娃娃是否另有所见？”

丛慕白略微沉吟了一下，含着笑声说道：“晚辈却另有一种诧异，只是怕有直言冒犯之处。”

靳一原笑道：“你娃娃在飞来峰三担种上，此时此地老夫寒舍之中，是为贵宾，一切说话，应该是百无禁忌。”

丛慕白说道：“老前辈方才言下之意，对于一目大师玉块秘笈的真正藏处，了若指掌，如此，老前辈何不自己前去取回，练成不世武功，为一目大师遗学放一光彩？”

这几句话一出丛慕白姑娘之口，靳一原想必没有料到她会提到这个问题，一听之下，浑身微微一震，半晌没有说话，良久，才叹了一口气，说道：“慕白！你娃娃这个问题问得好，问得好！”

丛慕白一见靳一原这种失常的神情，不禁心里为之一惊，心里忖道：“我说这话，是得罪了他么？如果不是，那一定触痛了他的隐衷，如此说来，这玉块秘笈之中，还有一段为别人所不知的隐情。”

靳一原连说两声“问得好”以后，停顿一会，说道：“慕白！让老夫先说与目前有关的事，你的问题，容待以后再说吧！”

丛慕白那里还敢多讲话，只轻轻地说道：“老前辈！我没有说错话吧？”

靳一原不禁又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微笑，那一双紧闭的眼睛，在眼角上忽

然挤出两颗晶莹的泪珠，使他脸上这份笑容，更显得有一份难言的苍凉意味，他摇摇头说道：“慕白！你娃娃没有说错话，你的问题，迟早老夫会告诉你，不要在心里存有疑虑，你懂老夫的意思么？”

丛慕白点点头，恭谨地应了一声：“是。”

靳一原又转向着祁灵，随即用衣袖轻轻拭去眼中的眼泪，立即又豪放地笑了一下，说道：“祁灵！你可是问我为何当时不直接了当地告诉鲁半班，又生什么奇异的想法，是么？”

祁灵应声说道：“鲁半班真面目未露，老前辈爱如己出，一身武功技艺，点滴倾翼相授，毫无吝啬，为何独独对于一目大师玉块秘苕所藏之处，不肯直接说明？晚辈不明即此。”

靳一原点点头说道：“老夫不肯当时立即说明，与当时突生一个奇异想法，是有密切相连的关系，但是，真正归究起因，应该说是无意如此，对于鲁半班而言，倒不是人谋不臧。”

这一句“人谋不臧”，说得祁灵心头一震，立即说道：“听老前辈言下之意，鲁半班是早有预计而来的么？那他如何能知道当今之世，只有老前辈知道一目大师的真正秘密？”

靳一原摇头说道：“他何尝知道老夫是晓得这项秘密的第一人？我说他人谋不臧，只不过是说他听到玉块秘苕的传说以后，所表现的那种急不可待的愚蠢行为。”

说着话，他微微转侧回头，对着丛慕白说道：“当时的鲁半班，就和你娃娃现在一样，他是急于要知道玉块秘苕的下落，而且其灼急的心情，较之你今日，更要急到数倍，以老夫当时对溺爱的情形而言，应该立即毫无犹豫地将我所知道的实情，告诉他，但是，突然间老夫顿生一种感觉……”

祁灵闻言不由地脱口叹道：“老前辈在如此溺爱情形之下，竟然一反常情，没有立即告诉鲁半班，而且另生一种他样的感觉，这真只有归之为天意了。”

靳一原点点头，也慨叹了一声，接着说道：“老夫当时突然感觉到，鲁半班随我习艺多年，尊师重道，恭师有加，从来没有一点违逆之处，为何今日一听这玉块秘苕之事，便突然一变而为如此急躁失常，而且在言词之间，无形地流露了有欠尊敬之意？”

靳一原说到此处，苦笑说道：“如今是觉得这个怀疑有理，但是在当时老夫突然如此怀疑鲁半班，却是连自己都觉得有些失常态，我如何能对自己所钟爱的人，发生如此怀疑？但是，老夫秉性如此，一经想到，便要做到。”

祁灵说道：“于是老前辈便有一个奇异的想法？”

靳一原点点头说道：“祁灵不错，这个怀疑，使老夫有了一个奇异的想法，老夫突然想起，鲁半班随我习艺数年，他的真情真性，是否是如此？是否确是表里如一？何不乘这个玉块秘苕的事，来对他试探一番。”

丛慕白说道：“老前辈当时如此灵机一动，为武林消除了一切空前的浩劫，设若当时告诉鲁半班玉块秘苕的真相，让他得到了这部集武学大成的秘苕，天下生灵将何以堪？”

祁灵也接着说道：“老前辈当时试探鲁半班的情形，是否有如晚辈乍入飞来峰的今日？”

靳一原呵呵笑道：“祁灵！你娃娃还将这件事，耿耿记在心中么？”

祁灵红着脸摇头笑道：“晚辈何敢？再则也不致如此鼠肚鸡肠，何况老

前辈相试于晚辈，只是对晚辈的考验，晚辈何致如此不识好歹？”

靳一原笑道：“老夫只是和你娃娃说句玩话罢了，其实鲁半班当时何需如此再三相试，仅此微微一点，便将自己本性暴露无遗，说来真是令人如今思之，犹有余忿与伤心？”

丛慕白问道：“老前辈究竟是如何相试于鲁半班？”

靳一原说道：“当时老夫只随意地说了一句：一块玉块分别埋在五岳，如今年深月久，老夫也未必能记忆清楚，好在老夫立意从此归隐山林，即使轻而易举得到这玉块秘笈，对老夫而言又有何益？是凡奇珍异宝，大抵都靠缘份，看来这本秘笈，与我无缘，随他去罢。”

丛慕白接着说道：“鲁半班他当时的态度，便有了背叛师门之意么？”

靳一原点点头说道：“当时他沉吟了一会，随后他又哀求老夫带他前去寻找玉块，老夫断然拒绝，并且告诉他，老夫传了他一身技艺，包含武功在内，足以在武林中立足，只要自己还有能力求上进，何须玉块秘笈，照样可以出人头地。”

祁灵叹道：“老前辈当时虽是有意相试，其实所言的种种，何尝不是金玉良言，句句值他猛省，可惜鲁半班如此聪明伶俐的人物，竟不能体察老前辈这些良言的精义。”

靳一原长叹出声说道：“这都是你们这些年轻人，所应该引以为鉴的，一个人让外物所蒙蔽，灵智自然断丧殆尽，事可危矣，鲁半班见老夫断然拒其所请，突然一个冷笑，霍然倒退数步，指着我说道：‘千面狐狸！你休要如此假作正经，道什么机缘，讲什么归隐？只不过是你不愿意我的武功超过你而已，告诉你，只要五岳不崩，我鲁半班自有寻找到五块玉块之时，到时候看你还有何说？’”

千面狐狸说到这里，神情一转而为激动，颊下银髯，微微颤抖，一双紧闭的眼睛，比平时闭得更紧了，使人想到，只要他一睁眼之际，泪水便自然而流。

祁灵和丛慕白也默默地坐在一旁没有讲话，他们二人的心里，对于靳一原当时这一份至重的打击，由衷地有了极深的同情。

良久，丛慕白才轻轻地问道：“靳老前辈！鲁半班说了这些欺师灭祖的话以后，他就逃走了么？”

靳一原忽然一昂首，长长地吸了一口气，然后脸上浮出下丝松不自然的笑容，摇摇头说道：“他退后数尺，原本准备逃走的，但是他的话没有说完，他还没走。”

丛慕白惊道：“他方才那些话，每一句都足以使之驱逐门墙，或处以刑罚，他还要说些什么？”

靳一原苦笑说道：“就凭那些话，老夫尚不至于双目失明，他接着指着我说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若依他秉性，为除后患，他要下手将我制于死命之后，才肯离去，但是，他到底还念我数年以来，对他传授多种技艺，各种功力，而且，确未藏私，因此，他才饶我一命。”

祁灵大惊说道：“此人不仅丧心病狂，而且猖狂自大，口不择言，他虽然得到老前辈谋不择言，他虽然得到老前辈真传，但是，毕竟火候不够，他如何能加害于老前辈？”

靳一原点头说道：“鲁半班当时所说的倒是真情。”

祁灵和丛慕白当时几乎为之瞠然失色，如此说来，鲁半班的功力竟比千

面狐狸靳一原还要高出一筹么？

靳一原虽然是闭着双眼，对于眼胆的情形，却是了如指掌，他立即察觉到祁灵和丛慕白的神情有异，便又接着说道：“傻娃娃！你们可曾想到明枪易躲，暗箭难防，鲁半班如果当时不露声色，等到后来伺机下手，老夫岂能时时刻刻对自己爱徒，严加防范？”

丛慕白听了这句话，才不自觉地松了一口气，祁灵却追着问道：“鲁半班如此欺师灭祖，人神共弃的行为，老前辈当时可曾给予惩罚么？”

靳一原摇摇头说道：“没有！但是，我对自己有了惩罚。”

祁灵和丛慕白双双地“啊”了一声，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地将目光落到靳一原那一双紧闭的眼睛上。

靳一原忽然站起身来，缓缓地走到两步，停下来对祁灵和丛慕白说道：“老夫当时在怒火之余，只要一举手，便可以取鲁半班性命易如反掌，但是，正是我举手的一瞬间，顿然有一种自责的意念，急袭心头，我不责己，岂能责人？”

丛慕白说道：“老前辈！你何错之有？何需自责？”

靳一原摇摇头道：“娃娃！我忘了我方才说过，老夫闯荡江湖数十年，虽有善绩，亦有恶行，为人之道：‘千善应该一恶难容’。鲁半班如此对我，那是我的报应。”

靳一原说这句话的时候，心情是无比的沉重，沉吟了一会，又接着说道：“老夫行年已老，识人极多，奈何不能察及自己的门下弟子？对于一个人的心地本质，毫无所识，便冒然传以全身绝艺，不怨自己有眼无珠，能怨何人？”

丛慕白叫道：“老前辈！当时你纵容鲁半班逃走了么？”

靳一原点头说道：“是老夫纵容他走的，但是，纵他逃走之前，老夫曾经说了几句话。”

丛慕白仰头，望着靳一原，认真地问道：“老前辈！你训诫他一番，然后纵他而去的么？”

靳一原忽然纵情毫放地笑了一声，伸手在丛慕白秀发上，轻轻地抚摸了几下，接着说道：“娃娃！像鲁半班这等行为，老夫杀他都不屑，还对他有何训诫之言？”

丛慕白不解地望着靳一原问道：“如此老前辈向他说些什么？”

靳一原说道：“老夫当时只叫住鲁半班，要他稍等一会，让他看不能识人的下场。”

祁灵此时禁不住激动地问道：“老前辈！是你当时当着鲁半班的面，自毁双目，以自处识人不真的惩罚。”

靳一原平静异常地点点头，说道：“老夫自己身上一瓶毒蛇涎，涂入双目，从此失明至今。”

千面狐狸靳一原这几句话，说得异常安详，话气平和已极，但是，在这平和之中，仍不难听出一丝难以言喻的悲哀。

这一丝淡淡似有如无的悲哀，感染了祁灵，也感染了丛慕白，大家都顿时为这默默无言，直至良久，丛慕白竟不由自主地流下两点眼泪，滴在千面狐狸靳一原的手臂之上，靳一原缓缓地收回自己的手臂，慢慢地说道：“慕白！你娃娃的心肠很好，老夫很高兴你和祁灵都是如此心地良善，让老夫对人恢复信心，知道这个世界上，仍旧还有好人，而且好人毕竟比坏人要多。”

祁灵和丛慕白当时被这一种莫名的感慨，充塞胸间，一时思想悠悠，心

情戚戚，一时说不上话来，一时也无话可说。

靳一原接着说道：“但是，鲁半班却遍布爪牙，阴谋扰乱武林安宁，即使五块玉块他无法得到，他也要掩伏阴谋，带其残酷野心，这期间前后蒙受其害的……”

说到此处，丛慕白姑娘忽然在一旁暗暗抽泣，满面流泪。

靳一原叹着气说道：“慕白娃娃！方才的话想必触动你的思亲之情，其实当年我听到今尊在四川境内的遭遇，便料定是鲁半班嫁祸华山而为，所以，当你无意中撞到飞来峰，与老夫相遇之际，知道了你的身世，便触动传艺之心，说来无他，鲁半班竟是老夫曾经授业的弟子，他造孽，老夫能为之尽一分力，了一点心头之疚，我又有何吝？慕白娃娃！你知道这其间的隐情么？”

丛姑娘此时已经按捺不住，扑到靳一原身上，痛哭失声。

靳一原轻轻拍着丛慕白的肩头，叹着说道：“娃娃！徒哭何济于事？你们还没有说明此行的真正用意，你们是要我前往黄山，整顿一下自己的门规，以稍减自己的罪行是么？”

丛慕白渐渐地停住眼泪，看了祁灵一眼，便将黄山的情形，从头叙述了一遍。

靳一原听得非常出神，最后才接着说道：“鲁半班为人聪明绝顶，能够将所学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若据你方才所说的经过看来，黄山今日一切机关埋伏，不仅巧妙无比，巧夺天工，而且其毒无比，威力更增百倍，看来这件事是颇费周章，而且是不易为的一件事。”

祁灵闻言霍然而起，正待说话，却被靳一原一把拉住，向祁灵说道：“祁灵！你稍安毋躁，方才那两句话刚一出老夫之口，老夫便知道要激起你豪气无边，你是否要立志亲手扫除黄山魔氛，甚而不要老夫下山相助？”

祁灵被靳一原一口道中自己的心事，当时不由地脸上一红，尴尬地说道：“晚辈做事，但问是否尽力，以求无愧我心，至于成功与否，在所非计。至于老前辈！本已隐居深山，不应前来惊动……”

靳一原接着伸手将祁灵双手抓住，紧紧地握着，说道：“祁灵！论机关技巧，鲁半班胜你多多，但是论武功高低，则鲁半班必非是你敌手，你不必为此不安。”

祁灵这才透过气来，含着愧意地说道：“晚辈因为曾经折辱在黄山，所以一听老前辈之言，才引起激动一拼之心，老前辈如此刻意开导，晚辈更是愧作莫似，本来黄山之事，关系整个武林，晚辈何能以个人荣辱，来牵扯到整体的成败？”

靳一原笑道：“祁灵本是聪颖绝顶之人，何须老夫多费口舌？如今黄山问题老夫所应该尽力者，便是这些机关埋伏，若论鲁半班从前所学，老夫虽然双目皆瞎，也是了如指掌，指顾之间，黄山的机关埋伏，毕不足阻挠你们长驱直入，但是如今…

祁灵沉重地说道：“老前辈！你此番盛意，已使晚辈不虚飞来峰之行，正如老前辈方才所说，一切均有无意，是事尽力而为，只要天道无亏，相信鲁半班终必归于毁灭。”

靳一原点头说道：“是啊！尽人事，听天命，做人是应该如此。但是，尽人事并非就是尽一己之力，你懂么？祁娃娃！”

祁灵一听靳一原有了怒意，连忙说道：“老前辈之意……”

靳一原说道：“即使你娃娃不来求老夫出而相助，只要老夫知道了鲁半

班的近况，也要设法前去，我不让自己的罪行愈陷愈深。”

祁灵急忙又接着问道：“老前辈！晚辈可以尽力么？”丛慕白也在一旁接着说道：“老前辈！还有我。”

靳一原呵呵笑道：“有！有！你们二人都有事情相烦，虽然，烦你们的事，都不是轻易可成的事，但是，凭你们的聪明才智，和身出众的功力，较之旁人，又要容易多少倍。”

祁灵和丛慕白都凝视以听，因为，他们觉得在千面狐狸靳一原口中说出来的“不是轻易可得”，其困难的情形，也就不难想象。

靳一原先向祁灵说道：“老夫双目盲去十数年，凭着自己静心潜修，在这行止举动之间，无异常人，但是，黄山各咱机关埋伏，却比不得与人动手挥招，一触之间，十方八面惧是死机，所以，老夫当前急务，便是如何使之双目复明。”

祁灵闻言，不由地轻轻“啊”了一声，靳一原说的都是实情，但是，如何使他双目能为之复明？靳一原医道通神，在这十数年之中，尚且无法治好自己，如今祁灵能有助于他么？

当时祁灵轻说道：“老前辈要晚辈效劳何事？”

靳一原说道：“老夫双目当初是被毒蛇涎烧坏，以致满布血丝，光明尽失，如今如能得一截清凉无比的百年以上的黄连根，和数滴十年陈雪水，老夫自信光明有望。”

祁灵闻言应声说道：“只要物有所在，晚辈必以全部精力来寻求这两种稀见之物，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但请老前辈在这飞来峰上，静候晚辈好消息。”

靳一原点头，脸上浮起一阵欣然笑意，说道：“祁灵能有如此用心，何愁天下无不成之事？老夫如此静候佳音便了。”

丛慕白在一旁急着说道：“老前辈！尚有何事需要晚辈效劳？”

靳一原转面向丛慕白沉重地“嗯”了一声，接着仰起头思忖了一回，才又缓缓地说道：“慕白！你娃娃这件事，较之祁灵，要困难许多，如果你力有未逮之时，不如稍作等候，一俟祁灵觅得百年清凉黄连根，和几滴十年陈雪水，再作从长计较，也未尝不可。”

丛慕白闻言不由顿时秀眉微轩，霍然而起，说道：“老前辈莫非对晚辈信心不坚，容或以为晚辈功力不够，而有所踌躇否？”

靳一原微笑摇头说道：“慕白目前一身功力，足够闯荡江湖，面会当今一流高手，应无惧色，但是此事非全凭武功，可以完成，机缘与智慧，却是极为重要。”

丛慕白立即说道：“如此说来，老前辈已经断定晚辈机缘不佳，智慧有限了。”

靳一原大笑而起，说道：“慕白娃娃！老夫只是指出此事困难，并非断言你娃娃不能成功，你娃娃何至如此一意如是？”

丛慕白说道：“既然如此，老前辈何不说明，要晚辈效劳何事？”

靳天的脸色霍然沉下，沉重语气，缓缓地说道：“鲁半班对于精工技巧一道，虽不致超过老夫，但是，十数年来，其领悟之深，了解之透，已经臻达化境，因此，他对于黄山十余载的全力经营，其埋伏之巧，与其设计之毒，举世无双，在这种情形之下，老夫要以万全之策，破除黄山所有的重重埋伏，与无尽的机关，必须要有一件东西。”

说到此处，靳一原嘎然而停。

祁灵和丛慕白再一回想他们双双陷落黄山天都峰的情形，无形之中，更增了心头的沉重，当时丛慕白禁不住先问道：“老前辈！这是一件什么东西？”

靳一原简简单单地回答说道：“黄山天都峰机关埋伏设置要图。”

此语一出，祁灵和丛慕白一齐为之恍然，但是，又立即一齐为之默然。

靳一原接着说道：“根据老夫对于技巧一道之体会，各种埋伏机关，必先有蓝图设计，鲁半班自然不能脱离此一范畴，获得这项蓝图，等于按图行事，鲁半班必然束手无策。”

说到此处靳一原突然摇着双手说道：“此事只说到此处为止，这百年清凉黄连根，十年陈雪水，要靠机缘，天都峰说明图，更是要靠机缘，机缘二字勉强不得，你们两个人要牢记我言，若有所获，即来飞来峰老夫随时在此静候。”

祁灵和丛慕白一听靳一原言下之意，已经准备送别，他们也知道这两件事确不易为，也应该早日离开飞来峰，分头努力，以期早日完成所望。

当时两人便站起身来，正准备告辞，靳一原忽然又伸手拦住笑道：“并非老夫下令逐客，而是事实不容你们在山上久留，不过在临别之前，老夫尚有一点赠品，要你们带在身旁。”

祁灵和丛慕白正准备辞谢，靳一原已经拍掌微啸，招呼了门外的两个大猩猩，转而又向祁灵和丛慕白说道：“老夫只愿和你们闲谈往事，几乎忘记了一件极有可能发生的大事。”

祁灵闻言一惊，立即抢着问道：“是飞来峰前么？”

靳一原摇头说道：“是黄山天都峰。”

丛慕白一听得“黄山天都峰”，不禁大急，连忙说道：“莫非天都峰内起了变化，晚辈若不能手刃仇人，此生难安，不过，老前辈在此时此地，如何知道天都峰的情形？”

靳一原笑道：“凡事都是理所当然，只要按理推测，虽不中亦不远矣。”

祁灵点点头，他已经深深地觉得这位武林奇人，确实有其不同于常人之处，内心之敬佩，与时俱增，当时他接着问道：“黄山天都峰，究竟会发生些什么大事？”

靳一原说道：“老夫如此冒然推论，只怕就是在最近数日之内，天下武林三大奇侠，都要到达黄山天都峰，如有不幸之事发生，便是三大奇侠恐有意外之失，自然，鲁半班只怕也难讨得好处。”

祁灵闻言浑身一震，抢着说道：“三大奇侠？三大奇侠是何人？”

靳一原不慌不忙地说道：“神州一丐道，宇内二书生。”

是靳一原故作惊人之笔，还是他有未卜先知之能？”

无论是前者或后者，都足以使祁灵和丛慕白为之霍然大惊，他们两人不约而同地心里都有一种意外的想法：“他何以知道恩师一行到达黄山天都峰？恩师一行何放前往黄山天都峰？”

但是，祁灵和丛慕白两个人四只眼睛，都注视在靳一原的脸上，却发现不了这位千面狐狸无任何一点是开玩笑的成份在内。

靳一原此时正着脸色，缓缓地說道：“祁灵你们不必惊奇，老夫说此话时，虽然不是亲自目睹，却也不是无中生有，空穴来风，方才老夫已经说过，凡事自有其理，据理而推，不难望其不远矣，祁灵还记得否？你和慕白这娃娃，前后双双陷身于天都峰之际，是否会有他人知道？”

祁灵顿时为之恍然大悟，立即转面向丛慕白说道：“丛姊姊！你我先后离开南岳，远走黄山之时，令师紫盖隐儒已兼程北岳，会晤姚老前辈，而小弟则是奉家师之命，匹马追踪，因此他们三位老人家，极有可能对于你我失陷黄山之事，而有所闻。”

丛慕白点头说道：“我随鲁沂离开南岳，恩师不能毫无所觉，黄山毕竟不是小地方。”

祁灵说道：“那还在其次，最为要者，小弟虽然对黄山一地，遵约守口如瓶，我恩师能如此视若无睹，漠不关心么？还有一个妙手空空古老偷儿，他明知我追踪丛姊姊前往鲁半班的住处，他能如此眼睁睁地让我撇他而去？”

其实他们猜的都相差无几，最主要的金沙伯乐那匹马的原因，还是没有人能料到。

祁灵和丛慕白这样恍然对话，靳一原却在一旁接着说道：“老夫不明真情，但是，有一点可以料定断然无差，神州丐道一生不收门人，如今有你这样根基禀赋都是上乘的徒儿，他能对你的安危，视之漠然么？断然不会，神州丐道一生刁钻厉害，他只要稍一耍弄手脚，慢说是你祁灵娃娃，换过当今再高明的人，也难发现。”

祁灵实在想不起自己在何处不留心，让恩师跟上了还毫无所觉，不过靳一原如此说来，合情合理，不能令人不信。

靳一原接着说道：“神州丐道既然知道祁灵和慕白你们两个娃娃，双双陷落黄山，他必然会前往黄山一探究竟，宇内二书生能及时同行，自然也是合理之事。”

靳一原如此说来历历如绘，说得祁灵丛慕白既敬服又担心。

这时候，两个大黑猩猩，从另一间房里走出来，两双大手上，各拿着一个圆形黑铁球，走到千面狐狸身旁，小心翼翼地将铁球交到千面狐狸靳一原的手里。

靳一原两手拿着四个铁球，向祁灵说道：“你们离开飞来峰，就要兼程前往黄山，如果神州丐道和于内二书生，都出老夫意料之外，没有前往黄山，你们应该设法通知你们的师父，让他们知道你们安然无恙，然后各自分头去办老夫所说之事。”

丛慕白接着说道：“老前辈推论得句句有理，只怕这事尽在意中。”

靳一原点头说道：“老夫相信他们不会立即破脸相向，你们早一点赶到，用这四枚黑铁球，制服鲁半班，使你们的师父，不致破脸相对，有受伤上当之虑。”

祁灵看着靳一原手中那四枚黑黝黝的铁球，奇怪地问道：“老前辈这是何物，能够制服鲁半班？”

靳一原将三枚铁球交到祁灵手中，便说道：“我们到外面走走。”

一阵微风吹来，吹起如雾似烟的水气，令人一阵清沁入脾，靳一原迎着这一阵清风水雾，长长地吸了一口气，说道：“天柱山飞来峰，没有一处老夫不是了若指掌，但是，老夫却从没有亲眼见过，祁灵你能想到这里的心情么？”

祁灵一时没有话可说话，只有恭谨地应道：“此次晚辈当尽全力去寻找百年清凉黄连根，和十年陈雪水，务使老前辈双目复明，再看看这大千世界。”

靳一原嗯了一声，点点头说道：“药医不死病，佛渡有缘人。黄连根与

陈雪水，虽然是治疗老夫这双眼睛的良药，还看是否有缘，老夫这黑暗岁月，应否届满。”

说罢长叹出声，不尽慨然，祁灵和丛慕白一时也无以为劝，只有默然相随，一时只听到这三担种的周围，只有微风掠过枝头，轻轻细语，清泉流过石上，浅浅呜咽，剩下的只是一片宁静。

忽然，靳一原说道：“祁灵、慕白你们两个娃娃，觉得这飞来峰上三担种美否？”

丛慕白第一个接着说道：“美极了！在这上可擎天之处，有这样神仙境界，不仅是美，而且美得不俗，令人欲念俱消。”

靳一原嗯了一声，接着说道：“你们觉得周围尚有何处颇煞风景？”

祁灵接着说道：“三担种清幽如画，出俗超尘，只可惜左侧不远有一堵黑石，状如黑牙蹲堂，破坏了这里的情趣。”

靳一原点点头说道：“你说的是，既然今天有人看出这等缺陷，老夫就将它除去罢！”

靳一原忽地一旋身，正确无比地面对着那块石头，相隔约有七八丈远，贵州省在这一旋身的瞬间，右手忽地一抬，只见一点黑星，脱手而出，而且劲道非常，快如闪电流星，宣向那一堵黑石头飞将过去。

祁灵和丛慕白虽然知道那是靳一原手中的一枚黑铁球，却不知道究竟是何用意，正是二人心存疑问的时候，忽然一声震天价地轰然作响，祁灵和丛慕白一时也没有留心，只震得耳朵里嗡嗡作响，心神都为之一震。

再看前面，已经是烟雾一片，碎石横飞，到处嘶嘶作响，等到烟雾稍薄，凝神看去，那一块重达千斤的黑石头，就在这样一震之下，变成四分五裂，像这种情形，只需要助上一掌劈空掌力，那块黑石头，就算彻底除去了。

祁灵想不到这样区区一个黑铁球，竟有这样的力量，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丛慕白当时抢着问道：“老前辈！方才使用的是何种物事，竟有如此威力？”

靳一原这才笑道：“昔日有西域林人，适经天柱山。误中毒，为我无意之中救治痊愈，临行赠老夫数杖，他说是霹雳珠，我却道是震地丸，管它叫什么，不外是硝石硫磺之类的东西制成，用之对付狼虎豹，倒是最为有效。”

丛慕白看了眼前那一堵四分五裂的碎石，摇摇头说道：“其实人也不能例外，即使是铜浇铁铸，何尝能经此一震？到头来还不是肺腑移位，逆攻攻心啊……”

丛慕白忽然像是有一新发现，连忙接着叫道：“用之黄山天都峰，何止是制止鲁半班，更可以毁鲁半班于血肉横飞之中，天都峰上纵有千种机关，万般埋伏，又能有何用？”

靳一原摇头笑道：“慕白！你娃娃只是如此一厢情愿，天下岂有如此轻易可为之事？老夫问你，如果这枚黑铁球朝你打来，你将如何处置？”

丛慕白一怔，但是立即又恍然，脸上下由地一红，点头说道：“晚辈知道了！这黑铁球虽然厉害，如果对方施以巧妙身法，辅以凌厉掌力，恐怕也就无能为力了。”

靳一原笑着说道：“这就是了！鲁半班吃此一吓，你们可以趁机藉口找到台阶，记住！不是你们怕他，而是谋求破除黄山的成全之计，小不忍则乱大谋，休要以为一时的退让，便当作气愤不平。”

说着话，忽然仰头短啸一声，两只大黑猩猩像脱弩之矢，直向靳一原身旁射至。

靳一原伸手抚摸着这两只大黑猩猩，笑着向祁灵和丛慕白说道：“去时路程不易，何苦要让你们多费精力，让这两个东西送你们一程，只当是老夫送客出山。”

言犹未了，不由祁灵和丛慕白二人辞谢，两只大猩猩一贴近两人身前，一弓腰，背起祁灵和丛慕白，顿时起落如飞，直向陡壁悬崖之处，狂奔直上，祁灵和丛慕白被背在身上，倒是有一种从未经过的滋味，当时只觉得这两个猩猩登山越岭的功夫，较之一般武林人物的轻功，尤有过之，到后来索性闭上眼睛，一烟腾云驾雾的感觉。

于是，他们二人就如此出了天柱山……

祁灵说到此地，周围坐的这些武林高人，才都松了一口气。

这真是：世事多巧合，人间少雷同。谁也没有想到，会引出一位隐居多年的昔日武林大魔头，而如今又变得如此侠肝义胆，势血仁心，更没有想到，万巧剑客鲁半班就是千面狐狸靳一原的唯一门人。

这一个巧遇，使大家真正体会到，天都峰上诸多埋伏确是堪人忧虑，同时也使人安慰的是千面狐狸靳一原本人，要决心再现江湖，整顿门规，如此使天都峰这一场除魔之战，少使多少人横尸流血。

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消息，但是，却也有人人为之忧心未已，这便是天山双侠之一的紫盖隐儒许冰如，和金沙伯乐白完元白老头儿。

另外还有一个人心里含着一丝疑问，这便是名振宇内的神州丐道人，但是，他这个疑问，他存在心里，没有说出来，而金沙伯乐和紫盖隐儒，却止不住说出他们的忧心，金沙伯乐首先就皱着眉头说道：“武林之中最讨厌的，就是像鲁半班这种人，不能明拼硬对，专在暗算上打主意，这等人最好是让他一脉所传的师父，来收拾他，最是合理。但是，这百年黄连根，十载陈雪水，一时到何处去寻？若是如此磋砣时日，我们难道就听凭鲁半班胡作非为么？”

神州丐道笑嘻嘻对金沙伯乐说道：“白老儿！你放心，既不会蹉砣时日，也不致束手无力，眼前就有一人可以……”

金沙伯乐说道：“邋邋道人你拐的什么鬼弯子，既然有人能解决难题，这人是谁，何不早说？”

妙手空空笑嘻嘻地望着神州丐道说道：“古朋友既然深知此人为难，那必然是随着古朋友同阵崦行，如今尚未来的武林名医，回春圣手遯雨田。”

金沙伯乐跌脚叹道：“此人我独想他不起？回春圣手，药到病除，金沙大漠也久闻其名，如果要找百年黄连根，和十载陈雪水，不找这等行家，还找何人？”

紫盖隐儒坐在一旁微微蹙起双眉，点着头说道：“十载陈雪水，百年黄连根，只要找到回春圣手，千面狐狸的眼睛必然复明有望，可是即使千面狐狸眼明如前，他仍然需要一样东西，才能奏效，而这样东西，较之十载陈雪水、百年黄连根也不知道要难上多少倍，前者但凭机缘，而后者却是火中取栗，虎口拔牙，只怕不是轻易可以为的事。”

紫盖隐儒刚一说完这句话，丛慕白立即偎到恩师的怀里，仰起首，撒娇地叫道：“师父！您老人家不要再说了！”

神州丐道在一旁哈哈笑道：“许大侠爱徒心切，优思重重，我们倒是忘

记这件事。”

妙手空空于此时正着颜色说道：“黄山天都峰机关埋伏说明要图，既然关系着天都峰的命脉，万巧剑客鲁半班，自然是视若性命，秘藏不宣，这种东西，除了鲁半班自己，天都峰上尚不见得有人能够知道其下落，要取得这张图，说它不易为，确是言之实在。”

刚一说到此处，北岳秀士忽一击手掌，望着大家说道，“千面狐狸靳一原是何等精细明察的人，他岂有不知这幅天都峰的要图，是如何的难取？老实说，如果慕白能够单身一人在黄山盗得这幅要图到手，他又何需这张要图？事实上他便可以视大都峰如无物，千面狐狸提出这个问题之时，如果不是故意刁难，或者有意相试，便是另有契机，我们没有发觉。”

北岳秀士这一番话，说得颇有理由，但是，金沙伯乐搔着自己一头白发，不解地说道：“我老头儿心里实在转不过弯来，请问各位，不干面狐狸他为何故意刁难？他为何有意相试？如果说这两种理由都不能站住脚，请问这契机究竟是对何而言？”

神州丐道笑呵呵地说道：“白老儿！你觉得除了这样推测之外，尚有何种理由，足以说明千面狐狸所以将这件极为艰难的事情，交给丛慕白这娃娃？”

金沙伯乐搔着头发说道：“我老头儿以为，那是因为千面狐狸老错了头，做起事来，没有像你们这样多的思虑，想到那样头头是道。”

神州丐道闻言大笑说道：“白老儿！你只知道识千里马，却不识人，千面狐狸为人如何，但看他处理祁灵的事，便不难见其一斑，他岂是个糊涂人物？”

说着转头向祁灵问道：“祁灵！你对靳一原提到黄山之时，曾否还有其他事件，忘记此时说出？”

祁灵闻言一动，立即说道：“恩师明察秋毫，徒儿确曾约略提到失陷天都峰的经过，其间提到鲁半班尚有一位桀傲不驯的妹妹，名叫鲁颖。”

神州丐道嗯了一声，丛慕白闻言不觉脱口啊了一声说道：“鲁颖！她就是当初在黄盖湖畔，和你订约的那位姑娘？”

祁灵点点头说道：“她已经离开天都峰，因为……”

丛慕白幽幽的接口说道：“因为你使她失望和伤心了是么？”

祁灵脸上一红，嗫嚅地说道：“是因为她对乃兄行为，感到失望，不忍见到天都峰上冰消瓦解的惨局。”

神州丐道大笑说道：“对了！丛娃娃！你去找这位鲁姑娘，便不难有下落！”

这两句话，乍听见，似乎没有甚么关连，但是，稍加嚼味，大家又不禁有立即恍然之感，大家都觉得神州丐道对事情体察之深，而为之赞叹不已。

二十五

在黄山之麓，祁灵和丛慕白叙述了飞来峰的奇遇之后，两个人便分道扬镳，各行其事，祁灵随着妙手空空古长青，去寻回春圣手遯雨田，再去找那十载陈雪水，百年黄连根，准备为千面狐狸靳一原治疗眼睛。

丛慕白姑娘却是独自一人，根据祁灵在分手之前，再探水莲村，知道鲁颖姑娘灰心北上，极有可能是往八公山附近的舜耕山，投奔一位方外比丘，从此遁迹红尘。所以丛慕白的去向，则是前往舜耕山寻找一座湮没无名的尼庵，寻找鲁颖姑娘，希望从她那里得到一幅天都峰的要图，丛慕白叩别恩师，与祁灵分手便独自一人，欣然就道。

夕阳余晖已尽，微月未升，浮云掩尽星辉，大地显得一片昏黑。丛慕白策马驰骋，倒是给这舜耕山附近的宁静田野敲破一派寂寞。

田野间，疏林处处，摇着村庄的灯火，丛慕白的坐骑蹄声，也引起不少村人，掩扉惊视，指指点点。

丛慕白忽然自己也不禁在马背上笑了起来，既然已经到了舜耕山附近，也正是到了鲁颖，隐居的附近，如此蹄声震地，往来驰骋，岂非有意暴露自己身份？

一念既罢，丛慕白徒马到一丛树林旁这，飘身下马。轻轻地拍着这匹性极通灵的“雪盖灵芝”，这匹“雪盖灵芝”不愧是金沙伯乐白完元的宝马，深知人意，不嘶不叫，只轻轻地挨擦着丛慕白的手，微微地点着前蹄，和丛慕白亲热了一会，忽然一折身，独自轻驰碎步地跑走了。

丛慕白如此“一叶渡江”越过了拦路的河流，不曾稍歇，便向前面疾奔而去。

河岸相去山丘，也不过数十丈之远，丛慕白可消片刻，便已经停身在一片翠竹林处，凝神望着竹林里那一座小得可怜的茅庵。

庵门半掩灯光外泻，而且隐隐约约可以看出，有一位灰衣老尼，此刻正跪在薄团之上，诵经礼佛做晚课。

丛慕白见庵内老尼正在做着功课，又不便进去惊扰。丛慕白只好站在这片竹林之外。驻足而立等待老尼做完晚课再进去不迟。

但是，丛慕白此刻又有了犹豫不决之情，进去进入尼庵究竟用何种态度和老尼讲话？如若她对鲁颖的下落，推辞不知，将又如何？

正螻她意念完，主意未定之际，忽然，隔着竹林，前面灯光一亮呀的一声，庵门悠然而开那位灰衣老尼，正站在庵门之内，面对竹林屹立而立。

丛慕白心里一惊，不禁暗自忖道：“难道这老尼已经发觉了我的行迹么？”

丛慕白隔着竹林，人是站在暗处，她估计站在灯光之下的灰衣老，是看不见她的。她镇静下心情，运足自力，打量着对面相隔数丈的灯下老尼。

垂眉闭眼，宝相庄严，瘦矮的身体穿着一袭灰衣，站在那里的却有一种令人无形之中肃然起敬的感觉。

丛慕白心里暗暗吃惊，暗下忖道：“看去这位老尼，功力精湛，道行极深，如果说是鲁颖藏身此间，倒是令人匪夷所思，无法想出其间的道理来，难道她与天都峰有什么关连么？”

想到这里，心里惊觉又生：“她如此当门而立，是发现我的来临，抑或是另有所事？”

丛慕白正在思考看，究竟是挺身而出相见？还是另俟时机，再进庵门？”忽然，那灰衣老尼抬头来，睁开一双眼睛，在黑暗中，仿佛是有两道精光，倏地射出，正是看着丛慕白所站的地方。单手立胸，低低地喧了一声佛号，缓缓地说道：“林外女施主！既然有事光临小庵，何不请进待茶？庵外夜露风凉，殊非老尼待客之道。”

丛慕白此时的惊诧，已不止是这位灰衣老尼发觉到她的所在，而是现惊诧她出口之际，指明她是：“女施主”，这真是骇人心神的事。千面狐狸亲传的易容之术，竟然被这位名不见经传的老尼，在昏黑夜里，隔着竹林一言道破，这几乎是说来令人难以相信的事。

但是，丛慕白的惊诧只是一瞬间的，顿时她应声而出，飘然穿过竹林，来到庵门之前，立定脚步，拱手一躬谨声说道：“晚辈丛慕白深夜惊动大师，荷承不加责斥，反劳示意想迎，使晚辈既愧且感。”

那灰衣老尼打着问讯还礼，口念“阿弥陀佛”低低地说道：“丛施主人中之凤，夜至荒庵，蓬筚生辉。请施主移驾庵内，稍作叙述如何？”

这灰衣老尼虽然说话声音低沉，却是字字入耳，清晰有力。而且她这次虽然没有说明“女”施主的字样，却在字里行间，仍然把丛慕白当作女客看待。当时丛慕白心里一动，丝毫不露声色，抱拳拱手，朗声说道：“深夜惊扰，已是抱罪良深，何敢再去渎犯净地，扰乱大师静修？晚辈只有一事，请教于大师之前，如能获得大师一言相告，晚辈即刻拜辞，所有冒渎之罪，容待他日，踵前当面谢罪。”

灰衣老尼微微地一顿，缓缓地抬起头来，看了丛慕白一眼，又喧了声佛号，低声说道：“丛施主所有尊意，老尼恭敬不如从命。”

丛慕白连称“罪过”接着说道：“晚辈敢先请问大师上下怎么称呼？”

灰衣老尼说道：“老尼一了，静修此间，结茅为庵，礼拜佛祖，丛施主尚有他问否？”

丛慕白点头说道：“请问大师，黄山天都峰水莲村一位鲁颖姑娘，是否住在大师庵内？”

一了老尼眼神一亮，接着说道：“三天之前，确曾住在小庵。”

丛慕白闻言精神一振，但是，立即又有一丝失望的“啊”了一声，接着问道：“听大师言下之意，鲁姑娘如今已经远离此地？”

一了老尼点点头说道：“三天前，她离开荒庵，另到……”

丛慕白没有等到一了老尼说完，不由地脱口叫道：“大师此话当真？”

这句话刚一出口。丛慕白立即又察觉到自己言语有失当之处，当时紧接着说道：“大师信人，自然不打诳语。晚辈可否能请问大师，鲁姑娘她现在何处？能容晚辈一见否？”

一了老尼低喧了一声佛号，低低地说道：“一念归我业真，灵台清净无尘，忏悔前因，种善后果。往事尽化灰尘，权当镜花水月。丛施主！你如此深夜，寻找鲁姑娘，是有极深嫌隙，还是另有他图，老尼不当此问，却又无法不作此问。施主如不能作答，老尼先当谢罪。”

丛慕白摇摇头说道：“晚辈与鲁姑娘之间……”

这句话说到此处，丛慕白顿住了，她与鲁颖之间，谈小上有任何嫌隙的，至于鲁半班的血海深仇，乃兄行为，与乃妹何干？但是，如果说鲁颖与丛慕白确实没有嫌隙，在丛慕白的心中却对于鲁颖，始终耿耿在心，难释于怀。

这一点微妙的情感，是无法为外人道的。

丛慕白如此一怔之际，一了老尼微微睁开双眼，对丛慕白说道：“丛施主易容之术，当今无二，必是出身名家，一身功力自是更属不凡，定能宽阔胸襟，稍远一步。对于一位业已回头红尘的人，尚请丛施主多存佛心，多种善果。”

丛慕白心里一动，而且脸上也随之微微一红，立即摇摇头说道：“晚辈与鲁姑娘之间，原无嫌隙。”

一了老尼立即低喧了一声佛号，眼睛里闪起一刹异样的光芒，顷又缓缓地闭上眼睛，没有说话。

丛慕白接着说道：“晚辈如此行，只在寻找一件东西，去了结武林一宗公案。大师能否告知晚辈，鲁姑娘离开此地，何去何从？”

一了老尼没有睁开眼睛，只是缓缓地說道：“跳出红尘三千里，便是还她自在身……”

下面的言语，便低声不能辨闻。

丛慕白心里霍然一振。拱手当胸，朗声说道：“晚辈愚蒙，不谙禅机，不明佛理，大师能使顽石点头，奈何晚辈无领悟之得。’但是，晚辈但知佛家有云，除恶人即是行善事。晚辈只要找到鲁姑娘，获得所祈望之物事，了结武林公案，免却多少生灵涂炭，祛除多少流血伤亡。我佛慈悲，渡人救世，大旨不相违，大师何不能助此一臂之力？”

一了老尼此时睁开眼睛，望着丛慕白，露出微笑说道：“丛施主！老尼斗胆陈言，施主之意会悟错了！”

丛慕白朗声说道：“晚辈会悟错了，大师何以正我？”

言犹未了，突然竹林之外，远远有人应声叫道：“丛姊姊！休要如此顶撞大师。”

语音一落，身畔一阵微风闪动，一条人影悠然飘落，和丛慕白并肩而立，对一了老尼拱手躬身。

丛慕白一时惊喜意外，立即叫道：“灵弟弟！你何来到此地？”

刚一问完这句话，她又脸上颜色一变，拂袖埋怨地说道：“灵弟弟！你说话就是如此口没遮拦。”

来人正是在黄山和丛慕白分道扬镳，和妙手空空古长青随同找回春圣手遯雨田，寻找“十载陈雪水、百年黄连根”的祁灵。

祁灵如此突然出现，对于丛慕白而言，倒是极大的意外。但是对面的一了老尼，却是平静依然，毫无惊异之状。

祁灵用手轻轻拉住丛姊姊的柔荑，不让她再说下去，自己却转过身来，向一了老尼深深一躬，说道：“晚辈祁灵，来得鲁莽，尚请大师大量海涵。”

一了老尼轻轻地喧了一声佛号，一双老眼，在祁灵身上看一下，然后垂眉闭眼，缓缓地說道：“祁施主你就是当今武林第一大奇人神州丐道的高足么？”

祁灵立即肃然垂手，应声说道：“晚辈正是。”

一了老尼点点头，又睁开眼睛，对二人看了一遍，说道：“祁施主和这位丛施主，正是一对璧人，是乃天作之合，颖儿一缕柔情，空付飘渺。总算她能及时回头，把这大千世界的烦恼，付之天外。不过，情丝难断，红颜薄命，自古皆然，颖儿又何当独能例外？”

一了老尼说到“一对璧人，天作之合”，丛慕白不由满脸飞红，羞意无限。可是，一听下面那几句话，又不由地为之霍然心惊，回头一看祁灵，只

见祁灵也正是神色黯然，泪光隐隐，微有颤抖之意，低沉地说道：“请问大师，莫非这鲁颖已经跳出红尘，在这舜耕山下，长伴青灯古佛，了此一生么？”

一了老尼顿时一双眼，停在祁灵身上，突然光芒四射，凌厉惊人，语气一变而为沉重，严厉地说道：“祁灵施主！老尼尊你为当今第一奇人门下，所行所为，均是正大光明，所以在这茅庵之前，才待之以客礼，你若如此虚情假意，老尼荒庵之前，不容如此无情之人立足。祁灵施主，请你和这位姑娘，立即离开此地。”

一了老尼突然如此一变严厉无情，倒是大出祁灵和丛慕白的意外。

丛慕白本是对于这位老尼，再三顾左右而言他，不说出鲁颖的下落，心中已经老大不快。但是，丛姑娘敬老成性，才没有轻易变脸相对。如今一听一了老尼如此无端斥责，一腔怒火已经按捺不住，正待挺身上前，厉声相对，这时候祁灵却是手下一使劲，将丛姑娘拉住，他自己却拱手向一了老尼说道：“大师斥责，晚辈自应领受。但是，晚辈在自省之余，毫无所谓虚情假意之处，大师何以正我？”

一了老尼忽然叹了一口气说道：“祁灵！老实说，这是现在，要在数十年前，只怕容不得你如此问话，早让你横尸眼前，喋血林边。如今老尼让你走，已经是天大意外，你还问它作甚？”

祁灵朗声说道：“晚辈不肖，尚不愿有辱师门之事，如确有背情悖理之事，即使大师破格宽宥，晚辈亦当自绝谢罪。但是，大师如今不加说明，晚辈难能如此含冤而去，尚请察谅下情，是为晚辈所盼。”

祁灵这几句话，说得义正词严，大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之概！

一了老尼闻听祁灵如此一说，倒是高喧一声佛号，微微点头，说道：“你说得对，不教而诛，难免使人心有不服。待老尼问你几项问题，然后再说明此事，但愿如你所言，你所行所为，无背理悖情之事，毋使你师门玷辱，毋使老尼庵前，飞起腥风血雨。”

说到这里，一了老尼顿了一下，忽然声音变得极为凝重地说道：“祁灵！你在赴鲁颖千招之约，前往黄山水莲村之时，知否鲁颖姑娘对你的一份真情？”

祁灵慎重地答道：“人非草木，孰能无知？鲁姑娘一份盛情，晚辈何当不晓，只是此事若非大师在这种情况下，晚辈不敢如此妄凭猜测，以免辱及鲁姑娘。”

一了老尼点点头接着问道：“然则，你对鲁颖可曾有……”

祁灵不等一了老尼说完，便朗声疾呼，正色说道：“晚辈前往黄山赴千招之约，一则不愿失信于鲁姑娘，鲁姑娘约略说出对乃兄行为存有隐忧，晚辈才顿起同情之心，至于……”

一了老尼哼了一声，接着说：“方才老尼说到鲁颖姑娘看破红尘，跳出是非，你为何如此激动？你有何解释？”

祁灵闻言长叹，对一了老尼摇了摇头，沉声说道：“大师此言差矣！人与人之间，除了男女情爱的情之外，情之范围大矣哉！鲁颖姑娘与晚辈虽识之不深，情谊不够，但是，对于鲁姑娘能处于污泥不染的品德情操，至为钦服，对于鲁姑娘能深明大义，且能远抱隐忧，更是存敬于心。”

祁灵一口气说到此地，稍微顿了一下，平静了一下微有激动的心情，才接着说道：“鲁姑娘约晚辈前往黄山，作为天都峰水莲村之宾客，用心即在冀求晚辈能伸以援手，解决她内心难以解决的冲突。她曾说过，鲁半班对她，

不仅是兄妹，且有师徒授世之恩，她不能背叛于鲁半班，但是，她又不忍令鲁半班如此逆天行事，将来要断绝鲁氏后裔的香烟。但是，晚辈当时愧未能有丝毫相助……”

一了老尼忽然插言说道：“当时你对于鲁颖的用心，恐未必有今日知之如此之深。”

祁灵点点头，说道：“但是如今思之，鲁姑娘如今遁隐世外，永伴青灯古佛，以锦绣年华，永此悠悠孤寂岁月，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凄惨人寰的事……”

祁灵一口气说到此地，忽然心里一震，望着了一了老尼，忐忑不安，尴尬不已，呀囁着说不下去。

一了老尼立掌当胸说道：“阿弥陀佛！祁灵你不必有所顾忌，老尼虽然礼佛诵经，数十年生涯未有一丝变化，早已习以为常。但是，老尼依然认为这种生涯不应该让一位金色年代的少女，擅自定下誓愿。果然如是，诚如你方才所言。那是凄绝人责之事，需要多大定力，经过多少魔劫，才能明心见性，灵台无垢，四大皆空？所以，老尼对你所言一切，附以同感。”

祁灵嗫嚅着说道：“晚辈一时失言。”

一了老尼摇头说道：“说下去！毋须介意。”

灵接着说道：“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鲁姑娘如今跳出红尘，晚辈能不为之有时失态？大师以为这是常情否？”

一了老尼缓缓地闭上眼睛，良久才接着低喧一声佛号，沉重无比地说道：“祁灵施主果然是性情中人，胸襟磊落，情真意切，情与爱，分隔井然，光明正大，为老尼所少见，不瞒祁施主说……”

祁灵拦住说道：“大师武林前辈，能宜呼晚辈名号，为晚辈之荣。”

一了老尼微微睁开双眼，略略地颌首，便说道：“老尼一听祁灵如此面有戚容的说话，心里顿生厌恶，以为你是为要急取老尼同情，再骗颖儿情感，好让此行称心如意，才如此故作姿态。”

祁灵不由地急得满脸通红，急忙说道：“大师！……”

一了老尼睁着眼睛，慢慢地说道：“老尼知道你们此行的目的，难免不作此想。”

祁灵和丛慕白两人相顾而惊，说不出话来。他们相信一了老尼的话，必然不是话出无因，但是，他不明白一了老尼何以知道他们此行真正的用意。”

一了老尼转身肃客，说道：“门外如此对立而谈，殊是有失人之常情，祁灵和这位丛姑娘，请到荒庵之内，再作详谈。”

因为丛慕白也知道自己行藏，早经为人识破，所以对于这一声：“丛姑娘”，也就毫不为意，她和祁灵称谢之余，随着一了老尼进入这间茅庵。

这一间茅庵，其简陋之情形，为祁灵等所少见。一尊佛像，一盏长明灯，一座香炉，一个蒲团，余为四壁。不过在这空徒四壁之中，却是不尘不染，清洁已极。

祁灵看到这种情形，心里顿有一种难以言喻的不安，他仿佛是看到了一个似锦年华的少女，孤灯双影，跪伏在佛像之前，凄凉无限，而这个人正是由于他而至如此。想到这里，心头的沉重，使他步履迟滞，神情黯然。

一了老尼举手说道：“静室不便请进，佛堂只有席地而坐，其实近数十年来，两位是到达这座荒庵佛堂的第三个人。”

祁灵说道：“请问大师，这前一位有幸到此的人，可否见告是何人？”

一了老尼说道：“她就是鲁颖这孩子。”

祁灵问道：“是大师像今天一样，允许鲁姑娘擅闯此地么？”

一了老尼摇头说道：“是老尼到黄山水莲村内，接引鲁颖到此，老尼只告诉她一件事。鲁半班聪明自误，将来他自己死不足惜，为鲁氏门中带来灭门之祸，鲁颖应该有此远虑，如不能劝阻乃兄，稍杀狂妄的野心，退而求之，也要为鲁氏门中，为以后留下一脉香烟。”

丛慕白正待张口说话，祁灵却及时恍然大悟，啊了一声说道：“怪不得晚辈当初前访水莲村之际，鲁颖姑娘就隐隐约约表露出此意。”

一了老尼点头说道：“鲁颖这孩子一双慧眼识人，她把老厄这几句警言，化为希望寄托在你身上，而且还将一缕情丝，倾怀以寄。”

祁灵不安地叫道：“大师……”

一了老尼说道：“老尼知道，鲁颖当时没有明白表示，而你，祁灵已经表露出为了丛姑娘，不惜冒天都峰无边的危险，大有以身相殉的决心，鲁颖还能说什么？”

丛慕白低头看到自己一身儒衫，倒是忍不住羞意满脸，轻轻地说道：“大师武林前辈，慕白岂能再相欺？”

一了老尼点点头，说道：“那就好！丛姑娘！你方才是有何种疑问，未及启口么？”

丛慕白迟疑了一会，霍然抬头说道：“方才听大师之言，对于鲁半班的鲁氏门中，似乎特别关怀，否则，大师何致亲往水莲村，接引鲁姑娘，指引迷津？”

一了老尼神情忽然变得黯然，沉吟了一会，说道：“丛慕白姑娘！你说得不错，老尼与他们确有一种不同于人的关连。姑娘此时一定急于知道，但是，请恕老尼未能于此时柏告，如果有缘，日后自知。”

一了老尼与天都峰鲁半班的兄妹一家人，有何关连？

她是鲁家的人么？但是从她的言行中看来，她对于鲁氏兄妹，虽有关切之情，却无血统关系之亲。

她是鲁颖的师父？昔日在水莲村，鲁颖曾经当面告诉祁灵，她的一身功力，是乃兄鲁半班所传授的。

除了这两种关系之外，还有何种不同于人的关系？这真是费人思量，思想不透的事。那也有等待日后有缘，让一了老尼自己说明

不过，丛慕白仍然关切着鲁颖的下落，禁不住问道：“祁灵！你是听了老尼这一段说明之后，才关切鲁颖的下落？还是全然与此无关，只是为了你此行的目的？”

祁灵正色说道：“晚辈当初在天都峰，只因急于知道丛姊姊的安危祸福，以致未能有助于鲁颖千招相约之用意，一直为此而心中耿耿难安，此所以关切鲁姑娘下落原因其一。另则，晚辈此行目的，在寻找鲁姑娘，此所以关切鲁姑娘下落原因之二。”

一了老尼点点头，叹了一口气，说道：“祁灵！你很诚实，老尼岂能相欺？鲁颖这孩子来到舜耕之后，万念俱灰，但愿以一身遁世，诵念佛经，为乃兄稍减罪行，因此立志闭关三年，然后削发遁入空门。”

祁灵禁不住轻轻地脱口“啊”了一声，神情不禁为之黯然。如今千真万确地证实鲁颖姑娘的确以锦绣年华，遁归寂寞岁月，如何不令人为之同情一叹？祁灵沉默良久，霍然起身拱手说道：“晚辈要向大师告别了。”

一了老尼略有诧异地问道：“祁灵！你们不是还有此行的目的未遂么？”

祁灵说道：“鲁姑娘既然闭关三年，痛心代兄赎罪，我们岂能扰乱清修？”

一了老尼说道：“祁灵！你和丛姑娘在此稍候，老尼到后面静室去去就来。”

说着打个问讯，缓缓地立起身来，走向后面去，外面剩下祁灵和丛慕白两个人，心情都有相同的沉重，一则为了鲁颖的遭遇，流露出同情，一则为了这幅要图，无法获得，这一趟舜耕山之行，便是一无所获。

良久，忽然传来一声低沉的佛号，不知何时，一了老尼已经站在两人身旁不远，合掌当胸说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老尼尚要请两位在荒庵小待一时，以便了结久存心中的一个事结。”

祁灵和丛慕白都没有答话，只是静静地望着一了老尼，不知道她尚有何事，要他们在此地小作停留。

一了老尼伸手袖中，取出一块洁白的羊皮，缓缓地抖开，竟有两尺见方大小。她将这块羊皮摊开拿在手里，旋转了一个方向，对着祁灵和丛慕白，缓缓地说道：“祁灵、丛姑娘！你们请看。”

祁灵和丛慕白两人凝神一看，顿时异口同声地“呀”了一声，脱口说道：“天都峰要图详解。”

一了老尼她自己也低下头来，对这张羊皮上面看了一眼，点点头说道：“对了！这就是天都峰上鲁半班苦心经营十余载，设置的各种机关埋伏的图解，虽然这上面都是奇怪的符号，但是，能够有一个识者，自然一目了然，于是，按图行事，天都峰便成为不堪一击。”

祁灵和丛慕白对那张羊皮上，那些奇奇怪怪的符号和图形，看了一下之后，互相微微地点了点头。

一了老尼又缓缓地将这张羊皮对折叠起来，拿在手中，抬起头来，望着祁灵和丛慕白说：“两位一先一后，来到荒山小庵，目的是不是为了这张羊皮图解？”

祁灵立即应声说道：“是的！因为……”

一了老尼伸手拦住了祁灵说下去，她接着说道：“只要是的，那就对了！这张天都峰的图解，是鲁颖在闭关之前，托付老尼，留给你们二位，静待你们前来拿取。”

一了老尼这几句话一说，祁灵和丛慕白都不禁不不住同时怔住了，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而且是荒诞不稽的事。

鲁颖如何知道他们要这份天都峰的要图？又何以知道祁灵他们要到舜耕山来寻找她？这一切都是没来由的事，难怪使祁灵和丛慕白之双双怔住了。

一了老尼望着祁灵和丛慕白，那一份惊疑的神情，点点头说道：“两位也毋狐惊诧，相信说明原委，你们便会觉得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说着伸手又让他们坐下，一了老尼也缓缓地走到蒲团之前，盘腿跌坐，然后接着说道：“鲁颖这孩子虽然水莲村失意伤心，但是，她对于祁灵，并未失望，她相信你在天都峰上会化险为夷，而且日后天都峰也一定是要在祁灵手上扫荡夷平。”

祁灵摇摇头，觉得这是不可理喻的事。他不知道鲁颖这种心理，是根据什么？”

一了老尼接着说道：“祁灵不要奇怪，天下事有许多是不可以常理衡量。如果鲁颖当初对你没有信心，何致在黄盖湖畔，约你到天都峰水莲村，作千

招之斗？这种情感上的认识，祁灵你当仔细揣摩，当不觉得她是毫无根据。”

这几句话，说得丛慕白心里顿生同感，想当初在紫盖峰头，她乍一见祁灵之时，便将报复父母血仇的希望，寄之于祁灵身上，这又岂是常情常理可以说明的么？

但是，这道理却是祁灵无法理解的。他仍然是充满了惘然。一了老尼轻轻地噙了声佛号，接着说道：“祁灵！你当她是偶然罢了。鲁颖她相信你会再去水莲村，她相信你会需要这张天都峰的要图，于是……”

祁灵激动地接下去说道：“于是她在水莲村留下了话，告诉了她的去向。于是她在大师这里留下了这幅天都峰要图，一切都在她的预料之中，鲁颖姑娘有如此聪明才智，如今倒是天下奇才……”

丛慕白听了这句话，不情同地点点头。一了老尼轻轻地说道：“万般都是命，半点不由人。佛门讲究因果循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

说罢将手上那张白羊皮，交到丛慕白手里。

丛慕白在一惊之余，立即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双手将这张白羊皮接到手中，但是，一了老尼忽然将手按在这张羊皮之上，向着丛慕白说道：“丛姑娘！你知道老尼将这张图交给你的意思么？”

丛慕白回头望了祁灵一眼，微微地摇摇头，轻轻他说道：“晚辈愚蒙，大师明示。”

一了老尼收回自己的手，合掌当胸，神情肃穆地说道：“姑娘与这祁灵应该是无分彼此，交给你或是交给祁灵，都没有两样。”

丛慕白一听，不由地脸上为之一红，将一颗螭首，缓缓地垂下。

一了老尼紧接着又说道：“但是，老尼此刻要将这份关系重大的要图，交到姑娘你的身上，是有老尼一点私心。”

丛慕白一听，心里立即一震，丛姑娘也是聪明透顶的人物，她还听不出一了老尼说话时的弦外之音么？当时心里就禁不住暗自忖道：“看来是这位老师太还有附带的条件，放在这张图上。果然是这样，我丛慕白也不是三岁孩提，岂能任意听人摆布？虽然这张图，关系重要，我却不能为了这张图，接受别人任何无理的要挟。”

丛慕白想到这里，主意早已拿定，便抱拳拱手，朗声应道：“大师世外高人，武林前辈，所有意见，自必是合乎大理，顺乎人情，晚辈焉有不听从之理，大师尽管言之当面，晚辈洗耳恭听就是。”

这几句话说得极有分寸，将自己的脚跟站得稳稳的。

一了老尼低低地噙了一声佛号，合掌当胸说道：“姑娘！老尼既不敢当这世外高人的称呼，更不能以武林前辈来说话，诚如姑娘所言，但愿老尼能不背天理，不悖人情，这一点私心，尚请姑娘能稍给老尼一份薄面。”

话说得愈来愈明了，丛姑娘显然也有些紧张起来，凝神视着一了老尼，没有立即答话。

一了老尼合掌依然，缓缓地说道：“天有好生之德，人有怜悯之情，老尼愿在此地向丛姑娘求一份人情。”

丛慕白一听之下，立即神情大力激动，不觉脱口说道：“大师之意是……？”

一了老尼平静依然地缓缓说道：“老尼之意，请姑娘在来日大破天都峰之时，手下留情，留鲁半班一条性命。”

丛慕白此时激动得眼含泪水，双唇微颤地说道：“大师是为鲁半班讲人

情，但不知是大师之意？抑或是旁人之意？甚至是将这幅天都峰要图作为交换？”

祁灵怕丛慕白过于激动，言语之间，对一了老尼有了顶撞。当时便抢着说道：“丛姊姊！你暂时休息一会，待小第来说明这件事的始末。”

说着话，便转身向一了老尼拱手说道：“大师有所不知，这万巧剑客鲁半班，不仅是为害武林，罪恶多端，而且是晚辈丛姊姊的不共戴天仇人。晚辈丛姊姊一家满门……”

一了老尼点头，连声念着“阿弥陀佛”，沉声说道：“这一笔冤仇血债，老尼深深明了，否则，老尼尚不致向丛姑娘讨这份人情。”

丛慕白接口说道：“大师！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晚辈呕心沥血十余年，唯一只求一了这个心愿。大师之命，晚辈歉难遵行了。”

一了老尼沉声悦道：“姑娘，报仇之道，并非仅限于头落地、流血横尸。”

丛慕白也沉声说道：“大师之意，宽客仇人，撒手不管，才是报仇之道么？”

祁灵一听赶即叫道：“丛姊姊！你不可以如此和大师说话。”

一了老尼叹了口气，说道：“只怕如此冤冤相报，不但永无了日，也不是上体天道。祁灵！你不必怪责丛姑娘，父母之仇，难共戴天，乃人这常情。老尼只不过是要求姑娘以大智慧、大勇敢，来看这次仇恨，为武林减少一份暴戾之气，为自己造一份未来之福。如此而已，老尼何敢陷姑娘于不孝？”

丛慕白姑娘似乎看去神情平静许多，但是，从那闪动的泪光当中，仍然不难看出，有一份愤怨难消。

祁灵却在此时若有所动地深沉地说道：“大师语重心长，应为晚辈当头棒喝。但是，此事牵涉甚大，鲁半班为害众家，恐非晚辈丛姊姊一人应允，所能符合大师之意。”

一了老尼露出一丝苦笑，合掌说道：“祁灵！老尼话说在当头，这只是老尼一点私心所请，没有丝毫相强之意。祁灵你和丛姑娘不必为这件事，感到为难。天都峰要图既已交到丛姑娘手中，老尼心愿已了，荒庵不便久留二位。”

说着话，便站起来合掌送客。

祁灵眼见得话不投机，此地也实在难再留下去。虽然他也觉得一了老尼的话，说得不无道理，但是，对于丛慕白姊姊的血海深仇，他如何能劝她应允呢？虽然，祁灵心里对于一了老尼，存有几分歉意，也只好如此告辞而退。

丛慕白姑娘的心里，却突然有一个不同的想法：“一了老尼所指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就如此令我们分手，难道这其中有什么？如果说有诈，那应该是诈在那张天都峰的要图上。”

想到这里，丛慕白不由自主地捏紧手中那张羊皮，正在她心里疑窦丛生之际，忽然身后听到了一了老尼沉声唤道：“丛姑娘！”

丛慕白心里一震，立即回过身来注视着了一了老尼，问道：“大师还有何教言。要晚辈洗耳恭听么？”

一了老尼噙了一声佛号，低沉地说道：“老尼现在想起一件题外疑问，就便请教姑娘。”

丛慕白愕然一怔，立即应声说道：“大师有何指示，何言请教二字，岂非令晚辈无法承当么？”

一了老尼沉中沉吟了半晌，合掌站在那里，虽然是垂眉闭服，却不难看

得出那平静的脸上，已经了不平静的激动。

祁灵此时也略有诧异地回过身来，看着一了老尼。

一了老尼沉吟了半晌，幽幽地叹了一口气。才缓缓地睁开眼睛，向着丛慕白姑娘说道：“老尼今日对姑娘，诸多冒渎，尚祈姑娘，勿为介意，老尼才能作此一问。”

丛慕白沉着地说道：“大师如此说话，晚辈为之汗颜。晚辈不才，尚知长幼尊卑，大师有何疑问，晚辈知无不言。”

一了老尼点点头，低沉地喧了一声“阿弥陀佛”，然后向丛慕白说道：“姑娘易钗为牟，维妙维肖，不露丝毫破绽，无论是面容化妆，乃至于行动举止，等闲人只有扑朔迷离，莫能一辨真伪……”

言犹未尽了，丛慕白满面通红，羞意不尽地说道：“大师谬奖！在昏黄之夜，大师远隔数丈，便能认出，晚辈这易容之术，其粗劣情形可。”

一了老尼摇摇手说道：“姑娘！并非老尼夸口，老尼这一双眼睛，对于这易容之道，与众稍有不同，老尼有心，而姑娘无意，远观行动，近看面容，任何易容之术，难逃老尼之眼。故而老尼对姑娘这易容之术，仍然是由衷佩服，姑娘年龄如此之轻，能有如此成就，太过不易，非高人指点，何能如此。”

丛慕白点头心服，也立即说道：“晚辈侥幸蒙一高人垂青，稍作传授，只是晚辈资质鲁钝，所学微微。”

一了老尼点头赞道：“姑娘不必太谦，凭姑娘目前这种易容之术，衡诸当代武林，虽然老尼不明武林实情，相信能与姑娘在这易容术上一争长短的人，恐怕已经为数不多了。”

说到此处，一了老尼略略一顿，复又缓缓地极其平静地说道：“请问姑娘，传授你易容之术的高人为谁？可否见告？”

丛慕白没有料到一了老尼在这临别之前，叫住她就为了问这样一个不相干的问题，心情为之一松，立即应声说道：“这位高人名为靳一原，外号人称千面狐狸。”

一了老尼听了以后，缓缓闭上眼睛，口中喃喃地说道：“靳、一、原！”

丛慕白一见老尼这情形，心里止不住一动，立即接着说道：“大师莫非对于这位武林高人，有所认识么？”

一了老尼摇头说道：“老尼僻居这间茅庵，数十年来，从未涉足武林一步，对于武林人物，毫无所识。若不是鲁颖这孩子对老尼叙述传介，老尼对于当今武林三大奇人，都是漠然无闻。”

丛慕白啊了一声，心里对于这位老尼，又有了深一层的不懈。她心里想道：“恩师和姚师伯，以及神州丐道老前辈，成名武林数十年，如今听她之意，竟在恩师成名之前，便归隐此间了么？”

她实在想不透眼前这位老尼，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

一了老尼沉默了一会，仿佛已经忘记了祁灵和丛慕白他们两人的存在。忽然，她又抬起头来，望着丛慕白说道：“丛姑娘！这位高人除去易容之术以外，他还有何种绝艺在身？大凡天下奇才，多半是博学多闻，身怀各种绝艺，姑娘能就所知见告否？”

丛慕白说道：“靳老前辈确是天纵奇才，一身绝艺，独步当今。除了易容之术称为一绝之外，一手医道，更是通神，以晚辈揣测，任何疑难病症，经他着手便会回春。”

丛慕白话尚未说完，一了老尼忽然双眼圆睁，神光四射，看得丛慕白心

里一震，觉得她凌厉怕人。一了老尼如此一振之下，立即接着丛慕白的话说道：“姑娘！这位靳一原他还有一手精工巧绝的技艺，能制作天下奇怪巧绝的机关暗器比美鬼斧神工，令人叹为观止，不知对否？”

丛慕白闻言大惊，说道：“大师！你原来认识这位靳老前辈么？”

一了老尼此刻神情，似乎是异常激动，口中喃喃地说道：“认识！认识！一原、一原、？千面、千面？”

一了老尼这种失常的举动，使得丛慕白和祁灵，都为之愕然大惊，两人心里，都止不住同样的地想道：“难道数十年前，纵横江湖的千面狐狸靳一原，与这位一了老尼之间，有何种重大的过节？否则为何她如此激动？”

两人正在面思不得其解的想着，突然一了老尼沉声道：“丛姑娘！这千面狐狸靳一原，他现居何处？”

一了老尼如此一问。丛慕白心里警觉顿生，她忽然想起，千面狐狸靳一原对她的恩惠，想到千面狐狸靳一原关系到今后扫荡天都峰的重要，更想不到千面狐狸如今是一个双目俱瞽的盲人。丛慕白不知从何处而来的一股勇气，立即朗声说道：“大师打听靳老前辈的居处，究为何事？是否于此时先告诉晚辈知道？”

一了老尼顿时一怔，她没有想到丛慕白会反问她这样一句话。

但是，在这样一怔之余，一了老尼立即摇摇头，微笑说道：“丛姑娘，你休要误会老尼用意，老尼向你打听靳一原的居处，并非为了对他有何不利之行动，而是要了却一笔旧帐。”

一了老尼当时微笑一收，双眉微蹙，摇摇头说道：“丛姑娘！这是关系老尼个人的事，姑娘你如此问来，是否稍有失礼之处？”

丛慕白依然毫不为动地说道：“晚辈若任意道出靳老前辈居处，为靳老前辈带来生活上困扰，更不是晚辈这等身受恩典之人，所应有的为人之道，较之失礼，更为多多，大师为然否？”

祁灵也忍不住在一旁拱手说道：“靳老前辈归隐多年，过着清净无为的生活，晚辈实不能为其增添困扰，大师定能宽宥晚辈等之处境。”

一了老尼听了丛慕白和祁灵这等拒绝相告的话，倒是没有一点怒意，反而微微地点点头，似乎是有赞许之意，缓缓地说道：“丛姑娘！你的要求，老尼不能目之为过份，但是老尼这一段往事也确有不便相告之处。姑娘！老尼可以如此保证，老尼打听靳一原的住处，决无不利他的意图。”

丛慕白一听一了老尼如此恳声说来，心里倒是为了一动。但是，她立即又想到：“奇怪！她为何如此近乎哀求，要我说明靳老前辈的居处？”

心里如此闪电一转之际，又决然说道：“大师武林前辈，世外高人，一言千金，晚辈岂有不相信之理？但是，晚辈对靳老前辈而言，也断然如此冒然相告，如果靳老前辈今日并非隐居，则晚辈早已奉告大师，何需如此再三违抗大师之意？大师易地相处，也必以晚辈之行为为是。”

一了老尼默然想了半晌，忽然抬起头来说道：“靳一原豪爽一世，英雄半生，难道如今竟然变得如此胆怯？不敢再见昔日故人一面？而如此再三叮咛于你们么？”

丛慕白沉声说道：“大师！请勿如此侮慢靳老前辈。”

一了老尼忽然冷笑一声，说道：“既然如此，何需你们为他如此掩盖？不敢让他露出行藏？”

祁灵拱手说道：“大师！确欲知道靳老前辈的居处么？”

一了老尼点头说道：“靳一原如果知道你们如此为他遮掩，只怕不会感激，反会为之愤怒，行侠仗义于武林，奈何还有如此妇人之仁？”

丛慕白勃然说道：“大师！晚辈尊你为武林前辈，又对晚辈有赠图之恩，不便于冒犯，大师如此一再相逼，晚辈若有失礼处，大师休要见责。”

祁灵拦住丛慕白说下去，转身向一了老尼说道：“大师即使不能详细说明，找靳老前辈为了何事，至少可以稍加说明这一笔旧帐的大概，使晚辈也好心安，才能相告，大师以为如何？”

一了老尼冷冷说道：“祁灵！休怪老尼说句狂话，你们两人，如果不说出靳一原的居处，今夜你们无法离开老尼这座荒庵。”

祁灵闻言面容一动，正待说些什么，丛慕白却于此时为之勃然大怒，伸手将那张羊皮绘制的天都峰要图，递出胸前，朗声说道：“大师既然如此说话，晚辈先将这天都峰还给大师。”

一了老尼微微一愣，问道：“怎么？你们不要这张图了么？”

丛慕白厉声说道：“我们做事，恩怨分明，丝毫不会含糊。方才碍于你赠与天都峰要图的情面上，不便翻脸作罢，如今你将这幅图还给你，所有点滴之惠，一概无存。”

说丰话，将那张羊皮要图放于地上。

一了老尼此于突然又闭目无言，良久才缓缓睁开眼睛，对慕白说道：“姑娘！你这种恩怨分明的行为，使老尼为之感动。老尼一时急于要知道靳一原的住处，几乎口不择言。”

说到此地，一了老尼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低声喧了声佛号，才接着说道：“常言道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老尼隐居此间数十年，静修养晦，依然不能祛除杂念，住自己灵台无垢无埃，真是说来惭愧！”

一了老尼此刻一变而为慈祥无比，合掌当胸说道：“姑娘！老尼最后只能告诉你，老尼与靳一原之间，这笔旧帐是友非友，是敌非敌，姑娘能告知老尼，于你良心，大可元碍。如果……”

一了老尼说到此处一顿而停，两眼神光一闪，继续说道：“如果姑娘仍然坚持不告知老尼，请两位即时离开此地，老尼愿为方才之事，闭门思过。”

祁灵忽然问道：“大师知道靳老前辈现在已经双目俱替，失明已达十余年的事否？”

一了老尼闻言大惊，睁大眼睛说道：“祁灵你说此话是真的？”

祁灵点头说道：“晚辈岂可背地对靳老前辈信口雌黄，有失敬意？晚辈说此事之意思是希望大师如有旧仇债恨，也可看在靳老前辈双目失明的份上，将往事一笔勾销，诚如大师方才劝导晚辈丛姊姊所言，如果都是怨怨相报，何日了结？”

一了老尼点头说道：“祁灵！你说得对！如果老尼与靳一原之间，存有仇恨，要看在他双目失明的份上，一笔勾销。但是，老尼与靳一原之间，所存的不是仇恨，而是友谊，又将如何？”

祁灵断然说道：“如此大师应该前往天柱山飞来峰上三担种，却见靳老前辈。”

一了老尼闻言高喧一声佛号，突然身形一闪，祁灵和丛慕白还没有来得及看清楚，一了老尼已经身如闪电，从两人身旁一掠而过。

当时丛慕白一看地下，不觉大惊失色，脱口而呼，原来地上的羊皮要图。就在这一闪身之间无影无踪，不知去向。

一了老尼一听祁灵慨然说出千面狐狸靳一原的住处，是天住山飞来峰上三担种，突然喧了一声佛号，以闪电流星之势，从茅庵佛堂一闪而出，顷刻音然不知去向，这个举动大出祁耿和丛慕白两人的意料之外，如果说一了老尼与千面狐狸靳一原之间，是友谊而非仇恨，为何她一听靳一原的居处，便性急如此？这岂不是太出乎常情么？如果说一了老尼方才那种诚于内而形织于外的说话，是一番假话、那知下还有何人何事，能使人相信无疑？

但是，祁灵和丛慕白两人的大出意料，还不止于此。

丛慕白在惊诧中一掠眼神，忽然发觉到地上那张羊皮绘就的天都峰要图，在一了老尼如此一掠身之际，也随之杳然不见，这一个意外的失惊，使丛慕白姑娘，尖叫出声，继而一腔怒火，蓬然而起。当时没有第二句话，柳腰一拧，青衫一摆足下粉底靴一蹬地上，一式“鲤鱼登龙”，跃然而起，反身穿出堂外，人在空中更不稍停，两双大袖双双齐拂，挺腰昂首，转化鹤唳九霄，干净利落地“凌虚蹈空”的极高轻功，冲霄五丈有余，两道眼神一扫周围，但是，哪里还有一点可以追寻的踪迹？

丛慕白如此全力拔起，在愤怒中，几乎竭尽自己一切的力量，但是，其结果也是她所预料到的，不会有任何发现，然而，丛慕白姑娘有如此甘心？五丈高空，巧化七禽身法，转侧飘然而下，人在空中，忽然她又咧嘴长啸，发出一声悠长的口哨。

正是这一声口哨嘎然而止，丛慕白身形，也飘然落在草庵之前的时候，突然传来一阵蹄声敲地，转瞬之间，一匹白马，以天马行空的姿态，呼啸掠过庵前怎么竹林，轻灵无比，却又神骏非凡地停到丛慕白姑娘的身边。

丛慕白稍思虑，一掀衣角，飘然飘身上马，倏叱出声，丝僵微抖，就要策马飞驰而去。

这一连串的动作，丛慕白姑娘可说是一气呵成，连那匹“雪盖灵芝”，也没有差迟一点时间，一人一马，配合得天衣无缝，从这一连串的动作看来，丛姑娘胸中怒火如焚，此时若有仇人相遇，只怕连话也不消再说，流血五步，横尸眼前。

本来一了老尼要求饶恕万巧剑客鲁半班一命之时，丛慕白姑娘已有不愉之意。但是，一了老尼只是婉转恳求，并未以那幅天都峰要图相要挟，所以，在情在理，乃至在为人礼貌上，丛慕白姑娘当然只有平心静气，止住自己的分寸。但是，如今千方百计，套知靳一原的住处，便立即腾身而去，而且带去羊皮要图，天下无情无义之人，无过于此。即使丛慕白姑娘是温柔娴静的人，从不动怒，此时此地，也禁不住要无名火起三丈。

就在丛慕白姑娘抖缰策马，正在远驰而去的时候，忽然眼前青衫一飘，祁灵站在马前，伸手位住丝缰，温和地问道：“丛姊姊！你将何往？可以告知小弟么？”

当时丛姑娘强力抑止住怒气望着祁灵说道：“我要去追寻一了老尼，向她要回公道。”

祁灵拉丰丝缰，抬起头望着马上的丛慕白，轻轻地说道：“姊姊！是为着那幅天都峰的要图么？抑或是为了千面狐狸靳一原老前辈的安全？而如此匆匆地含怒追赶一了老尼？”

丛慕白知道祁灵如此拉住缰绳，是有阻止她追赶的意思，同时她自己也

感觉到如此纵马追赶，说是莽鲁示必，而失之多加考虑是真。所以当时沉吟了一会，迟疑地下得马来，停在“雪盖灵芝”之旁，微微地摇着头说道：“天都峰要图固然有助于扫荡天都峰之用，但是，若是没有此图，难道鲁半班便永无制服之方么？灵弟弟相信我，尚不致如此存心依赖，更何况这幅图本是一了老尼拿出来，如今她再拿回去，算她无信如此而已，我又何必予人以‘夺取’二字？”

祁灵缓缓地放下缰绳，点点头，眼睛里闪着赞佩的光芒，望着丛慕白说道：“姊姊光明磊落，令人钦佩，如此姊姊是因为曾受恩于靳一原老前辈，耽心一了老尼去到天柱山。寻衅生事，恐怕靳老前辈有失，所以才如此匆匆赶去，是么？”

丛慕白也摇着头说道：“天柱山飞来峰三担种的周围，都是靳老前辈精心布下的天罗地网，一了老尼虽然功力清湛，也未必就能够畅行无阻，到达三担种之内，更何况靳老前辈双目虽替，功力却是依然未全放下，一了老尼就是能到达三担种之内，结果依然难料，我何至于对靳老前辈如此缺乏信心？”

祁灵嗯了一声，忽然走上前两步，伸手抓住丛慕白的双手，恳声说道：“如此说来，姊姊你是为了一了老尼如此突然掠走天都峰要图，一口忿气难忍，而生追赶之意的是么？”

丛慕白被祁灵如此接二连三一问，心里有了一些无以名之的激动，当时说道：“灵弟弟！难道你不觉得一了老尼这种行为，有些卑劣险诈，而且还有些欺人太甚么？”

祁灵仍然握住丛慕白了一双柔手，低沉地说道：“丛姊姊！一了老尼如此匆促而去，说她有些欺人，也确有些嫌疑。但是，说她是卑劣险诈，小弟却与姊姊有不同之意见。”

丛慕白一听祁灵言下之意，竟有相助一了老尼之意，倒是意外地一惊，她楞了一会，微微皱着眉头说道：“灵弟弟之意，是说我的话说错了么？”

祁灵连忙陪笑说道：“姊姊明鉴，小弟之意是说一了老尼恐怕有难言之隐，人在情感激动之时，任凭何等修养深厚之人，也有失态之时，如果一了老尼与靳老前辈之间，是思念、而非怀恨；是久别失去联络，而非故意彼此躲避；是友是爱，而非敌非恨，这一时间的激动而失态，我们为何不能以大量容忍？姊姊！你说是否？”

丛慕白不是刁泼的姑娘，如今在祁灵如此娓娓解说之下，气愤早平，而且，也觉得祁灵说得不无道理。

忽然，祁灵伸手扳着丛慕白姑娘的香肩，含着微笑说道：“姊姊！按理说，你对一了老尼的看法，都是有事实根据的，应该是毋庸置疑。但是，小弟总是觉得一了老尼不是一个无信无我的人，而且，当我们提到千面狐狸靳一原老前辈的时候，小弟发觉她眼神里流露的不是仇恨，而是哀怨，是思念。我忽然想两位武林怪人，或许是有一段地老天荒的情感上的扣结，而不是生死对头的冤家，所以，我不主张姊姊如此急怒之下，纵马就追。”

丛慕白忽然微展开一丝笑容望着祁灵笑道：“灵弟弟，你怎么会想得如此周全？不过……”

说到此处，丛慕白停顿了一下，沉缓地说道：“灵弟弟！还是我错了！对于一个人的善与恶，还是不要轻下断语，而且，在没有真实的认识以前，我们要以善良的心理，去揣测别人，那是应该的。”

祁灵微笑地说道：“姊姊自然比我想得透彻，世间上，坏人是有的，但是毕竟是少数。”

丛慕白点头说道：“所以，我们应该多以善良之心意，却揣测别人，如果象方才，我总是以为一了老尼是存心卑劣。但是，如果她果在是由于乍一听到靳老前辈的住处，止不住心情激动，而如此飘然而去，我的一切揣测，岂不是荒谬已极么？”

祁灵含着微笑，说道：“丛姊姊！且慢说自己荒谬，小弟此时尚有点意见，与姊姊方才所说的稍有相悖之处。”

丛慕白微微一怔，连忙说道：“是指一了老尼之事么？”

祁灵说道：“我们虽然不能任意揣测一了老尼的行径，但是，我们却不能忽略靳一原老前辈的安危，我们相信一了老尼前往天柱山飞来峰，是为了一了数十年两地睽别的心债，但是，我们也要防范，万一他们之间是仇非友？”

丛慕白没有等祁灵说完，便连忙接着说道：“万一是仇非友？灵弟弟！你是说……”

祁灵点点头，接着说道：“常言道是‘客入之心不可有，防入之心不可无。’丛姊姊！并非小弟前后言语自相矛盾，出尔反尔，也不是小弟忽然一时心血来潮，又怀疑一了老尼的为人，而是一种力求万全的心理。我们有千种理由，万种信心，相信一了老尼的人如其面，慈祥仁蔼，但是，万一有任何其他的意外？”

丛慕白此时倒是为祁灵这种突然而发的意见，一时想不出道理来，只是微蹙着眉梢，轻轻地反问道：“依灵弟弟之意？”

祁灵立即说道：“小弟和丛姊姊即刻起程，转向天住山飞来峰。”

丛慕白大为意外地啊了一声，祁灵又接着说道：“一了老尼对于飞来峰的途径，陌生不识，我们当可充作向导，再则，回春圣手逮田和妙手空空古长青这两位一医一偷，想必也在最近期内，要前往天柱山，也正好趁此机会前往相会。”

丛慕白姑娘当时一听祁灵如此胸有成竹地侃侃道来，不觉为之芳心大慰，一朵笑容，绽开在脸上，虽然是儒巾青衫斯文一脉，却是显得娇媚动人，当时丛姑娘含着笑意说道：“灵弟弟！你如今处事如此练达，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既然如此，我们还是早些起程，以免有所耽误。”

说着话，右手轻轻一按马鞍，飘飘地落在马背，人在马上回眸笑道：“灵弟弟！如今你没有坐骑，深野荒郊，寻找不便，委屈你与我一骑双跨如何？”

祁灵一见丛姊姊高兴，而且彼此又是早已海誓山盟，灵犀互通，这男女授受不亲的礼仪，事实上已无由存在于他们两人之间，当时祁灵笑道：“如此只怕委屈的不是小弟，而是姊姊那匹‘雪盖灵芝’的千里名驹了。”

说着话，立即转身一点而起，落在马背之上，坐在丛姑娘身后，两个人身子互相依偎，祁灵与自然伸手前去……

此时，只仿佛听到有人低微地说了一句：“天意如此！”

随着是一声极其哀怨幽幽长叹，而后音响寂然，没有一点动静。

这一声幽怨无比的长叹，尤其在如此寂静的深夜，使丛慕白和祁灵两个人听来，心里都不禁之一凛。

祁灵和丛慕白姑娘两人互对一眼之后，两人几乎是同时跳下马来，随后又凌空一拔三丈有余，转侧回身，又以闪电流星之势，同向竹林外面几棵树

下扑去。

两人如此一掠而到，人在半空中，早已连运目力，将周围看得清楚，哪里还有任何一个人影？

等到两人飘身落地，这才发觉到竹林边级的一棵大树上，刮了一层皮，运用指力，留下了几行字。

夜色蒙蒙，祁灵和丛慕白两人走到近树前，留神看去，但见那几行字写得潦草不堪，分明是极为匆忙。上面写着：

祁灵兄

佳偶天成

丛师妹

旁边却是写着“须少蓝敬贺”五个字，这五个字写得不但是潦草，而且笔力极重，深入树杆之内，达两寸左右。

可是这几行字落到祁灵眼里，心里不觉为之一震，他立即想起在北岳恒山生花谷内，那真情的一瞥，再看看眼前这几个字，尤其是“须少蓝敬贺”这五个字，每一个字，都仿佛是须少蓝姑娘那种哀怨的眼睛，在凝视着祁灵的心灵深处。

祁灵明白，他比谁都了解须少蓝留下这几句话的心情，但是，祁灵虽然明白，也徒然对须少蓝发着无限的歉疚不安之意而已，纵使须少蓝姑娘此刻当面，祁灵又能如何去安慰她？

一种极其不达发而又难以自遣的意念，盘踞着祁灵的心里，使他愕然地呆在那里，默默没有讲话。

丛慕白一阵羞意过后，忽然想到：“须师妹既然知道此地是我和灵弟弟，为何她要隐而不见？”

如此意外一顿，转而又发现祁灵在那里默默无言，连忙说道：“灵弟弟！须师妹为何躲而不见，我们去附近找一找好么？”

祁灵一惊而觉，不由地随口说道：“恐怕人已经去远了。”

丛慕白姑娘一听祁灵如此说法，感到极为奇怪，连忙又追着问道：“灵弟弟！你怎么知道她去远了？难道你知道须师妹为何如此与我们避而不见的原因么？”

祁灵被丛慕白姑娘如此一问，不由得一时间答不上话来。支吾了半晌，只是说道：“小弟见她在树上留字，自然是不愿意见我们，既然是不愿意见我们，是此时必定是去之甚远了。”

祁灵这几句话，乍听起来似乎是理由充足，振振有词，但是，稍微留意的人，就不难听出他是勉强找出一些夺理之词，以掩饰他一时之失态。

丛慕白姑娘是何等精细的人，焉有听不出来之理？当时她觉得祁灵突然如此言语失常，一定是心情异常紊乱？

丛姑娘心里如此一转，一双眼睛，凝神注视着祁灵，转而跟神一扫，又看到那棵树杆上所刻的那几个字。这一瞬间，一个突然的意念，顿时袭上丛姑娘的心头，像是一股冷泉，从心头一掠而过，使她禁不住微微地打了一个寒噤。

这时候，祁灵已经收拾起自己奔驰的心神，他也发觉到丛慕白姑娘，站在一旁发怔。当时便走上前，轻轻扯着丛慕白的长袖，说道：“丛姊姊！既然是须姑娘避而不见，必定是她临时有事，或者是由于日间不相识时的小有口角，以致此时不好意思相见，好在来日方长，必然后会有朗。丛姊姊！我

们还是即刻起程，赶路要紧。”

丛慕白姑娘转过身来，两眼凝神望着祁灵，半晌说道：“灵弟弟！我们就如此离开此地，不寻找须少蓝师妹了么？”

祁灵略略顿了一下，说道：“须姑娘此刻离去，即使寻找，也未全然就能找到，好在方才说过来日方长……”

丛姑娘忽然又抬起头来，望着祁灵说道：“灵弟弟！我有一样请求。你会答应么？”

祁灵闻言，不由得心里一震，连忙说道：“丛姊姊你何必如此言重？姊姊有何意见，小弟焉有不听从之理？”

丛慕白姑娘一时间柔顺无比，轻轻地点点头，说道：“灵弟弟！我们暂在此地稍作休歇，等待明天天明时，再行起程，不知灵弟弟的意下如何？”

祁灵没有想到丛慕白说得如此严重，竟是这样一个问题，倒是大出祁灵的意料之外。当时祁灵连忙说道：“姊姊连日旅途劳顿，今夜又如此深夜不寝，理应多作休歇，以恢复疲劳。何况“雪盖灵芝”脚程快，稍加奔驰，不难赶上了一老尼，丛姊姊就请回到茅庵之内，自行调息行功，稍作安歇，小弟在此为姊姊护法。”

丛慕白姑娘点点头，便依言转身，向茅庵内走去，走到茅庵门口，忽然又转过身来，对祁灵说道：“灵弟弟！”

祁灵正准备卸下马鞍让“雪盖灵芝”也松散一下，一听丛慕白如此一叫，立即转过身来，应道：“丛姊姊还有何事指示小弟么？”

丛慕白姑娘站在茅庵门口，两眼凝视着祁灵，略微顿了一下，说道：“我有两句话，要请问灵弟弟，不知灵弟弟能否秉诚相告。”

祁灵乍一听丛慕白如此一说，始而一愣，继即正色说道：“丛姊姊为何如此说话，姊姊有任何问题相询，小弟焉能不以实相告？姊姊视小弟是何许人？”

丛慕白姑娘歉意地微微一笑，说道：“灵弟弟为人正大光明，表里如一，姊姊实在不应该如此，或者是羞于启口的缘故，却往往掩饰了真言。”

祁灵笑道：“事无不可对人言，小弟生平没有稳私，姊姊若有所问，小弟自然据实以告，只要是小弟所能知道之事，绝不相瞒。”

祁灵人在说话，心里却止不住在暗自忖道：“丛姊姊是要问一件什么事，如此慎重其词？”

丛慕白姑娘只是微微地停顿了一下，立即又含着微笑，平静他说道：“灵弟弟！我们何妨不到了一老尼这座茅庵之内，坐下来再说，像如今这样紧张对立，有很多话，我也就问不出口了。”

祁灵果然依言笑了起来，转身走到丛慕白姑娘身边，两人相让，走到茅庵之内，席地坐定之后，丛慕白姑娘垂下眼眉，幽幽地说道：“灵弟弟！你认识须师妹已久，对于她的武功、文采、品性，想必知之甚深，可否为我简单地作一次评价？”

祁灵当时一听丛姊姊偏偏问的是须少蓝姑娘，心里不禁为之一跳，但是，这个问题事实上是问得很简单，且也极自然，祁灵努力平静下心情，认真地说道：“须姑娘武功与文采，都是得传于北岳姚老前辈，虽不能说是青出于蓝，但是，由于须姑娘禀赋聪颖，已经深得令师伯老前辈一身真传，自无疑义。至于品性，爽朗口快，尤胜须眉。”

丛慕白没有等到祁灵说完，便点头说道：“其实我这一问是出自多余，

有明知故问之嫌。”

祁灵愕然说道：“姊姊之意……”丛慕白微笑说道：“我姚师伯生平傲视群伦，他的弟子会有不尽理想之人么？”

祁灵也同意地点点头，但是，丛慕白姑娘紧接着问道：“须师妹我虽然没有正式见过她的庐山真面目，但是 you 与须师妹数次往来，不知对她的印象如何？”

这一个问题，使祁灵真正是大出意外，这种问话如果是出自旁人出口，祁灵会痛斥其为轻佻，但是，这句话是出自丛姑娘之口，祁灵虽然不会以有意轻佻视之，但是，他觉得丛慕白问得太奇怪，甚至觉得丛慕白不应该如此问话。

祁灵对丛慕白姊姊是尊敬与爱慕，兼而有之。所以丛慕白问出这句话，祁灵只有坐在那里默默无言，他相信自己如果此时开口说话，一定会损及他对丛姊姊的敬意，于是，最好的方法，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尽管如此，丛慕白姑娘仍然看得出这祁灵的脸上，微有不愉之意。

当时丛姑娘微微地笑了一下，旋即正着脸色，严肃地对祁灵说道：“灵弟弟！你是否觉得我这句话，问得有欠妥之处？”

祁灵一见丛姊姊如此严颜厉色，一时不知道这应该如何对答，才是妥善，祁灵又不擅说谎，但是，说出真话，又怕丛姊姊会为之生气，只好怔怔地望着丛慕白，半晌没有说出话来。

丛慕白也停顿了一下，依然正着脸色说道：“祁灵弟弟！我问此话之意，请勿以世俗眼光加以衡量，像须师妹这等人才品貌，多慕之心，人皆有之。发乎情，止乎礼，又有何碍？何况好好恶恶是人之常情，灵弟弟当不致食古不化，以为我问此话，含意轻佻是幸。”

丛慕白这一段话，说得也确实有理，祁灵还觉得自己不够磊落，至少对于须少蓝姑娘他缺乏一种宽阔爽朗的武林儿女风度。其实像丛慕白方才这种问话，又有何不妥之处？奈何也流入风俗一般无二，存心先就不够光明，才能顿生怀疑别人之心。

祁灵心里起了如此一阵翻腾，当时略有愧意地拱手对丛慕白说道：“丛姊姊说的是，只是小弟与须姑娘往来极少，这印象二字，实在难以妄言。”

祁灵说出这两句话时，心里更有惭愧之意，因为，他对于须少蓝姑娘有相当的了解，尤其在北岳恒山生花谷内，“梦笔生花”十日以扣的须姑娘，更是使祁灵有刮目相看之概，而且，须少蓝那种深深的一瞥，也是使祁灵至今难以漠然淡忘。如此情形之下，岂可称之为“难言印象”四字么？

祁灵说这两句话之后，心里在惭愧之余，更感到奇怪，他不明白自己为何会如此轻易地没有说出真话。

丛慕白依然是垂目低眉，缓缓地说道：“这印象二字，并非畅言评价，即使仅有一面之雅，也不至印象毫无，是灵弟弟不愿意回答我的话么？”

祁灵此时已经微微涨红了脸，迟疑了一下，说道：“丛姊姊如果问的是这种表面印象，小弟只可以说是，我的印象是良好的，但是，知人之难，丛姊姊自然也有同感，这种表面浮浅的印象，不足以用来说明一个人的好与坏的标准。”

丛慕白听到祁灵说到“印象良好”四个字，仿佛心头沉石下落，自然地松了一口气，而且对于祁灵后面所说的话，仿佛没有注意听到，她抬起头来，两只眼睛晶莹无比地望着祁灵，含着欣慰的微笑，半晌又说道：“灵弟弟！

你认识须师妹，是在认识我之先，对否？”

祁灵对于这些愈来愈是难以捉摸的问题，真不知这应该如何答复，他只有认真地点点头。

丛慕白一直是正着脸说话，此时却露出一丝微笑，但是，在这一丝微笑里，也不难看出她的眼神之中有着一阵凄凉的意味。这一阵眼神的流动，虽然是短短地一瞬，可是落到祁灵的眼里，陡然起了一阵不安的颤抖，祁灵想说些什么，可是他却又有无从说起之感。

丛慕白点点头，幽幽地说道：“灵弟弟！我的问题都问完了，我应该谢谢灵弟弟你是如此诚实地回答了我。”

祁灵从心里泛起一阵寒意，他感到丛慕白这种过份的客气，使他感到可怕，他不明白丛慕白姑娘为何变得如此生疏。

祁灵一时的忘情，眼怔怔地望着丛慕白，没有说出话来。

丛慕白脸上的笑容，慢慢地仿佛冷冻在脸上，终于渐渐地消失在一声幽幽细叹之中，然后轻轻地说道：“灵弟弟！我须师妹幼时命运多舛，数十年的茹苦含辛，偷生忍辱，一心为着亲仇，真是红颜薄命。如果……”

说到此处，丛姑娘抬起头来，望着祁灵，沉重而又幽幽地说下去：“如果，须师妹没有一个理想的归宿，那不是红颜薄命，而且是老天待人太欠公允，只怕姚师伯也要遗憾终生了。”

丛慕白如此诚挚的语句，和诚挚的态度，使祁灵无形之下，受了感染，他忘了自己心中的忧虑，而对丛慕白姑娘的话，起了同感，也不由地轻轻地叹喟了一声。

丛慕白接着缓缓地说道：“灵弟弟！希望你和我都能够为须师妹，尽一份心力，为她找一个理想的归宿，灵弟弟！你愿意么？”

祁灵陡然又是一惊，只好点点头，应了一声“是”。

茅庵里，剩下的只有寂静。无边的寂静，丛慕白姑娘已然闭上了眼睛，调息入定，端坐俨然。祁灵虽然睁着一双眼睛，他的心情却为丛姊姊这种不知所以的问话，感染得有一份难言的茫然。

夜尽了！在一片晓雾迷蒙之中，传来不断的鸟语啁啾，也传来继续可闻的村鸡远蹄。丛慕白姑娘缓缓地睁开眼睛，轻轻地呼了一口气，低沉地说道：“灵弟弟！累了你一夜未曾阖眼，好生叫人过意不去。”

祁灵一跃而起，推开茅庵门扉，伸了两下手臂，朗声说道：“丛姊姊！你如此处处时时与小弟客套，这才使小弟过意不去。”

说着话，转过身来，刚一看丛慕白的脸，不禁猛然一惊，失声叫道：“丛姊姊！你……你是怎么的了？你的眼睛……你难道不是调息行功么？”

原来丛慕白姑娘的一双秀目，不但是显得慵倦无神，而且还布满了不少红丝，武功内力深厚如丛慕白这等人，任凭是何等疲倦，经过半夜的调息，翌晨起身，必然是神清气爽，精力充沛，而且一对眼睛，更是清亮照人，断不致有丛慕白姑娘这种现象。

不用说，昨夜半夜，丛慕白姑娘不但没行功调息，而且端坐在那里，整整地思索了半夜，而且所思索的还是一件极其苦痛的极其困难的事，才耗费她如许心神，使她在一夜之间，憔悴如是。

究竟为了何事，使丛慕白姑娘憔悴到心神到如此地步？祁灵感到惊惶莫名，站在那里怔然不知所以。

丛慕白姑娘被祁灵如此一惊而问的激动情绪注视之下，突然，振身而起，

朗声笑道：“灵弟弟！昨夜我突然想起一面往事，一时心血潮涌，无法人定，我又怕引起灵弟弟你的惊疑，故而力作镇静，假装调息，如此而已，灵弟弟何必如此惊恐不安。”

祁灵望着丛慕白，心里却不停地在想：“仅是一夜不睡，何至失神憔悴到这种程度？”

但是，丛姑娘自己如此坦然承认，祁灵又何能硬说她不是？但是，他心里却是坚信，丛姑娘是为了一件重大而苦痛的事，折磨了半夜，至于究竟是什么事，说不定日后自有明白之日，目前也只有纳闷在心了。

丛慕白姑娘没有理会祁灵那种若有所疑的表情，飘然走到茅庵之外，迎着朝阳，引声长啸，声如鹤唳青云，一时远近之回应，从这一声长啸里，可以听出丛慕白姑娘与昨夜迥然不同的心情，那是充满了开朗，心安理得，和快乐的心声。

祁灵站在茅庵之内，愕然地自己摇了摇头，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放松心情，正好走到丛慕白姑娘的身后，就听到一阵奔驰的蹄声，疾起疾落，向茅庵这边直涌而来。

祁灵不觉说道：“丛姊姊！听来不像是一匹马的蹄声，除了‘雪盖灵芝’，难道还有其他的坐骑不成？”

祁灵的疑问未了，不远已有两匹骏马疾驰，神骏如龙的矫健身影，出现在十丈开外，那两匹马一白一红，互映鲜明，正起落于绿叶丛中。

丛慕白一眼看到那匹红马，不由轻轻啊一声，忽然，引声高叫一声：“须少蓝！须妹妹！”

人在叫声中，点足腾身，直掠庵外那一丛竹林，从竹林梢头一点而过，直向奔来的两匹马疾闪而去。

这两匹马的身形，隐约出现之初，初耿也看到一白一红的颜色，那白的马不用说，他知道那是金沙伯乐白完元赠给丛姑娘的那匹“雪盖灵芝”，那匹红马忽然使他想起。丛姑娘曾经过说过，须少蓝姑娘骑的正是匹赤火龙驹，他如此之情一动之下，也紧随着丛姑娘这一声喊叫，几乎是同时而起，直扑到竹林之外。

丛慕白和祁灵两人，双双落到竹林之外，正好对面来的西匹马箭也似地窜到面前，而且一见到他们两人，立即缓下脚步，驻足停在两人前面。

果然，停在雪盖灵芝后面的红马，确是须少蓝姑娘的赤火龙驹。

可是，在这匹火赤龙驹的背上，却没有丛慕白姑娘方才所叫喊的“须少蓝”的倩影。

丛慕白姑娘劳着一丝失望的心情，缓缓地走到那匹火赤龙驹旁边，伸手抚摸着马首，轻轻地说道：“须妹妹呢？她的人为何要避而不见啊！”

祁灵在身后忽然叫道：“丛姊姊！你看那马鞍上。”

丛慕白抬起头来一看，马鞍上写有着两行字，是人用大力指法，写在皮垫之上，笔划均匀，力道深厚，上面写着：

“一骑双乘，不便驰骋，特留火赤龙驹以赠，但愿关山渡若飞，平安到达天柱峰，丛姊姊如在日后见到恩师和师叔等，代为蓝请安，如果……书不尽意”

祁灵也在身后看完了这几行写在马鞍上的字，两人对视一眼之后，各有不同心情的叹了一口气，只有丛慕白幽幽地说道：“须妹妹为何要避而不见呢？”

她为何要避而不见呢？

丛慕白和祁灵两个人的心理，都有如此疑问，而且两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答案，只不过是说谁也没有说出来。

丛姑娘又转过身来，对着祁灵说道：“灵弟弟！须妹妹这匹火赤马驹，分明是留给你的，有道是却之不恭，而你目前也确实需要一匹骏马代步，你就收下来吧！好在来日方长，这茅庵赠骑之谊，相信自有报答之日。”

祁灵点点头说道：“丛姊姊你说是却之不恭，小弟倒要说是受之有愧了，既然须姑娘诚心相赠给我们两人，倒是给‘雪盖灵芝’减掉了不少辛劳，如今双骑双乘，谅来也不甚不便了。丛姊姊！我们即刻起身如何？”

丛慕白姑娘听祁灵说到那匹火赤龙驹是赠送给“我们两人”，这“我们”两字，特别加重了语气，丛姑娘听在心里当时只微微地笑了一笑，然后朗声说道：“如此我们走吧！”

言犹未了，但见她身形一折，早已落身于“雪盖灵芝”之上，一抖丝缰，只听一声低嘶，“雪盖灵芝”拔蹄翻飞，箭窜而出。

祁灵也随即翻身跨上火赤龙驹，紧随着前面的丛慕白，一前一后，宛如流星赶月，飞渡关山，宣向天柱山飞来峰而去。

这一白一红两匹马，都可以说是万中选一的千里名驹，翻山越岭，如履平地，从舜耕山起程，奔到天柱山不消两日时间，竟赶最飞来峰下。

时值黄昏，飞来峰擎天独矗，已经为周围的群山，抹上了夜的暗影。

祁灵飞身下马，仰望着天柱山的飞来峰，微微地皱了眉头，顺头对丛慕白姑娘说道：“丛姊姊！夜已昏沉，月色不明，我们是否趁夜赶到飞来峰上三担种，先去看望靳老前辈呢？”

丛慕白姑娘也皱了一下眉头，说道：“按常情而言，如此夜晚，不应该前去惊扰于靳老前辈。但是如今恐怕不能以常理来行事了。”

祁灵点头说道：“万一了一老尼与靳老前辈是友非敌，我们如此匆匆冒然赶去，只怕倒是有此失礼之嫌。”

丛慕白自己也觉得有些好笑，正想说话，忽然一抬头之际，失声轻轻叫道：“灵弟弟！你看！”

祁灵本背对着飞来峰，此时一丛慕白姑娘如此一声惊呼，不由地当时心神一震，单足驻地，身形电闪一转，抬头来向山上看去。

夕阳已经西下，飞来峰上更是显得险暗，只有几颗早出的星星，闪着微弱的光，给飞来峰在险暗之中，多了一层蒙蒙白色。

此时祁灵运足目力，看到飞来峰半山腰，有两条人影，时隐时现，而且是身形极为快速，直奔山下而来。

以那两条人影奔驰的速度而言，约莫一盏热茶的功夫，便可以入那高耸入云的飞来峰的山腰，到达山麓祁灵他们所站立的地方。

祁灵向丛慕白说道：“姊姊！你觉得这两个人有些奇怪否？”

丛慕白点头说道：“飞来峰自从靳老前辈隐居此地之后，即使是白天，也极少武林人士奔驰其间，何况此时是夜晚，因此，我不仅觉得是奇怪，而令我更为靳老前辈担心。”

祁灵说道：“姊姊之意，一了老尼已经到达了天柱山而且她和靳老前辈之间，是敌非友，所以引起飞来峰顿萌危机。”

丛慕白叹道：“靳老前辈生平树敌太多，如果一了老尼是敌非友，只怕这敌人就不止一了老尼一人了。”

祁灵从慕白两人互相看了一眼之后，各自伸手轻轻一拍身旁的坐骑，赶走了两匹千里名驹通灵宝马，然后各自身形拔起，沿着山路，向飞来峰上那两个人来，迎面赶去。

飞来峰对于他们两人而言如旧地重游，等于是轻车熟路，尽管是夜色深沉，仍阻不了他们两人起落如飞、去势似箭。

丛慕白忽然一挺身，双臂一抬，从一棵虬松之上，疾驰一招“振臂迎风”，飘然上起三丈五六，人在半空中双掌疾收，护住胸前，悠然而落，口中却厉声喝道：“何方朋友胆敢深夜前来飞来峰直撞横行？”

这一声厉喝，是丛姑娘有心显露一手，人在空中，逼住一口真气，朗声叱喝，只震得回声如潮，宛如一阵风声，掠过树林。

丛姑娘喝声一了，人落地上迎面拦住当前，叉手而立，大有一夫当关之概。

对面那两条人影，此时正好停身在一块巨石之后，匿去人影，看他不见。但是，却听到数丈之外，一阵笑呵呵的声音访问着话道：“我说你这个江湖郎中，这趟生意虽然赚了一笔，却招来意外麻烦，八成儿前面就是拦路的，要我你这位江湖郎中来一个黑吃黑。”

说着话，两个宏亮的笑声，掩盖了一切。

这时候，丛慕白几乎是与祁灵同时而起，异口同声叫道：“是古前辈么？晚辈失礼了。”

两人口中如此说着话，身形却是疾起而落，直向那块大石后面扑过去，人还未落，只见大石后面转过来两人，那正是名传江湖的武林神偷妙手空空古长青，后面那人是武林神医回春圣手遯雨田。

妙手空空古长青首先笑呵呵地对丛慕白姑娘说道：“姑娘，这趟舜耕山想必是手到功成，一切如意了。”

丛慕白红着脸摇摇头说道：“说来不怕老前辈讥笑，这趟舜耕山是功败垂成，如今我们是空手而回。”

妙手空空一听丛姑娘如此一说，翻着两只眼睛，骨碌碌地转个不停，又不住地用手搔着头，瞅着祁灵说道：“老弟台，丛姑娘这样一说倒把我老偷儿说糊涂了，难道那鲁姑娘临事反悔，难道老弟台又是临时手下留情？如果这样一说，老偷儿倒是白费一番心思，当初要老弟台赶到舜耕山，就怕丛姑娘孤掌难鸣，所以老偷儿宁愿一个人来找江湖郎中，如今这么一说……”

妙手空空古老偷儿一听之下，也不问事情的真相，就像连珠炮似的，说得口沫横飞，青筋暴露，把平日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一扫而空。

祁灵一见妙手空空象是动了真怒，他也不由地一急，把“老哥哥”三个字的称谓也撇开了，只急着说道：“古前辈……”

妙手空空摇摇头说道：“老兄弟你这件事功败垂成，让老哥哥有些失望。”

回春圣手遯雨田在一旁接着说道：“老偷儿！亏你平日自诩为游戏人间，怎么这会子紧张到如此地步？丛姑娘刚刚说到功败垂成，祁小友还没有说明其间的经过，你这样一急，岂不是叫祁小友和丛姑娘都无法启口了么？”

妙手空空自己也觉得急得一反平常，当时又呵呵地笑了起来，向着祁灵说道：“老兄弟！你别生气，老偷儿实在是因为这张天都峰要图，关系太过重要，一听功败垂成，便急得失掉常态。”

祁灵这才松了一口气，叫了一声：“老哥哥！说起来小弟也实在值得惭愧的，事情虽有意外但是用心不够周密，也未必不是失败的原因。”

于是祁灵便将舜耕山的经过，从头到尾叙说了一遍。

妙手空空古和青沉寂了，回春圣手遯雨田也沉默了，因为，在他们两个人的记忆里，似乎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了老尼”这个名号，这个名号的出现，使他们同样地感到迷惑，感到奇怪。

妙手空空抬起头来望着遯雨田，皱着眉头问道：“遯老儿！你这个走四方的江湖郎中，跑过不少地方，见过不少人物，可曾听说过一了老尼这么一号么？”

回春圣手摇摇头笑道：“你这位鼎鼎大名的神偷，等于是武林中的一本流水帐，你都不知道，我又如何能够知道？就连千面狐狸的事，我都知道得不多，何况如今又突然出来这样一位一了老尼？不过……”

他说到此地，忽然又回头向祁灵和丛慕白问道：“祁小友和丛姑娘这一番赶回天柱山，是为了千面狐狸靳老的安危？抑或是为了那一张天都峰要图？”

祁灵竟不思索地说道：“我们所以如此兼程赶回，一则是顾虑到靳前辈的安全，再则，我们也要借这个机会追查那一张得而复失的天都峰要图，被一了老尼带走，究竟为了何事。”

丛慕白接着说道：“另一方面我也要看看这位一了老尼究竟是何等人物？”

丛姑娘这言下之意，仍然不难听出充满了愤怒。

回春圣手遯雨田听着他们两人如此说法，点点头，正待说话，妙手空空古长青忽然抢上前，笑呵呵地说道：“这第一项，关于靳老的安全，老兄弟和丛姑娘尽可放心，即使一了老尼来到此地也不能奈何他一毫一发。”

祁灵和丛慕白两人都不禁同声轻轻“啊”了一下，他们没有想到这位性情极为古怪的妙手空空，竟然会对千面狐狸——一位数十年前的武林大魔头，说出如此衷心钦佩的话，使他们感到奇怪。

妙手空空想必是看到祁灵他们那种诧异的表情，当时自己也笑了一下，接着说道：“其实当初听了你们那一段说明之后，对于千面狐狸，我老偷儿已经有了不同的看法，要不然，这次我老偷儿也不会讨上这种差使去找遯老儿，寻什么黄连根陈雪水了。不过这次和遯老儿跑了趟天柱山，我老偷儿才知道，数十年前为什么千面狐狸会成为武林中提名生畏的人物，那是不无原因的。”

祁灵空无限欣喜望着妙手空空说道：“老哥哥！你和遯老已经找到了百年黄连根和十年陈雪水？你们已经到飞来峰，见过了靳老前辈了么？”

妙手空空古长青笑着点点头，说道：“不但是见到了千面狐狸本人，而且我老偷儿和遯老儿还得到了一份礼物。”

遯雨田在一旁接着说道：“祁小友和丛姑娘一定非常惦记着小老儿和古老偷儿这次进入飞来峰的经过……”

妙手空空却抢着说道：“老弟台！你和丛姑娘还是听我老偷儿长话短说，别多耽搁你们的时间。”

妙手空空呵呵地笑道：“你们两个人如何如此紧张，老偷儿这一阵长话短说，你们就会知道遯老儿这句话的原因了。”

说到此地，妙手空空转而单向祁灵说道：“老兄弟！你还记得当时我们分手的情形否？”

祁灵说道：“离开黄山不久，老哥哥便叫我改道前往舜耕山与丛姊姊合

力去取那幅天都峰要图，而老哥哥自己，则一个人去找逯老，联袂去找百年黄连根，和十载陈雪水。”

妙手空空点点头说道：“对了！老偷儿很快找到逯老儿，谁知道逯老儿一听这个消息，立即拍着他那个寸步不离的宝贝药囊，连说黄连根和陈雪水，他随身就有，用不着再去寻找。”

祁灵一听惊喜不已地望着回春圣手说道：“逯老！你如何有这种难寻的东西？”

回春圣手笑说道：“祁小友！我们做这种行当的，愈是难寻的东西，愈是准备在身，否则，纵是医道通神，又有何用？祁小友！你还记得否？‘千年灵芝’是何种难寻小物，小老儿此刻身上存有千年灵芝丹，何止数十粒？”

祁灵和丛慕白两人对视一眼，互相点点头，露出欣然的微笑。

妙手空空接着说道：“于是我们这两个一偷一医，联袂前往天柱山飞来峰，来拜访这位从未谋得一面之识的千面狐狸新一原武林中的怪人。”

逯雨田接着说道：“天柱山飞来峰几乎印遍了我们两个人的足迹，而且我们也还记得祁小友和丛姑娘当初所描述的情景，可是，任凭我们两个老头子如何细心寻找，也找不到飞来峰上三担种的进路究在何处。这时候我们才探深地感到，这位千面狐狸果然是名不虚传，就凭这一份暗伏玄机的情情，使我们这一对自诩为老江湖的人，束手无策。”

祁灵和丛慕白两人顿时回忆起乍人飞来峰的情景，觉得这位回春圣手的话，说得有深犹我心之感。

丛慕白忍不住问道：“后来两位前辈又如何进入了三担种的禁地呢？”

妙手空空呵呵笑道：“说起来这是一件人脸红的事，到了飞来峰，找不到三担种，我老偷儿做了生平第一件无法自圆其说的事，后来，还是这位数十年前的，武林中视为可畏之人的千面狐狸，现身飞来峰上……”

丛慕白一听不由地脱口“啊呀”叫了声，说道：“新老前辈素来将飞来峰划为禁地，两位前辈如以此情形相见之下，会不会引起一阵误会？”

妙手空空摇摇头说道：“这就是令人心服的地方，千面狐狸虽然是双目俱瞽，但是目盲心不盲，而且料事入微，令人惊异，就在我和逯老儿找不到三担种，一阵心里急躁的时候，他已经将我们的来意听得一清二白。所以当他一现身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就为我老偷儿为之心折无已！”

妙手空空像是故意卖弄关子一样，说到此处，嘎然而停。

丛慕白姑娘第一个忍耐不住抢着问道：“古前辈！这第一句话是如何说法？”

妙手空空这才缓缓地說道：“他开头便说：多谢二位为我新一原千里迢迢送药前来。”

祁灵望着妙手空空那种一本正经的面孔，知道此话不假，他在略一恩忖之后，便说道：“想必老哥哥和运老在飞来峰上互相谈话之间，将来意透露，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于是新老前辈才对你们二位的来意了解得清清楚楚。”

妙手空空说道：“这就是使我老偷儿和运老儿钦佩和惭愧的地方，人家将我们行藏弄得清清楚楚，而我们在他现身之初，才知道有人在我们附近。”

丛慕白说道：“后来呢？”

逯雨田笑说道：“后来这位千面狐狸待客之道，也颇为奇特，他当时说道‘老夫精通医术，如今倒要别人送药治疾，这倒是天道好远，教人深省。不过二位此刻来的正是时候，老夫不作客套。’他说着话的同时，便伸手向

我，要去黄连根和陈雪水。”

妙手空空笑着说道：“这位新老前辈倒是个趣人，取得这两味药之后，他又说道‘二位千里送药，老夫不能无报，尤其是此刻送来，不迟不早，恰巧让老夫了却一桩心事，更是不能不聊表谢意。’说完话一击掌之间，出来两只大黑猩猩，手里各捧了一件礼物。”

回春圣手说道：“我得一本新老自编的疑难百病谱，这本手订的医谱，其珍贵之处，何止价值连城？”

妙手空空笑道：“老偷儿得的礼物虽然不是价值连城，却也深投所好，老兄弟和丛姑娘你们绝对猜不到，你们看！”

说着话，掀开大襟，露出一个老大的朱红大葫芦笑呵呵地说道：“这一葫芦猴儿酒，至少可以人给我老偷儿解三日之饮，千面狐狸知人之深，可以从一葫芦猴儿酒看来，不能不令为之心折。”

这几句话，说得大家都忍不住哄然笑了起来。

祁灵用心极细，当时又接着问道：“新老前辈当时说是此时送药来，是恰到好处，可以为他了却一桩心事，不知是指何事，他事后也没有加了详细说明么？”

妙手空空摇着头说道：“老兄弟！你想想看，千面狐狸送出这两件礼物，无异是下了逐客令？我们也只好就此离去，不过，在我们离去之高，他又说了一句话，他说：‘遇到祁灵，叫他早日来到飞来峰，我有要事待他处理。’没有料到，我和遯老儿刚下山就遇到你们。”

祁灵一听，心里立即为之一动，连忙说道：“老哥哥！此刻你和遯老，将作何往？”

妙手空空说道：“神州一丐道，字内二书生此刻都在东岳聚首，等待老兄弟你将来大破天都峰，老偷儿少不得也要赶到泰山，将来凑个热闹看看这位千面狐狸如何收拾他自己一手栽培的门人。”

祁灵连忙说道：“老哥哥到达泰山之日，请代为禀告小弟恩师，及天山两位老前辈，就说祁灵和丛姊姊为了这张天都峰的要图，抱定决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等待一切就绪之日，即刻启程前往泰山，叩见恩师和两位老前辈！”

妙手空空嗯了一下，摇露头说道：“老兄弟！你的决心是好，但是，天下事往往有令人难以预料之处。”

丛慕白姑娘急忙说道：“古前辈之意，这张关系重大的天都峰要图，将来是不可得了么？”

妙手空空笑呵呵地将头摇得像拨浪鼓，说道：“姑娘！老偷儿不是未卜先知的神仙，不敢如此妄加断语，不过，老偷儿依据你们二位所说的情形，所想到的几点疑问作推论，觉得其中有令人疑虑之处。”

祁灵一听妙手空空如此一说，不由得心里为之大惊，他知道这位老哥哥，平素虽然是游戏人间，但是对于大事，却是丝毫不苟，用心极细，而且他江湖经验老到。

祁灵当时立即抢着问道：“老哥哥！小弟所说的，究竟有何可疑之处？”

妙手空空脸上的笑容渐渐地收敛起来。正着脸色说道：“一了老尼与鲁半班有何关连？她为何要替鲁半班求情？她为何赠与天都峰要图，又要突然抢回？还有，一了老尼与千面狐狸究竟是仇敌？抑或是友人？老弟台！你不要忘记，万巧剑客鲁半班他原是千面狐狸的门人。”

老偷儿这一连串的几个疑问，也都是祁灵和丛慕白曾经想到的，但是，他们却没有连在一起来想，尤其他们没有想到妙手空空这一个画龙点睛的结论。

如今，妙手空空如此条列以陈，觉得这些疑问，都有他的连贯性，也说明了妙手空空所以说是“天都峰要图其间困难仍在”是不无道理的。

妙手空空这一顿正色说出之后，祁灵和丛慕白默然了，在默默中，还有着无比的悔意，祁灵后悔说出靳一原的住处；丛慕白更后悔没有将那幅天都峰的要图断然收下。

祁灵和丛慕白两人如此沉默无言，陷于悔意之际，忽然，回春圣手逮雨田笑道：“祁小友！丛姑娘！你们休生悔意，更不要气馁，老偷儿的话，虽然是说得头头是道，听来俱是道理，但是方才老偷儿自己也说过，天下事，有许多是难能预料的，如果猜错一点，则全盘皆误，依小老儿之意，二位立即去见靳老，是为要务，说不定他倒另有见解。”

祁灵和丛慕白同时点点头，顿时双双行礼告辞，展开身形，直奔飞来峰上三担种而去。

没有月色，星光也显得黯淡无比，飞来峰上只有茫茫的雾蒙蒙的云。

丛慕白姑娘忍耐不住，悄声问道：“灵弟弟！你觉得今夜的飞来峰，是否有些奇……”

话还没有说完，祁灵轻轻一扯丛慕白，足下轻灵一点，双双向旁边一掠，立即掩进一块岩石的后面，抬头向上面看去，只见迷蒙的雾中，一条人影疾如鹰隼，轻如飞云，从十丈开外的一棵虬松之上，飘然直落而下。

来人身法之美妙，及其功力这精纯，令祁灵和丛慕白两人一齐叹为观止，甚至立即有自叹不如的感觉。

可是，就在来人尚未落脚停在两丈之外的块大石之前，随着而起的是一块苍劲有力、沉重宏亮的声音：“是祁灵和丛慕白么？”

祁灵和丛慕白一听，立即心头一振，齐声欢呼，叫道：“靳老前悲！”

随着这一声欢呼，祁灵和丛慕白两人一齐振臂拔身全力一式“一鹤冲天”，直扑向千面狐狸靳一原的面前。

靳一原张开双臂，一边挽住一个，纵声大笑，说道：“祁灵！老夫算着你和丛慕白也该来了，可没想你们竟如此之快。”

说着又转而轻轻地叹唱了一口气，摇着头说道：“其实，天下事准又能料到许多？有许多事都是出乎意料之外的。”

祁灵和丛慕白立即就听出这位武林奇人，言外之意，连忙问道：“老前辈！你是说……”

靳一原双手在两人的肩上轻轻地拍了两下，豪迈地笑道：“老夫是说世间事，有许多是令人难以预料的，就如同飞来峰上今天所来的客人，谁能预料得到呢？”

丛慕白抢着问道：“老前辈！是不是一了老尼她来到飞来峰，她找老前辈寻衅生非了么？”

靳一原呵呵笑道：“慕白！你这孩子忘记老夫方才一再所说的话么？许多事都是难能预料的，你又为何如此轻下断语？”

丛慕白忍不住说道：“老前辈！晚辈和灵弟弟在舜耕山之时，曾经和一了老尼……”

靳一原轻轻地拍着丛慕白笑道：“孩子！你们的事，老夫都已经知道了。”

祁灵这时候也忍不住插嘴问道：“如此说来，一了老尼他的确已经先我们而到飞来峰上了？请问老前辈！……”

靳一原拦住祁灵说下去，他仍是那么沉声笑呵呵地说道：“祁灵！你用不着问，应该让你知道的事，老夫自然会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应该知道的事，你问老夫，老夫也未能以只字相告。”

祁灵和丛慕白都为之默然，他们都知道千面狐狸的为人，言出法随，绝无缓和变更的余地。

靳一原在他两人沉默片刻之后，忽然又呵呵地笑道：“走！走！休要在此地纳闷，老夫的话，你们要记住，应该让你们知道的，自然会让你们知道，何需如此纳闷。”

说着话，靳一原又低头对他们两人说道：“你们这两个娃娃连日如此日夜兼程，岂不感到疲倦？虽然你们内力不弱，究竟不是铁铸铜浇。来！来！随老夫去稍作休息，再作道理。”

靳一原从露面到现在，都是仰着头在说话，此刻如此一低头，祁灵和丛慕白双双惊诧地说道：“老前辈！你的眼睛……”

靳一原松开双手，却又一手牵一个，呵呵地笑道：“老夫倒是忘了先向你们两个善心的娃娃道谢，将老夫这失明之痛，牢牢地记在心中。黄连根和陈雪水，都已经送来了。这两种东西，虽然不是千载难逢，却也是一时不易获得，尤其对于老夫这双眼睛而言，可以说是药到病除。”

丛慕白连忙问道：“老前辈！你为何不立即医治？是不是需要晚辈代为效劳？”

靳一原呵呵笑道：“对了！老夫差点忘怀，慕白你娃娃曾经得到老夫传授一些医道，如今回来帮助医治老夫，这倒是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慕白！你这番不忘本的好意，老夫深以为慰，但是，老夫如果要立刻医治，如果要人帮忙，遯雨田就不会匆匆就走。”

这句话，说得很实在，丛慕白虽然颇精医道，但是，比起行医数十年的回春圣手遯雨田，还是相差甚远，如果靳一原要人帮助，为何让遯雨田匆匆而去？事实上靳一原虽然盲目，但是，其行动举止，较之武功高的人，尚要灵敏得多，这医病之事，何需他人相助？

丛慕白怔怔地望着身侧的靳一原，口中不自觉地自语说道：“这是为什么呢？”

靳一原一阵呵呵大笑说道：“慕白！这个道理你和祁灵都是应该知道的，但是，不是现在就让你们知道，时间一到，自然会让你们恍然大悟。”

丛慕白和祁灵都是天资极为聪敏的人，但是，此时此地，对于靳一原却是无限的茫然，想不出所以然来。不过！他们有一个同样的感觉，那就是感觉到今天的飞来峰，和今天的靳一原，不同于寻常的状态，而这个不同寻常的原因，极有可能是因为一了老尼的来临。

至于一了老尼来到飞来峰，为何就使靳一原变得如此难以揣测？两人又是茫然，只有等待靳一原认为应该告诉他们的时候，才能知道了。

靳一原没有再理会他们两人，只是一手挽住一人，飘然向飞来峰上走去。

靳一原双手带着祁灵和丛慕白，去势极为快速，祁灵和丛慕白似乎都有些身不由己地，不费什么力气，随在靳一原身旁，起落飞腾，直向上面奔驰。

愈上愈高，夜凉如水，此时峰上雾消云散，眉月一抹，镀上一层微光，天色湛蓝，蓝得使人有“山高天近”之感，尤其那天上的疏星，仿佛伸手可

以摘到，转眼飞来峰上那一块飞来石，相距已经只有十数丈远近。

祁灵忽然感到诧异，他们现在所走的路，不是前往三担种去的，因为祁灵前次来到飞来峰，是记忆犹新，三担种是深落在飞来峰山腰之间的一个深谷里，为何今天靳一原要将他们带向这飞来峰的绝顶？

丛慕白想必此时也察觉到这个可疑之处，两个人同时回过头，隔着靳一原，相对视了一眼。

就在这一瞬间，靳一原身形一顿而停，松了双手，向前面不远指去，口中说道：“前面就是你们两个人暂时休息之处，先去填饱饥肠之后，再定下心来静静调息行功。”

说罢话，转身一拂衣袖，只见他毫未作势，悠然下落，顷刻为山石松林所隐，不知去向。

祁灵和丛慕白目送着靳一原如此飘然而去之后，一时心里感慨万千，祁灵当时摇着头，叹着说道：“靳前辈他真是怪人，双目俱落，而一身武功不但未减分毫，反而较之一般明眼人显为利落，也不知道他下了多少苦功，才能如此，这恒心毅力四字，真可以作为他们这些后进之典范。”

丛慕白说道：“可是他今天更怪，不用眼药治疗眼疾，处处如此闪烁不言，让人莫测高深，这不是更怪么？有话可以告诉我们便了。为何如此欲语还休，使人如坠五里雾中？”

祁灵说道：“靳老前辈用心精细，他如此作法，必有所为，丛姊姊！我们且到前面，依言稍作休息调息行功，相信靳老前辈所言断然不虚，我们所想知道的事，一定会被我们了解得清楚。”

丛慕白也同意地点点头，两人便走进那两棵虬松下，赫然在那块青石之上，放置了许多果实，分明是为他们准备作疗饥止渴之用。

两人此时也确有些饥渴之意，将石上的果实，饱餐一顿之后，便端然坐在这块青石之上，澄清心意收敛心神，慢慢地进入浑然无我之境。

也不知道经过了多长时间，半空中一个闪电，紧接着响起了一个霹雳雷声，将飞来峰震得有如地裂山崩一般，历久嗡嗡不绝，顷刻大雨如注，又是一片水声盈耳。

这时候祁灵和丛慕白同时悠悠醒来。

首先感到惊诧的是丛慕白，脱口说道：“外面如此大雨倾盆，为何我们没有淋到一点雨水？”

祁灵抬头向上一看，这才指着上面，向丛姑娘说道：“丛姊姊！你看上面，分明是靳老前辈在两棵虬松之上，加盖了一层树叶，才使得外面倾盆大雨，而里面依然干燥如常……”

祁灵话尚未说完，忽然顿住话头，眼光向外面四周一扫，带着诧异地说道：“丛姊姊！现在究竟是什么时候？”

丛慕白也感觉到有些诧异，连忙说道：“看外面如墨黑如漆，分明是夜里。”

祁灵嗯了一声，接着说道：“丛姊姊！你还记得我们坐在这虬松之下，调息行功之际，大约是什么时辰？”

丛慕白思忖了一会，说道：“我们到达飞来峰下，正是已近黄昏，其间，和妙手空空古前辈，以及回春圣手逮前辈两人一阵交谈，才起身上山，一路行程颇费时间，后来又与靳老前谈了许久，才到这两棵虬松之下，调息行功如此从人山之时算起，到我们坐下来行功之时，应该约莫在丑未寅初之谱。”

祁灵点点头说道：“有道是寅时天不亮，卯时亮光光。若寅初我们便到此地行功调息，经过运行周天，至少此时已是卯初，天色早已大明，尤其飞来峰上，得阳最早，此刻应该是一片光明才对，为何如此漆黑一片？”

丛慕白望着松树之外，逐渐小起来的雨水而天色依旧黑暗依然，摇摇头似首是想不起一个道理来，半晌。丛慕白说道：“难道说，这已经是第二天的夜晚了么？”

祁灵摇头不语，因为，这是无法令人置信的事，任凭两人有如何深厚的定力，运行周天也需要不了一天一夜的时间。

这时候，外面的雨本已经归于沉寂，在这高峰之上，时而风雨如晦，时而晴朗如洗，本不足奇，但是祁灵已经看到外面天空，渐渐地开朗起来，露出湛蓝的颜色，像是一匹蓝缎，上面已经缀了几颗亮晶晶的星星，使得祁灵惊怔住了，外面的天色，不但是夜里，而且是亥子之交的半夜，难道我们已经过了一整天了么？”

丛慕白沉吟了一会，皱着眉锋，轻轻地说道：“灵弟弟！你不会觉得这是……”

祁灵突然伸手作势，轻轻地嘘了一下，阻止了丛姑娘说下去，他凝神屏息，静静地倾听了一会，才轻轻地说道：“丛姊姊的意思，是新老前辈趁我们在运功调息之际，做了手脚，使人们在毫无知觉之中，沉睡了一天是么？”

丛慕白点点头，没有说话。

祁灵微微皱起眉头，轻轻地自语道：“除了这种情形，再也找不到第二种原因。但是，新老前辈为何要在我们运行功力之时，做下这番手脚？这是无来由的啊！”

丛慕白说道：“灵弟弟！我们试想，自从来到飞来峰以后，无来由的事，不可恩议的事，何止这一件？不过，新老前辈既然已经承诺，等待我们调息行功完毕之时，一切疑问便都豁然开明，我们何不于此前，前往三担种，去问问新老前辈。”

祁灵点点头，正待说话，忽然一阵极其轻微的衣袂破空之声，仿佛从不远的地方，宜掠而上。

二十七

祁灵和丛慕白所坐的地方距离那一块飞来石，只有数丈，如果越过此地，再向上掠过时，便只有到飞来石上面，但是，飞来石方圆何止十数丈，象是一顶大伞盖，盖在飞来峰的巅顶之上，若要想掠身停在飞来石的上面，那是一件颇为不易，甚而可以说是很难的一件事，除非在十数丈远的下面，腾身直上，但是，武林之中谁能凌空拔起十丈，那是迹近不能之事，因此，祁灵轻轻一扯丛慕白，两人交换过一个诧异的眼色，便慢慢地从虬松之内，探首向上望去。

这一望之下，使祁灵和丛慕白双双为之一惊，几乎要挺身而出。但见一袭灰衣、半生弥陀，在舜耕山带走天都峰要图的一了老尼。

一了老尼如此出现在飞来石附近，是祁灵和丛慕白两人意料之中的事，但是，多少也有些意外，祁灵和丛慕白两人，正在飞来石下面，抬头上看，正好被飞来石挡住，对于石上的情形，一点也看不清楚。

丛慕白姑娘附在祁灵耳边，轻轻他说道：“灵弟弟！我现在明白了，难怪靳老前辈说是一切疑问，在调息行功完毕之时，便可以明白分晓。如今至少可以知道他们之间，到底是友是敌，灵弟弟！你说是么？”

祁灵点点头，同意地看了丛姑娘一眼。

丛慕白接着附耳说道：“只是可惜我们在此地，无法看到飞来石上的情形，灵弟弟！我们要不要出去找一处可以看来石上的地方，看一看，究竟如何？”

祁灵也附在丛姑娘耳边轻轻回答说道：“飞来石大约有十余丈方圆，除非到上面去，否则，极难看到上面的情形，而且，只怕在我们尚未移动妥当之前，便早已经被一了老尼发觉了行踪，那岂不是反而弄巧成拙么？”

祁灵说到此地，又轻轻地笑了一下，接着说道：“丛姊姊！靳老前辈安排我们坐在此地，目的恐怕是要我们听，而不是要我们看的，小弟之意，我们还是稳坐在此地，听上面的动静，丛姊姊你看可好。”

丛慕白一听祁灵如此一说，不由地轻轻喃喃自语地说道：“是要我们听，而不是要我们看。”

说了这两句话，以后忽然有一种突发的意念，使她想起一件往事，这件往事使她将方才所兴起的激动之情完全平静下去。

丛姑娘她想起了自己的恩师和师伯北岳秀士姚雪峰的故事。

在紫盖隐儒未到北岳之前，谁又知道一个居住北岳、一个隐迹衡山的宇内二书生，竟是一对曾经因误解而反目的武林佳偶？

如今，千面狐狸靳一原和一了老尼，一个是数十年前横行黑白两道的武林怪人；一个是数十年前就遁迹空门的比丘尼，谁又能保证他们数十年前，他们不是一对神仙眷属呢？

如果，千面狐狸靳一原和一了老尼，真的是数十年前的一对武林佳偶，而变成如今这等现象，此其间的经过情形与前因后果，一定是缠绵悱恻，凄婉动人，充满了血泪，充满了真乃至充满了爱，也充满了恨。

丛慕白对于自己的这一个突发意念，不仅平静了激动的心情，而且充满了同情之意。所以，当祁灵主张坐在原地不动的时候，丛姑娘便点点头，安详无比地坐下来，望着祁灵脸色严整地出一丝不尽相合的微笑，然后慢慢地合上眼睛，仿佛是要垂眉入定的模样。

祁灵知道从姊姊现在正是凝神一志地，去听飞来石上的情形，他自己也赶紧收敛起心神，澄清百念，把全身的功力，都集中到耳朵的听觉上。

飞来峰这会有一种难言的静寂，令人仿佛是置身于一个无人的湖泊，没有人声，没有鸟语，没有风的呼啸，也没有水声的飞腾，在这种情形之下，数丈之外的飞来石上的一动一静，却是点滴不遗落进祁灵和丛慕白两人的耳内。

良久，良久……

惨白色的月光，已经洒满了飞来峰上，星星愈发的稀了，天空也愈发的蓝了。

飞来石下祁灵和丛慕白端坐在虬松这下，宛如是两尊石像；飞来石上的靳一原和一了老尼，却是像死去一样的沉寂。

忽然，一声沉重的而又悠长的叹息，靳一原轻轻地说道：“江蓼！数十年来我只道是你已经……”

一了老尼冷漠地拦住靳一原说下去，冷冷的说道：“我已经遁入空门数十年，江蓼二字，早已淹没无踪。”

靳一原叹道：“江蓼！数十年来你虽然遁迹空门，可是你却一点儿没有改变，就照你方才说这两句话的情形看来，分明你还是数十年前的江蓼。”

一了老尼叱道：“靳一原！你敢如此说话不作思量？”

靳一原忽然又呵呵地笑了两声，说道：“江蓼！你还真是数十年前那样火暴脾气么？你瞧！我们彼此都老了，我已经是白发苍苍，髭发如雪；我虽然看不到你，但是，我可以想象得到，你绝对不是昔日的江蓼那玉貌绮年，唉！韶光易逝，似水流年。”

靳一原本是笑着说的，可是说到最后，却止不住沉重地叹息起来。

这一声沉重的叹息，引起对面一了老尼一阵无言的沉默。

飞来石下躲在虬松里的丛慕白姑娘，心里一阵震荡，果然不出所料，靳一原和一了老尼之间确有一段沉痛的往事。

丛慕白睁开眼睛朝祁灵看去，只见祁灵仍然是闭目凝神，没有一丝动静。此时飞来石上，又响起靳一原的声音，丛姑娘赶紧收敛心神，闭上眼睛，用心听下去。

靳一原经过了这一段沉默之后，又缓缓地说道：“当年的一点误会……”

一了老尼却拦住他，接着说道：“那不是误会，那是由于你那一点内心所存的独占欲，使你忽视了我们之间的情谊，不肯将那一点秘密告诉我。”

说到此地，一了老尼也幽幽地叹了一口气，接着说道：“自然，也由于我的物欲蒙蔽，急需要知道这件秘密，而引起你的警觉。双方都是没有超出平常人的圈子，自私自利、重利轻友，结果造成如今的后果。”

靳一原说道：“那还是一个误会啊！如果，你知道我所要严守秘密的内容，你会原谅我；如果我能够相信你，而将这项秘密告诉你，你也不会震怒而去。”

一了老尼叹道：“事过数年之后，我便猜想到这项秘密的内容，是一桩什么样的事了。”

靳一原惊讶地说道：“你已经知道了？”

一了老尼轻轻地道：“推测罢了！凡事据理推论，虽不中亦不远矣。但是，当时这个推测，使我更加痛恨于你，乃至于鄙视你的为人，于是，我落发遁入空门灰心人间冷暖，永伴古佛青灯。”

靳一原啊了一声，接着问道：“如今还是这样么？”

一了老尼说道：“自从十年前，我认识了鲁颖这小娃和她哥哥鲁半班，在无意中，才知道你的用心，原来当年那项秘密，你没有据为己有，我错怪了你。”

靳一原忽然一声温柔无比的呼唤：“江蓼！”

一了老尼接着又说道：“但是，你已经隐迹武林，不知下落，直至在舜耕山遇到祁灵和丛慕白这两个娃娃，才使我们数十年才得以见到一面。”

靳一原长叹了一口气，说道：“这件事，使我们都深深蒙受其害，我在武林之中，作孽了数十年，而你却在寂寂深山之中，消磨了青春岁月。不过，总算上天见怜，使我们此生尚有重逢之日。”

说着话，两个人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飞来石上，又是归于沉寂。

飞来石下虬松之中的丛慕白，心里有着无比惊讶与纳闷。她想不出究竟是什么一件事使靳一原和一了老尼之间造成如此重大的误会。

丛姑娘禁不住又睁开眼睛，朝祁灵看去。

恰巧这时祁灵也睁开眼睛向这边看过来，两人交换一个怀疑不解的眼色，祁灵摇摇头，又缓缓地将眼睛闭上。

这时候，飞来石上面又响起了一了老尼的声音，说道：“数十年来，那件东西一直没有遇到应得之人么？”

靳一原叹了一口气，说道：“我不能不慎重，万一稍不小心，不仅仅是有负别人的重托，一贻害武林万载千年，我岂不是罪孽深重么？何况，我已经有了有一次几乎失足的经验，更使我不能不慎重其事。”

一了老尼说道：“你是指鲁半班而言么？”

靳一原似乎是在点着头，沉默了一会，忽然又说道：“看来如今这件事，快要能够找到一个托付的人了。”

如此双方又沉默了许久，没有讲话。

良久，靳一原又说道：“江蓼！你刚才飞来峰时态度，以及你刚到飞来石上时的神情，使我担心今晚这一次见面，也不知道要费多少口舌，甚至于还要掀起一次反目无情的拼斗。”

一了老尼轻轻地说道：“你应该知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不过，今晚这个地方倒是找得煞费心机！”

靳一原长叹一声说道：“江蓼！还记得昔日你我反目分手之际，你曾经说过的话么？”

一了老尼说道：“当你坚持不肯将那件秘密告诉我的时候，我与你曾经对过三招。”

靳一原哼了一声道：“三招对毕，你胜了半着！”

一了老尼缓缓地说道：“事后我才知道，那是你有意让我占先半着，可惜我当时无法了解，于是，我掉头而去，说了一句话，我说是：若我们要再见面再说一句话，除非是相见于一个‘上仅有天，而下临无地’的地方。今天这飞来石上，不正是上仅有天，下临无地么？一原！我应该感谢你的用心如此之深。不过……”

靳一原紧接着嗯了一声，仿佛是在凝视贯注地听着下文。

一了老尼缓缓地说道：“我来见你一面，是为了我内心之愿，毋使我带着一份疚意，随归物化。至于其他，我们只当如过眼云烟，也无须回顾了。”

靳一原沉重地呵呵两声，接着朗声说道：“江蓼！你是跳出三界外，不

在五行中，我也早就淡薄世事，无视名利，像我们这等人还能像小儿女辈，那种浓情密意么？如果不碍你的清修，我们不妨同隐深山，不让葛鲍专美于前，如果你以为我过去的罪孽深重，而如今又灵台未净，俗念之消，如此各修前程，亦未必不可。不过，我求你帮助我完成一项心愿，毋使我此生在临了之时，尚留有骂名。”

一了老尼叹道：“我从舜耕山赶来此地，分明也是俗念未消，尘缘未了，无论有什么事，你尽管说明就是。”

靳一原说道：“江蓼！得你一诺，我心大宽，还算我当初的用心，没有料错，我双目复明之期，决定延至两月以后。”

这一段话，飞来石下虬松之内祁灵和丛慕白二人，是听得清清楚楚，字字入耳。他们正凝神倾听靳一原要求一了老尼帮助他完成一件什么心愿，谁知道靳一原不但没有说出何事，反而说出要将他双目复明之期，延到两月之后，这一个突然的变化，使得祁灵和丛慕白二人，又是着急，又是惊诧。

两人只好依旧闭目凝神继续再听下去。

但是，飞来石上已经是寂静无声，没有一点动静，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飞来石上沉寂如旧。

渐渐地，飞来峰上风声渐渐起了，成堆成卷的白云，像涌起千堆雪样地，在迷蒙的月色之下，无边无尽，滚滚而来，任凭祁灵和丛慕白二人眼力如何充足，此时也难得看到一丈之外，此地也不敢轻易举足。

风声夹着松涛，愈来愈烈；云雾愈来愈是浓厚。此时纵然飞来石上再有人朗声说话，只怕也无法听得入耳。

祁灵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对丛慕白说道：“丛姊姊！方才飞来石上靳老前辈和一了老尼的说话，你都听见了么？”

丛慕白姑娘点差头说道：“都听见了！可是，我听见的结果，愈发地使我如坠五里雾中。”

祁灵说道：“小弟也是和你一样，我觉得当初靳老前辈所说的许多疑问，不但没有明白，反而听到更多疑问，例如说：是一件什么秘密，使他们彼此反目？靳老前辈为何不立即治好自己的双目？他要一了老尼助他完成什么心愿？这许多疑问，他们仿佛是有默契，一说即明，但是，听在我们的耳里却是疑窦丛生。”

丛慕白说道：“我曾经试图假想过，但是，我找不到十足的理由，来证实我的假想。”

祁灵点头说道：“我们不妨姑妄言之。”

丛慕白说道：“靳老前辈要一了老尼助他完成的心愿，恐怕是与收拾鲁半班有关。”

祁灵闻言始而大惊，继而稍一思索，立即点头说道：“丛姊姊这个推论虽是大胆，却是想来有据，靳老前辈将双目复明之期，延展至两月之后，那是因为不愿意在鲁半班受到应得的罪罚之前，再睁眼看到这个欺师灭祖的叛徒。所以，破除天都峰上各种巧器机关之事，他就要求一了老尼帮助了。”

丛姑娘笑着摇头说道：“我这个推论，有一个破绽，你忘了一了老尼是不主张杀死鲁半班的，靳老前辈岂能毫无所觉么？”

祁灵笑道：“丛姊姊！我们不要推论了，高人们的行事，不是常情常规所可能推论得到的；待到再见到靳老前辈之时，我们不如当前问个明白。”

丛慕白点点头，望着外面那波涛汹涌的云海，沉缓地说道：“看样子，

外面风云险恶，只有等到天明，雨停云收之后，再去三担种，一则向靳老前辈请释一些疑难，再则，我们也应该向一了老尼致以歉意。灵弟弟！你觉得我们是不是错怪了她？”

祁灵说道：“是的！我们是错怪了她，虽然，我们还不明白她为什么要拿走天都峰要图，但是，相信她不会是恶意的，这是我们在静听了一夜，唯一最可靠的收获，那就是我们知道了靳老前辈和一了老尼这一段武林往事。”

丛慕白姑娘忽然长叹一口气说了两句话：“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常圆。”

这突然的两句话，使祁灵为之愕然，继而心里思忖着：“她是为了靳老前辈这一段往事，引起这两句感慨么？”

当时他也立即说道：“姊姊说得对！靳老前辈和一了老尼若不是当初那点误会，还不是武林中一对神仙佳偶。但是，只是由于一点误会，使彼此磋跎痛苦了数十年。如今，数十年后，一个历经武林的骂名，一个跳出红尘，遁入空门，相对无尽幽怨，难怪会引起丛姊姊如此的叹息。”

丛慕白姑娘脸上忽然露出一丝凄凉的微笑，微微地摇头半晌，然后说道：“灵弟弟！你知道‘事到头来不自由’么？唉！”

丛姑娘咳了一声，幽幽地叹了一口气之后，摇头说道：“这些事不要再说了，既然此时我们无法听到飞来石上的说话，只有等到明天，再到三担种去，自有分晓，我们且在此地调息行功一回，等待天明再走。”

天明了！天柱山飞来峰上，独耸晴空，阳光早沐，只照得峰上一片金黄，清新明朗，风早已停了，云也不知归向何处。青天万里无云，满山一片晴朗，此时飞来峰上如果是纵目而观，那真是景色无边，尽收眼底。

祁灵和丛慕白二人黎明即起，离开了那两棵虬松之间，翘首飞来石上，再也看不到任何一点迹象是显示有人在上面，两人也无意观赏这高峰奇景，认准方向，展身下落，直向飞来峰上三担种疾驰而去。

沿途轻车熟路，何消片刻，两人便到达三担种的绿草如茵的地上。

人还没有进入靳一原所住的茅舍，祁灵和丛慕白已经感觉到情形有异。

三担种方向，静谧如恒，没有一点声音，那两头守卫茅舍的大猩猩，也不见踪影，而最使他们二人感到诧异的，还是因为许久不曾听见千面狐狸靳一原的动静。若按以往的情形，岂能等到祁灵他们进到三担种之内？恐怕早在外边就有招呼。为何此时却是这样宁静？

祁灵和丛慕白对视一眼之后，朗声叫道：“晚辈祁灵丛慕白擅入三担种禁区之内，求见靳老前辈。”

这一声叫喊，除了引起四周一阵回声之外，三担种之内依然是静荡荡地没有一点声音。

祁灵意外地望着丛慕白，丛慕白也茫然不解地望着祁灵，两人都是有着无限惊讶与不安，因为这个情形是他们当初所绝没有想到的。

良久丛慕白轻轻地说道：“灵弟弟！你以为靳老前辈他们会停在飞来石上，没有下来么？”

祁灵露出一丝苦笑，摇着头说道：“怎么会呢？”

祁灵眼神停留相隔数十丈之外的茅舍，柴扉半掩，寂然无人的情形，他不自地点点头，但是，旋即又摇头说道：“按理说是不至于此，丛姊姊！你忘了靳老前辈还有很多事要和我们说明，还有，他也没有任何原因要如此

断然离去啊！”

丛慕白点头说道：“我也是这么想，但是，眼前这种情形，除了上述的两种原因之外，还有什么原因会使这三担种内寂静无人呢？”

说到此处，丛姑娘忽然若有所得地接着说道：“灵弟弟！我们应该记得，对于这些高人的行动举止，不是以常人的心情所能衡量的。说不定他有足够的理由不使我们预先知道，突然离开飞来峰不是我们所能想象得到的。”

祁灵沉思了一会，霍然抬头说道：“丛姊姊！如今权宜之计，便是直闯三担种之内，察看个明白。如果是新老前辈果真如此离去，相信他他在这茅舍之内，一定有所交待，我们便会完全明白；如果另有意外，相信也会原谅我们这种未经允许擅入禁地之罪。”

丛慕白点点头称是。

祁灵再度朗声说道：“晚辈既蒙老前辈错爱在先，少不得稍有放肆于后，尚请老前辈宽恕晚辈等擅闯禁区之罪。”

言犹未了，祁灵和丛慕白二人双双拽裳而起，飘然纵起一丈多高，以落叶随风之势，越过这宽达数丈的草坪，直扑向茅舍门前。”

祁灵心里记忆犹新，他记得在这一块草坪之中，是暗藏着许多可以致人于死的机关埋伏，此刻虽然是凌空跃过，仍是心存戒意，右手抄出描金白玉折扇，以应万变。

这一个飘落，却是安然无恙，三担种的草坪，安静得没有任何一点异样之处。祁灵刚一放下心头的巨石，丛慕白已经急得不耐，脚下刚停，左手立即推出一股柔劲，缓缓地扣向茅舍的柴扉。

祁灵还唯恐万一触怒了脾气古怪的千面狐狸，当时立即叫道：“新老前辈……”

这一声尚未叫了，那一扇柴扉已经在丛慕白的一掌柔劲之下，推得呀然而开。

光线明亮，一览无遗，当中一间，依然和往昔一样，没有一点改变，只是使人愈发觉得空徒四壁，空荡荡地使人有一种凄凉的意味。

祁灵拉住丛慕白的手，缓缓地跨着脚步，走进房内，赫然在墙壁之上，留着几行字，那几行字写得苍劲非凡，却是用手指书写的，着指处深浅一致，光滑异常，虽然这是一件小事，却令人看出留字人的内力的运用，已经到了“轻如鸿毛，重如盘石”那种自如的地步。

祁灵第一眼看到之后，立即长叹出声，说道：“新老前辈他们真的走了。”

丛慕白也知道这墙上留书，正是新一原离开的标志，当时两人心情都有着相当的沉重，留神看去。

墙上是如此的写着：

“昨夜飞来石上，使你们知道一桩武林秘闻，也解释了你们心中最大的疑虑，老夫要谢谢你们的关切，其他，你们若仍有疑虑之处，日后自知。

目前尚有两件事，需要你们去做。

第一，慕白可走程泰山玉笋顶，告诉你们的师父，请他们在腊八日，到达黄山天都峰。另外，请妙手空空古老儿代为转告少林华山西派掌门，一并准时前往。

第二祁灵即刻起程入川，前往峨嵋金顶，寻找一块乌金石。

你们二人火速动程勿误，后会有期。”

祁灵和丛慕白看无了这些留话之后，两个人都稍微地停顿了一下，祁灵

首先说道：“丛姊姊！果然不出姊姊所料，靳老前辈他们真的如此飘然而去，而且我们的行动早就在他的预料之中。”

丛慕白说道：“不知道他们究竟是前往何处，又为何如此突然离去？”

祁灵笑道：“丛妹妹！还是那句话，高人的行动举止，永远无法以常情常理衡量，不管靳老前辈和一了老尼他们究竟为何如此飘然离去，有一件事，是已经明了无误的，那便是腊八日靳老前辈前往天都峰破除那些机关埋伏。

说到此处，祁灵忽然压下声音，说道：“只要那些机关埋伏一破，姊姊便可以快意思仇，一偿宿怨。”

丛慕白一听到“快意思仇，一偿宿怨。”几个字，一双秀眉不由地微微皱起来，容颜突然黯然无光，半晌无语。

祁灵一见不觉讶然而惊，连忙问道：“丛姊姊！你是怎么的了？”

丛慕白眼眶里的泪水，滚动了许久，慢慢用衣袖揩去，摇摇头说道：“没有什么，只不过是一时想起先父，忍不住愧然落泪罢了！”

祁灵安慰着说道：“丛姊姊！你十数年来无一日或忘父母血仇，忍泪吞声，力求安慰父母在天之灵，一点孝思，尚有何愧？”

丛慕白擦去眼泪，指着墙上的字说：“老前辈的留言，要我们马上分途为事。”

祁灵忽然皱起眉头说道：“丛姊姊！时间既然如此充裕，目前到腊八日，至少尚有两月余，从泰山至峨嵋金顶，再赶到黄山，也不致误事，为何要我们即刻起程？而且要分开行事？”

丛慕白脸上微微地一红，立即说道：“勒老前辈自然有他的用意，这一点我们尚有何可疑之处？”

祁灵说道：“难道峨嵋金顶找一块乌金石，是需要耗费如许时日的事么？是否也与未来天都峰之行有关？”

丛慕白说道：“灵弟弟！你平日做事都是明快非常，为何今日如此多疑多问？靳一原老前辈其超人之见，不是我们所可以任意揣测得到的，我们又何必在这上面，空耗几许心思？”

丛慕白忽然仿佛也感到自己的说话语句，似乎有些反常，立即又歉然地笑了一下，然后接着说道：“灵弟弟！我和你一样，都是感到诧异，但是，我相信靳老前辈留下这些字，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定有他暗藏在内的原因，眼下腊八日为期虽远，到那时候，自然一切真相都归于大白，灵弟弟！你说么！”

祁灵倒没有感觉到丛慕白说话的语气，有何不同之处，只是认真地点点头说道：“姊姊！你说的是，靳老前辈一定有他的用心，待到腊八那天，岂不是一切都明白了么？何必如今在此斤斤计较？”

丛慕白说道：“如此我们不要再多耽搁时间，即刻离开此地，你去四川，路程遥远，到了峨嵋金顶之后，寻找那块乌金石，还不知道要花费多少时日，万一耽误了腊八日的期限，岂不是误了大事么？”

祁灵点头称是，两人立即从茅舍出来，各展身形，越过三担种直下飞来峰，找到了雪盖灵芝和火赤龙驹，双双跨上马背。准备各扬马鞭的时候，丛慕白姑娘忽然无限凄迷，低沉黯然地叫了一声：“灵弟弟！”

祁灵立即回过身来，接着说道：“丛姊姊！我已经深深地体会到，‘相见对难别亦难’的心情，虽然我们这次只是一个短暂的别离，但是黯然神伤的离情别绪，早就充塞在小弟的心头。我一直在忍耐着，不先说出这别离二

字，可是如今事实是要分道扬镳，各行其道。丛姊姊！你别说话，再陪小弟双骑并进，前进一程如何？”

姑娘听完了祁灵这一段话以后心里益发地感到一阵战栗。

按理说，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分别，至多也不过一两月的时间，彼此何须如此黯然神伤？但是，在丛慕白姑娘心中有了另外的打算，所以在这临别之前，顿生无限伤情离别的意味。但是，她断然没有想到，祁灵竟然在此时如此深情他说出这一番话，当时姑娘芳心一动，几乎眼眶夺眶而出。

但是，丛姑娘暗暗地微咬牙根，将欲流的眼泪，忍了回去，她知道，如果自己神情一乱，便会意志动摇，说不定她早先作的决定，便会中途改变。

丛姑娘本来是一个温柔娴静的人，但是，愈是这种温顺的人，一旦决定了一件重要的事，便极难变更或动摇。

当时她暗咬牙根，不但是将眼泪忍了回去，而且装出一丝勉强的笑容，靳住了坐骑，向祁灵温柔地说道：“灵弟弟！”有别离就有相逢，何况我们还是一次极为短暂的别离？还有……”

丛慕白姑娘忽然收敛起笑容，正色沉声说道：“即使我们这是一次永别，也不值得如此疑心说话，人与人总是有别离的时候，灵弟弟！你说么？”

祁灵当时不禁为之一愕，他没有想到丛姊姊无缘无故说出这种话来，他望着丛姊姊那严正的面容发了一会呆，忽然叫道：“不！不！丛姊姊！我们永远也不会分离，我们永远也不会分离！”

丛慕白极为平静地伸过手来，按往祁灵的肩头，摇摇头说道：“灵弟弟！大家都对你期望甚重，希望你不久能够光大正道，威镇五岳。你如何说这样孩子话，常言道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人与人怎么可以永远不分离？你不见那天上的月，有阴晴圆缺；地上的人，自然也应该有离合悲欢。天道如此，造物者绝无偏颇之处，我们怎么又能例外呢？”

丛慕白姑娘愈是说得如此平静而婉转，祁灵愈是听得胆战心惊。

祁灵是何等聪明之人？对于丛姑娘如此言行有异，焉有看不出来的道理？但是，他实在想不出丛姊姊为何如此突然转变到如此地步。

祁灵望着丛姑娘，无限凄迷，无限伤情地，而且语意怯怯地问道：“丛姊姊，是小弟什么地方得罪了你么？”

丛慕白姑娘收回自己的手，含着一丝微笑，缓缓地说道：“灵弟弟！你为何如此说话？我只不过是由于你方才所表现的别离情绪，稍加解释，如何竟然引起你的一番疑心？灵弟弟！你说此话是否会想到，即使你真的得罪了我，我会怪你么？”

祁灵心头的寒意，依然没有因为丛姑娘这两句话冲淡一双含有疑虑焦的情意的眼神，停在丛慕白的脸上，久久没有移动。

丛慕白微微地一带动手中的丝缰，缓缓地催动胯下的“雪盖灵芝”，脸上仍然含着微笑说道：“灵弟弟！难道你还因为方才我说的话，而没有想得开么？”

祁灵立即催动火赤龙驹赶了上去，口中恳声说道：“姊姊！是小弟太过多疑了！原因也确是由于小弟不愿意听到别离二字，丛姊姊！你会怪我么？”

丛慕白姑娘又是一阵鼻酸，但是，她立即仰起头来，轻轻地哈了一声，轻快明朗他说道：“弟弟！我怎么会怪你？倒是你这趟四川之行，万一耽误了时间，怪你的恐怕就不止是我了。”

祁灵点点头，忽然长叹一声，仿佛松了胸中一口闷气，转向丛慕白姑娘

拱手行礼，朗声说道：“姊姊！既然如此，小弟即刻向姊姊告辞，如果四川之行能在腊八日之前赶回来，我一定先去泰山，看望丛姊姊。”

丛慕白脸上掠过一阵淡淡的哀伤，她缓缓地摇了摇头，轻轻地说道：“到泰山你确定就能见到我么？”

祁灵一惊说道：“姊姊不是前往泰山，拜见令师么？”

丛慕白笑道：“家师和令师神州老前辈，知道这一个月消息之后，他们几位老人家会停在泰山不动，静等腊八日的来临么？灵弟弟！你还没有想透，人生如萍踪，聚散本无常，你如何那样肯定如此？”

说着隔着马背，用手推了一下祁灵，说道：“走啊！别又为着我这两句话发怔了。”

祁灵精神振作了一下，一抖手中的丝缰，口中叱喝一声，催动火赤龙驹，荡开四蹄，向前冲出，口中同时说道：“姊姊！小弟遵命先走了！让我们腊八日在天都峰再见。”

人的话音余声未落，火赤龙驹已经窜出十数丈，扬起一阵尘头，向前急驰而去。

忽然丛慕白昂首朗声，叫了一声：“灵弟弟”。

这一声喊叫，宛如灵鹤清唳，上遏行云，群山回应，祁灵正在伏身鞍上，向前驰骋，突然听到丛姑娘如此一声叫喊，当时不由地心里一震，随着这一声叫喊，祁灵右手一收丝缰，顿时将这匹火赤龙驹，勒得前蹄双扬，一声长嘶嘎然而停。

祁灵的坐骑刚一停下，身旁蹄声起落，黄尘止处，丛慕白姑娘的“雪盖灵芝”停在祁灵身边。

祁灵急忙转身问道：“丛姊姊！你叫住小弟是忘记何种要事，没有嘱咐么？”

丛慕白脸上一阵微微地红晕，一双秀目低垂，注视着自己手中的丝缰，轻轻地摇摇头，没有说话。

祁灵立即低声说道：“姊姊！你是不愿意如此突然分别，要和小弟并鞍而行一段路程么？”

丛慕白姑娘霍然一抬头，坐直了身子，说道：“灵弟弟！你此去四川，可以说是为公；你我心中的别离情绪，是私情。我如何能以私情而来害公？来耽搁你的行程？”

说到此处，丛姑娘微微地顿了一下，又接着说道：“灵弟弟！可是临时想到一件事，要来托付于你，如果此行你遇到须少蓝妹妹，你代我向她致以深深的歉疚之急。”

祁灵微微一愕，立即说道：“小弟此次入川，如何会碰上须姑娘？”

丛慕白说道：“人生何处不相逢？说不定此行就会碰上的，何况灵弟弟你还骑着须妹妹的一匹神驹呢？”

祁灵低声望了一望胯下的火赤龙驹，停下一会，点点头说道：“如果遇上，小弟一定会替姊姊带上这份歉意。”

丛慕白姑娘脸上露出欣慰之色，点着头接着说道：“灵弟弟，你去吧！”

祁灵一扬手中的丝缰，火赤龙驹放开四足，风驰电掣地向前急奔，但是，耳畔又隐约地传来丛姑娘叮咛之声：“灵弟弟！你要善视须妹妹！毋负她的一番情意。”

祁灵一惊回头，但见一缕黄尘，向相反的方向滚滚而逝，看不见一点人

马的影子。

祁灵仗着胯下火赤龙驹脚程极快，日夜兼程，虽然在开始的时候，他心里还惦记着丛慕白姑娘，但总觉得丛姑娘在临别之前的神情，不同于平常。但是，他又想到腊八日即可见面，此时神驰心分，于事无补，索性收敛心神，一心赶路，直奔峨嵋。

未几，祁灵已经走完了这一段迢迢千里的行程，到达了峨嵋，也到达了金顶之上，然而，祁灵却一时找不到乌金石，原是祁灵意料中的事，他准备以一段长时间，慢慢地寻找它，带了足够的食粮，在峨嵋金顶之上细细地寻找。

祁灵此时收拾起寻找乌金石的心情，反背起手，纵目眺望，他要欣赏这落日之前，秀丽名山的黄昏景色。

初冬时节，在峨嵋并未损及它的秀丽，有衰落的黄，也有茂盛的绿，错落其间，缀满绵绣。

祁灵正在纵目驰骋之际，忽然，就在身前不远，约十数丈的地方，反映着夕阳，闪起一阵耀眼的光芒，祁灵心中一时好奇，垫足拔身，横掠如燕，两三个起落之际，便落到那耀眼之处。

此处，有数株古杉参差矗立其间，倒是来得近了，反而将那耀眼的光芒，看不清楚，不知道确在何处。

祁灵慢慢地踱着脚步，绕着这几株杉木，缓缓地走着。他虽然没有抱着能找到乌金石的心情。至少他相信方才那一阵耀眼的光芒，不是无因。难道这峨嵋金顶之上，另有其他奇遇不成？

但是，祁灵围着这几株古杉，走了两三圈，丝毫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而且在这几株古杉当中，只是一片衰黄的草，一览无遗，再也看不到有其他的東西。

祁灵心里起了疑窦，他相信自己没有看错地方，也断然不是自己花了眼，方才在夕阳下闪出耀眼光芒，正是这几株古杉附近。而这几株古杉，也不过是两三丈方圆之地，祁灵如此慢慢走来，走了两三遍，若有任何东西，还能逃得脱祁灵的双目么？

这点疑问起自祁灵的头之后，他便停止了走动，站在那里，心里暗思忖，眼睛却在留神地察看。

夕阳渐渐地落下远处的云堆里，由绚烂归于黯淡，峨嵋金顶之上，也渐渐朦胧起来，祁灵一时间想不出也看不透有可疑的地方，他仰起头来，望望天上逐渐明亮的星光，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自语着说道：“明天！明天如果不能找出原因，我将饥而不食，以示决心。”

并不是祁灵未倒置，轻重缓急不分，他本是主要寻找乌金石，为何因这一件不相干的事，竟下如此决心？

其实祁灵的心里，早有他的打算，他觉得峨嵋金顶之上，突然出现这样一阵闪光，绝不会事出无因，这一阵闪光难保与乌金石没有关连。靳一原留言交待，只是说到乌金石，并没有说明乌金石究竟是怎样一个东西，千面狐狸靳一原的为人机智百出，他要祁灵找的这块乌金石，假如是一件普遍的东西，假如是很容易找到了，那靳一原也就不会如此轻而易举地叫祁灵千里迢迢地来到峨嵋。

祁灵这一阵联想，理由是充分充足的，所以，也更助长了祁灵对于寻找那一阵闪光的决心。

此时，祁灵摒弃了心中一切杂念，找了一块石头，端坐下来闭目养神，并没有运气行功。

约莫过了顿饭时间，夜寒彻骨，冷露沾衣，祁灵悠悠睁开眼睛，仰望天际，夜色蒙蒙，俯察山下，空山寂寂。此时祁灵的心灵清净无尘，豁然若有所得，立即站起身来，朝那几株古杉走去。

他走到相隔古杉约莫七八尺的地方，凝神注目再仔细地看了一遍，当时自己点头说道：“对了！这是一点可疑之处，金顶附近，均无杉木，为何独在此地有这几株古杉？不同于常，就是有异。”

祁灵觉得这几株古杉有异之后，心境大开，灵智大明，他欣然自语说道：“这几株古杉，为数正是八株，这不是分明按照八卦方位栽植的么？如此说来，这八株古杉是布置成了一个奇门之势，难道在这八株古杉之中，瞧不见任何东西了。”

关于九宫八卦，五行四象之学，祁灵知之不深，但是，他并非全然不知，只是知之不精而已。当他知道这八株古杉是一座八卦形状，分列八方，便认定是一座奇门阵势，用奇门遁甲的方法，掩去所藏之物的形态，并不是一件难事，更不是一件奇闻。

祁灵按住心头那一份激动的欣喜，端正自己所站的方向，仰起头来，找到北斗七垦，依照那斗杓所指的方向，认定是“坤六断”，他决定从“断”而入，从“连”而出。

这似乎是没有理由，当时祁灵的心理，也确是没有理由，如果勉强说他有行动是有所依据，那便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冒险精神。

因为事实上，要叫祁灵在这八株古杉之间，找到生门，那是毫无根据，无从找起，所以他抱定望无打卦的心理。

他相信，只要自己一点灵智不失，纵使误入死门，也不致将他困陷至死。

武林儿女，最要具有冒险的精神。否则，徒然望着那八株古杉，束手无策，抱着一种守株待兔的心情，那岂是武林儿女所应为？

祁灵一经决定之后，万步拧身，从八株古杉周围盘走一圈之余，突然，脚下一停，认准一个方向，沿着那株古杉，擦身探足，宜穿那八株古杉之间。

这一穿身进入之际，在祁灵而言，是抱着极大的决心，并且全神贯注，功行全身，唯恐遭遇意外。但是，祁灵这一穿身之后，八株古杉之内，平静异常，没有任何异样。

祁灵正在惊讶未已，忽然眼光一掠之下，就在八株古杉当中，有一丝绿油油的草，草深尺余，长得极为茂盛。

时值初冬，峨嵋金顶，严霜早降，野草齐衰，为何这一丛野草，独是碧绿油油？祁灵心里有了奇怪之意，立即不由分说，上前伸手拨草，刚一拨开草丛，赫然有一块大小有如饭碗的乌油油的石头。

祁灵意外地一怔，立即回神大喜道：“这一定就是乌金石了。”

当时分开草丛，双手一探向前，就要将这块乌金石捧起来。

祁灵此刻的心里，自然是欣喜非常，他并不是因为找到了乌金石，而是因为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将千面狐狸那一原交待的事情办好了，他可以立即起程，前往泰山；他不久就可以看到丛慕白姑娘；他可以将心里的疑虑，向丛姊姊问个明白。

在这种心情之下，他毫不在意地伸手一捧，可是，这一捧之下几乎使他下俯的身形，向前一栽，因为那块饭碗大小的黑石头，竟然在祁灵如此一捧

之下，未动分毫。

祁灵略略一怔随即加了两成力量，两手捧紧那块黑石头，向上一端。咦！仍然未动分毫。

祁灵这回真正地感到惊异了，就算这块黑石头有一两百斤重在他方才这一捧之下，也应该应手而起，为何竟然搬它不动？

这一个意外，使祁灵索性收回双手，退回两步，打量着这块黑石头，心里也在盘算着其中的道理何在。

就在他这一抬头之际，星光迷蒙之下，祁灵发现对面那一株杉木之上，有人刻着几个字。

因为祁灵刚一进入这八株古杉之内，立即就让那一丝草吸引住，再则夜色迷蒙，树上的留了也不容易发现，要不是祁灵凝神思索，还不容易看到数尺之外树上的留字。

树杆上的字迹一落进祁灵的眼里，当时心里砰然一震不禁呀一声，脱口惊叫起来，更不稍待，立即一掩身，便掠到那棵树的前面，原来树上的字，竟是千面狐狸靳一原所留的。

字是如此地写着：

“上金顶、见乌石、欲知其详，且看右下。靳一原先一日留示祁灵。”

旁边又有一行较小的字，写的是：“乌金石温玉也，拔起后，慎勿损坏。”

这几行字，所予以祁灵的，不是惊异，而是无比惊服。他没有料到千面狐狸靳一原会先一日到此地。

如今事情已经非常明朗，靳一原既然能先一日到达金顶，为何他自己不取这块乌金石？而要祁灵如此千里迢迢专程赶到此地？假如靳一原不是故意作弄祁灵，那便是其中有着重大的原因，靳一原无由要作弄祁灵的。

在祁灵的心中，千面狐狸靳一原是一位了不起的怪人，而这次要他到峨嵋来，知道是为了一件何等重大的事，乃至于一件何等秘密的事，才如此慎重，又如此神秘。

如今一切，就在这块乌金石下，拔起乌金石，便一切都自了然。

祁灵再次迈步上前，走到那块乌金石的旁边，站稳桩步，然后双手提足十成功力，缓缓地抓住那块乌金石，再慢慢地向上拔。

这块乌金石就这样慢慢地随着祁灵的手上升，一直提到地面，竟有五尺余长，而且下面比上面还粗，就难怪祁灵当初提它不起。

祁灵慢慢放下乌金石以后，再探首下视，果然，在五尺深的洞里，正正端端地有一块白玉嵌在泥中。

祁灵便伏身地上，探臂洞内，再加上三尺多长的七星紫虹软剑，找准位置，轻轻挑动，再运用内力，将七星紫虹软剑使劲下插，硬将那块玉版，戮穿一角，再慢慢地挑将上来。

及至挑得上来之后，原来不是一块玉石，而是一个制作精巧的玉匣。此时被祁灵用剑戮了一角，轻易地揭开匣盖，露出里面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白羊皮，羊皮上还画着许多线条。

饶是祁灵平时如何冷静，此时也禁不住怦怦心头乱跳，他虽然还不知道这张羊皮上所记载的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他可以断言，这是武林之中，一件重大的秘密。当他伸手从这个薄薄的白玉匣中取出这张白羊皮之后也止不住有着微微地颤抖。

这是一张制作得极为精致的羊皮，薄得像纸，白得像绢，当祁灵缓缓地

展开这张羊皮的时候，上面一行端正楷书，写着：“玉环秘笈藏珍图。”

这七个端正楷书一落到祁灵的眼里，无异是晴天霹雳，眼前嗡嗡地一阵，使他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黄山大掘墓是假想的玉块秘笈，五岳分藏五块，也是虚有其词，原来一目大师的玉环秘笈的藏珍图，是在此地。

是了！事情的真相，至此已经不难推知一二。

一目大师怕这“玉环秘笈”所托非人，故意再三布设疑阵，而真正藏珍的地方，是在这张图上所示的地方，千面狐狸靳一原则是下唯一知道这项秘密的人；当年的靳一原与江蓼之间，造成数十年的误会，也是为了这张秘图；鲁半班欺师灭祖，同样地也是为了这张图。

至于一目大师为要将这个秘密告诉当年的靳一原？今日的靳一原又为何不去自己练这玉环秘笈上面所记载的不世神功？这还是祁灵目前所不能理解的事。不过，他相信等到按图索得玉环秘笈之时，其中的一切疑问，大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祁灵摊开这张羊皮，迎着星光运足目神，仔细地看了一遍。

当他看完这张图以后站起身来，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小心地藏起这张羊皮图，将那根乌亮有光的乌金石，安放到原处。他知道，此时八株古杉的奇门阵势，已经在乌金石一拔之际，破坏无遗。他坦然持走这八株古杉之中，趁着这蒙蒙的星光夜色，向前一直走过去。

他在走的时候，心里却在暗暗地想着：“事后想来，方才的举动，是有极大的冒险成份在内，试想那乌金石大八株古杉所列的奇门阵势之内，能反映出夕阳的照耀，却没有办法使人发现它的位置，这岂不是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了我，这个奇门阵势深得变化之妙么？我若不是幸运，一旦被困在这奇门之中，那将何以自处？”

想到这里，祁灵自己也禁不住摇摇头，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道：“我也不知为何冒然地将自己的命运，放在北斗七星那斗杓之上，如今事后想来，令人觉得有些荒唐。如此看来，天地间万事皆在定数。我祁灵能得到这份‘玉环秘笈’，只有归功于天意如此。

此刻祁灵一路上思潮如涌，而且都是充满了喜悦。

本来武林之中对于一项盖世武功，大家都是梦寐以求，甚至不惜集毕生精力谋求某一件武功的完成。所以，玉环秘笈才会引起武林之中有史以来的一次黄山大掘墓，以及万巧剑客鲁半班不惜欺师灭祖挑起整个武林的反感。

如今，祁灵竟然如此有幸，得到这张藏珍图，如何不叫他欣喜难禁呢？

祁灵手里紧握着这张柔软异常的羊皮藏珍图，慢慢向前走着，已经离开原来埋图的所在地约有十丈左右，他停下脚步，凝神注目，向眼前仔细地看去正对着前面不远，有一棵宛如向天怒龙的松树，极其神奇盘踞了一大片。

这棵松树不仅形状长得奇特，位置也生长得非常奇特，是卓然独立地生长在一棵石笋之上，整个石笋都被树根包绕得密密麻麻，而这根石笋却是矗立在一个断岩边缘，断岩前面，就是深达十数丈的山间。

站在松树附近，向前看去，曾使人顿生一种栗然惧意。

祁灵距离松树约两丈左右，便站住了脚，心里暗暗地盘算着：“这棵松树必然就是藏珍图上所标示的那棵，有了它，就好找其他了。”

祁灵站在那里微微地打量一阵之后，突然手不抬、肩不晃、腰不拧，以一式极具功力的“凌空虚渡”的“落叶飘萍”，悠悠然，从两丈之外向那株

松树上落过去。

人落到松树之上，真正是做到枝叶无惊，飘然无物。

然后，祁灵稳立在松树之梢，再纵目四下察看，看了半晌却禁不住皱起眉头，心里暗自忖道：“藏珍图上分明说的是先树后水，若说树，这附近除了这株特别的松树之外，再也找不其他一棵树，可以当得上是神奇二字，‘树’既然是在此，这‘水’又在何处？难道……”心里沉吟着，人再向四周看去，不禁摇着头说道：“难道不是这棵树么？”

祁灵也不相信自己手里捏着一张藏珍图，竟然会找不到玉环秘苾。

不过，他也相信这玉环秘苾，不是轻易可以寻得。虽然有图在手，想必还要费上一番功夫，一目大师是何等高人，他藏的东西，会是轻易可以寻得的么？如果不费一番智慧，这玉环秘苾岂能等到数十年后的现在？恐怕早就被别人抢得先了。

所以，祁灵也不心急，索性盘腿而坐，坐在松树梢头，心里一面想眼里一面看。

他心里不住地重复想着那几句话。

“先树后水，上七下八。”

在这两句话的后面，紧接着是画的十几条重重叠叠的线，除此而外，这张藏珍图就别无所有，如今连水都没有找到，这“上七下八”更是无法想透了。

祁灵盘坐在松树梢上，反复想了半天，此刻已经是深夜，依然设想起一点头绪来。

忽然，祁灵心里一动，暗自忖道：“峨嵋金顶之上，何来泉水？我何必如此执迷不悟，死钻牛角，这‘水’之一字，是否另有所示？”

想到此外，灵智大开忍不住自语说道：“水？北方壬癸属水，转向北方。”

祁灵认准北方，才发觉北方，正是自己所站的身后，也正是方才来的万向。祁灵这才觉悟出这“后水”二字的意义。

经此一番语透之后，祁灵毫不犹豫地回身向上走了七步，再回头退了八步，正站在松树边缘，这样站定之后，祁灵又茫然了，因为他站的地方，只是一片荒草地，连一块石头都没有，难道玉环秘苾是在此地么？

祁灵虽然没有找到玉环秘苾，但是，他可以断言，一目大师断不至于将玉块秘苾埋在这荒草地上，顾然这“上七下八”的含意，是会意错了。

祁灵经过这样两次挫折之后，虽然他并不灰心，但是多少有些懊悔，他没有惊讶于一目大师藏珍之妙，而且惊讶自己的智慧为何如此不济，这两句暗语都解它不开？岂不是令人惭愧么！

有道是：静而后定、定而后安、安而后虑、虑而后才得。祁灵把关键归之于自己心情意外之欣喜和激动，失去原有的宁静，因而灵智蒙蔽，不能有所得。

于是，祁灵就在原地缓缓坐下，敛气凝神，调息行动，摒除杂念，顷刻归之于浑然无我之境。这一次祁灵调息行功悠悠醒来，睁开眼睛一看。正是朝阳乍起，满山金黄，已经是次日清晨的时分。

祁灵经过了一次调息之后，精神大振，霍然从地上一跃而起，但是昨夜寻找玉环秘苾的事，就在这一跃之际，又都重上心头，藏珍图上的一切记载，又一字不漏地从心头掠过一遍。

这也不过是一瞬间之间，祁灵仿佛是大梦初醒，顷刻恍然，眼睁睁地望着

面前，半晌说不出话来。

原来朝阳从东方乍起，阳光穿过那棵松树，就成千万道直线，通过祁灵所站的地方，一直拖到老远老远的方向。老远的地方是云雾迷蒙。这一个景象落到祁灵的眼里，使他想起藏珍图上那重重叠叠十几条细线。

这一个偶然的触动，使祁灵一怔之余，立即腾身而起，全速飞奔，约莫起伏崎岖地走了七八丈远，阳光已越过树顶，光线也随之消失，祁灵也随停足于一堵石壁之前，约莫离地五丈高左右，有一圈斑斑的痕迹，乍一看去像是人的一只眼睛，而且，还有一丛藓苔，横生在上，像是一撇眉毛。

任何人对于石壁上这个斑斑痕迹，不会在意，至多也不过是认为长得奇特而已，可是，这一只人眼的斑痕，落在祁灵的眼里，无异是黑暗之中，摸索前进，突然出现一盏明灯，令人兴奋无已。

这是一个令人非常兴奋的符号，祁灵一见顿时了然于心，那是“一目”之意。祁灵缓缓地走到石壁之前，恭恭敬敬地行礼如仪，然后站起来，口中轻轻地祷祝着说道：“武林后辈祁灵，谨此立下誓言，得到玉环秘笈之后，将全力扶持正道，清扫魔氛，使武学光大，对天下生民有利而无害。”

有道是：祭神如神在。祁灵这一番祝祷，主要是要诉诸自己的良知，对自己立下誓言而已，这也正是祁灵不同于寻常人的地方，不因为即将获得奇珍异宝，而丧失了自己做人德操，千面狐狸靳一原能将藏在心中数十年的秘密，不告诉一了老尼于当初，不告诉自己爱徒鲁半班，于最后终于选择了祁灵，也可以说是靳一原慧眼识人，使一目大师平生精力智慧尽萃于斯的玉环秘笈，能得到恰当的传人。

且说祁灵当时恭敬行礼已毕，他站在石壁之前，略加思忖之后，他知道凭自己的揣测断无法能揣测到一目大师的用心之妙，索性仅凭自己一念之得，举手行事，或许笨法子还可以破开巧妙无比的机关。

祁灵一念既罢，距离石壁那个一双眼睛的痕迹，约莫五尺的地方，沉桩站稳，左手叉腰，右手内圈向脸，霍然扭腕，翻掌，向前疾推一式“推山填海”，宜向那眼睛痕迹之下，以九成真力猛推而去。祁灵这一掌猛推之下，虽然力道千钧，但是，着力之处，是一堵石壁，若按常理而论，仅凭一双肉掌，纵有千力劈空罡劲，也不能使之摇动毫分。

祁灵也未必不知道这种道理，但是，他心里有一个紧定的想法：“如果这一堵石壁，确是一目大师那张藏珍图所示的地方，这一掌下去，定有分晓，如果这一掌击中石壁，毫无异处则是我仍然没有悟到这藏珍图的真义。”

就在他这样疾推一掌之后，一道强劲无比的力道，挟着一股啸声，猛烈无比地直撞石壁。

霎时只听得“轰隆”一声，仿佛是响一声闷雷，眼前立即现出奇迹，那石壁上带有眼睛痕迹的地方，仿佛是一块滚板，轰隆隆地一阵缓缓翻动，渐渐地，那一块巨大的石滚板已经翻转摊平，半空中伸在石壁之外，像是一块平板石级，石级上面，露出一个四方大石洞，从下面看上去，虽然是朝阳灿烂，依然黑暗一片，不知深浅。

祁灵一见自己这一掌之下，已见异状，心中大喜，微一提气，伸手一搭那块伸在外面的石板，翻身落在石板之上，留神向里面看去。

这个奇特的石级，深不及两丈，分明是人工挖掘而成，祁灵站在石板上，运足归神向里面看去，但见黑暗之中，空荡荡地别无一物，只有当中摆着长约一尺，宽有七八寸的白色盒子。

祁灵知道那个白色盘子，就是武林中人梦寐以求的“玉环秘笈”。当时他略略地迟疑了一下，躬下身来，缓缓地走进洞去，将那个白色盒子取在手中。

这个盒子入手清凉凛人，份量沉重，分明是一个白玉制成的盒子，祁灵小心谨慎地双手捧着盒子走到洞外去，站在石板上，朝手中那个白玉盒子看去，这个盒子制作得精巧无比，光滑晶莹，一块玉石能琢磨到如此地步，真可以说是鬼斧神工。

在盒子当中，有一个乌黑而有光的锁，锁在上下两块接合之作。乍看时，祁灵只觉得这个锁和这个白玉盒子一样的精巧，而且还看不出是什么东西制作而成的。但是，忽地命祁灵霍然一惊，不觉脱口惊呼道：“这上面有锁，可是钥匙呢？”

祁灵这样一惊之下，立即回身走进洞里，凝视泪目，在方才放置白玉盒子的地方，仔细地寻找，石洞里别无他物，祁灵几乎是一寸一寸地在石洞里往返寻找着，再也看不到有第二件东西。

这种情形，使祁灵一时为之呆住了，坐在石洞里，心里不住地在想，可是，却找不出任何一点可以追寻的蛛丝马迹来。

本来这种情形，并不是个难题，祁灵身上佩有号称天下第一的七星紫虹桃花软剑，功能削金断玉，区区一个小锁，还不是挥剑立断，白玉盒子还不是立即应手而开，何需祁灵如此煞费心神？

但是，祁灵心里却有另一种想法，他认为，一目大师是如何精细，千面狐狸靳一原又是如何心细如发？一目大师既然将白玉盒子锁起来，则必定有可开的钥匙；千面狐狸靳一原当年受托之时，也必然知道白玉盒子被锁上的真情，他也必然知道钥匙的所在，绝不致让祁灵事到如今捧着没有钥匙开的盒子，在此地若无对策。

因此，祁灵决定断然不用宝剑削开白玉盒子上的锁，他相信有两种原因：第一，一目大师将钥匙藏在石洞之中，自己尚未发觉，那是应该再下功夫详加寻找，不能擅自用剑，而有违一目大师当初用钥匙的意义。如果，最后真的找不到这把钥匙，那还是由于自己无缘获得这本“玉环秘笈”只有原盒不动，送交千面狐狸靳一原。

第二，千面狐狸靳一原没有将藏钥匙的地方，告诉祁灵；甚至于根本没有将钥匙交给祁灵，如果是这样，靳一原必有所为，也是不应该擅自用剑。

不管以上的两种原因究竟是那一种，祁灵都不愿意用剑削锁，因为他认为“取任何一件东西，都要听其自然，不能勉强，如果勉强，则失之于和平，那不是君子侠义之士所当为，尤其是一件前辈所遗留的东西，更应该如此。”

祁灵手捧着白玉盒子，心中意念决定之后，准备再在石洞之内，细心寻找一遍，如果真的寻找不到，那只有决定原盒不动，送交靳一原。

正在这时候，忽然，洞外微微一阵衣袂飘风的声音，随着人影一闪，从地上直掠洞前石板之上而来。

祁灵心里蓦地一惊，他知道大凡稀世奇珍，尤其像这种武林之人梦寐以求的秘笈，随时都有人在费尽心机苦苦追寻，说不定就在他进入峨嵋金顶之际，有人跟踪识破，如今是露面前来，不消说，准是满怀没有好意。

大凡能蓄意胆来抢夺之人，武功均有自信之处，祁灵人在石洞之中，身手施展不开，地位大为不利，一时心急，再则他太关心“玉环秘笈”的安全，假使这“玉环秘笈”数十年都平安无事，一到他手里，就为别人抢夺而去，

无颜对靳一原固是事实，设若贻害武林，祁灵岂不成了罪魁祸首？

因此之故，祁灵一见人影一闪而至，他没有丝毫等待，左手抱紧白玉盒子，右手疾翻，“呼”地一声，劈出一掌。

这一掌劈空力道，锐利猛勇，兼而有之，等闲人士恐怕挨不住如此一劈，便要翻落地上。可是，祁灵刚刚劈出一掌，就听得来人“咦”了一声，当时身形一撇，让开祁灵这样突然一掌，在石板边缘宛如风摆残柳一样，悠悠地荡了一下，才又转身回来。

就在这一瞬空隙之中，祁灵右手早已经摸出七星紫虹桃花软剑，“刷”地一下，直挺出鞘，抢出两三步，厉声叱道：“何人来此，挡我者死！”

祁灵叱罢，七星紫虹桃花剑斜挺胸前，向前看去，只见灰衣一摆，有人沉声说道：“祁灵小友！休要慌张，是老尼一了至此。”

祁灵这时候也已经看得清清楚楚，迎面站在石板之上，正是一袭灰衣、满面慈祥的一了老尼。

这一瞬间，是祁灵有生以来，最感到羞愧无限无地自容的时候，涨红着脸，收回七星紫虹桃花剑，行着礼说道：“晚辈不知是老前辈到此、方才鲁莽……”

一了老尼微微一笑，摇摇头说道：“祁灵小友休要如此羞愧自责，其实这也不得你：常言道是：怀璧其罪。你如今身藏举世追求的玉环秘笈，自应提高警觉，老尼方才所挨的一掌，在你倒是无可厚非之处。”

祁灵红着脸说道：“晚辈警觉虽有，沉着不足，太失常态，愧对老前辈如此大量宽宥。”

一了老尼点点头，没有再说这件事，只是转过身未，飘然而下，口中说道：“峨嵋金顶此刻倒是杳无一人，祁灵小友请出石洞，老尼尚有一事，要与小友面谈。”

祁灵应声而出，也随着飘然而下。

一了老尼回身站在石板之下，右手上举，忽然一提气，身形平地一拔而起，右手贴着石板，险劲向上一送，接着只听见一阵隆隆地声音，那块石板就在这样一送之下，缓缓地又回复原来石壁模样。

一了老尼一纵之后，身形飘然而下，毫无异样的缓缓走向这离灵身旁而来。

这种凌空力托千斤，送石回原，看得祁灵心里暗暗地心服，当时拱手躬身，恭谨地说道：“老前辈神功盖世晚辈今日一开眼界。”

一了老尼没有回答，只是微微慈祥地一笑，稍停了一会，才缓缓地说道：“论功力修为成就，当今武林之中，无人能超越过令师神州丐道，老尼久疏修练，不值一提。”

祁灵一听提到自己恩师，立即垂手肃立，恭谨之情溢于举止之间。

一了老尼接着说道：“不过若论武功，无论剑、掌、拳、脚，祁灵你如能将一目大师这本玉环秘笈，揣摩研习到娴熟地步，只怕令师除开内力之外，在武功一项上，还要稍逊你一筹。”

祁灵一听不由自主地脱口轻轻惊呼一声。

一了老尼挥手示意，叫祁灵坐下之后，自己也盘膝坐在地上，沉缓地接着说道：“祁灵小友！你应该知道，内力与武功稍有相异之处，内力半靠天赋，半靠自己苦练，数十年的内力，绝不可一蹴而成，除了时间，别无捷径可走。”

祁灵忽然想起自己在泰山玉皇顶上的情形，正待开口想问，一了老尼又接着说道：“你心里会问，武林之中，有一种开顶授艺，涌泉输血等法，可以陡增内力，但是，那不是正常的情形，而且，也有一定的限度。但是，武功则不同，只要你天资聪明，内力已具基础，有人传授你精绝的武功，或三五日、或十天半月、或三五月，便可深谙其妙，虽然火候有差别，但是，需时不多，便可以做视群伦。”

一了老尼突然说了这些话，祁灵唯唯之余，并没有明白一了老尼说话的用意何在。

一了老尼望了祁灵一眼，轻轻地说道：“这就是武林之中，在数十年前疯狂地追寻玉环秘笈的原因，这也就是靳一原要你到峨嵋金顶的原因。”

祁灵这才心情一凛，立即躬身恭谨地应声说道：“靳老前辈待晚辈之恩，以及期晚辈之深，晚辈终身敬记，无时或忘。”

一了老尼点点头，思忖了一会，接着说道：“祁灵小友可曾看过‘玉环秘笈’的内容记载否？”

祁灵立即说道：“晚辈正为此事困惑，要请教于老前辈台前。”

说着将那白玉盒子双手递到一了老尼之前，说道：“晚辈尚未寻到开锁之钥，无法开启玉盒，故而尚未看到秘笈内容。老前辈若不是及时来此，晚辈准备赶回天柱山，或者等到腊八日，当面交给靳老前辈，静候处置。”

一了老尼，眼睛在玉盒之上看了一下之后，略不经意地望着祁灵说道：“令师传与祁灵小友之七星紫虹桃花软剑，可以削金断玉，为何不用？”

祁灵摇头说道：“一目大师当年上锁之时，必有启锁之钥，晚辈如果用剑启盒，是谓强求，恐怕不是一目大师当年遗留此笈，等待有缘之初衷。”

一了老尼闻言，不住地点着头，沉默有顷，才轻轻地叹了口气，自语地说道：“一原目盲心不盲，所选是人，不负一目大师当年之托。”

祁灵一听一了老尼如此自言自语，当时心里顿时一凛，出了一身冷汗。

一了老尼接着抬起头来说道：“祁灵！你知道老尼此来之意否？”

祁灵凛然地摇摇头。

一了老尼说道：“老尼是特地给你送来开盒之钥的。”

说着话，她从袖中取出一枚乌黑发亮的小钥匙，托在手掌之中，祁灵当时意外地瞪大一双眼睛，半晌说不出话来。

一了老尼又缓缓收回手掌说道：“靳一原是接受过一目大师指点武功唯一的人，但是，他们没有师徒名份，却有一种交换条件，这条件便是代他选择一个可以信任的武林后辈，接受这本玉环秘笈，光大武林正道，多行侠义之举，以有益苍生。”

祁灵点点头，突然他问道：“为何一目大师不直接传给靳老前辈？”

一了老尼微笑道：“靳一原的天赋所能练的武功，已至极限。”

祁灵忽然顿生一种无限惶恐之意，觉得自己责任沉重，有不胜负荷之感，当时说道：“那……晚辈……？”

一了老尼没有理会祁灵的话，只是缓缓地说道：“至于后来靳一原为何恶行武林的原因，你在天柱山听说了他对你进行了一次最后的考验，那便是这枚钥匙。”

祁灵一听，果然方才自己猜想的不错，如果自己擅自动用宝剑，也不知会有怎样的后果？想到此地，祁灵冷汗淋漓，深深觉得做人不能有一点失之不正之处。

一了老尼指着祁灵手中那白玉盒子说道：“这个白玉盒子是一目大师自己制作，如果不用钥匙，而且其他器具来损坏白玉盒子，想取得‘玉环秘笈’，结果所得则是一堆碎玉，别无所获。因为，一个不能敬谨长者遗物，不能存心忠厚正直的人，不是‘玉环秘笈’理想的得主，则宁可毁掉，不可传授。”

祁灵此时凛然之心，又充满了对一目大师和千面狐狸靳一原的敬服之意，也深深觉得这一本“玉环秘笈”的得来不易，更增加了他重视的信心。

当时，一了老尼将白玉盒子取过手中，用那个小钥匙轻轻地启开上面的小锁，然后，只听得“咔嚓”一声，将白玉盒子轻轻地启开，祁灵一看，白玉盒子里平平地放置着一本白绢装订的簿子，在白绢簿子上面，放置两个约有鹅卵大小的黑球。

一了老尼伸手将两个黑球，取在手中，平托在掌上说道：“祁灵！你听说过‘霹雳珠’的名词否？”

祁灵惊道：“这玉盒内装的就是霹雳珠么？”

一了老尼点头说道：“这只不过是一目大师仿制的两枚罢了，用意不在伤人，但是，只要碎盒之际，足可将这本“玉环秘笈”，炸得粉碎。”

祁灵此时乃站起身来，对一了老尼说道：“多谢老前辈千里迢迢送来钥匙，晚辈但望能有寸进，以不负老前辈爱惜之深。”

一了老尼摇摇头，将玉盒交给祁灵，说道：“你休要谢老尼，本来这趟川中之行，靳一原自己要来的，老尼不过临时讨得这份差使，代他跑了这趟四川，向时在帮助祁小友你完成这件大事之后还有一私些己之见，要与小友一谈。”

自从一了老尼出现在这峨嵋金顶之后，祁灵对之恭礼有加，而且，一了老尼对于祁灵，也是慈祥无限，所以，当一了老尼说出这句话，祁灵以为仍是有关“玉环秘笈”的问题，立即应声答道：“老前辈待晚辈云天高谊，海水深恩，有何指示，晚辈自当遵循，就请老前辈言之当面，晚辈洗耳恭听。”

一了老尼点点头，缓缓地坐下来，低低地喧了一声佛号，抬起头来看看祁灵，两道神光，令人见而凛然。半晌，一了老尼低沉地说道：“祁灵！你和丛慕白在飞来石下曾经听到老尼和靳一原的说话，都还记得否？”

祁灵点头说道：“晚辈记得。”

一了老尼说道：“老尼既已遁身空门，了断尘缘，奈何还要沾惹这身外之事？”

祁灵立即说道：“老前辈曾经应允帮助靳一原老前辈完成心愿，再了尘缘，一心向佛。”

一了老尼点头说道：“祁灵！你记得不错，你可知道靳一原要老尼为他完成何种心愿么？”

祁灵摇头说道：“晚辈事后曾与丛慕白姊姊思忖半日，不知所指何事，如果就当前事情来看，比较重要的，便是破除天都峰，一则可以整顿靳老前辈门规，再则可以减少武林败类。”

一了老尼说道：“靳一原双目虽瞽，武林仍然未放下，而且练成了一双通灵天耳功，代替了他的双眼，老尼按照天都峰要图，略加说明，他携带着两个猩猩，便可以将天都峰上的机关埋伏，破除无遗。何况，他随时可以使双眼复明，所以，仅仅是破天都峰的机关埋伏，老尼无庸为他效力。”

祁灵不敢接着说下去，因为他实在不知道靳一原究竟要一了老尼为他做什么事。

一了老尼停顿了一会，又接着说道：“他所要求老尼的，是为他挽救鲁半班的一条性命。”

此语一出，祁灵瞪然而视，他不敢相信此话是真。但是，他看到一了老尼平静地坐在那里，平静地说出这话，他又无法不相信是真。

一了老尼平静依然地说道：“祁灵！你知道靳一原生平只收了鲁半班一个门人，鲁半班欺师灭祖，使靳一原目盲数十年不见天日。他从来没有说出将鲁半班逐出门墙之言，却是何故？”

这件事，祁灵也曾经想过，他觉得这是靳一原用心可敬之处，他要将整顿门规的责任，肩在自己身上，不去委卸责任，除此，他不明白尚存何其他意义。

一了老尼接着说道：“靳一原对鲁半班仍有师徒之情，祁灵！你休要以为那是妇人之仁，事实是靳一原另有用心，他不愿意鲁半班这样良好的人才，终身沧落歧途，他要使他终能孽海回头，使才有所用。”

祁灵轻轻地“啊”了一声，也没有想到靳一原有这种深长的用心，他心里有着很大的感动。一了老尼又接着说道：“老尼到此地前来送钥匙，是前来交换祁灵小友承诺，将来给予鲁半班一个回头的机会，助老尼完成此项心愿。”

说着话，她立即转起身来，对祁灵说道：“峨嵋金顶你可以在此揣摩‘玉环秘笈’上的武功，腊八日至天都峰相见，至于承诺之事，不是今天，而是在你长期考虑之后。”

言犹未了，只见她平地拔起，闪电一掠，转眼十数丈，顷刻不见。祁灵怔怔地望着这朝阳满山的峨嵋金顶，心里充满了莫名的情绪。

祁灵在峨嵋金顶，根据藏珍图，得到了世人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玉环秘笈，他才真正体会到千面狐狸靳一原对他的器重，不仅仅是破除天都峰，降服万巧剑客鲁半班，更希望他能够光大一目大师毕生之学，作一个卫道武林之士。

因此，祁灵他收敛了急于赶往泰山会见丛慕白姑娘之心，他要在腊八日之前，在这峨嵋金顶之上，觅地参悟玉环秘笈，苦练神功，准备天都峰上一会万巧剑客鲁半班。

暂时按下祁灵峨嵋习艺，且说在天住山飞来峰和祁灵分手的丛慕白姑娘。

丛慕白在飞来峰之麓，催马飞奔，离别了祁灵之后，内心之沉重与黯然，真是无以言之。在表面上，她和祁灵是说暂时的分离，实际上，丛姑娘的心中，是充满了永别的哀伤。

伤心人别有怀抱，其间情形，自然不是祁灵在当时所能料想于万一。

男女之间的情感，断难容第三者插足其间，爱之愈深愈真，则独占之心愈真愈切，如果不幸有第三者涉足其间，则脱不出下列三种结果：

其一：共效娥皇女英，不让古人专美于前。

其二：竭尽心力，乃至不择手段，达其独占目的，遂愿平主。

其三：满怀创伤，黯然而退，以成全别人。

但是，第三种结果，第一种最为美满，但是，亦是最为难能。第二种结果，则不是一个娴淑的姑娘所愿如此，第三种结果则每每容易造成，因为，自古妇德以娴静为尚，宁愿自己饮恨终生，而让自己心爱的人，得以幸福美满。

丛慕白姑娘离开天住山飞来峰麓之时，便是抱着这种决心，柔肠寸断，黯然神伤，却又勇气无比地要让自己独尝苦果，把幸福让给别人。

因为她在舜耕山茅庵之前，听到须少蓝姑娘那一声哀幽无尽的细叹，看到留在树杆上的那一贴简单的贺词，以及须少蓝姑娘遗马以赠，这种情形，聪明如丛慕白者，岂有不了解须少蓝姑娘之情有独钟？

后来，她又问到祁灵，知道她的灵弟弟，对于须少蓝也是印象不恶，无形之中，使她感觉到灵弟弟和须少蓝是理想的一对璧人。

情感上的“禅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丛慕白忽然对须少蓝起了无限的同情，她觉得“红颜薄命”的是她自己，而不应该是比她小、比她身世更可怜的须少蓝妹妹。

而且更有一个最好的藉口，使她自己能够坦然退让，那便是：她要亲手报复亲仇，否则宁愿追随双亲于地下。但是，眼前的情势，在她看来，已经明朗异常。腊八日将是大破天都峰的日子，届时天下群雄俱在，而且靳一原和一了老尼也必然亲临天都峰，斯时斯地，能否使她如愿以偿？能否使她手刃仇人？颇多疑虑之处，设若到时候鲁半班死在别人手中，或者鲁半班为人讲情携走，则自己十数年沉冤血恨，何以洗雪？

丛慕白姑娘就凭这一个意念，她决定了自己要退出这个情感的漩涡，促成须少蓝和祁灵的好事；也决定自己要在腊八日之前，独闯天都峰，要手刃鲁半班。万一不幸不能如愿，而殒命在鲁半班手下，死而无怨。好在鲁半班腊八日也难逃别人的制裁。

当丛慕白姑娘这一个决定，牢固地稳立心中之后，她反而心安理得，平静异常，虽然她在飞来峰和祁灵分别之时，依然引起无限的神伤，但是，当她催马飞驰，疯狂地疾奔一阵之后，她又渐渐地平静下来。

“雪盖灵芝”脚程神速，丛慕白也是去心似箭，不消数目，便到达了泰山。

当她弃马登山之时，她心里却犹豫了，她不知道应该如何对自己的恩师，说明自己此后的行为。

丛姑娘一方面在想，脚下却又止不住慢慢地一步一步登向泰山。

朝阳虽已光被山岳，但是初冬的寒意，却是依旧袭人，丛慕白在这冬寒侵人的泰山，额上渗出了点点汗珠。

几次，丛慕白要动摇了自己既经决定的心意，让一切听其自然，就在泰山等待腊八日随恩师一行，前往天都峰。但是终于又让自己坚强的意念，坚持下去。

丛慕白人是一步一步登向泰山之巅，心情也是一点一点更加紊乱，说不出一个头绪来。忽然，嗖地一声，有物破空，直向丛慕白迎面打来，可是，临近拐弯，从丛慕白的肩头，一呼而过。

丛姑娘一惊而觉，赶紧收敛心神，双足沉桩，两眼凝神，向前看去。

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一阵呵呵地笑声，从对面一堵山石后转出来一个人，指着丛姑娘说道：“姑娘！你为何如此心事重重，可能为老儿一告么？”

丛慕白一看原来是武林神医回春圣手圣手遯雨田，提着药囊，笑呵呵地走上前来。

丛姑娘当时脸上一红，她也觉得自己失神太过，对面来人都盲然无觉。连忙上前行礼说道：“遯前辈一个人在此是采取药草，抑或是在此行医？晚辈正巧又与前辈碰上。”

这两句话轻轻地将方才失态的情形，掩盖过去，遯雨田闻言拍着药囊笑道：“姑娘真是玲珑心窍，说话一语道中。老朽独自一人留在泰山，正是为了要采几味难得的草药，想不到在此地遇上姑娘。”

丛慕白一听，心里一动，立即接着说道：“怎么？运前辈是独自一人留在此地？晚辈恩师他们几位老前辈，都不在泰山么？他们现都在何处？”

回春圣手遯雨田说道：“姑娘来得可真不凑巧，神州丐道，和北岳秀士以及令师紫盖隐儒，还有老偷儿古长青，他们一行于前一月起程，前往嵩山少室峰少林寺去了。”

丛慕白乍一听，心中倒是真的为之一愕，自以为是来得太不凑巧。但是，转而心里又豁然大开，连忙说道：“遯老在此采药数日，得手之后，是否要前往少室峰，与晚辈恩师他们会合？”

回春圣手点头说道：“老朽目前无事，能与这些武林高人，多作盘桓，自然是生平之愿，再说能够得与武林三大奇人，相聚一起，亦为求之不得之事，所以，老朽采取几味药草之后，至迟于明日日落之前，就要动身前往中岳。”

丛慕白一听，立即说道：“如此甚好，晚辈正有一事，拜托遯老此行之便。”

回春圣手立即讶然说道：“怎么？丛姑娘难道你不前往少室峰拜见你恩师了么？”

丛慕白摇摇头说道：“晚辈尚有要事，所以要拜托遯老，顺便带上一信。”

回春圣手点头应允说道：“既然如此，尽可以书言明，老朽囊中笔墨现成，就在此地倚石作书便了。不过，老朽记得在天柱山飞来峰上，与丛姑娘你和祁灵小友相遇，但不知千成狐狸靳一原要你们前去为了何事？祁小友如今又向何往，为何没有和姑娘一同前来？”

回春圣手一面拿出纸笔墨砚，一面想起与丛姑娘同行的祁灵。

丛慕白便将靳一原所交待的两件事，说了一个大概，说明祁灵是为了遵命前往峨嵋金顶，而她自己则是前来告知腊八日的约期，而且要转知各门派掌门，也要如期前往天都峰。

话说到此处，回春圣手立即接着呵呵笑道：“丛姑娘！你这传递口信的事，放在老朽身上，至于传知各大门派的事到了少室峰，相信他们自有办法，你放心去罢，老朽绝误不了事。”

说着话，又一阵呵呵地笑声，这才又接着说道：“老朽方才也正是奇怪，丛姑娘为何心神分散，意念不集中到如此地步，原来是为了这些事。姑娘！即刻起程前往峨嵋金顶，仗着你那匹神驹，不消多少时日，便可以与祁灵小友相会的。”

丛慕白一听，当时脸上飞起一阵红晕，她没有想到回春圣手竟会怀疑她是为了急于要和祁灵机见，才如此心神分驰，当时她急得叫道：“遯老！晚辈……”

回春圣手笑着摇手说道：“丛姑娘！你赶快修书，休要再耽搁，今日下山，尚可来得及赶上百千里路。”

丛慕白知道遯雨田的误会已深，但是，转而一念：“随他误会去罢！又何必必要在此时此地说个明白？好在他到了中岳嵩山少室峰之后，恩师见到了我的书信，自然一切了解。”

她估计一下，她从天柱山来到东岳，再等到回春圣手前往中岳，如此时间一凑，即使恩师会提早赶到天都峰，也是相距腊八无几

时间使她一个合理的安排，她此行成功，自然千好万好，从此一了尘缘，立即遁迹荒山，如果此行失败，紧接着就是腊八日之分，相信鲁半班再也难逃覆灭之命运。

丛慕白将自己的打算与决心，又重新地温习了一遍，然后，她安详地没有再向回春圣手说明什么，只是微微地笑了一下，便回转身去，伏在一块石头上，振笔修书，在书信之中，她将自己心里决定的一切，都告诉了恩师。

将书信封好之后，丛慕白双手交与回春圣手，恭敬地说道：“如此有劳遯老了。”

回春圣手将信接在手中，两道眼神盯住丛慕白，忽然摇摇头说道：“奇怪！奇怪！”

这两声“奇怪”，叫得丛慕白浑身毛骨悚然，当时立即说道：“遯老难道发觉晚辈有若何不对之事么？”

回春圣手摇头说道：“老朽虽然不通星相之学，但是，由于阅人太多，对于这气色一项，多少有些毛皮常识，老朽看姑娘此刻脸带晦气，印堂发暗，分明是此去大有危险。可是姑娘此去是到峨嵋金顶，与祁灵小友相见有何危险之有？这岂不是令人奇怪之事么？”

这几句话顿时说得丛慕白姑娘悚然而惊，这分明是说此次前往天都峰，不但不能成功，而且还有杀身之祸，虽然说是这气色的观望，是难能尽信，但是，也不能完全不信，何况回春圣手根本就不知道她要前往天都峰的事。

丛慕白如此微微一顿之际，她的决心却没有因此而动摇。

当时她平静地含着微笑对回春圣手说道：“多谢逯老的关注，只是为了人生在世，生死由命，惧之无益，常言道是：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脱。”

回春圣手也点头说道：“丛姑娘说的极是，这观看之气色，也不过是无稽之谈，即使有何危险，有道是：吉人自有天相，只要姑娘存心正大，举止光明、逢凶化吉，也是理所当然之事。不过……”

回春圣手说到此处，伸手从药囊里取出一个白玉瓶，倒出四颗色作乳白、气味清香的小药丸，倒在另外一个瓶子里。

丛慕白一见，立即说道：“逯老！那是千年灵芝丹？”

回春圣手点头说道：“老朽几乎忘了姑娘是靳一原亲传过的医道高手，不过，这正是千年灵芝丹，这四颗丸药不仅能清心祛毒，固本益元，而且，至少可以保持数日不饥。”

说着伸手将装有四颗千年灵芝丹的小瓶子，交到丛慕白手中，沉声说道：“万一姑娘此行有何意外之事，千年灵芝丹至少可以续命数天，姑娘！你休要以老朽之言为不祥，慎防意外原为我等闯荡江湖的武林人物所必有的心情。”

丛姑娘心中至是有无限的感动，接着千年灵芝丹，轻轻地说道：“多谢逯老！”

回春圣手轻轻地拍着姑娘的手背，缓缓地说道：“姑娘！起程吧！祝你平安。”

丛慕白一语不发，对回春圣手深深地行了一礼，转身疾奔下山。一直飞奔到山下，换来“雪盖灵芝”，扳鞍上马，匆匆就道。

从东岳泰山，南下直奔黄山天都峰，路程不远，但是，若以丛姑娘跨下这匹千里神驹，也不过需数日之间，便可以抵达，然而，丛慕白姑娘自从下得泰山之后，心里突然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意味，她觉得天都峰此行，成功的机会不大。

但是她不惧怕，她不担心血仇不能报复，只是怨恨不能自己亲手报仇，未免是遗憾。另一方面，她对这大好的河山景色，有着无限的依恋之情。

因此，她没有急着赶路，任凭雪盖灵芝轻松地走着，穿州过县，越镇过村，一面浏览着沿途严冬的萧条。但是，也可以预想到即将到来的明春的蓬勃茂盛，心情总是有着一些难言的沉重。

这天，在即将到达黄山附近，忽然丛慕白发觉暗中有有人在跟踪着她。

丛姑娘心里冷笑了一阵，暗自忖道：“好啊！还没有到黄山，就被人盯上了，若不是懒得生闲气，我倒要看看你这跟踪的人物有何能耐？”

姑娘抬头望了一下天色，太阳尚未正午，为时尚早。她估计自己催马快赶一程，可在黄昏之前，赶到黄山之麓，如此一来，相信就可以将这跟踪之人，撇开老远。

当时意念一决，立即喝叱一声，催动胯下的“雪盖灵芝”，上蹄翻飞，尘云大起，去势犹如流星赶月，一路向前狂奔而去。

这一阵催马狂奔，果然不到黄昏时分，便已经赶到了黄山天都峰下。

丛慕白在马上眺望着眼前的天都峰，再望着那落日余辉，为时将近夜晚，心里在盘算着：“天都峰上埋伏处处，如果是趁夜深入，徒然对我不利，我且在山麓附近，休息一晚，等到明天再行入山，也不必急于这一夜之间。”

想到此处，心里又有一些后悔之意：“如果当初发现了有人跟踪，不如

此策马狂奔，趁机捉住跟踪的人，至少可以对天都峰近来的虚实，略知一二。”

如今悔之无益，只好从马身上，取下干粮水袋，喂过“雪盖灵芝”，再纵之而去，自己找了一处石穴避风之处，准备等待这黑夜的消逝。”

黄山的冬天，是有着无比的酷寒，尤其是入夜之后，险云密合，大有欲雪之概，较之白天，更令人有一种寒意凛人。

丛慕白吃干粮之后，缓缓地运行功力，暖意起自丹田，功力达于四肢，然后，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倚在岩石上，闭上眼睛，松弛下心神，先求一个安适的休息，她知道明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独自仗剑，深闯天都，后来将是如何？……

丛慕白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自语着说道：“万事但求尽心而已，相信父母在天之灵，也会谅解女儿这番用心的。”

丛慕白如此自言自语之际，突然听到外面嚓嚓一声，分明是一个夜行人，一时的失神，脚下起了声音。

在此时此地来的夜行人，还有何人？自然是天都峰的爪牙。丛姑娘暗自冷笑一下，心里说道：“你找上来倒好，我正要探听一下虚实。”

当时，丛姑娘轻轻坐起身来，将长剑顺在手中，留神向外面看出去，但见外面漆黑一片，伸手难见五指。

丛慕白屏息凝神静坐不动，注视半晌，渐渐地，才看到一些模糊的树丛石影。她心里在暗暗地想着：“如此漆黑的深夜，彼此视力都受到极大的影响，此时此地，就要看各人的内力深厚的程度而定了。内力深厚一分，视力明亮一分，动起手来自然‘一分强十分强’，难道我丛慕白的内力，竟然不能超过天都峰上的一个区区爪牙之辈么？”

心中意念如此一动，立即左手下伸按地，一提真气，左手暗使内力一送，人坐在那里原式不动，横飘五尺，从石穴中倏然掠到穴外。

人刚一落到穴外，稍一沾地，立即一长身，一挺腰，拔起两丈多高，就在真气未泄，力道未衰之前，双臂平伸，立化一式“落叶随飞”，不带一点声息地倏然而下。丛慕白姑娘人在如此一拔一落的瞬间，她已经将身边周围两丈方圆，看了个仔细。

周围没有一点动静，也没有一点可疑的影子。夜是那么的黑，山中又是如此的寂静，丛慕白真要怀疑自己方才是否听觉上有了误差。

但是，丛姑娘也相信自己的耳朵，尤其像这样的寂静夜里，稍有一点音响，焉有听错了的道理！

就在这一瞬间，丛慕白姑娘突然眼光停留在一棵树上，心里暗自冷笑说道：“看你能躲到哪里去？”

左手长剑交抱在左臂上，突然人化扑地旋风，身形一矮，一贴地面，立即长身而起，这一扑一起之间，也不过是转瞬的一刹，但是，就在丛姑娘长身而起的时候，右手也随之微扬，嘶、嘶、嘶一连三声破空，直向对面那棵树上，电射而去。

丛慕白出手之物，虽然是临时在地上破石而得的三粒小石子，但是，脱手生风，去如闪电，树上那人如果功力稍逊，只怕就在这一瞬间，便无法躲过这样三石齐飞，要挨上两下，坠落树下。即使对方功力不弱，只怕如此猝然三石飞来，也要逼得闪身躲避，闪落树下，这样正是合着丛姑娘的心意，她也只是威逼对方出来。

但是，事怀有往往是出人意料的。

三块飞石，闪电破空，直射树叶之间，就在这时候树上有人轻轻喝叫一声：“好身法！”

三块飞石宛如泥牛入海，不但是没有将人逼出来，而且三块飞石未听到落下之声，正是被人家如数收下。黑夜之中，事出突然，能将丛慕白姑娘这三块石头一个不漏地收缴在手，这份功力已经不是普通之辈，但是，更使丛慕白少惊的，是方才轻轻的一声“好身法”。

对方不夸奖丛慕白的手劲、准头、眼力，而赞美丛慕白那一式扑地旋风、长身发石的身法，此人眼力高人一等，而且，更重要的这一声“好身法”虽然是极其轻微，但是，却是清脆悦耳，不是男人的声音。

不是男人声音，天都峰上会有如此功力高的姑娘？不会是鲁颖再回来吧？非她尚有何人？

丛慕白也不过是一瞬间的错愕，尚未顺过神来，突然一阵微微的破空之声，响自对面，直朝丛慕白姑娘迎面飞来。

丛慕白和那棵树也不过是相隔三丈不到之间，等到破空声起，来物已在丛慕白眼前，丛姑娘闻风不动，右手上掠，正准备抓住飞来的暗器，只听得“噤”地一声，飞来的三件暗器，竟齐齐地落在丛慕白的前面不远一尺不到的地上。

丛慕白看得清楚，对面打来的三件暗器，竟是两片树叶，和一根细小的树枝，两片树叶飞到丛姑娘面前的时候，却被同时飞来的树枝，以一穿两，阻住力道，顿落面前。

这是一种不带敌意，而又极其夸耀功力的表现。

不仅是说明对面来人有着“摘叶飞花”伤人的功力，而且心计之巧，与手腕力之准、令人叹为观止。

丛慕白也轻轻地脱口赞了一声：“好手法！”

随即向对面叫道：“是哪位朋友，在下眼生未曾识得，何不请来相见？”

丛慕白断定对方是友非敌，但是，却一时想不起对方会是何人。如此一问之下，树上那人没有一点动静，仿佛是没有人在一般。

此时，天都峰上险云密布的天，又渐渐地云散天开，上弦月，宛如一线，斜挂在天边，给天都峰上，涂着一层惨淡的白色，远近的山林草石，都可以隐隐约约看得明白。丛慕白一见对面半晌没有回音，便将手中长剑，插入鞘内，双手抱拳，对着树上一拱手说道：“树上的朋友既然示意在先，复又隐身不出于后，莫非是碍于某种原因，一时不愿出面么？或者……”

丛慕白微微地顿了一下，接着说道：“或者是有心要考察一下在下的功力如何？是么？如果是，在下就来领教便了！”

言犹未了，双袖一指，双膝着力向后一挺，猛提丹田一口真气，人像冲天而起一支弩箭，嗖地一声，直起五丈。

人在半空中，吐气转身，俯首下扑，直向那棵树上直落而下。

这一着轻功，揉合着掌力与膝下的劲道，冲天拔起五丈，这真是骇人听闻的事，如果不是双袖拂出的劲道均匀，双膝挺立得时，纵使轻功再好，也无法如此拔起五丈。

果然，就在丛慕白姑娘身形尚未落到树顶，只听得一声：“好！”

这一声“好”字方自出口，只见一条黑影，从树上一闪而出，飘然而落到树下。

丛慕白哪里还肯稍作停留？身形刚一沾到树梢，便轻轻地喝道：“既要

指教，何必避身而走？”

人在枝头一弹，衣袖翻飞，飘然下落，随后也落到那人身旁附近。那人却不等到丛慕白站稳身形，撒身后退，双掌交互提到胸前。

丛慕白此刻已经看到对面那人一拂长衫，穿在身上显得消瘦轻灵，脸上却罩着一块纱巾，看不清庐山真面目。这个形像一落到丛慕白眼里，心里忽然一动，她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对方。

对方一见丛慕白如此凝神注视，良久不动，不由地双手缓缓放下，脚下慢慢向后退去。丛慕白姑娘这时候忍不住伸手前指，颤着声音叫道：“你……你是须少蓝妹妹！”

那人一听丛慕白叫出“须少蓝”三个字当时浑身止不住微微地一颤，但是，没有说话回答。

丛慕白伸手摘去头上的文生巾，露出满头乌云般的头发，望着须少蓝姑娘低声说道：“妹妹！舜耕山我没有能够和你见面，几乎是

我毕生无可弥补的憾事，今夜，上天见怜，使我们相逢，难道你还不肯和我说话么？”

丛慕白这几句话说得极为低沉，随着渐渐而起的山风，几乎是变成了幽怨的呜咽，充满了哀怨，也充满了情感。

站在对面的须少蓝忽然也伸手一摘头上的文生巾，扯下脸上的纱巾，一个箭步，直扑上前，扑到丛慕白姑娘的怀里，叫了一声：“丛姊姊”

下面的话，就让哽咽的语句塞住说不出话来。两个人就如此紧紧抱在一起，各自流着眼泪。

这一双师姐如此意外的相逢，应该充满了喜悦和欢欣，但是，两个的心，都充满了一种难以言喻的事，折磨在心坎上，使得彼此除了流泪之外找不出欢欣的话来，而且，两人心里都好像有了默契，怕说出话来，伤害了对方。

如此相互对泣，良久无声之后，丛慕白轻推起须少蓝，在月色蒙蒙之下，端详着须少蓝姑娘那带着泪痕的脸，她发觉这位须妹妹果然是长得很美，而且在两个眸子之中充满了智慧与英气，她忽然自己有一种“做对了某种重大事情”的快慰。

丛姑娘伸手拭去须少蓝姑娘的泪水，将须姑娘轻轻地拉在怀里，说道：“妹妹！你知道姊姊此次来到黄山天都峰的用意么？”

须少蓝睁着一双大眼睛，在丛慕白怀里，抬起头来，望着她，诧异地摇摇头。

丛慕白却平静异常地说道：“愚姊是特地前来天都峰，要独身仗剑，为双亲及家人报仇。”

须少蓝姑娘讶然地说道：“关于姊姊报仇之事，不是和祁……”

她顿了一下，不知如何称谓才好，但是，立即又坦然地说道：“祁灵兄已经和姊姊合力除轩，而且有千面狐狸靳一原从中协助，指日可以水到渠成，一雪心头之恨，姊姊为何今日独自一人在此，难道

须少蓝姑娘的话，不便再问下去，丛慕白却地此时摇摇头，没有说话。须少蓝紧接着问道：“难道丛姊姊你的报仇计划，又有了改变么？”

丛慕白这才点头黯然应了一声：“须妹妹！你说的对，我的计划改变了，所以我才独自一人仗剑前来天都峰，要找鲁半班清算这笔血债。”

须少蓝怔然地望着丛姑娘，缓缓地说道：“丛妹妹！我没有见过鲁半班其人，但是，我从恩师中他无名毒棱十数年的事看来，此人功力断然不在你

我之下，而且其阴险诡诈之处，则非我们所能望其项背，而且……而且，我曾经听到你们说过，天都峰上埋伏重重，举世难匹，在这种情形之下，丛姊姊你放弃完善的计划，而要独自一人前来，却是为何？岂不是令人难解么？”

须少蓝姑娘当时只是感觉到丛慕白这种决定，是有些奇怪，而且有些难合情理，一时间就凭自己的感觉如此滔滔说出。

丛慕白静静地等待须少蓝说完以后，平静如常地点点头，然后，说道：“妹妹！你的话完全对，我所以如此甘冒不成功的危险，我有我的用心，在我的用心尚未说明之前，我要请问你，须妹妹！你如此深夜，独自一人来到这天都峰，却又是为了何事？妹妹！你能先告诉我么？”

须少蓝一听丛姑娘如此一问，当时不由地浑身一震，她缓缓地脱离开丛姑娘的怀抱，一股淡淡的哀怨，横掠过眉梢，眼神里流露着无限黯然。带着哀伤地说道：“不瞒姊姊，我前来天都峰是要为先慈报仇。”

丛慕白紧接着说道：“那……”

须少蓝立即拦住丛慕白问下去，她连忙接着叹了一口气，轻轻地说道：“姊姊！你不必以我方才的话来问我，我知道，如此独自一人，前来天都峰，若想报仇称心快意，那是和姊姊一样，是难有成功之望。但是，我和姊姊你不同。”

丛慕白已经知道须少蓝下面要说些什么，但是她平淡地接着问道：“有何不同之处？是妹妹的武功超越过愚姊，或者有破得到天都峰埋伏机关的把握？因而与我有所不同么？”

须少蓝摇摇头说道：“我所说的不同断然不是那些。丛姊姊！你是有人相助，势力雄厚，确操必胜之把握，姊姊是弃而不用，而我则是孤单一人，舍去自己，便无别人相助。所以姊姊舍成功之望，独自前来冒险，是为奇怪，而我本无成功之望，只好前来孤注一掷。上天可见怜，让我侥幸得手，则虽死亦瞑目。否则，我死在天都峰，追随先慈于地下，也是死而无怨。”

须少蓝说到此时，一种难以抑止哀伤的心情，抑止不住眼泪滚滚而流，襟前青衫，为之泪湿。

丛慕白上前拉住须姑娘的手，沉重地说道：“须妹妹！你错了

丛慕白点点头说道：“在舜耕山茅庵之前，你就错了！妹妹！你让我说下去，当时你应该出面和我们相见，妹妹！我和你的关系应该是胜过姊妹同胞，我是无话不说的，须妹妹！你此行天都峰，不仅是一个错误，而且，从发现你的错误，连带的发觉我也错了，错得和你一样不应该。”

须少蓝姑娘圆睁着大眼睛，轻轻地说道：“丛姊姊！你可以教我？”

丛慕白点了头，沉吟了半晌，突然地抬起头问道：“须妹妹！你爱祁灵，是么？”

这一个突然的问话，使得须少蓝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丛慕白接着说道：“姊姊虽然愚蒙，这一点谅必推测得不错，但是，须妹妹！你可知道祁灵也是爱着你么？”

须少蓝突然浑身一颤，连连地说道：“不会的！这是不会的！姊姊！你不要刻意的嘲讽我。”

丛慕白上前抓住须少蓝的双手，严肃地认真地说道：“少蓝妹妹！你将姊姊看成是何种人？我会如此出口不逊，来嘲讽妹妹么？告诉你！祁灵确实爱你，只不过是是无法说出来，他不能对你说，更不肯对我说，也不能对别人说，但是，不说并非不能使人知道。”

须少蓝满脸惶然之色，像是受惊的斑鹿，大有愕然奔窜而去之概。丛慕白紧紧地抓住她的手，眼睛紧紧盯着她，沉声说道：“妹妹！设若当初在舜耕山，我们姊妹见面，姊姊了解你这种情意，还能不极力来成全你么？”

言犹未了，须少蓝突然叫道：“丛姊姊！你难道忘记了你和祁灵兄的山盟海誓，何苦此时拿话来……”

丛慕白沉声止住了她说下去，说道：“你以为要是揶揄你？妹妹！你至今还不了解我，此时此地，说句不知羞的话，虽然我有海誓山盟在先，难道就不允许你地老天荒于后么？妹妹！前有娥皇女英，难道我们不能一情三好？”

丛慕白说这些话的时候，脸色严正不苟，不但没有一点羞意，也没有一点假意。须少蓝看在眼里，突然一种由衷而发的，宛如潮涌心头，甩开丛慕白的双手，猛的扑到丛慕白怀里，喃喃地说道：“姊姊！我错了！”“太过狭隘的情感是人所难免，这不是你的错，而错在这件事的结果，伤害了祁灵，伤害了你，也伤害了我，尤其最重要的，你一时的行动，以报仇为名，以殉情为实，如此只身来到天都峰，自知无法取胜，而甘冒如此危险，设若你丧命在天都峰，伯母在天之灵，姚师伯十数年教养抚育之恩，何言以对？妹妹！只怕你虽然死在九泉，也难能心安。”

丛慕白这一顿义正词严的呵责，须少蓝既愧且悔，伏在丛姑娘怀里，泪流不止，口中不断地响喃地说道：“姊姊！你斥责得对，我错了！是我错了！”

丛慕白长叹了声，双手推起须少蓝，眼睛看着那一张泪痕满面的脸，宛如带雨梨花，无限惹人怜爱。当时丛慕白轻轻拭去须姑娘脸上的泪水，轻轻地说道：“妹妹！你休要如此羞愧悔恨，事到头来不自由，岂止是你一个人的错？姊姊我也和你一样的错了。”

丛慕白她轻抚着须妹妹的肩头，我也是盲然自求解脱，忘记了亲仇师恩。忘记了自己应有的责任。”

须少蓝姑娘呆呆地望着丛慕白，怔怔地听她不停的自责，有一种难以相信的神情，她仿佛是自语，又仿佛是问丛慕白姑娘，如此轻轻地说道：“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也会这样呢？”

丛慕白这才抬起手来，试去自己脸上的泪痕，望着须少蓝说道：“须妹妹！方才我不是说过，我究竟是为什么要如此只身仗剑，前来天都峰？”

须少蓝说道：“姊姊你没有说明原因，难道姊姊和祁灵有什么不愉快之事么？”

丛慕白摇头说道：“舜耕山之夜，就是因为你没有露面，使我对你有了一份歉疚，而且，也觉得如果不是自己横梗之中，祁灵和妹妹，岂不是天生一对璧人？加上亲仇十数年未报，一股沉郁之情，蓬然而起，我从天柱山和祁灵分手之后跑了一趟泰山，便赶到天都，说穿是报仇之名，行殉情之实，以一死了万愁，这是多大的错误啊！”

须少蓝听到丛姊姊如此直率地说出来，心中感动不已，搂住丛姑娘轻轻地说道：“姊姊！我真感激你。”

丛慕白也搂着须少蓝姑娘，轻轻地说道：“妹妹！当局者迷啊！我何尝不要感激你呢？如果不是妹妹你来到此地，我又如何能发觉自己和你有着同样的错误呢？”

须少蓝仰起头来望着丛慕白说道：“姊姊！你真了不起，”

丛慕白脸上这才露出一丝圣洁的笑容，也望着须少蓝说道：“错误中及

时觉悟而回头的，都了不起。妹妹！你和我如今总算是回头未晚，妹妹！你同意姊姊这句话么？”

须少蓝嗯了一声，她又想到“回头未晚”这句话所包含的意义不禁又羞意无限地伏到丛慕白身上，抬不起头来。

丛慕白说道：“须妹妹！你我等天天明时，即刻赶回少林寺去。”

须少蓝闻言惊道：“我们赶回少林寺去做什么？”

丛慕白叹了一口气，说道：“我从泰山离去之时，恩师和师伯他们均以前往嵩山少林寺，邀约大家于腊八前来天都峰，要将鲁半班昔日的恶罪，当天下群雄，予以揭穿，以刷清许多蒙不白之冤的人士清白。我却拜托回春圣手遯雨田给恩师带去书信，说明此行的用意，只怕恩师他们早就为我这种行为而担心无限，所以，我要趁早赶去认罪，不让他老人家为我担心。”

须少蓝也叹着气说道：“如此说来，我是更应该早些前去请罪，自从北岳生花谷我私自离去之后，自知罪孽深重，不敢去见恩师，可见得悔过认罪，也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呢。”

丛慕白问道：“少蓝妹妹！你只身至此，没有任何人知道？”

须少蓝说道：“自从北岳出走之事，我便直奔中岳嵩山，在少室峰下，我去找少林寺老掌门人闲云老和尚。因为一则我和闲云老和尚，在北岳生花谷，曾经得到他的一次承诺，要助我解决一次困难。再则，闲云老和尚他久掌少林，熟知掌故，说不定他会知道万巧剑客鲁半班的下落。”

丛慕白摇头说道：“铁杖僧蒙冤十数载，少林清誉爱损几许，老和尚如果是知道鲁半班其人，恐怕武林中早就掀起无尽的纷争，何至等到现在？”

须少蓝苦笑说道：“离开恒山之后，宛如浪打飘萍，毫无凭藉，也就想不到如许之远了。”

丛慕白点头说道：“闲云老和尚欲助无力，你便浪迹武林，仔细追寻这无可追寻的万巧剑客鲁半班其人了。”

须少蓝说道：“闲云老和尚知道我不是万非得已之时，断不会登门求助，所以他极力不使我全盘失望，自己静坐入定，默求先机，然后他赠马一匹，叫我取道东南，或有所遇。不过老和尚也说这种默求先机之法，只是，一种心灵中的感应，一切都是机缘，未尽然就是灵验可靠。于是……”

丛慕白点头说道：“于是你便从中岳少室峰下，骑火赤龙驹，取道东南，在舜耕山附近与我相遇。妹妹！就凭这件事看来你我之间，早有缘份。”

说着话，她又屈指数着，连忙说道：“啊呀！这真是山中无甲子，岁月逐云飞。算来距离腊八日的约期，已无几日，说不定祁灵就会这几天前来天都峰赴约，我们是在此等候，抑是暂时离开此地，等到腊八日再来？”

提到“祁灵”二字，须少蓝已经止不住有一份羞涩之意，当时轻轻地说道：“既然来不及赶回少林寺，我们还是在此地等候几天的好。”

刚一说到此处，须少蓝和丛慕白双双变脸，各身一转身形，厉声叱道：“是何人如此鬼鬼崇崇？若再不现身答话，休怪我们手下无情？”

两人如此一声断喝，只听得远远地在十数丈之外，有人冷呵呵地笑了一阵，接着说道：“二位不必再走了！既然前来天都峰，焉有过门不入之理？明日清晨请二位入山，让我们稍尽地主之谊。”

须少蓝立即厉声叱道：“你是谁？”

那人说道：“我是谁明日自有分晓。”

说完话顿时杳影杳然，须少蓝一时热血沸腾，立即就要只身前往，丛慕

白伸手拉住，轻轻地说道：“妹妹！少时就要夜尽天明，届时再作打算，此时理会他作什么？”

深山虽无村鸡报晓，却有百鸟噪鸣；曙光乍现，山中一片清新。虽然这是寒冬季节，天都峰上遍是丛杉虬松，依然是翠绿一片。

丛慕白和须少蓝抑压住心头的激动，等待到夜尽天明，须少蓝姑娘先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向丛慕白说道：“姊姊！人家昨夜指名挑衅，今日天明，我们将如何处理？是默然不理而走去么？”

须少蓝言下之意，不难听出，昨夜已经憋了一肚子气，如今已有不顾一切登山应约之概。丛慕白平静地点头说道：“妹妹！我了解你此刻的心情，因为我也和你一样，我们不止是忍耐了一夜晚的闷气，而是忍耐了数十年的血海深仇，如今仇人当面，要我们忍耐一时一刻，已是椎心泣血，难能忍受的事，何况如今面对的仇人，又向我们如此挑衅？”

须少蓝闻言精神大振，豪气倍生，立即说道：“姊姊！如此我们就闯上山去。”

丛慕白平静依然地道：“少蓝妹妹！如果我们此刻仗剑登山，岂不是将昨夜我们互相谅解彼此觉悟的一番用心，又都归于白费么？”

须少蓝默默地低下头，沉默良久，然后才抬起头来，眼神里恢复了智慧的光辉，轻轻地望着丛慕白说道：“姊姊！要想得到完满的成功，就应该付出极大的代价。姊姊！我明白了，如今我们所要付的代价，是超人的忍耐。走吧，姊姊！等到腊八日，我们再来结算这笔总帐。”

丛慕白闻言大为感动，也大为赞赏，轻轻地拦住须少蓝，凝神注视着她那一双智慧的眸子，充满情感地说道：“少蓝妹妹！怪不得祁灵如此称赞你，你的确是一位解人意识大体的可人。”

须少蓝也感到了一阵从未有过的温暖与甜蜜，半带着撒娇的口吻，说道：“丛姊姊！我不来了！你欺侮我。”

丛慕白此时俨然是一位大姐姐的心情，挽着须少蓝，说道：“妹妹！我们走啊！”

丛慕白姑娘这一声“走”字刚出口，顿时她们两个人都感觉到情形不对。而人心神一振，回目四周看去，只见身旁四周，约莫都在十丈远近的地方，按着四方阵势，每一面各站了十几个人，一式的黑衣黑袄，头戴黑色头巾，并肩叉手，气势凌人的站在那里，盯着丛慕白和须少蓝两个人。

须少蓝姑娘立即说道：“看样子他们还有强邀客人的意思呢。”

说着话，回头对丛慕白轻轻地叫了一声：“姊姊”，接着说道：“我们虽然无意接受邀请，主人却有意强行留客，如果不表示一点心意。倒是有些却之不恭之嫌。”

丛慕白微微一笑说道：“他们无非是奉命而来，情非得已，稍予警诫，使他由让路，也就是了。”

须少蓝也微笑着点点头缀步走到身旁不远的一棵虬松树旁，伸手抓了一把松针，握在手中，转身向迎面那一堆人走去。

此时四周的人，也都慢慢地向前移动，包围的态势，愈来愈小，此时相距也只有六七丈远近。

须少蓝含着微笑，缓缓地向前走着，走到相距不过只有两三丈的地方，她站定下来，面对着正面那数十个人，说道：“各位如此四面包围，是为了何事？你们之中为首之人，可以出来说明么？”

那十几个人之中，果然有人应道：“请两位登天都峰小住。”

须少蓝豪爽地纵声一笑，指着他说道：“有劳各位，回去告诉你们主人一声，就说我二人今日兴致不佳，不愿登山叨扰，不过叫你家主人放心，就在这几天之间，我们一定会来登临天都。”

那人说道：“我们奉命而来，务请小住赏光。”

须少蓝笑道：“我知道你们是奉命而来，否则，我会如此和你们说话么？也罢，让你们有由归去复命。”

言犹未了，只见她身形未动，忽地一闪身，各人眼前只觉得是黑影一晃，风声掠过面前，这些人忙不迭地一阵发喊，各自向四周溃散而走。

但是，再定睛看时，须少蓝站在那里仿佛是没事儿一般，双手背在身后，面带微笑说道：“各位如此回去复命，定不受责。”

对面那些人感觉到自己身上并没有什么缺失的地方，她为何如此夸口？可是再一看时，大家又都变得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原来方才须少蓝那一闪身的瞬间，已经将手上那一把松针，每人一根，插在那些人的头巾之上。

这身法之快，与出手之准，已经足够令人震惊，更令人吃惊不置的，还是那些松针，能在如此一闪之间，穿透头巾，不受折损，这一份内力与巧劲的揉合，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如何不使这些人人为之大惊失色呢？

丛慕白走到须少蓝身边，轻轻地耳语说道：“少蓝妹妹！你已经能将阴灵掌力，运用到指法之上，难得呀！真不愧是北岳秀士的门人啊！”

须少蓝脸上微微一红，带着一点得意的微笑，刚叫得一声：“丛妹妹！”忽然又发现周围的情势，又有了变化。

方才须少蓝那一阵松针穿透头巾功力，确是震慑了周围的人，但是，一转眼间，大家仿佛又忘了方才那桩事，各自站定脚步，反手探背，每人都取下一张弩，捧在手里，一齐对准了丛慕白和须少蓝二人。

这种弩弓形式极小，劲道极强，可以连发十箭，在两军阵前，确是破敌利顺，可是用之于武林之中却是仅见，如今这种弩弓出现在鲁半班手下人的手中，不用说，除了弓强箭利之外，想必还是其毒无比。

丛慕白和须少蓝二人一见弩弓出现，当时心里一震，立即无名火起，两人各自一拔佩剑，横然胸前。

须少蓝厉声叱道：“方才我手下留情，如今你们反而得寸进尺不知死活，叫你们尝尝再炼青虹锋利如何。”

丛慕白沉声叱道：“鲁半班野心勃勃原来也只是一个粗鄙之辈。”

说着话，一声唿哨，四十几张弩弓，一齐抬起，丛慕白和须少蓝彼此转身背向手中宝剑举起，蓄势以待，只要对方弦声一响，恐怕在这天都峰前，就有一阵血雨腥风，横死流血的凄惨局面。

就在这样千钧一发、瞬息沸腾的时候，忽然，有人轻轻地咳嗽一声。

这一咳嗽，就像是深潭坠石、箏琴断弦一般，由轰然顷刻又归之于寂静。周围那四十张紧张作势的弩，就在这一声咳嗽之下，一齐撒下，而且每人后退数尺。

丛慕白和须少蓝面人循声音看双，只见是一位黑衣老者，带着冷漠的笑容，站在圈外，两道眼神盯住丛慕白和须少蓝。

半晌，他转而向周围的那些人叱道：“退下去！”

那十几个黑衣大汉，一声不响，收拾起手中弩弓，顷刻间远走无踪。

这位黑衣老者这才略不在意地说道：“既然二位要等待帮手来才敢登山，老朽可以代表我家主人，在这里送二位上路，断无勉强之意。其实天都峰一旦揭露于武林，要前来报仇的岂止你们二位？等待他们结伴前来，也好壮个胆量，不过你们两位能找到天都峰，而且能认定天都峰是你们寻仇之地，也够你们找的，就凭这一点，也值得天都峰对你们二位优待的。来！来！二位说出来历，究竟要报哪些仇，让老夫记在心里，日后也好给二位一份优待。”

这个黑衣老者如此慢条斯理地说了这一段话，须少蓝姑娘冷已极地笑了一声，转回来头向丛慕白说道：“姊姊！并非我不等待到腊八日，而是情势逼之使然。”

丛慕白黯淡地点了头说道：“妹妹！方才我说过小不忍则乱大谋，要想获得完美的成功，就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可是，事到如今，我们已经支付不起这个代价，放着不共戴天的仇人平白而过，已经付出椎心泣血的代价，可是如今仇人如此挑衅，是可忍孰不可忍！”

须少蓝悲壮地叫道：“不可忍！不可忍姊姊！纵使喷血断魂，天都峰上也要会会这位奇毒无比其狠绝伦的鲁半班。”

丛慕白点头说道：“妹妹！恐怕我们和祁灵是前世无缘，留着来世吧！”

两位姑娘此时表面冷静，但是内心热血沸腾，到了无法遏止的地步。站在一旁的黑衣老者，冷呵呵地笑道：“原来二位竟还是中帼女儿身，居然能够不等后援，不仰外力，坦然布上天都峰，如此说来，益发地难得了。”

丛慕白冷冷地说道：“既上天都峰清算昔日的血债，少不得大家都要还个一清二白。”

须少蓝也冷冷地说道：“等我还诸本来面目之时，天都峰便是血雨腥风，横尸喋血的开始。”

丛慕白伸手摘去头上的文生巾，脱去身上的青衫，从白绫内衣襟上撕下一块，挽在头上，那边须少蓝也是如此泡制，扯衣带孝，脱去男装。两人横剑当胸，丛慕白悲愤地用剑指着黑衣老者说道：“现在让我告诉你，赶快去转告你家主人，就说须少蓝和丛慕白亲自前来为亲人报仇，叫他前来领受当年作孽之罪罚。”

那黑衣老者冷呵呵地笑了一阵，摇摇头，说道：“两位姑娘此话也不觉得狂妄过份么？就是你要领死，也要你等前去山上，你有何能耐胆敢如此说话！”

声起人起，再炼青虹挥起一道青森森的光芒，带着一阵轻微的啸声，去势宛如闪电，直向黑衣老者头顶上落去。

须少蓝姑娘此时心中怒火如焚，恨不得能剑斩尽天都峰上的每一个人。如此拧身一掠，几乎是全力施为，再加上再炼青虹的威势，真可以当得是雷霆万钧，流光闪电。

饶是那黑衣老者如何沉着镇静，胆大艺高，此时也大感意外，竟然禁不住脱口惊呼一声：“不好！”

急忙中，人向后一倾，脚下使出阴劲，随带双袖向上交叉一拂。连闪带躲，连架带指，险煞人地向身后倒退八尺，当时，只听得嘶啦一声，黑衣老者那一双黑色大袖，在青虹短剑的剑气扫及之下，宛如一双黑色大蝶，随着剑锋，飞舞数丈开处。

黑衣老者被削掉一双大袖，真是惊魂剑底，愧怒交加，刚刚冷哼一声，脸色一变，正要发作，须少蓝姑娘根本不再说话，脚下滑步进身，巧走盘旋

手中再炼青虹二次又挥出，一式“落英缤纷”，洒出数十道青芒如雨，直向黑衣老者罩去。

须少蓝出手都是天山秀士亲传绝学，声势之猛令人目不暇给。黑衣老者出手未及，气势已衰，肩头铁剑，尚未拔出一半，已自感到左肩一凉，一条左臂已自离去，不由地啊呀一声，自忖必死无疑，就在这时候，一阵劲风从旁撞到，压力顿松，他睁开眼睛一看，意外地大喜，张口正待高叫，忽然后心一阵灼热劲道，重烙而下，话还没有出口，人便向前一栽，满口鲜血，喷个满地。

须少蓝收敛退后两步，只见丛慕白姊姊和她并肩站在一起，长剑交在左手，右掌正泛着紫色。

面前倒的是那位黑衣老者的尸首，隔着尸首，站了一位年约五十余岁的面容清瘦的黑衣人，颔下络须，根根见肉，脸色凝重地站在那里，眼神不断地在闪动。

丛慕白一见便咬牙冷声说道：“鲁半班！你知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作恶多端的人，若无报应，天理何在？你如今尚有何说？”

须少蓝一听说对面的人就是鲁半班，真是仇人当面，分外眼红。手中再炼青虹一振，高声叱叫：“鲁半班！还我娘的命来。”

丛慕白伸手拉住须少蓝说道：“妹妹！仇人既然当面，还怕算不清这一笔血债么？”

鲁半班站在那里冷冷地说道：“两个女娃娃！你们来报复何种冤仇，老夫鲁半班杀人无算，说明白你们的身世，也好让老夫回忆回忆！”

丛慕白冷笑说道：“鲁半班！你休要探听虚实，故作姿态，你早就知道我们是何许人，老实说，你不是看在再练青虹和紫盖掌力的份上，你又何至于亲自下山？”

鲁半班冷呵呵地笑道：“果然不错！宇内二书生的门人，到底不同凡响，你能猜中老夫心意，倒是难得。老实说，昔日须姑娘的令堂，和你丛姑娘的家人，与老夫并无仇恨，只不过是怪他们时运不济，作了老夫载诬之用。魂断少室峰，血染瞿塘峡，不错都是老夫做的事，如今难得你们能熬过数十年的岁月，居然前来报仇。看来这倒真是天道不亏，还要看看是否人谋不臧？如果你们找不到好帮手……”

丛慕白冷冷地说道：“亲仇如债，不假手于别人。”

须少蓝不屑地说道：“方才我姊姊已经说过，你不必再探虚实，如今来到天都峰的，只是我们姊妹二人。”

鲁半班点头说道：“如此就凭你们二人，各尽全力，在老夫身上报仇便了。”

说着话，冷笑不停，站在那里，竟不准备，须少蓝冷静心情，回头便对丛慕白说道：“姊姊！对面是我们两人不共戴天的仇人，我们既然各有仇，自然不能偏废，只好共同出手，看谁能够手刃仇人，以免有失均匀之弊。”

丛慕白点头大为赞许，她觉得须少蓝能在气愤填膺，椎心泣血之际，突然冷静下来，为利害着想，真是难得。

当时丛慕白掣剑在手，应声说道：“少蓝妹妹！我们只要各施师门所学，自能呼应。”

言犹未了，双剑同起，各走一方，分取鲁半班前后要害，鲁半班心里多少有些瞧不起这两个女娃娃，当时一塌右肩，闪过须少蓝的一招“拔柳寻莺”，

身形就势一旋，正好贴着丛慕白一招横断的“挥之千里”，紧挨着剑锋，以一丝之差擦过。

鲁半班一则有心卖弄，再则他要考验一下这些武林后起之秀，究竟有多大功力。神州丐道胆敢承诺，不让武林成名人物，插手天都峰，自然就指着这些后辈，今天只要诚心一试，就可以知道未来的命运如何。”

所以他在擦身让开一剑之后，右掌斜削须少蓝的左腕脉口，左掌疾截丛慕白的右臂曲池，这两招之快使人不及再瞬。

丛慕白和须少蓝一时化解不及，剑封要害，掌运神功，各以九成真力，硬迎了一掌，当时只听得啪的一声，声音不大，可是，顿时激动一阵劲道四溢，丛慕白和须少蓝双双站立不住，腾腾后退数步。

再看鲁半班站在那里，脸上充满了惊诧，喃喃自语道：“双掌力沉劲猛，血气为之翻腾，如此看来，至少应有百招之敌。噫！我太轻视她们了。”

说着话，猛转回身，一言不发，飘然起身，就向天都峰上疾驰而去。

须少蓝乍一错愕，立即又厉声叱道：“鲁半班！今天不分生死存亡，你向哪里逃去？”

说着一点双脚，手执再练青虹，带赶一溜青芒，流星闪电般随后追去。

丛慕白一把没有拉住，刚叫得一声：“须妹妹！小心他的诡计。”

自己也只有随着后面，紧追而上。前面跑的风驰电掣，后面追的闪电流星，三个人在天都峰上如此一直追逐着，奇怪的是没有看到一个人，也没有遇到一件埋伏。

丛慕白心里暗暗感到意外，猛提一气，凌空急赶三丈，追上须少蓝，她拉住她的衣角，叫道：“少蓝妹妹……”

那边鲁半班回身一指，哈哈一阵得意大笑。只听得一阵嘶嘶作响，金光耀眼，不知是何方飞来一个大铜罩，将两位姑娘罩在当中，动弹不得，不但求生不能，求死亦是难得。

腊八日，已经接近年尽冬残，正是一阵大雪之后，阳光乍现，照耀在这琉璃世界，闪着耀眼光芒。

黄山天都峰一片雪白，仿佛是玉琢粉妆，将这座出奇险峻，又出奇秀丽的天都峰，装饰得更美、更高、更奇、更险。

这时候，天都峰下正汇集着许多人，这许多人聚集一起，是武林中数十年来罕见的一次盛会。其中有神州丐道、有宇内二书生北岳秀士和紫盖隐儒、有当今各大门派的掌门人、还有关外神偷妙手空空古长青、武林神圣医回春圣手遯雨田，在这些人的身后，排列着少林寺十八高手大和尚，武当派十六位剑术名家，其他各派也都有派中高手，随列在后，可以说天都峰下，此刻已网罗了当今武林有数的高手，声势之大，为空前少见。

在这些人当中，除了神州丐道和宇内二书生，以及古长青、遯雨田之外，连武当、峨眉诸大门派掌门人，都有了不耐之意。但是大家显然又碍于神州丐道与宇内二书生的声威，只好将这不耐的心情，按捺住在心头。

天都峰上，却是寂静无声，没有一点反应。在如此对照之下，就显得山下这些人，有些烦躁不安，乱糟的现象。

突然，武当派掌门人大千道长打着稽首，口喧“无量寿佛”朗声说道：“贫道有一事不明，不揣冒昧向神州道长台前请教！”

神州丐道呵呵地笑道：“大千道长尊为一派掌门，丐道人一生邈邈，旁门左道，素不登大雅之堂，何敢当道长如此抬授，而称请教二字。”

大千道长脸上微微一红说道：“既然如此，贫道要请问道长，邀请武林各大门派至此，合力除去万巧剑客鲁半班，如此人俱到齐，尚有何事如此等待？”

神州丐道呵呵笑道：“大千道长！此事说得有些出入，丐道人少不得要稍加修正。”

大千道长一听，微微有些气愤，他本来对于神州丐道，只是耳闻，未曾见面，同时他派中宁一道人在陆天成庄上为千年灵芝之事，也搬了一顿是非。因此，大千道长对于神州丐道多少有些不愉之意。但是，此次关外神偷代传神州一丐道、宇内二书生的请柬，邀来天都峰，清剿鲁半班，自然又不便不来，同时他也不愿放弃这样一个群英大聚会露面的机会。

来到天都峰，却又不见立即行动，又听见神州丐道如此一说，大行道长微有怒意地愤然说道：“贫道有失言之处，神州道长何以正我？”

神州丐道依然是笑呵呵地说道：“丐道人此次和天山两位大侠出面邀约各位来到天都峰，并不是请各位助拳打架，而是让各位知道两件武林奇案。各位有谁知道万巧剑客鲁半班是何许人？”

顷刻之间，大家各自低低细语，大家只知道神州丐道邀大家来清剿鲁半班，但是鲁半班是何许人，没有人知道。老实说，大家都是冲着武林三大奇人的名声和传递请柬的关外神偷的面子，甚而是含有一半好奇，来瞻仰武林三大奇人的风采，来见识武林这次大盛会。至于鲁半班是何许，反而没有人仔细打听，此时神州丐道如此一问，大家一时之愕然。

神州丐道接着又笑呵呵地说道：“各位有人见过一目大师的玉环秘茛否？”

此语一出，大家轰然，那是数十年来，大家梦寐以求而又不可得的东西，有谁曾经见过？

神州丐道此时纵声大笑说道：“这两件事既然大家都不知道，而且又想知道，那就必须等待一会。等一个人来，这两件武林奇案，都可以大白于武林了。”

言犹未了，远处一阵蹄声，有马疾驰而至。大家一听，立即转身看去，只见一骑如飞，直向此处而来。

神州丐道拍掌笑道：“来了！来了！”

大家闻言，心神为之一振，只见那马来得好快，转眼已经相隔不过七八丈远近，上那那人忽然一挺身形，人像一只迎天飞起的大海鸥，衣袖招展，姿态美妙，在半空中接连两个翻折嗖地一声，飘然落在神州丐道面前，双膝盖脆在地上，口称：“恩师！弟子来晚了！”

神州丐道笑呵呵地伸手扶起，口中说道：“祁灵！我道人不惜揽上一身麻烦，邀请当今武林有头有脸的高人，一齐聚在这天都峰下，一则为你掠阵助威，再则，除去这个机会，你如何能一次将你过去曾经受惠的人那些冤屈洗刷干净？”

祁灵感动得又跪在地上，叩头说道：“恩师待弟子之德，没齿难忘，铭刻终生。”

神州丐道说道：“你去峨嵋，靳一原要你寻找的东西，你已经寻找到了么？”

祁灵一惊，连忙说道：“托恩师之福，弟子已经找到了。”

神州丐道笑道：“祁灵！孩子你休要奇怪，我道人不是神机妙算，不会

知道那么清楚，这一切都是千面狐狸告诉我的。”

祁灵跪在地上，承谨遵命唯唯称是。

紫盖隐儒此刻走上来说道：“祁灵！你知道丛慕白的下落么？”

祁灵这才发觉丛姊姊不在紫盖隐儒身旁，不觉为之讶然！正待张口惊问，北岳秀士在一旁接着说道：“慕白和少蓝两人双双陷落在天都峰上，生死未卜。”

祁灵大感意外，惶然问道：“老前辈！……”

紫盖隐儒点了点头说道：“吉凶祸福，天意自有安排，到了天都峰，自然有分晓。”

这时候妙手空空古长青大声说道：“各位稍加忍耐，其中一切真机，到了天都峰之后，自然就有分晓。”

其实这时候，大家对于鲁半班和天都峰的问题，已经不在意中，大家所注意的是“玉环秘笈”的真面目，自然而然地把心中急躁之意，抑压下去。

其中也有几个人心中另有所感，那便是少林当前掌门闲云老和尚，以及华山掌门遍访八荒归来的独孤叟，这两个掌门人，眼里都流露着期切之情，以及回忆往事的黯然意味。

祁灵站起身来，对神州丐道以及宇内二书生再施一礼之后，昂然转身向天都峰上走去，他忘了天都峰上的机关埋伏，他忘了靳一老和一了老尼至今踪迹毫无，他忘了天都峰的要图不在他手里。此刻他的心中，只有一件事，使他不解，使他担忧及至于使他愤怒的：他不知道丛慕白和须少蓝两位姑娘，为何会陷落在天都峰，而此刻他们两人的安危又是如何。这一刹间的冲动，使他昂然不顾一切，直奔上山。

没有人知道祁灵此行是充满危险，连神州丐道宇内二书生在内。因为，他们知道祁灵已经获得了一目大师的秘笈真传，而且，他自己也一定有把握，此去举手之间稳据胜算。所以，以神州丐道为首，大家都随在祁灵的身后，相隔一丈，也直奔上山。

这一罕见场面，也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当今武林知名有数的高人，俱聚集在天都峰上，而且是随在一个英气勃勃的年轻人身后，一步一趋。这个场面，和这个现象，无论后来如何，都会使参与这次盛会的人，深刻难忘。

但是，这个场面，这个现象，却是走在前面的祁灵没有注意到。在他的心中，只有一股愤怒的火焰，一股意念的焦急，和一股难耐的忧虑，他无法想像这两位姑娘，会有如何的结果。

所以此时的祁灵，可以说是心无旁骛，一直向上走去。

前面是一块巨石拦路，祁灵正待提身上石，翻越过去，忽然，心里一动，使他想起了他第一次来到天都峰的时候，在未到达水莲村之前，天都峰上第一关，便是这堵巨石后面的“蛇林蛇池”。祁灵一想起“蛇林蛇池”，便立即想起天都峰上的埋伏机关，这才使想起千面狐狸靳一原和一了老尼没有及时来到天都峰。也就是说，天都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破除埋伏机关的人，如此，他此行是面临着危险。

当然，蛇林蛇池不足畏，还有其他许多埋伏机关也未尝不是使人生畏的。但是，没有天都峰要图，没有人先来破除这些机关埋伏，危险便自会存在。否则，千面狐狸靳一原又何必如此慎重其事，要这幅天都峰的要图？

况且，万巧剑客鲁半班必然已经知道了当前情况，天都峰如此寂静无人，分明是有了准备，要作困兽之斗。人在拼命作殊死之斗的时候，天都峰上不

难想像那种万毒俱发，万兵齐动的局面。祁灵此刻功力自然是深具信心，但是，万一有稍微之失，或伤或死均不足惜，何以对恩师？何以对关心自己的人？何以对陷身天都峰的两位姑娘？

祁灵如此一顿之间，把方才那一股激动之情，稍有冷静。他自己心中忖道：“我何必急在此一时？靳一原老前辈断然不会失约，腊八日他准会前来天都峰，稍作等候，又待何妨？此次天都峰之行，只许绝对成功，不能有丝毫挫失之处。我不应该如此不耐于一时，而冒此无价之风险。”

祁灵想罢，转身而立，准备再回到山下。可是，在他这一转身之际，他又怔住了，他看以自己恩师为首的数十位武林高人，正紧随在他身后，已经来到了这一堵巨石的附近。祁灵没有想到自己身后是这种情形，如果他此时退回去一步对他自己，对为首的恩师，乃至对于关心他自己的人，颜面上将何以堪？

后面的众人，已经慢慢地走近祁灵而来，没有时间让祁灵再作考虑，没有时间再让祁灵回头一步，也没有时间让祁灵再作等待。如今，此时此地，祁灵只有前进，而且立即前进，不能再有一刻耽搁。

祁灵当时一个闪电旋身，长啸而起，右手抖出七星紫虹桃花软剑，一式“仰望南山”微仰上身，力挺腰腿，只听得嗖地一下，倏然而起。上拔五丈有余。立即博得后面为九十位武林高手，一致的赞许，挺身上拔五丈有余，那不是在场的人，都能达到的功力。

可是，就在大家赞叹之声未了，只听得祁灵在下落身形之际，口中轻轻叫出“啊呀”一声。这一声“啊呀”虽然轻轻脱口而呼，但是，依然可以听出他那充满惊讶的语意。当时大家又立即转变赞叹之情，而为惊讶之意。

在这许多人之中，行动是没有顾忌的，便是妙手空空古长青，他一听祁灵的惊呼，立即腾身而起，赶了过去，古老偷儿如此一动身形大家也都随着纷纷越过巨石，落身后的那边，这时候，只见祁灵呆呆地站在那里，在祁灵的面前不远，但见满地死蛇，一片狼藉，还有两三个身穿黑色短装的人，呆如木偶般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祁灵一见神州丐道走过来，便上前行礼说道：“天都峰上第一关，不知叫谁给破了。”

神州丐道没有说话，只是微微皱着眉头，眼神注视着那遍地的死蛇，微微出神，其他各大门派的人，都被这奇形怪状的毒蛇尸体，看得呆了，这些毒蛇有很多都是只是听说未曾见过，没有想到天都峰上竟然养了这许多蛇。如此遍地毒蛇，纵有再高的功力，到此也是无用武之地。这是天都峰上第一关，还有那些不知道的关卡，想必更是厉害无比了。

且不说大家在暗地里议论纷纷，只见神州丐道散开两道眉锋，向祁灵说道：“恐怕天都峰上的机关埋伏，被破的不止于此，你再向前看过去。”

祁灵心里本是有些疑惑之意，此时一听恩师如此一说，心里不禁为之一动，他觉得自己的想法已经和恩师的意见，不谋而合，当时他立即说道：“弟子遵命！”

转身一掠，展开闪电身形直向天都峰上，疾奔而去大家也都紧跟在后面，向天都峰上奔去。

前面祁灵走的有如流星闪电，后面跟的却是风掷浮云，前面走的快，后面议论纷纭，走的较慢就是这一块一慢的间隔当中，不断地听到前面祁灵在说道：“百毒梅花桩破了！”

“奇毒万蜂阵破了！”

“箭雨醉边破了！”

“破了！”

“破了！”

……

天都峰上十八种剧毒，廿四种埋伏，样样是巧夺天工，剧毒无比，可是如今样样都破得滴点无余，而且每破除一处，还留下说明，指出埋伏的名称。这是何人抢得一着先筹，将天都峰上这些机关埋伏，破坏得点滴无余？大家都感到奇怪，感到意外，虽然祁灵心里有了猜想，但是，在事情未明了真相面前，他还不敢加论断，而且祁灵怕自己这个推测是真。如果，一旦真如他所推测的，则万巧剑客鲁半班必然是已经安然离开了天都峰，祁灵此行就要落空。

想到这问题，祁灵心里充满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感，是一种失望后的愤怒？抑或是失望后的懊恼？抑或是受欺骗以后的惶惑？当他飞越过毁灭无余的“巧悬千斤闸”以后，他踌躇地停下脚步，他不敢再冲向最后的一道关隘。最后的一道关隘是隐在一排密密的虬松后面。

祁灵刚停下脚步，就听到后面神州丐道呵呵地笑道：“祁灵！你小子勇猛有余，沉着不足，事到如今你不怀疑那只狐狸欺骗你不成？越过去，看个明白。”

祁灵一听恩师指明了“老狐狸”三个了，心里一跳，恩师的心意是和他谋而合，但是，千面狐狸既然如此抢先出他意料他破除了天都峰上的埋伏机关，究竟用意如何？如果他不是为了抢救鲁半班一命，他又为何如此不声不响走在前面？为什么不与大家同阵？

祁灵想不透其中道理，但是他必须遵从恩师的话，当时他应了一声，微微一躬身，嗖地一声疾起三丈，凭空越过虬松，刚一落下脚，他就脱口惊呼：“丛姊姊！须……姑娘！”

再一稍顿，又讶然而呼：“鲁半班！你……”

就在这一顿之际，后面的神州丐道和宇内二书生、妙手空空、回春圣手以及各大门派掌门随行弟子，也都来到这虬松之后，眼前的情景，是个非常奇妙的场面：丛慕白和须少蓝两位姑娘，靠在一个岩石之上，阖目熟睡，脸色红晕如常，分明是毫未受伤，只是被点了睡穴而已，万巧剑客鲁半班此刻却是站在一个悬岩之前，头顶上有一块千斤巨石斜斜地压在当头。这块千斤巨石分明是有人硬生生地从上面的岩石上，硬劈下来。鲁半班左手背在身后，已经有一根细绳子捆住，双腿也是用一根绳子捆住，绑在面前悬岩突出的一块石头上，而他的右手正是五指齐伸，撑住顶上的千斤巨石，否则只有滚落万丈深渊，或者都压死在千斤巨石之下。

各大门派的掌门人，都是名重当今的一流高手，看到这种支顶千斤的险伏，心里暗暗地咋舌。若说一瞬间的藉力使劲，稍顶一下千斤巨石，在场的众人，也未必不可，如果象这样硬撑不动，大家也只有自叹不如的地步。

神州丐道站在那里呵呵地笑道：“老狐狸挖空心思，给祁灵小子一个机会，真是难为他。祁灵！石上的留字还不念来大家听听。”

祁灵仰起头来一看，鲁半班所顶的千斤石上，果然有许多字，当时他飘身松树梢头留神一看，便念道：“千面狐狸新一原留书拜上各位武林同道，鲁半班作恶多端，并陷少林僧人与华山门下于不义，成心搅乱武林，横行江

湖，其行难赦，其心可诛。老夫愧为师长，故山破之日，无颜见诸位于当前。唯将鲁半班留置此地，听候诸位发落。

又附告：祁灵能为铁杖僧及千手剑沙则奇一字之托，忠人之事，且天资操守，均属上乘，故将一目大师所遗之玉环秘笈转赠，但愿从此武林正道光大，魔氛全消，则武林幸甚。”

祁灵念完这石上留书之后飘然下落，此刻各大门派之中，早已经议论纷纭，大家都以一种羡慕而疑惑的眼光，看着祁灵，而忘却了千斤石下的鲁半班。

祁灵此刻转过身来，对神州丐道深深躬身行礼说道：“弟子尚有两句话，要向两派掌门说明，祈求恩师恩准。”

祁州丐道笑道：“你说说也好，其实老狐狸一片爱惜之心，少林华山两派，何尝看不清楚？”

祁灵转面向少林闲云老和尚，以及华山独孤叟施礼说道：“鲁半班究竟如何处置？请两位老前辈示知。”

闲云老和尚低喧一声佛号，合掌说道：“往者已矣，只要他能苦海回头，难道要如此怨怨相报不成？”

祁灵唯唯应是，转而又向宇内二书生行礼，尚未开口，紫盖隐儒也颌首说道：“少蓝和慕白虽然血仇在身，但是，报仇并非要人流血横尸而后已，上天有好生之德，祁灵不必多虑。”

祁灵这才轻轻地松了一口气，正待走向鲁半班身旁，忽然，武当大干道长朗然一声“无量佛”，说道：“贫道尚有一言，请教于神州道长之前。”

神州丐道呵呵笑道：“大干道长是觉得我道人邀请各位至此，有虚此行，是否？”

大干道长朗声说道：“贫道与其他各位掌门人，能在天都峰头眼见到武林中一件幸而未成的大劫，消散无余，已是不虚此行。设若这位鲁朋友再稍待时日，只怕武林中永无宁日，因此贫道欣慰无比，尤其听到玉环秘笈已有得主，更为武林一件大事，使贫道更体认到人谋不如天算，遇事不可强求，以此告诫门下，当可受用无穷，更是不虚此行，只是……”

他说到此处，转向祁灵说道：“玉环秘笈以近百年来武林之中，近乎神奇的传说，如今祁小友一旦获得，可否趁大家未离去之前而一显身手，以开众人眼界？”

神州丐道呵呵笑道：“玉环秘笈为一目大师半生心血结晶，自然有其奥妙之处，只是祁灵这小子乍得不久，只怕未能深悟其中三味。不过，大干道长盛意难却。”

说罢向祁灵点头说道：“去解除鲁半班的刑罚。”

祁灵立即应了一声，随手在松树上摘下两根松针，站在那里一抖手，只见那两根松针去势无踪，只听到“嘶、嘶”两声，鲁半班手上和腿上的捆绑，立即应声而解。

就在这一瞬间，只见祁灵腾身而起，闪电一掠，人在半空中，单手贴着千斤巨石一推，只听得“呼”地一声，那千斤巨石弹起一丈，飞向那万丈深渊的谷底，祁灵的身形却像穿帘紫燕，转折而回，飘飘地落回到原地。

如此一抬手，一伸掌之间立即博得在场各掌门人轰然叫好。

行家眼里，自是不同，松针穿断细绳，不足为奇；但是穿断两丈开外的鹿筋，就是一件以令人咋舌的劲力。平地单掌推动千斤巨石，不足为奇；但

是凭空推翻千斤巨石，而且弹起一丈高，就是一件难以置信的神功。

行了！就凭这两件事，大家自是只有赞叹的份儿。

就在大家赞叹声中，万巧剑客鲁半班身释重负，一言不发，对在场人深施一礼，伸手点向自己的双眼，大家看得一惊，已自抢救不及，顿时血流满面，双具俱瞽。忽然，峰顶窜下一只大黑猩猩，背起鲁半班，疾如闪电流星，向峰顶那边飞落而逝。

大家又是一阵叹息，于是纷纷告别，相继离去。

少林闲云老和尚在临行之前，对祁灵合掌说道：“祁灵小友！记住老衲在生花谷内对须姑娘许下的诺言否？老衲欲报无方，如今只好请求小友，让老衲这方外人，管一件尘间事。”

神州丐道呵呵笑道：“好了！好了！老和尚要做媒，他小子还有何言。走！走！我们都应该走了！”

祁灵一听急忙叫道：“恩师！两位姑娘醒来，对于鲁半班之事，如何向她们说明交代？”

神州丐道呵呵大笑道：“喻之以理，动之以情，感之以心，夫复何言？”

说罢，这一行武林奇人便飘然而去。

当祁灵一人面对着丛慕白和须少蓝两位武林侠女，他们之间结果如何，读者诸君，定有安排，正是：

天下有情人，自成眷属。

历经坎坷事，五岳一奇。

——全书完——

